

THE EASTERN MISCELLANY
Vol. XXVII, No. 2, January 25, 1930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號

中國美術號

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一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東方雜誌社收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 大洋一角二分半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本期係特刊號每冊零售大洋三角

學校圖書館之兩大功能

（一）養成學生自動讀書之習慣與運用圖書之技能

（二）對於師生兩方面供給參考資料增進研究興趣

學校圖書館之重要、早爲全國教育界所公認、前屆全國教育會議、復有完成各中小學校附設圖書館之議決案、但以選書之不易、經費之不裕、與夫管理人才之難得、每足以阻礙學校圖書館事業之發展、自敝館**萬有文庫**出版、一切困難均可解除、

萬有文庫依照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標明類號於書脊之上、並附贈目錄片、購者可省分類編目之煩、極易管理、至其選書之精審、包羅之廣備、分配之勻稱、售價之經濟、尤合於學校圖書館之用、現在各校均已開學、正應着手於圖書館之設備、本館極願以「萬有文庫對於學校圖書館之適用計畫」寄呈參考、請示地址、即行郵奉、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二千零十册

第一期四百零一册業已出版

現售四百八十元

備有承索樣本即贈

商務印書館印行

美國芝加哥

時事畫報

出版預告

本年九月出版

本報內容

祖國消息
國際消息
各國華僑消息
注重時事圖畫
文藝從略
超等紙料印刷
西人技師製版
一切務求美觀
閱此畫報世界
現狀如在目前

中國日本南洋羣島澳大利亞洲南北美洲均聘有訪員及代理人

本報月出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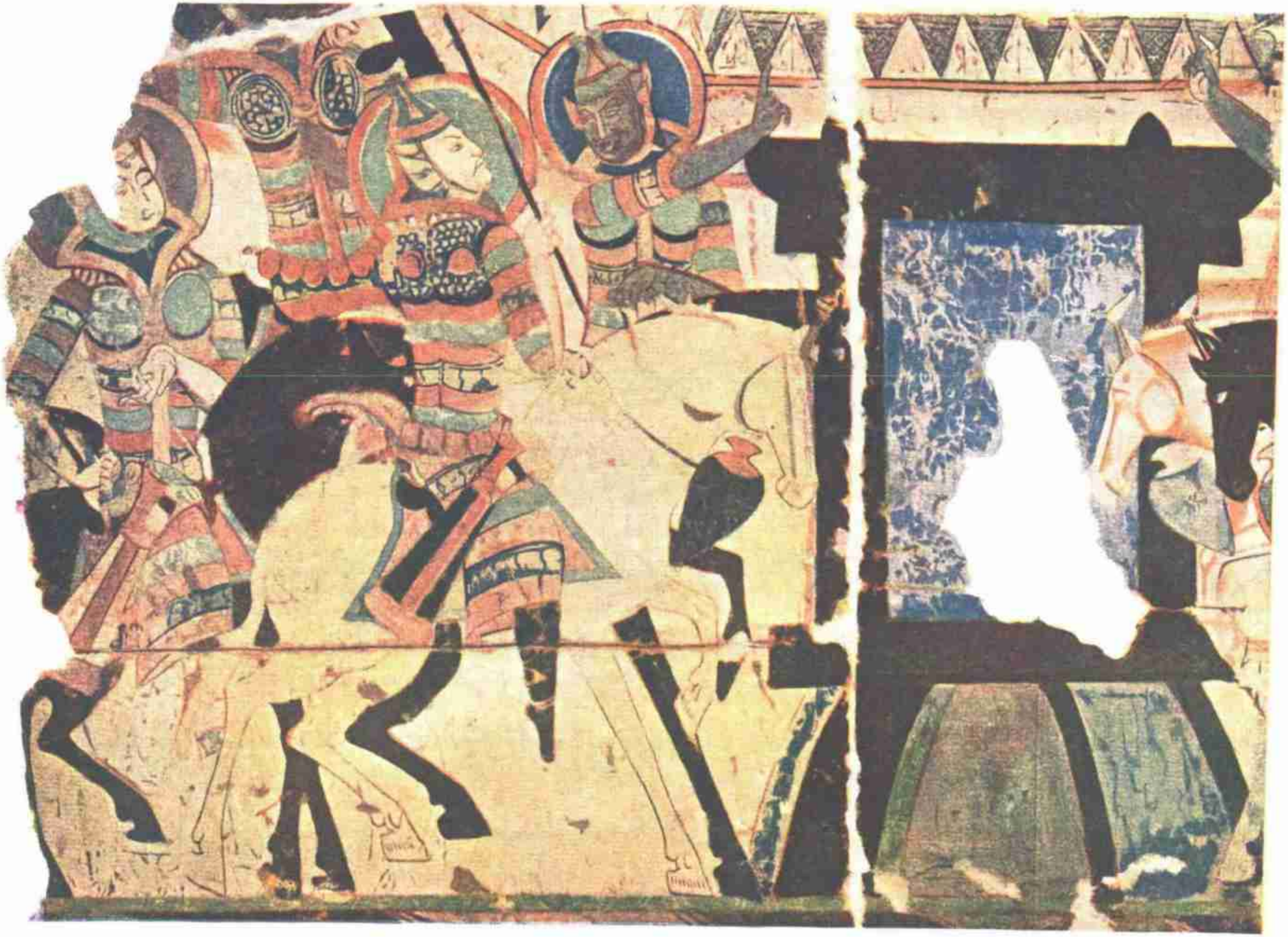
全年報費美金三元郵費在內各國一律

本報通信地址

美國芝加哥時事畫報館

NEWS PICTORIAL
MONADNOCK BUILDING
CHICAGO, ILL., U. S. A.

徵求——照片·廣告·訪員·代理人·定閱



分舍利圖

新疆發見壁畫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時代高級中學

外國史

何炳松編

上冊　定價一元四角

此書係本文化史之眼光，用新史學之方法，編輯而成。全書凡分五十章，約二十四萬言。分為上下二冊，上冊為上古中古史，下冊則全屬近世史，分量分配顧合史學上詳近略遠之原則。全書對於古今來全世人類文化之發展以及東西洋各地特殊文化之演進，無不詳加敘述，綱舉目張。教學兩方均極便利。全書插圖多至六百餘幅，尤足增進教學之效率。至於所取材料之豐富及漢譯名詞之審慎，亦為近日歷史課本中所僅見。誠現代中學歷史課本之佳著也。

化學

鄭貞文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本書說明化學現象，由平易處入手，循序漸進。采用最新編法，不分有機無機為兩部分，將含碳化合物與無機教材，各從其類，混合編列，間插入重要理論以助理解。晚近化學上之進步如膠質、新榮養素、放射物質及原子構造理論等，均取最新學說，專章介紹；應用方面如工業、農藝、藥品及化學武器之製造，均采最新方法，圖示說明。全書以應用原子週期律為中心，前後五十二章，互相銜接，最後殿以新物質觀，為全書結論。末附計算問題集，俾教授時有自由伸縮餘地。讀者終學此書，能得一化學之整個觀念。較諸陳本，自見其新穎適用多矣。

「維也勒」製成之服裝最美麗而經穿

此優美法蘭絨名曰「維也勒」世界各處婦女用以爲縫製衣裳顏色鮮豔如花質地柔軟精細雖嬌嫩皮膚着之亦最適宜經洗耐着顏色不退且保無皺縮之虞

諸君購「維也勒」時請注意其邊緣招牌紙上之日月商標庶不致誤



DAY & NIGHT WEAR

維也勒

'Viyella'

監製者英國倫敦
霍靈斯公司
維也勒房子

中國及遠東各處各大洋貨店百貨公司等均有代售

法醫學

專科適用

近世法醫學

日本田中祐吉著　上官悟塵譯

硬布面　四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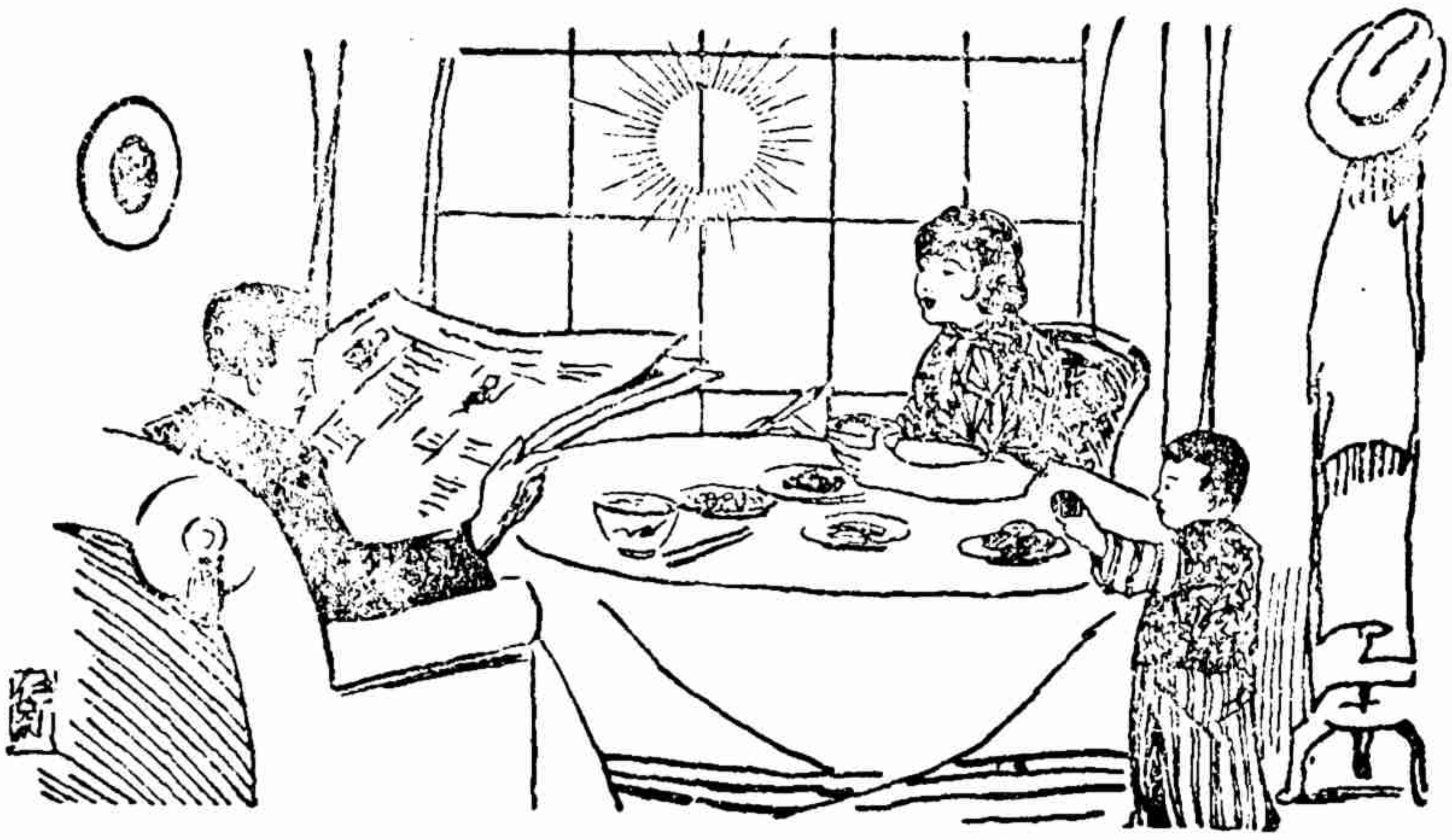
三百九十四頁

定價三元五角

郵費七分半

本書除總論外，計各論十編，新穎完備，所述範圍：自男女兩性以及小兒，自生人以及屍體；所舉方法：自檢驗以及偵查，莫不廣為網羅，詳為敍述，引例附圖，以助理解。蓋欲應用至豐富之醫學智識與至精確之科學方法，以解決至複雜之刑事案件，不僅為法官醫家所必讀，亦可供法醫學校教科之用。編末附列中德英三國文字索引，尤便檢查西書時參考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Everything Hinges on Beginning the Day Right

一日之計在於晨

Unless you practise fasting and omit breakfast altogether, your breakfast means a great deal to you. To make your breakfast conducive to the day's success, you need to eat with the best of dispositions; in other words, in a spirit of intelligent optimism.

Now comes our humble suggestion. Let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上海晨報) be on your breakfast table. Its perusal will be a mental feast in itself. Its contents are not only instructive but very entertaining, being the only Chinese-edited and Chinese-owned newspaper in China, *the indefatigable champion of China's sovereign rights.* Among other features mention may be made of the following:—

The Daily Mirror, by P. J. Pei (時事百評)
Selected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中國文學選譯)
Zia's Hundred Talks on Expressive English (謝氏英文白講)
Special Articles on New China (中國建設專著)

A Worth While Premium: In connection with our Second Anniversary we are giving to our full-year subscribers a copy of Herbert Gil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ao Tsai entitle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retailed at $2.00.

The subscription price of the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is $5.00, postpaid, for all China. Procure postal money orders or drafts on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and send remittance under registered cover.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7 Tien Foo Lee (opposite 200 Range Road),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Morning Post Trial Order; Good For One Week of Six Issues with 8 cents in postage stamps

If you cut out this coupon and send 8 cents in postage stamps to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you will receive the paper for one week's trial. Just write your address in full and attach it to the coupon.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7 Tien Foo Lee (opposite 200 Range Road), Shanghai

Herewith $5.00 for one year's subscription to THE SHANGHAI MORNING POST. You are to send me a complimentary copy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by Herbert Giles.

(Address in f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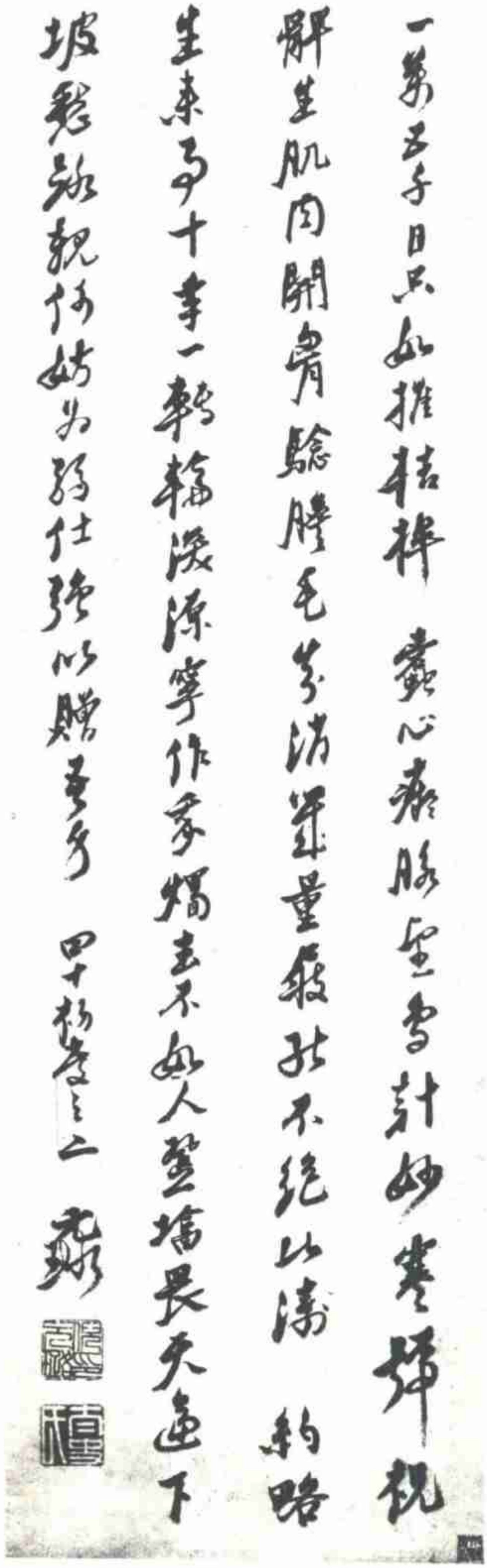
For foreign subscriptions the rate is $10.00 postpaid.



乾隆年製絨氈

日本林左治衞藏

倪鴻寶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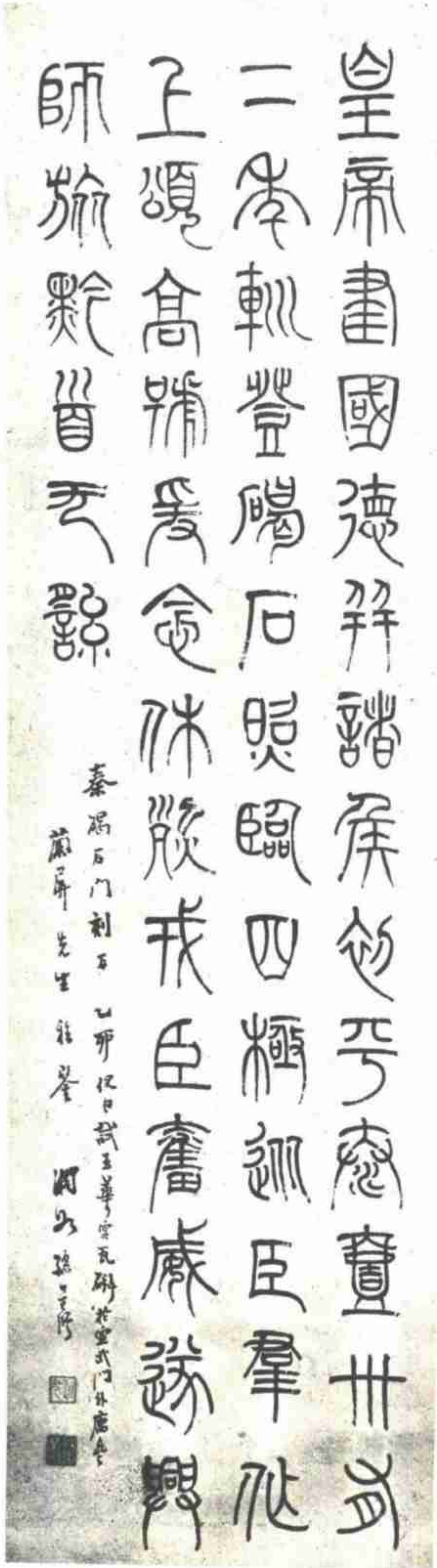
林氏磊齋藏

金冬心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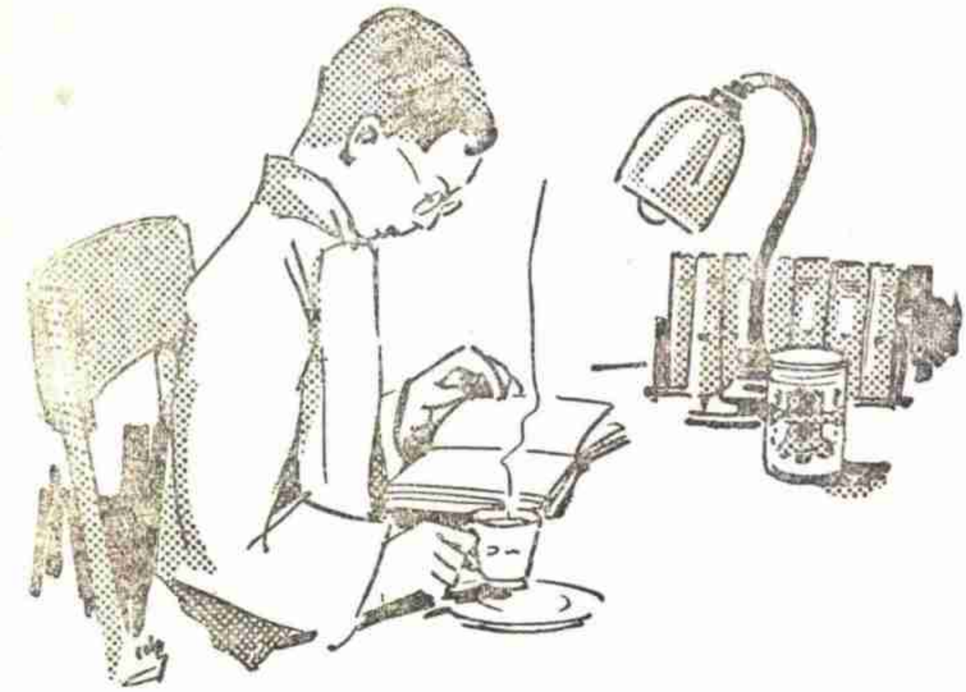


吳氏㚇鍸廬藏

孫淵如篆書



澄秋館陳氏藏



健全之精神何在

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求學時代。功課繁重。精神之消耗實多。若不隨時進補。則身體日益虧弱。卽學成亦復何益。

華福麥乳精。係取麥精、牛乳、及雞蛋三種食品用化學方法提煉而成。富含補質。味道甘美。入胃之後。立時消化。所含之滋補元素。迅卽輸入全體筋絡。以資營養。日常沖飲。必能增加攻讀之效能。臨睡服之。尤可得自然安睡之益。翌晨精神奮發。判若兩人。

OVOMALTINE

中國獨家經理

瑞商 華嘉洋行

贈券

奉上郵票二角請惠寄華福麥乳精一大樣聽以備嘗試爲荷此上

上海黃浦灘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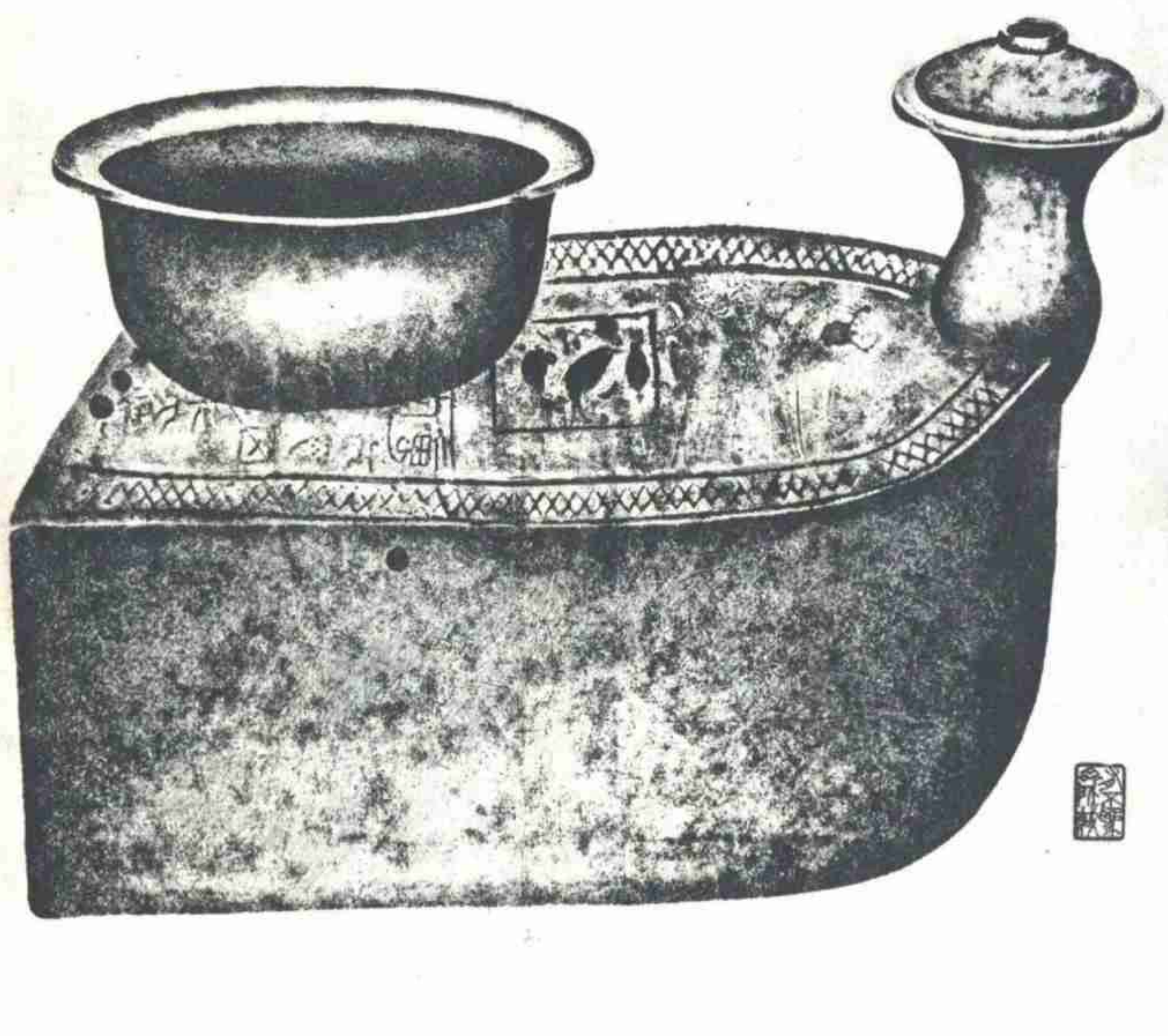
華嘉洋行華福麥乳精部

姓名　　　　地址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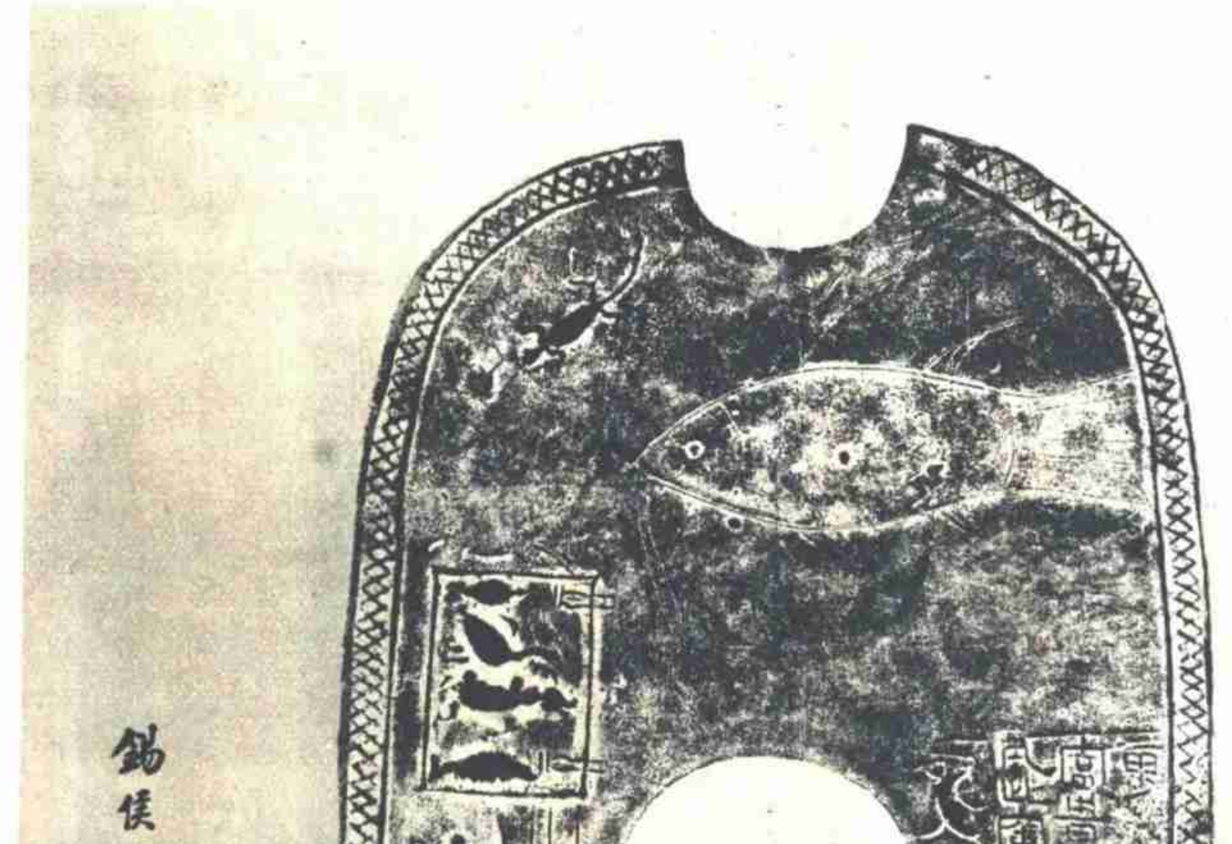
漢瓦竈

漢瓦竈一前有甑後有突竈右
傍一界中陳雞鶩羊魚等陸其
前陳茶盌有叉有鐸有刀有匕有
鉤背治鍛之器後有大魚一守宮
一則剝魚以為御者也當甑之口左
有隸書陽識三行曰用此竈舂
者後世子孫富貴長樂未央口口
萬歲毋山此瓦肆所劃以殊購
者與漢瓦攈上多刻買貴者後
無復有句大吉由等語相同又有
陰識一行云死人不知用瓦陁刻
又陶工劃畫以為戲也平生所見
漢瓦竈惟上虞羅氏所藏四
神竈圖象最精然無文字此竈
文字多至二十餘　雄通先生貢
漢陶當推此為巨擘矣
甲子仲春王國維伯鴻父識於
京師履道坊寓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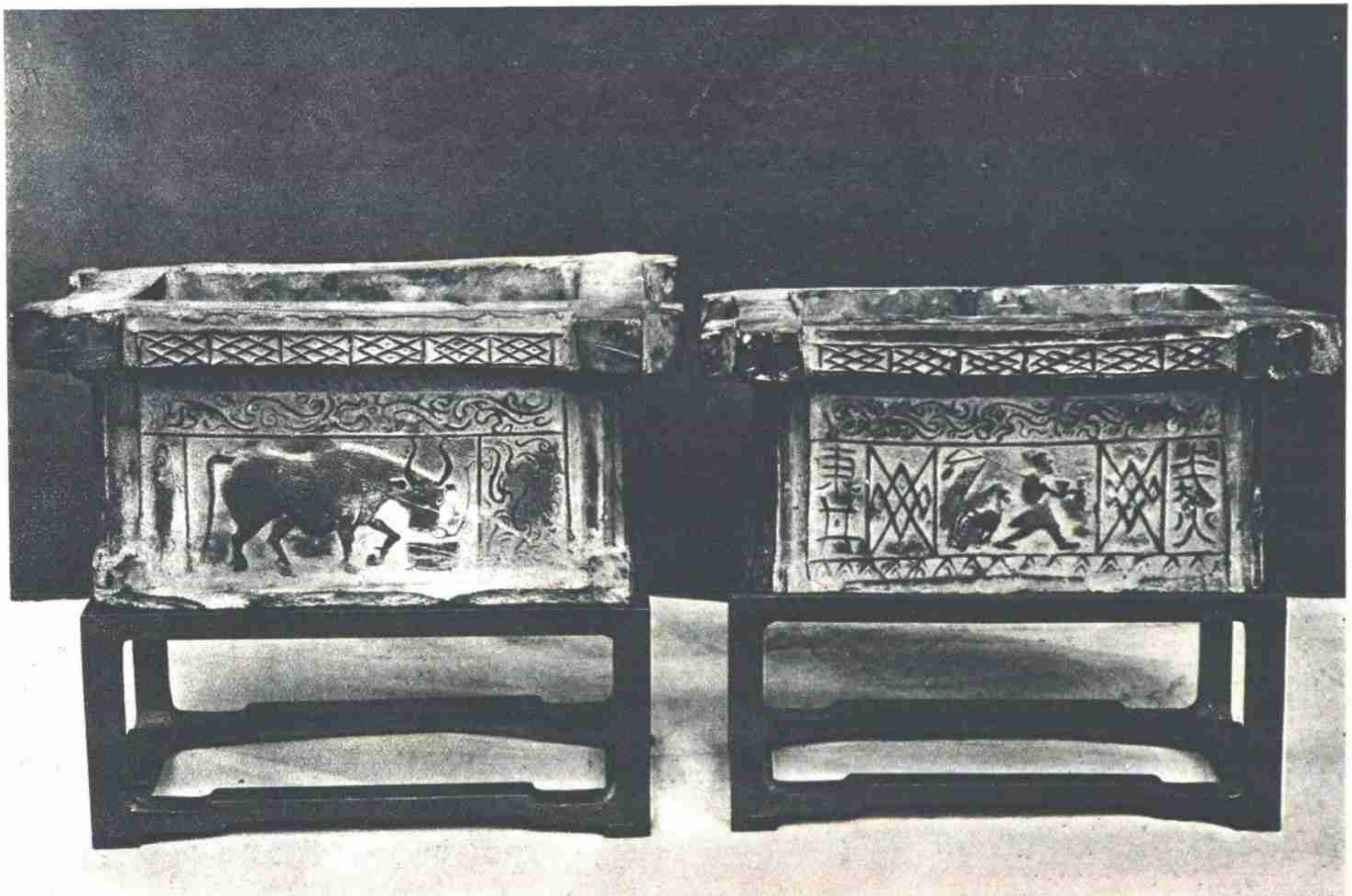


漢瓦竈

（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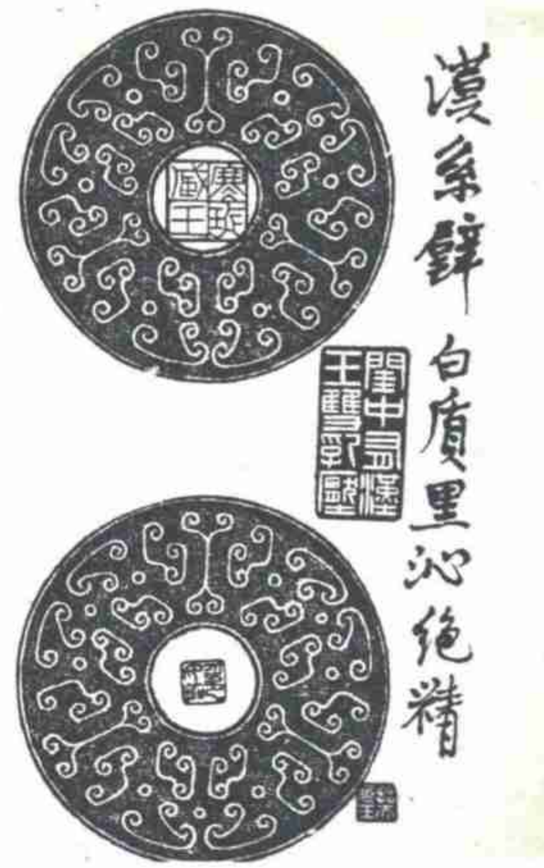


漢陶井



潘鄭盦所藏今歸山齋

孫壯記





蔡哲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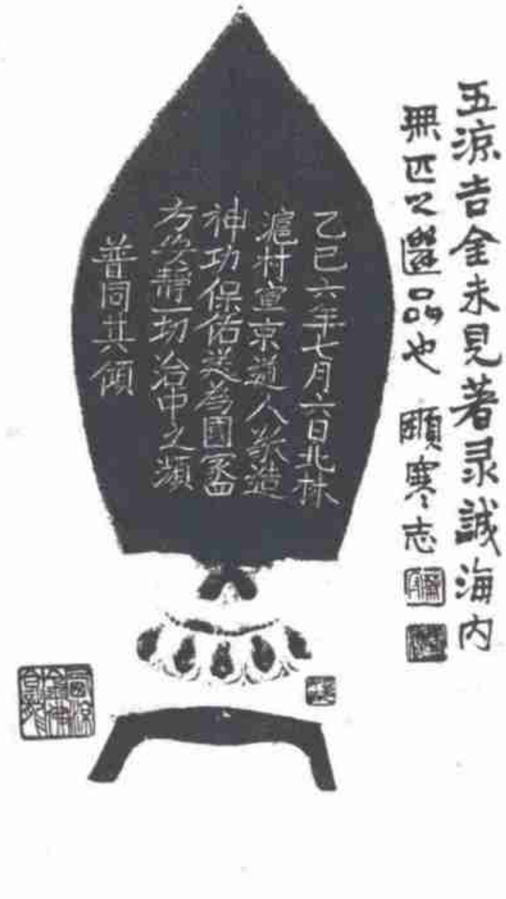
南越殘瓦



蔡哲夫藏

西涼金佛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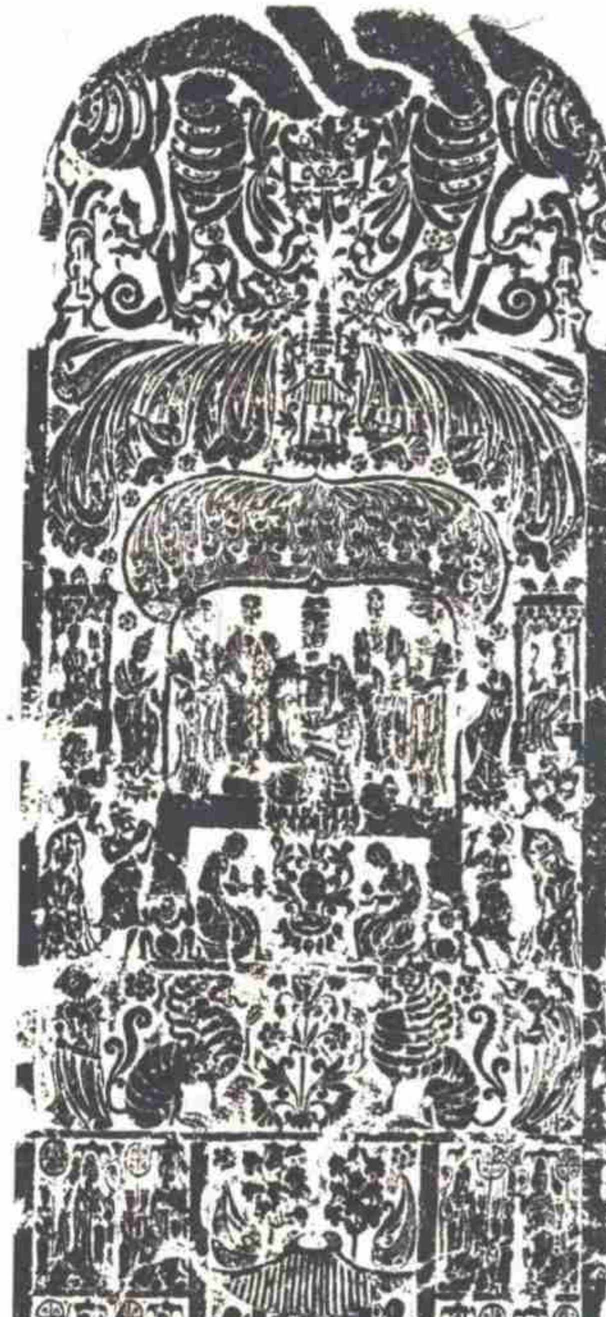


蔡哲夫藏

北朝張興碩五百人造像

象高建初尺一丈寬三尺四厚一尺四石質青黑溫潤如玉四面雕刻精緻出山西芮城縣延慶寺碑座前一年運京

(續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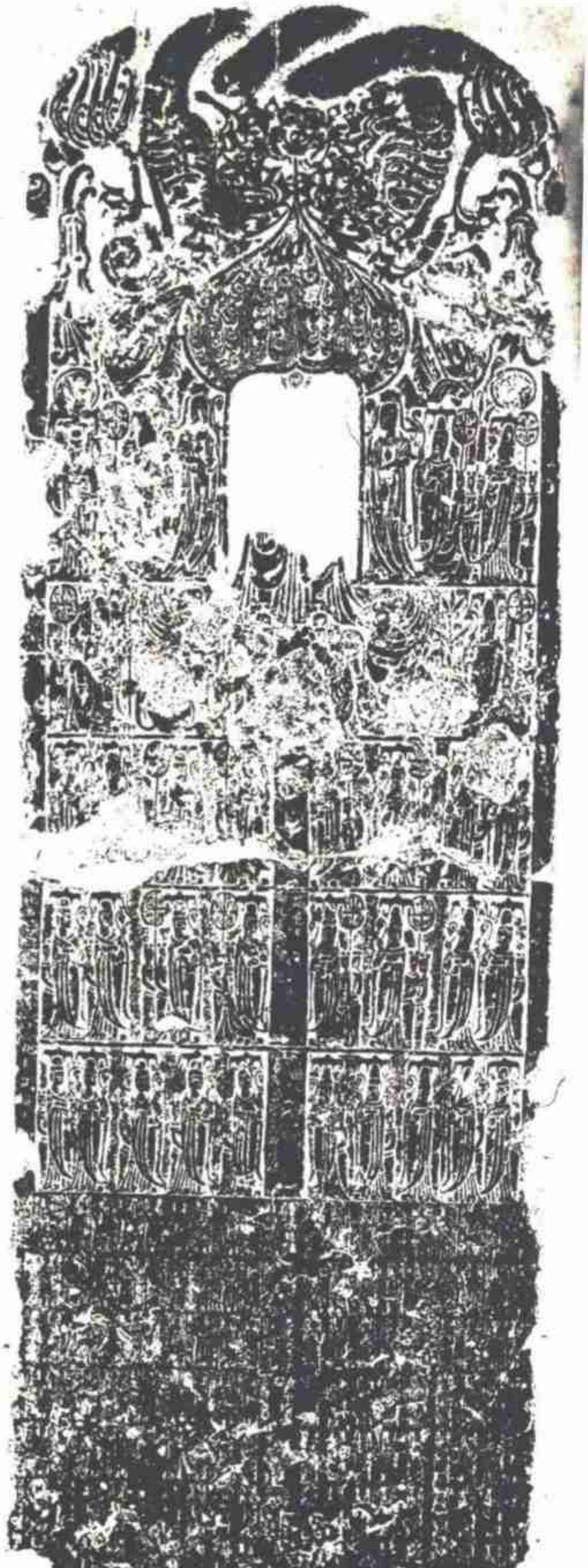








北朝張興碩五百人造像





售于法人丙寅冬此碑甏包始運至都下予與同好合資購存製作偉麗洵希世寶也

北平孫壯藏並記





梁廣州寶莊嚴寺塔鈴



蔡哲夫藏

宋徽宗投龍王簡



福山王氏所藏今歸寒齋投龍簡傳世者有唐銅簡吳越玉簡並此而三簡出黃河沿高建初尺一尺五寸八寬三寸二刻文七行為宋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三日大宋嗣天子臣佶所投字體孫子前二簡可寶也

孫伯恆記

比丘尼無我自寫通體小照刻本



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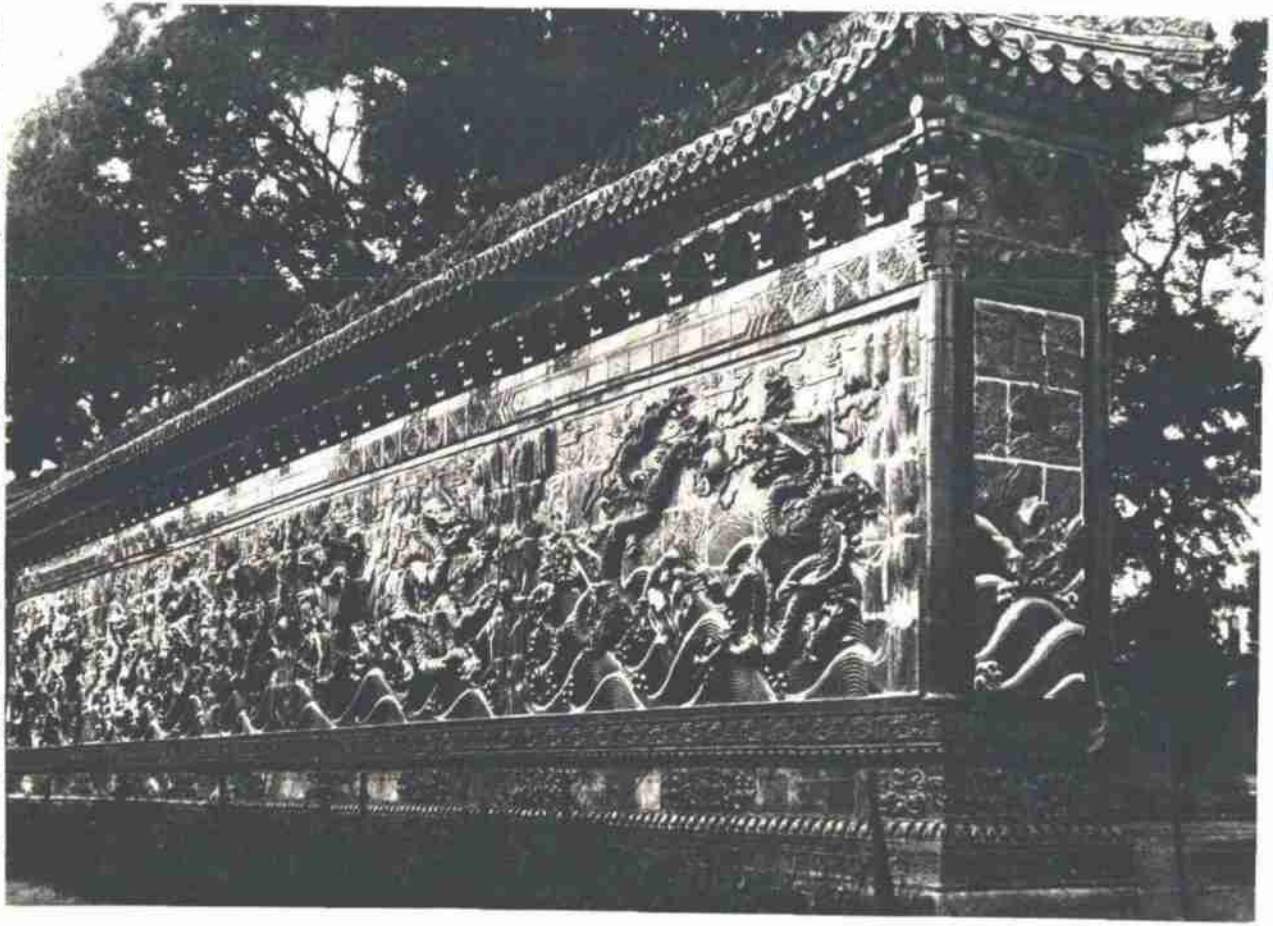




壽山石刻刀法高古皴法雅潔布景深邃石質溫潤樹木茂密前後山路徑崎嶇有屋有亭一茶博士佇立詩客一人驅三駄登山二人對立舟中作問訊狀朝日自山後出頗有宋元畫意原題如日之升下刻汪洙二字小印雖未攷得何時人當在明以前之作戊辰閏月得於京師

孫壯記

九龍壁



九龍壁在北平北海公園公共體育場之南昔爲大圓鏡智寶殿前之照壁殿不知圮于何時今僅存此壁壁係琉璃瓦製色分黃綠堆嵌九龍龍各一色鱗爪鬚牙畢現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故宮東路皇極殿門外亦有九龍壁華麗尙過于此惜未能攝影以資比較

胡恭甫記



內服萬克醒片

夏秋兩季時疫流行吾人爲生命之安全計不得不從事預防防之法不必打針而功效靈確者惟有內服德國薩克生血清廠秘製之

內服萬克醒片

內分傷寒、痢疾霍亂三種用法簡便屢試屢效藥性平和老幼咸宜誠防疫者不可不服之聖品也

市上贋品甚多請認明「內服萬克醒片」字樣及雙愛司SS商標庶不致誤

駐華總經理 美狄根洋行
上海江西路一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假期與平日

假期利在休息而繫在多食平日飲食雖較爲有節而戶外運動常感缺乏夫多食與運動缺乏均爲便秘與消化不良之原因淸導丸徵利平肝輔助消化故爲假期與平日一例適用之良藥也



奉天開原大孤家子秦和隆號劉君仁卿云「鄙人素患便秘又脾胃失調實深痛苦後服淸導丸數劑卽覺大腸滋潤脾健胃開此丸莫非他藥所能及也」

淸導丸性和效大統治肝胆失調腸胃疲滯頭痛頭暈面疹口臭等症

價目每瓶六角六瓶三元郵費免收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嬰孩自己藥片愈彼疳症

現已壯胖活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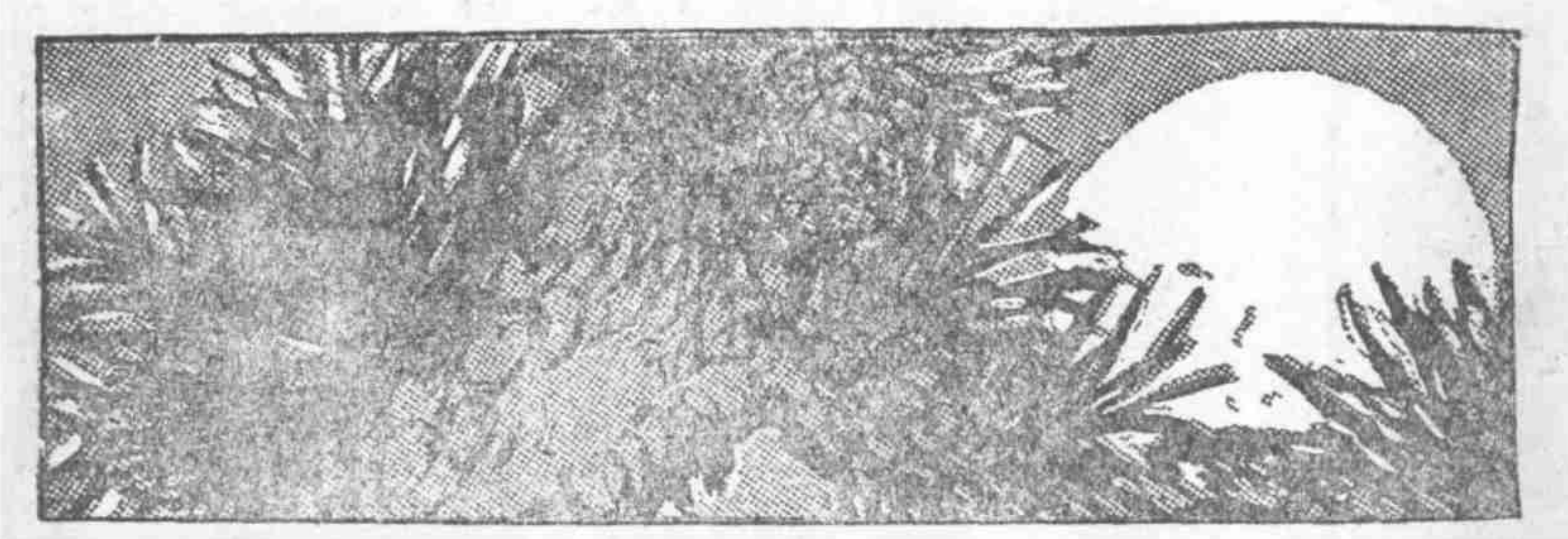
積食蛔蟲發爲疳症小兒患此者多是面黃肌瘦飲食不爲肌膚甚至皮病纏綿發生種種不明原因之病狀治之之法峻補固不宜尅破亦未合最好服用嬰孩自己藥片藉彼和平特效之功能調其腸胃驅其蛔蟲於是疳痊體自壯矣



浙江鎮海永記照相館主人鍾永廣君云「次兒祥興因疳重每發疳疹百藥無效後投以嬰孩自己藥片不到半月疳疹全消諸症悉愈至今身體活潑而且肥胖矣敬謝」

嬰孩自己藥片乃爲小兒特製之專藥舉凡發熱便祕積食腹痛嘔吐泄瀉傷風痰厥出牙蛔蟲均奏神效　價目每瓶六角六瓶三元郵費免收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各埠藥局均有代售

英韋555(二)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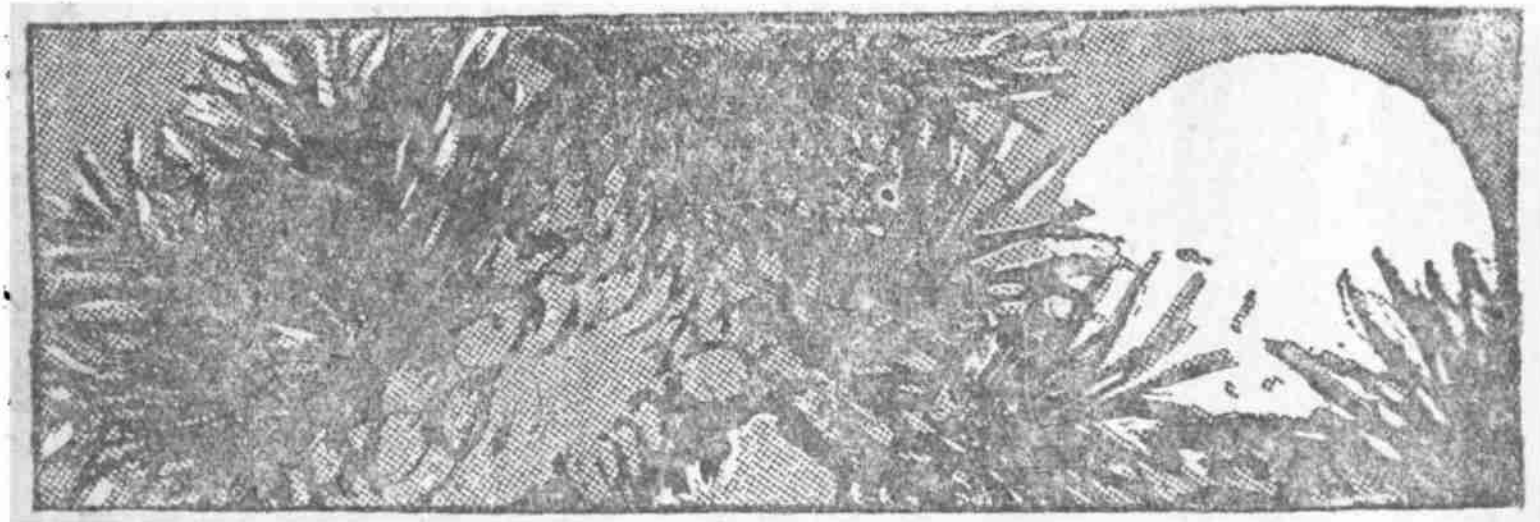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卷 第二號

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中國美術號下—

卷首插圖

分舍利圖（三色版）……一幅
唐俑馬（三色版）……一幅
乾隆年製絨氈（三色版）……一幅
倪鴻寶行書……一幅
金冬心漆書……一幅
孫淵如篆書……一幅
錢南園楷書……一幅
漢瓦竈……二幅
漢陶井……二幅
漢系璧及璜……二幅
南越殘瓦……一幅
西涼金佛拓本……一幅
魏比丘法永造像……一幅
北朝張興碩五百人造像……一幅
梁廣州寶莊嚴寺塔鈴……一幅
宋徽宗投龍王簡……一幅
比丘尼無我自寫通體小照刻本……一幅
曙光……二幅
九龍壁……一幅



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一）

圖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一）……（一八）

稺棠論書雜著……黃鴻圖（一九）

圖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二）……（二四）

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朱大可（二五）

圖 漢延壽萬歲瓦……（二九）

圖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三）……（三〇）

百聯樓紀事……章嶔（三一）

圖 汝窯……曾二（三五）

金文略例……鮑鼎（三七）

圖 呂陵九字刀……（四九）

散盤今釋……黃葆戉（五一）

跋尾

一……陳寶琛（五三）

二……陳衍（五三）

三……褚德彝（五四）

四……吳士鑑（五四）

附圖 散氏盤……一幅

東武王氏商盉堂金石叢話……王維樸（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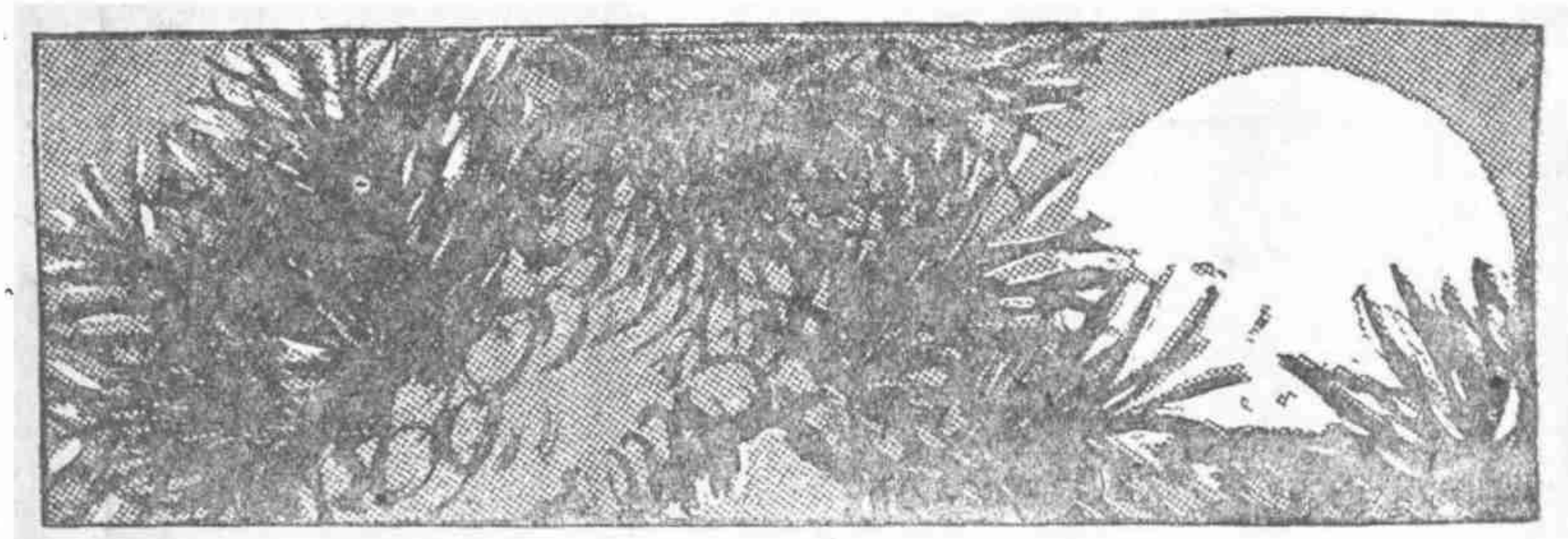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幅

商橫戈形子父乙盉……一幅
禽彝……一幅
魯伯俞簠……一幅
古句鑃……一幅
古句兵……一幅
三代碧玉圭……一幅
彙婦觚……一幅
玉佩……一幅
弭叔簋……一幅
子林父敦……一幅
留君簠……一幅
周大敦蓋……一幅
龜罍……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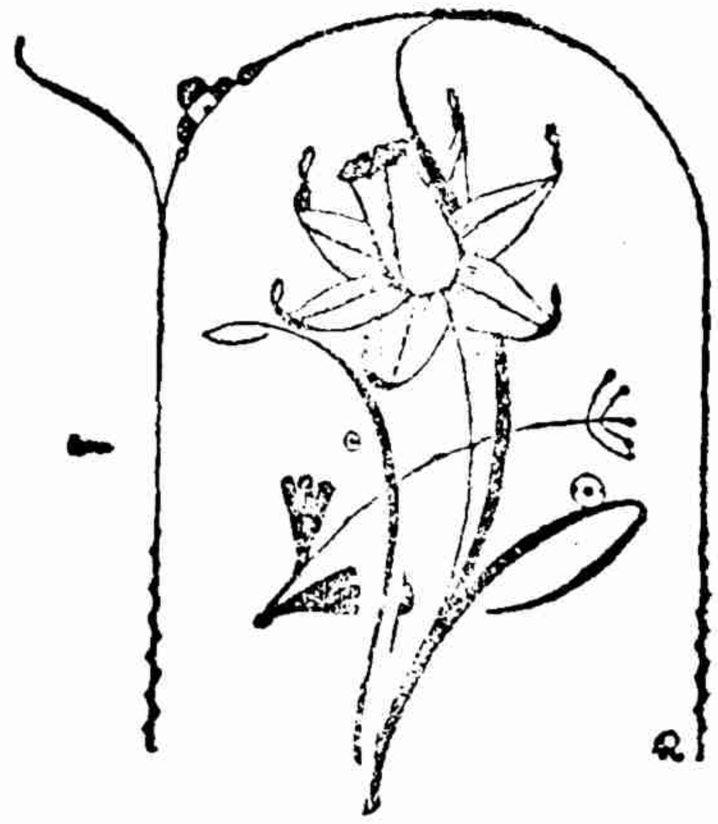
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于右任（六三）

拓本三種

魏齊郡王元簡墓誌銘……一幅
魏故宮品一王遺女墓誌……一幅
魏張寧墓誌銘……二幅
古印概論……黃賓虹（七一）
印學概論……沙孟海（七九）
圖漢二千石公侯磚……（八九）
圖吳漁山與王石谷書……（九〇）
雲岡石窟……嬰行（九一）



附圖　各大窟佛像及菩薩像……八幅
塑述……莫天一（一〇五）
甪直觀塑記……熊適逸（一二三）
附圖　楊惠之塑像……六幅
圖跋包夢華所藏高犀堂春來詩卷……宣愚公（一三一）
圖胡惠庭守芬集敍……宣愚公（一三一）
中國美術建築之過去與未來……劉既漂（一三三）
附圖七幅
漢代平民建築……二幅
山東孔子文廟……一幅
河北熱河之重要建築……一幅
北平五塔寺……一幅
北平城外百里村之八角塔……一幅
福建省城坟墓……一幅
圖趙撝叔小像……（一三九）
圖貳貫鈔版……（一四〇）
古瓷考略……權伯華（一四一）
明青與康青之比較……茀廷（一五一）
中國瓷業之過去與未來……孫福熙（一五三）
圖殷虛骨契……（一五九）
刺繡源流述略……鄒竹崖（一六一）
圖石渠千秋瓦……（一六五）



近三百年的書學

沙孟海

一

書學是中國最早設科的一種藝術，六藝中不就有一藝是「書」嗎？牠的歷史固然很悠久，關於牠的書籍也很不少，我們只要翻開佩文齋書畫譜卷首所開的『纂輯書籍』一瞧，就令人有望洋之歎了。本篇所以不說整個的書學史，單說那近代一小部分，只因爲古代的書學，你也有論文，我也有批判，已經夠詳備——不但詳備，而且很複疊的了，如果我要論述，也徒然抄襲一番，至少把那些固有的批判折一個衷，有什麼大意義呢？所以索性撇開不說，單從明思宗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說起。

從本年起，倒推上去，直到崇禎元年爲止，恰巧有三百年，這三百年中，除却崇禎紀元十六年，中華民國紀元十七年外，其餘百分之九十，都屬於清代，自然我的論文也以清代爲主體。清代學術，最號昌明，書學的派別，也比前幾代來得繁複而且發達。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一）時代愈後所接受着的古人作品愈多。換句話說，就是學者所取法的門類更廣闊了。比如宋朝時候，趙孟頫還不曾出世，當然沒有學趙字的人，現在就增加一種「趙體」了。鄧石如未出世以前，寫篆字的，只有一種呆板的方法，現在就有大多數人寫「鄧派」了。

（二）從前的人本來並沒有所謂「碑學」，嘉道以後，漢魏碑誌出土漸多，一方面固然供給幾位經小學家去做考證經史的資料，又一方面便在書學界開個光明燦爛的新紀元。有人說，『碑學乘帖學之微，入纘大統，』這話固然說得過分些，然而清代的下半葉，寫碑的人的確比學帖的多了，這是宋元明人所夢想不到的一回事。

有這兩個大原因，所以書學的派別比前幾朝繁複得多了。可是還有一個原因，足以使這一時期的書學受莫大的障礙的，我也連帶說明在下面：

科舉時代很注重書學尤其是會試殿試的時候。秀才們中了「鄉榜」以後，對於八股文已有相當的根柢了，會試殿試的時候，閱卷的拿到一大疊試卷，好容易分得出好醜來，結果還是看書法評高低。這樣說來，似乎那一時期的書學該要格外發達了，然而不然。他們所謂書法，是要光滑而且方正，越呆板越好。（那時寫摺卷的，有「烏光方」三字訣）他們的字，不但沒有古意，且也沒有個性，各人寫出來千篇一律，差不多和鉛字一樣勻——這就叫做「館閣體」。

館閣體的名稱，雖然起於道光時曹振鏞的挑剔，爲着一字甚至半字或一筆涉及「破體」，便把全卷黜斥了，但道光以前，摺帖字體，何嘗不以端方拘謹爲主，怎能說得到高雅呢！總之，這一體字影響及於當時的書學，實在非常之大。可憐的舉子們，中間不無覺悟分子，可是趕快求解放，恰像中年的婦人，纏過了小脚，再想放鬆，不消說是不可能。卽使有此可能，也已留着深刻的創痕，和那天足的截然兩樣了。（明代雖也是科舉制度，但還沒有這個流弊）所以清代書人，公推爲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大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翁方綱，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山人（石如）就是這個原因——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

上面所說兩個原因會使書學發達起來，又一個原因反足爲發達的障礙，彼此相抵，似乎前者勢力健些，所以結果還是勝利——這話都從「發達」二字立場，至於作品的高低，那是別一問題了。只怕讀者誤會，也得在這裏聲明一下子。

以下就開始論述這三百年裏的書學作家了：

二

要把這三百年裏那許多書學作家揉將攏來下個總批判，當然是件很困難的事。包世臣曾經依仿唐張懷瓘書斷的舊例，編成一篇國朝書品，截止於道光四年。過了二十年，他自己又增添了幾個人。他所品評的時期，比較短些，（順治元年至道光二十四年，卽公元一六四四至一八四四，共二百年）而且他的方法，也和我不同，所以只可當他那篇東西做參考，而不能便卽拿來做藍本。

藝術作品，都含有時代性在裏面，當我未論述那些書學作家以前，還得先替他們造個簡單的年表。關於這一時期內極有影響於書學界的事項，也附入一些，當作本篇論文的綱領。

明　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　姜宸英生

二年（一六二九）　朱彝尊生

六年（一六三三）　惲格生

九年（一六三六）　董其昌卒——年八十三（此據明史本傳，吳榮光名人年譜則云年八十二。）

清　順治元年（一六四四）　倪元璐卒——年五十二

三年（一六四六）　黃道周卒——年六十二

九年（一六五二）　王鐸卒——年六十一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　金農生

二十九年（一六九〇）　惲格卒——年五十八

三十年（一六九一）　張照生

三十三年（一六九四）　鄭簠卒（此據陸心源三續疑年錄，名人年譜則云三十二年卒。）

三十七年（一六九八）　蔡玉卿卒——年八十三

三十八年（一六九九）　姜宸英卒——年七十二

四十八年（一七〇九）　朱彝尊卒——年八十一

五十八年（一七一九）　劉墉生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　梁同書生

八年（一七三〇）　王文治生

九年（一七三一）　姚鼐生

十一年（一七三三）　翁方綱生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　桂馥生

五年（一七四〇）　錢灃生

八年（一七四三）　鄧石如生

九年（一七四四）　錢坫生

十年（一七四五）　張照卒——年五十五

十一年（一七四六）　洪亮吉生

十八年（一七五三）　孫星衍生

十九年（一七五四）　伊秉綬生

二十九年（一七六四）　阮元生　金農卒——年七十八（此據學福堂集，名人年譜則云二十五年卒年七十四。）

三十三年（一七六八）　張廷濟生　陳鴻壽生

四十年（一七七五）　包世臣生

六十年（一七九五）　錢灃卒——年五十六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　何紹基生

七年（一八〇二）　王文治卒——年七十三

九年（一八〇四）　劉墉卒——年八十六（此據吳修續疑年錄，名人年譜云十年卒，年八十七。）

十年（一八〇五）　鄧石如卒——年六十三　桂馥卒——年七十（此據晚學集本傳，名人年譜云十一年卒，年七十一。）

十一年（一八〇六）　錢坫卒——年九十三，王昶金石萃編出版

十四年（一八〇九）　洪亮吉卒——年六十四

二十年（一八一五）　梁同書卒——年九十三　姚鼐卒——年八十五　伊秉綬卒——年六十二

二十三年（一八一八）　翁方綱卒——年八十六　孫星衍卒——年六十六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　陳鴻壽卒——年五十五

十年（一八三〇） 翁同龢生
十五年（一八三五） 吳大澂生
十九年（一八三九） 梅調鼎生
二十四年（一八四四） 吳俊卿生
二十八年（一八四八） 張廷濟卒——年八十一
二十九年（一八四九） 阮元卒——年八十六
三十年（一八五〇） 沈曾植生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 包世臣卒——年八十一
八年（一八五八） 康有爲生
十年（一八六〇） 鄭孝胥生——今年六十九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 李瑞淸生
十二年（一八七三） 何紹基卒——年七十五
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 康有爲書鏡著成
二十八年（一九〇二） 吳大澂卒——年六十八 廢八股文改試策論。
三十年（一九〇四） 翁同龢卒——年七十五
三十一年（一九〇五） 廢止科舉
三十二年（一九〇六） 梅調鼎卒——年六十七
中華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李瑞淸卒——年五十四
十一年（一九二二） 沈曾植卒——年七十三
十六年（一九二七） 康有爲卒——年七十 吳俊卿卒——年八十四

三 帖學——以晉唐行楷爲主

宋元以來，學者只知有帖學（康有爲所謂古學）很少乃至絕無注意到碑學（康有爲所謂今學）方面的。那時法帖的摹刻也盛些，什麼淳化閣帖，大觀帖，絳帖，潭帖，……官私摹刻，不知道有幾十種幾百種，一翻再翻，翻得愈差愈遠。學書的除却這些法帖之外，更沒有別的範本了。但面目雖差，會心人自知其命意所在，所以後世依舊有帖學名家不斷地出來。

近三百年裏的帖學家，有一派（大多數）是守着二王遺法，祇在二王範圍以內求活動的；有一派（少數）想要於二王以外另開一條路徑；請分頭說來：

A 在二王範圍內求活動的

董其昌 字玄宰，號香光，又號思白，江蘇華亭人，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大傅，諡文敏。

董其昌晚年還値着崇禎的時代，當崇禎元年，他已有七十四歲了。（後九年卒）他的字是遠法李邕，近學米芾的。明末書家，邢侗張瑞圖董其昌米萬鍾並稱。他的造就，本也了不異人。可是他後運好，他的作品爲淸康熙帝所酷愛，一時臣下，如蓬從風，也不知所以地一個個去學董字了。自來評董字的，大抵言過其實，梁巘說他「晚年臨唐碑大佳，然大碑

版筆力怯弱，」這話比較公允些。最說得恰當的是康有爲書鏡裏說：

『香光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舊物而已。』（體變第四）

明季書學極盛，除祝允明文徵明年輩較早，非本篇所能說及的外，餘如張瑞圖孫克弘等，並不在董其昌下。至於把董其昌去比黃道周王鐸，那更是『如嫫對西子』了。藝術的眞價值是一個問題，作者名望的大小又是一個問題，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王鐸 字覺斯，河南孟津人，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降淸，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安。

一生吃着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夠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於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了。他的作品，固然流傳很多，我們只要翻開他那部擬山園帖，就可以概見他這副優越的本領了。歷來論藝事的，並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鐸是明朝的閣臣，失身於滿淸的，只這一個原因，已足減低他的作品的價值好幾成。隨後還有人刋行明季十五完人手札，那部擬山園帖，怎不要對之顏汗呢？所以我說，假使他也跟着這十五人中的幾人同時上了斷頭臺，（其實這十五人中有幾個是不曾研究過書學的）他的聲價，自然還要更隆重些，比現在。

姜宸英 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官順天考官。

姜宸英是一代名士，——江南三布衣之一——他的字也很負盛名。有的說他小眞書最好，（梁同書）有的說他行書最好，（包世臣）總之，他是寫秀潤一派的，和明朝的宋克路數相近。有人說他『拘謹少變化，』然而梁同書說：『本朝書以葦間先生（姜著葦間集）爲第一，：：妙在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初視之若不經意，而愈看愈不厭，亦其胸中書卷浸淫醞釀所致。』『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這句話，不但能夠說出姜字的好處，幷且把書學的奧旨也一語道破了。至於推爲淸朝第一，未免言之太過。梁同書的字，正犯了太多用自己意思的毛病，所以近於俗體，不十分高明，那裏知道姜宸英是斤斤守法的呢？——姜宸英自己說：『余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郎摹以爲學也。』

張照 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人，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敏。

他是學鄉先輩董其昌的字出身的，他不比陳元龍的死學董字。他見到那時學董字的變本加厲，越發浮薄了，所以有意寫得放縱些，裝出一副劍拔弩張的狀態來，一則免得與人雷同，二則也是他的個性如此。

他的大字似乎在學顏眞卿的告身，全非董其昌的方法了，雖然不十分高美，却也別開一種境界出來。淸初帖學家，張照劉墉，都負盛名。劉的名聲，比張更大，實則他們程度相埒。張照的玉虹鑑眞，不能不說牠是近代數一數二的法帖，雖然比不上擬山園，但總比筠淸館（吳榮光）好些。

劉墉 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官至東閣大學士，諡文淸。

我最不相信康有爲『集帖學之成者劉石庵也』這句話。劉墉的作品，有如許聲價，多半是因了他的名位而擡高的。（趙孟頫董其昌等也

有些這樣）他的大字是學顏眞卿的，尋常書翰，只分些蘇軾的厚味來，很少晉人意度，不知南海先生的話從何說起？評劉字最審當的，要推包世臣了，他在藝舟雙楫裏說：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論書十二絕句自註

說他『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是對的，說他『集帖學之成，』未免太過了。我們試看包世臣所述的他的學歷，『少習香光，壯遷坡老，』少的時候，固然誰都不見得就知道走正確的路，除非是名父之子或名師的弟子；不過他到了壯年還只遷到宋人，而且已有了董其昌做墊子，叫他怎麼會根本改造呢？

劉墉行楷書還比不上董其昌，不過他能夠寫大字，——大字比小字寫得好——這是董其昌所不能及的。至於他們官又高，名望又大，那是再像沒有了。董的用墨，特別來得枯瘠；劉的用墨，特別來得豐肥。枯瘠之極，還有些兒清眞之氣；豐肥之極，可便泥滯了。有人嘲笑他的字是『墨豬，』並不過分。和劉墉同時的，有王文治，梁同書，——當時稱做『劉梁王』——都負盛名於一時，他們都從董字出來，寫得好時，的確也很蕭灑，有逸氣，然而總不是書學的上乘。

姚鼐 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官郎中。

他是個著名的古文家，他不專以書法出名，可是他的書法並不比他的古文壞，他的書名被文名掩煞了。包世臣國朝書品把他的行草書列在『妙品下，』（『妙品上』及妙品以上的『神品，』只有鄧石如一人）是很有眼光的。

姚鼐學書的程序，是借徑於元朝的倪瓚而上規晉唐的，一方面極力迴避當時所最風行的趙董一派柔潤的習氣。所以他的作品，姿媚之中，帶有堅蒼的骨氣，蕭疎澹宕，有「林下風，」和劉墉翟面目兩樣了。——劉墉之豐腴厚潤，說得好聽些，叫做「廟堂氣。」

清人學倪瓚的，姚鼐之外，還有個惲格。他以畫家而兼書家，用寫花卉的筆意來寫字，有時境界很高，有時則很平凡。細畫耎筆，第一要有骨幹。褚遂良字，何等有骨幹！倪瓚姚鼐，骨幹少些；惲格又其次也。

翁方綱 字正三，號覃谿，又號蘇齋，直隸大興人，官至內閣學士。

翁方綱終身歐虞，誰都這樣地評定他，沒有異詞的。現在我且把他的書法分析起來：他的用筆，完全致力於大歐的化度寺碑；他的布白，完全取法於虞世南的孔祭酒碑。說得遠些，他是從洛神賦出來的——鍾王小楷，都作扁形，只有洛神賦有些長形，孔祭酒碑純是長形的了。王澍寫這一體最好，翁方綱是用王澍的方法去學晉唐人的。

翁方綱的時代，談金石的，已很多了。他對於金石學有長時間的研究，識見也廣，但看他對於各種碑帖的長跋或長古，（他這種古詩也自成一派）多麼仔細。推爲一代大賞鑒家，不虛也！他既然有了這種識見，所以就不願意株守晉唐了。他也兼寫秦篆漢隸，畢竟學力多，天才少，沒有什麼成績。可是那時鄧石如還沒有成名，海內寫篆隸的，確實沒有更好

的人，他在北京居然做了「書壇盟主」好多年，論其學問，確也有這個資格。

梅調鼎 字友竹，號赧翁，浙江慈谿人，布衣。

梅調鼎不很著名，只有上海寧波一方面的人知道他。他是個山林隱士，脾氣古怪，不肯隨便替人家寫字，尤其是達官貴人，是他所最厭忌的。因此，他在當時，名譽不大，到現在，他的作品流傳也不多，說到他的作品的價值，不但當時沒有人和他抗行，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沒有這樣高逸的作品呢？——鄭蘇堪先生曾經稱賛過他，說是二百年來所無。

他的書法，以二王為主，旁的無所不看，無所不寫。住在冷僻的慈谿家裏，又貧寒，蒐集些兒碑帖，比別人家要艱難到十倍了。他對於王聖教功夫最深，其次發帖裏面的另箇短札，隨時隨地流露古人的真意。反比冠冕堂皇的蘭亭樂毅論等等好得多。初唐諸家，最得二王散髻斜簪的好處的，還是太宗的溫泉銘，梅字的路數，和這一派很近，大約他借徑於此罷。

B 於二王以外另闢一條路徑的

黃道周 字幼平，一字幼玄，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學士，謚忠烈。

明季書家，可以奪王鐸之席的，只有黃道周。黃道周學問品格，皆第一流。他對於書法，要在二王以外，另闢一條路徑出來。（這是鄭蘇堪先生對我說的，不知道前人也有這樣說過沒有。）他大約看厭了千餘年來陳陳相因的字體，所以曾發這個弘願。我們看了鄭杓的書法流傳圖，便見到羊欣王僧虔以下的歷代許多書家，都是王羲之一本相傳的，王羲之的字，直接受自衞家，間接是學鍾繇的，圖中對於鍾繇系下，除卻他的兒子和外甥外，更沒有嫡傳的人了。黃道周便大膽地去遠師鍾繇，再參入索靖的草法。波磔多，停蓄少；方筆多，圓筆少。所以他的真書，如斷厓峭壁，土花斑駁；他的草書，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前此書家，怕沒有這個奇景罷？

倪元璐 字玉汝，一字鴻寶，浙江上虞人，官至國子監祭酒，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

他和黃道周同時，而且道同志合，很交好的。明亡後，他們都殉國而死。他們平素為學，崇尚節槩，嚴正之氣，流露於行間字裏，和趙孟頫王鐸一輩子，自然兩樣了。倪元璐的字，用筆和黃道周方法相同，比較的有鋒稜，有色澤。他們都會寫字，也都會寫畫。黃道周字的功力較深，畫的功力少些；倪元璐剛反一個面。所以倪字沒有像黃字那樣規模之大。

倪元璐黃道周王鐸三人，天啓二年進士同年。他們在京裏相約學書，都很要好，後來便分做兩路了。最希奇的是字的體製也截然兩路。說藝術是人性的流露，引他們三人做例子，再恰當沒有了。

沈曾植 字子培，號乙庵，又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官安徽布政使。

學黃道周字的很少，我所僅能找到的，只有一個錢朝彥——很不著名的。這個人學黃道周，像是像極了，可是沒有他自己的個性，且也談不到「發揮光大」。直等到清之季年，有位大家出來了——就是沈曾植。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

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黃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別人家的死學方法，是用這兩家的功夫，依舊用到鍾繇索靖一輩子的身上去，所以變態更多。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他死後，墨蹟流傳，售價更昂，可見時人還有些兒眼光。

四　碑字——以魏碑為主

碑學晚興，我在本篇第一章已經約略說過了。通常談碑學，是包括秦篆漢隸在內的，不過我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只以真書為原則，把篆書和隸書（隸的名稱，不很確定，詳見後）付之別論。

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揅經室三集卷一）這兩篇文章，在書學界影響很大。他說：

「宋帖展轉摩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

又說：

「宋元明書家，多為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

他是最先提倡碑學的一個，包世臣康有為繼之，主張更力。康有為書鏡裏有尊碑篇，把阮元的意思推衍開來，說帖學和碑學新陳代謝的情形，很有道理。附錄一段於後：

「……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之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弊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寫北碑的約略可分做方筆圓筆兩種，分述之：

A　寫方筆的

鄧石如　原名琰，字石如，後名石如，字頑伯，號完白，安徽懷寧人，布衣。

他生平用力於篆隸最深，他用作隸的方法作真書，真書的造就，比隸書稍遜一步。那時談金石之學的，雖然一天天多起來，但誰有這個大力能夠直接去寫六朝碑呢？鄧石如的真書全法六朝碑的，因為他對於漢碑已很有根柢了，趁勢去寫六朝碑，是毫不費力的。

鄧石如筆力天成，這是沒有異議的了。我說他真書不及篆隸的原因，只是結構上差一些——他不常作真書，真書的結構，實在嫌其太庸。然而自從他開始正式地寫北碑之後，好比「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人們就有一條大路可走了。

包世臣　字慎伯，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官知縣。

他的藝舟雙楫中有述書上中下三篇，他自己的學程，在上篇中說得很詳細。可是他生平喜大言，如云汪中述學稿子，經其手定，不是太不自量了嗎？我們單讀他論書的文章，想像到他的作品方面去，一定以為至

高無上的了，其實，那裏見得！

他的字取法於鄧石如的多，他用鄧的方法，去寫北碑，也很有功夫。他對於用筆極講究，有人譏誚他單講究區區點畫，把大的條件反而忽忘了，他實在有這個毛病。他的用筆，比鄧更方，專取側勢，大約他得力在敬史君碑始平公造像這幾種，不過自己不肯明說能了——藝術家往往不肯以眞訣告人。

趙之謙 字撝叔，一字益甫，號悲盦，浙江會稽人，官知縣。

把森嚴方樸的北碑，用宛轉流麗的筆子行所無事地寫出來，這要算趙之謙第一副本領了。他也是取法鄧石如的。不過他沒有鄧石如那般魄力，所以他的作品偏於優美一方面，拙的氣味少，巧的成分多，在碑學界，也不能不算一種創格，雖然有好多人不很贊重他。

趙之謙有個同鄉叫做陶濬宣，他也專寫北碑，——專寫龍門造像的——寫得太板滯了。我以爲與其像陶濬宣這般板滯，不如像趙之謙那樣流動，好在他於流動之中有鉤勒，不至於全沒骨子。（那時寫北碑比較好的，還有孫詒經，李文田。孫渾厚疏宕，方圓並用，確非他人所及，可惜我所見的不很多，李文田似乎太老實些，故不詳論。）

李瑞清 字仲麟，號梅庵，又號清道人，江西臨川人，官江寧布政使。

李瑞清也大規模地寫過北碑，他的作品，在十年前很珍貴，現在卻沒有人佩服他了。我以爲過去的珍貴，也太過分，現在的輕視，也可不必。藝術是有時代性的東西。康有爲說得好：「制度，文章，學術，皆有時焉以爲之大界，美惡工拙，祇可於本界較之。」我們現在都知道李瑞清的字的短處了，可是在李瑞清未出世之前，誰能開得出像他那樣一條新的路來呢？這樣說來，李瑞清在書學史上就有相當的地位了。

他的早年，寫顏柳山谷諸家，都很不錯，後來專寫漢魏碑版，喜用顫筆。他見到當時寫北碑的，不入於趙，（之謙）則入於陶，（濬宣）他要用蔡邕的「澀筆」去矯正他們，結果，澀得過分，變爲顫了，更有甚於此的，一般學李瑞清的人，顫得過分，益發不成樣了，弄得李瑞清的字愈加出醜。所以我說，李瑞清書價陡落，他們也該負一部份的責任。

鄭孝胥 字太夷，號蘇堪，又號海藏，福建閩縣人，官至湖南布政使。

可以矯正趙之謙的飄泛，陶濬宣的板滯，和李瑞清的顫筆的弊端的，只有鄭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寫顏字蘇字出身的，晚年纔寫六朝字，他的筆力很堅挺，有一種清剛之氣。對於諸碑，略近李超墓誌，又像幾種「冷唐碑，」但不見得就是他致力的所在。最希奇的是：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鬆秀之趣。活像他的詩，於沖夷之中，帶有激宕之氣。別人家學他字的，沒有他的襟度，所以只覺得棒棒槍槍，把他的逸致完全拋失了。

B 寫圓筆的

張裕釗 字廉卿，號濂亭，湖北武昌人，官內閣中書。

張裕釗不全是圓筆，他的好處還在用方筆的時候，不過平均計算起來，畢竟用圓筆的多，所以把他排列在這裏。（鄧石如也帶用圓筆。）

康有爲說張廉卿集碑學之成，我可又不敢輸服他了。他的用筆，固然

有一種渾剛之氣，取法六朝，不着痕迹，這是他的長處。然而六朝人的書，又會團結，又會開張，又會鎮重，又會跌宕，他呢，單有團結鎮重的好處，而沒有開張跌宕的本領，所以還差一些。據康有爲說

『……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得態逼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眞能甄晉陶魏，孕梁宋而育齊隋，千年來無與比！其在國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庵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筆而實潔，乃大悟筆法。』述學第二十三

『中筆必折』以下幾句話，確能道得個中甘苦，可是書法的要素很多，「用筆」以外，大有事在，張裕釗除卻用筆一事之外，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處所。康有爲感激他啓悟之恩，所以不覺言之過當，其實『甄晉陶魏，孕梁宋而育齊隋，千年來無與比』這頂高帽子，他難道戴得起的嗎？（最近鄭孝胥也時常參用張裕釗的筆意，他的用筆，確有過人之處。）

評張裕釗字比較恰當的，張宗祥書學源流論裏說：

『廉卿用筆法張猛龍及齊碑，而結體寬弛。』時變篇

又說：

『廉卿之學猛龍，用筆之法，可云肖矣。分而觀之，殊多合者，及其成字，則皆不類。蓋結構非猛龍之結構，太平易而不險峻也。』溯源篇

說他學猛龍，雖也不很妥當，（法齊碑不錯）但『寬弛』『平易』確是他的短處。我有時還疑他是學柳公權的。總之，他的體勢，的確不是北碑。他雖然能於書學界獨樹一幟，康贊云云，實在使我們有『張茂先我所不解』的感想。

康有爲　原名祖詒，字長素，一字更生，廣東南海人，官工部主事。

廣藝舟雙楫——即書鏡——的作者康有爲，對於歷朝碑版，無所不摹，卽論這部論書之書，閎偉博洽，也已經「集千古而無對」了！可是他的議論，也有所蔽，他有意提倡碑學，大側重碑學了。經過多次翻刻的帖，固然已不是二王的眞面目，但經過石工大刀闊斧錐鑿過的碑，難道不失原書的分寸嗎？我知道南海先生也無以解嘲了。

他雖然偏寫各碑，但也有偏重的處所。他在述學篇裏只說一泡冠冕堂皇的話兒，不曾道出眞的歷史來，然而我們總可以揣測得之。他對於石門銘得力最深，其次是經石峪，六十人造像及雲峯山各種。他善作「擘窠大字」固然由於他的意量寬博，但其姿態，則純從王遠得來，（也有幾成顏字）衆目可共看也。鄧石如張裕釗是他所最傾倒的，作書時，常常參入他們的筆意。但還有一家是他寫大字寫小字點畫使轉種種方法之所自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說過的，就是伊秉綬。試看他們兩人的隨便寫作，畫必平長，轉折多圓，何等等似。蕭灑自然，不夾入幾許人間煙火氣，這種神情，又何其彷彿。

五　篆書

【錢坫】字獻之，號十蘭，江蘇嘉定人，官知州。

清初寫篆字的很少，等到小學家一輩輩出來了，纔有幾人在篆書方面加些功夫，——如孫星衍、洪亮吉等。他們都用很呆板的方法，捌定筆管，去畫大圓，寫的時候固然很吃力，且也沒趣味。（有的索性燒去毫尖寫之，說來很可笑。）錢坫是九錢之一，世代研究經小學的，他對於篆書的功夫，比孫洪更深。他雖然遠法二李，（李斯、李陽冰）但有時似乎在學「蟠扁」，有時則很像宋時的陳孔碩。（寫處州孔子廟碑者）總之，他的功夫畢竟不少，他自己說曾有一次夢見李陽冰，授以筆法，驟然大進。我們不相信他那種神話，但他平日用心之切，於此可見一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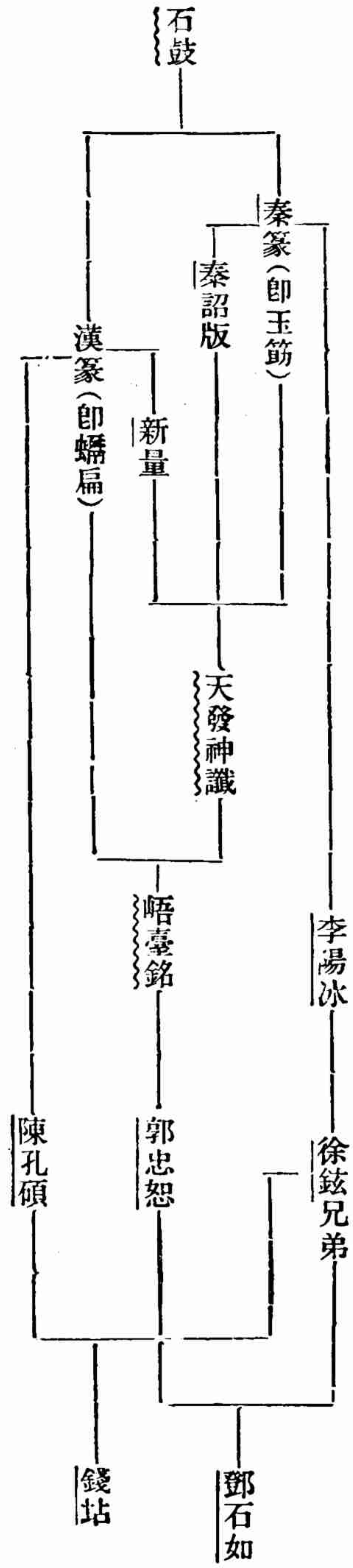
他和鄧石如同時，他常要批評鄧石如篆書筆畫的錯誤，說他不懂六書，鄧石如的確沒有小學的根柢的。可是小學是一事，書學又是一事，書家能兼小學固然更好，因了不能兼小學而并取消書家的資格，那也太苛刻了。

【鄧石如】（見前）

鄧石如的篆書，比他的隸楷行草都來得好，自從鄧石如一出，把過去幾百年中的作篆方法，完全推翻，另用一種凝練舒暢之筆寫之，蔚然自成一家面目。康有爲說得好：

『完白山人之得力處，在以隸筆爲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用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多方矯揉，佐以燒毫，而爲瘦健之少溫（李陽冰）書，何若從容自在，以隸筆爲漢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爲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爲篆。』說分第六

我以爲鄧石如的篆書，仍舊繼承二李的「正統。」他雖然用隸筆的，但學的是秦碑，聚頭伸腳，不就是陽冰的章法嗎？當時學二李的，只會用呆法子，鄧石如開始發明一種新的方法，雖巧拙有殊，而原本則一也。我還造個簡單的系統表來說明鄧石如錢坫兩人的疏戚關係：



學鄧石如篆書的，莫友芝最好；其次，趙之謙，吳熙載，……便不行了。經過他們一度移寫，就把鄧石如的本質，根本變換過。鄧篆是凝練樸厚的，他們變做浮飄靡弱的狀態了，——尤其是趙之謙，仗着他的小聰明，演出一種婀娜的姿勢來。所以鄧氏死後，這一派差不多要變做「廣陵散」，沒有嗣響的人了。

吳大澂　字清卿，號愙齋，又號恆軒，江蘇吳縣人，官湖南巡撫。

清季寫篆字的很多，趙之謙吳熙載一輩除外，還有那吳大澂，楊沂孫，也都很有名聲。吳大澂對於金石之學很有功夫，他把金石之學當作他的本業，做官還是他的副業哩。

他寫篆字，用筆也是鄧法，比較直率些。他的結構最規矩，七平八穩的。嚴格說來，他的篆書功力有餘，而逸氣實在不足。但拿去和趙之謙相比較，那末嚴妝冶態，風範自然兩樣了。所以我們也不能不認他是個大方家數。

楊沂孫　字子與，一字詠春，號濠叟，江蘇常熟人，官知府。

他用輕描淡掃的筆子來寫篆字，是他的創格。他對於籀書篆書，寫得熟透了，有時還把籀書篆書夾雜着寫來，隨隨便便，不着痕迹，這也是別人家所沒有的情形。

自從鄧石如的篆法一傳再傳變成一種卑靡的習氣以後，學者沒有法兒躲避他，一方面覺得回頭轉去去學錢坫洪亮吉是多麼吃力而且可畏的一條路啊，所以學楊沂孫的就慢慢地多了起來，在相當的時間之內。其實，楊沂孫的篆字是不能學的，學到後來，更其靡弱了。字有寫得好而可學的，有寫得好而不能學的。論吳大澂楊沂孫兩人的篆法，當然楊在吳上，然而吳篆學之無弊，正因爲他寫得平實的緣故。

吳俊卿　字昌碩，號缶廬，浙江安吉人，官知縣。

吳先生專寫石鼓，他的用筆，也用鄧法，凝練遒勁，可以繼美。趙之謙作篆，不主故常，隨時有種新意出來；吳先生作篆，也不主故常，也隨時有新意出來。可是趙之謙的新意，專以側媚取勢，所以無當大雅；吳先生極力避免這種「捧心齲齒」的狀態，把三代鐘鼎陶器文字的體勢，揉雜其間，所以比趙之謙高明得多了。

吳字出名之後，海內外（海外指日本）承學之士，都以鄧字爲不足學，（怕犯趙之謙的老毛病）一個個去寫吳字。可是他們所學的，只是吳字的一種——最通常的一種，我們所看到的吳字，件件各異，因此不能不驚服他老人家魄力的偉大！

六　隸書

隸書的名稱，不很穩妥。古人所謂隸書，是說現今之楷書；（王應麟說「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陽公集古錄始誤以八分爲隸」）現今的隸書，古人叫做「八分」。但「分」的名稱，又沒有一定。關於「隸」和「分」的辯論文字，除佩文齋書畫譜所已著錄的外，翁方綱有篇專論，叫做隸八分考，其他如劉熙載的藝槩，及包世臣康有爲書中，都曾說

到這個問題，各有各的主張。本篇不是考據文章，所以還是用通俗的叫法好些，免得多一番嚕囌。

鄭簠

字汝器，號谷口，江蘇上元人。

在碑學還沒有昌盛之前，寫隸字的很少，而且不很合法。可是他們也有他們的好處，寫得好的，的確有種逸氣，鄭簠是最富有逸氣的一個。他的隸字帶用草法寫得最瀟脫。不守紀律，逍遙自在，像煞是個游仙。他之所以有這個大膽，有了這個大膽而不至於「泛駕」，全靠他的襟抱和學問做背景。他家裏所藏古碑，凡有四櫥之多，他幾乎無所不摹。但我們找遍漢碑，覺得沒一通和他的字近似的。有人說他學夏承，夏承不過波折多一些罷了，鄭簠的波折法，不是這裏的波折法，說他學夏承是很牽強的，他是不肯呆學古碑的人啊。——鄭簠的波折法，和宋山河堰石刻稍似。

學鄭簠的字的，有個萬經，學得很相像。然而有一事不曾學到，鄭簠何嘗這樣拘拘地摹仿古人過呢？李邕說得好，『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我可以借這句話代鄭簠贈給萬經。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官檢討。

清初寫隸字的，除出鄭簠是特例外，其餘可稱爲能品的也不少。雖然都很幼稚，但還足以發現美的情感，而表現其個性，恰合藝術的定義。這一派，我要拉朱彝尊做代表了。

朱彝尊的隸字，包世臣列在「逸品」中，（他不叫隸書而叫分書）逸氣確乎有的，可是他的方法總不對。他似乎用歐字做墊子，把字形壓得扁些，添上了幾筆波磔，就算了。似乎在學唐以後的隸碑，沒有漢人的氣息。這也是時代的關係，假使他出世在嘉道以後，他的作品就不是這樣了。

桂馥

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官知縣。

桂馥是個小學家，他的隸字，寫得很方整，有些近朱彝尊，但比朱彝尊來得平實，來得雄厚。逸氣少一些，但所吸收的漢碑的氣味，比朱多一些了。漢碑種類極多，他大約是出於華山婁壽這幾種的。

比桂馥年輩稍後的，有個錢泳，也寫這一派隸字，益發呆板了。他有部問經堂帖，通行於一時，摹臨漢碑，把漢隸臺閣化了，貽誤後生，罪過罪過！

金農

字壽門，號冬心，浙江錢唐人，布衣。

近代書家中，最特別的，要數金農了。他的用筆又方又扁，叫做「切書」，誰都指不出他的師承來。（或說他眞書學鄭長猷造像，倒很相近。）康有爲說『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鄭燮）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這話固然不錯，但一來有時代的關係，二來他的氣味好，畢竟不能一筆抹煞他。平心地說來，一方面我們該要惋惜他那『不知變』和『失則怪』的苦衷，又一方面還該贊佩他那副革命精神纔好。

他的隸書，橫畫很粗闊，一豎都很細小，字的全形很長，處處和別人家不同。他的畫也很奇別，向來寫梅花的，總傾向於疏朗高澹一路，他偏要

寫「密尊繁枝。」總之他是富於獨創精神的學問也好些，無論字或畫，都有一種不可掩的逸氣在裏面。

伊秉綬 字墨卿，號默庵，福建寧化人，官知府。

伊秉綬是隸家正宗，康有爲說他集分書之成，很對。其實，他的作品，無體不佳，一落筆就和別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來。除出篆書是他不常寫的外，其餘色色都比鄧石如境界來得高。（參看第七章）包世臣只取他的行書列入「逸品下，」還不能賞識他，康有爲纔是他的知己啊。他的隸字，早年和桂馥同一派的，後來他有了獨到之見，便把當時板滯的習氣完全改除，開條清空高邈的路出來。他固然熟習漢碑的，但還有一個絕好的步梯，是他靠着牠後來纔能夠登峯造極的：他很明白，顏眞卿的字是在二王四百年後異軍突起的；他也明白，顏眞卿的字是全從漢碑出來的。他於是用顏眞卿寫楷書的方法去寫漢隸，那就成爲現在的面目了。

寫字的條件多着哩，用筆用墨以外，還有結體，布白，布白有一個字以內的布白，有字與字之間的布白，還有整行乃至整幅的布白——這就是古人所謂「小九宮」「大九宮。」別人家寫隸字，務求勻整，一顆顆地活像算珠，這和「館閣體」相差幾何呢？伊秉綬對於這一層很講究，你看他的作品，卽使畫有方格的，也依舊很錯落。記得黃庭堅詩云，『不知洛陽楊風子（楊凝式）下筆已到烏絲闌，』古人原都不肯死板板地就範圍的。

何紹基 字子貞，號蝯叟，湖南道州人，官編修。

何紹基各體書，隸書第一，眞書還在其次。眞書病在寫得太熟，（應酬太多，亦其一因，）太熟了，無意中夾入通俗的成分進去，同時把那僅有的古意漫漫地散失了。他的隸字，還不値於熟，因爲他比較少應酬的緣故。

他的隸字的好處，在有一縷眞氣，用筆極靈空，極灑脫，看過去像很潦草，其實他並不肯絲毫苟且的。至於他的大氣盤旋處，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了。他生平徧寫各體隸碑，對於張遷的功夫最深。他的境界，雖沒有像伊秉綬的高，但比桂馥來得生動，比金農來得實在，在隸家中，不能不讓他佔一席位次。

陳鴻壽也以寫隸字出名，他全仗聰明，把隸體割裂改裝，改裝得很巧，很醒目的。他的隸字的價值等於趙之謙的篆書的價值，畢竟不十分大雅，所以只好在這裏附帶說及之。

七 顏字

把顏字別開一門，是我的「杜撰，」向來論書學的從沒有這個例子。我要說明我所以別開顏字爲一門的原因，還得先將顏字在書學界的地位說個明白：

顏眞卿的字，有的說他出於高植墓誌，有的說他出於太公望表，有的說他出於瘞鶴銘，有的說他出於郙閣頌……這些評語，各有各的意思。

其實，他是無所不學的，他那副雄偉深厚的精神，全從漢碑得來，用筆方法，是把鍾繇參入隸體中，換句話說，就是用隸書的方法來寫眞書。他是兼有帖學碑學之長的——帖學和碑學本沒有截然的區別；卽南派北派的名稱，也只好籠統說說，誰能劃分淸楚呢？（阮元的論調，康有爲已駁之）就碑帖二字本義說，那末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等是碑，裴將軍爭坐位等等是帖；就人說，他是山東人，應爲北派；（阮元以眞卿隸北派）就字體說，他的字近瘞鶴銘，應爲南派。本篇三四兩章所列的帖學碑學，又是狹義的，因此，寫顏字的幾家便覺得無可歸類了，所以只得另闢一門。

寫顏字的人，向來不曾絕迹的。宋元之世，無所謂碑學，要寫大字，非用顏法不可，那時書家，沒一個不從顏字轉出來的。蘇軾黃庭堅，各得一體，皆是名家，（黃的用筆，純是顏法，蘇是得力於東方畫贊的，）況其下焉者乎？在這三百年裏，也有寫顏字很好的幾家，分述於後：

劉墉（見前）

他是被後世公認爲帖學大家的，他的大字比小字好，前面已經說過了。他的大字學顏眞卿，寫得很出神。顏字是多麼森嚴的一種體啊，出於他的手，卻變成和宛通靈的一副面目了。他的結構也很遒媚，另有一種意趣，不像小字的勻整乏味，後世學劉字的，只認識他那豐腴的筆子和寬綽的態度，不曾注意到結構上的錯落和挪移的妙處，所以一無餘味。

寫大字和寫小字方法不同，一團團的字樣，用之於大字還不妨，用之於小字，便糟了。劉墉的大字，只靠他會挪移，會錯落，小字沒有這回事，所以就遜一步。人們都愁大字不易寫，蕭何題額，甚至覃思三日，其難可知。然而在這三百年裏還有個陳鴻壽他只能寫大字，而小字則庸俗已甚，這眞是奇聞了。

錢灃 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官至通政司副使。

他寫顏字最逼肖，顏碑面目很多，他所最寫得像的是大麻姑元次山這幾種。他的行書雖然和爭坐位祭姪稿形態不很近似，但也很好，有骨子，不像劉墉翁同龢之多肉。

他還有一件事比別人家來得好：尋常學顏字的，只知聚，不知散，只知合，不知拓，他可是能散能拓的了。劉熙載論草書有句絕妙的話兒——藝槩中有一條說：

『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我以爲用這句話來評顏字再恰當沒有了。顏字字形很寬廓，『空白』只管多，但其『神』自然很『密』，這也是顏眞卿筆法十二意篇裏說的『密謂疏』的意思，錢灃是最能體會這個「奧旨」的。

伊秉綬（見前）

前面早已說過伊秉綬是用顏眞卿的楷法寫隸字的，但同時他也用隸的方法來寫顏字，用隸的方法寫顏字，眞是師顏之所師，『此秘待我發，』他可以自豪了。

寫字貴在能變，魏碑結體之妙，完全在於善變。我們試翻開任何種魏

碑，把牠裏面相同的字拈出來一比較，幾乎沒一個姿態相同的，唐碑就不行了。（唐以前的碑版，只有經石峪有這個毛病，但牠因爲字的面積過大，也有可以原諒。）論到唐以後的書法，只有顏眞卿變化最多，最神奇；歷來寫顏字的，也只有個伊秉綬指解此意。這句話，怕不至於太大膽吧。

他不論臨那一家字，都有「我」的存在，而他的「我」之中，又處處有顏的骨氣，是眞可謂『具體而微』了。除卻顏的成分，其餘比較地佔得多的，還是弔比干文，大概眞書中含弔比干文的成分更多些。

張廷濟　字叔未，浙江嘉興人，解元。

張廷濟的字，似乎不能說他是顏眞卿的嫡系，他是個金石家，所看過學過的碑帖，當然很多，他的作品，也是兼取各體，不名一家的，然而他的得力處，只在顏眞卿。我們但看他的眞書，外密中疏，又蒼老，又生辣，一眼望去，便知道是學多寶塔顏勤禮的了。

他的行楷，有種特點，——很容易看出的特點。一行之中，字形忽大忽小，筆畫忽粗忽細，而且大小粗細的「比」，足足有1:2甚至1:3的質量，這是別人家所沒有的情形。包世臣說道：

「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懸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眞摯，痛癢相關。吳興（趙孟頫）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於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

答熙載九問

張廷濟也知道這個意思，所以他取法於裴將軍詩蔡明遠帖——眞卿行草之最出神者——而成這副面目，常人無此大力。

何紹基　（見前）

他寫顏字最出名，可是寫得太熟，反而有礙了。這個意思，前面已經說過，現在且說他的長處：他是偏學南北碑版的，特別是隸書的功夫，比別人家來得深，所以他的作品，包含很大。他的字有一種翩翩欲仙的姿態，積尋常寫顏字的有些不同，大約是兼用張照劉墉的方法的——用劉的方法尤多。他對於執筆極講究，多用提筆絞筆，運筆有一種空靈灑脫的神情，和他的隸字相同。

翁同龢　字叔平，號松禪，又號缾廬，江蘇常熟人，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諡文恭。

翁同龢是個相國，他的字也有廟堂氣。他的意度和臭味，與劉墉很相像。劉墉而外，如錢灃何紹基等，對於顏字，各有各的心得；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夠兼收衆長，——特別是多用錢灃的方法——有時還參入些兒北碑的體勢，把顏字和北碑打通了，這是翁同龢的特色。至於他的小字，神韻略似蘇軾，用筆雖然肥厚些，但沒有俗氣，翁相國的尺牘，文詞雅俊，有晉宋人風，再添上一重書法的精美，所以更有價值了。

八

書家之多，原不勝舉，上述家數，共三十一人，重四人，擇其比較富於創作性的，標舉出來，加以批判，大約十分之七是客觀的口吻，十分之三是

主觀的見解。末後還有關於書學的幾個零碎的意見，附帶着說說：

揚雄以書爲心畫，我們也覺得任何人寫出來的字都酷肖其人，非但籠統地酷肖其人，而且這個人的某一時期也自有某一時期的字。歐洲人本來無所謂書學的，可是他們的「簽字」也是他們的「心畫」。記得有人把拿破侖早年晚年盛的衰的各時期的簽字，排將攏來比較一下，就覺得各有各的神氣。只這幾筆的簽字，尚且如此，何況我們連篇累牘的墨蹟呢？進一層說，非但一個人各時期中的字有不同罷了，我們見到一幅字，或一種石刻，假使沒有署名，或其人不知名又不寫明朝代及紀元，那末我們儘可以審定牠是那一朝的作品，至少有十之八九的把握。某一時代某一處所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狀態怎麼樣，牠們所產生的文藝（無論文學，書學，畫學，……）便怎麼樣，各方面都有牽連，逃不過識者的慧眼的。所以說，藝術是有國民性和時代精神的東西。

「集成」二字，談何容易呢？搦着毛筆去摹寫依毛筆所寫而刻的南帖，還怕不能相像，何況又要把原一枝緜軟的筆，去摹寫那猛鑿亂斫尖銳粗硬的北碑，當然更困難了。學書的，死守着一塊碑，天天臨寫，只求類似，而不知變通，結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麼價值呢？上述碑學諸家，雖然和帖學諸家並列着，如果比起造詣的程度來，總要請帖學家坐第一把交椅，這是毋庸諱言的。（本篇所述書家，三章B及四，五，六，七各章，可說已盡量地列舉出來了；只有三章A人才最多，爲我所要敍列而未敍列，旋取旋舍的幾家，如張瑞圖，朱耷，傅山，李光地，王澍，梁瓛……他們的作品，也都卓然可觀。）最近寫碑的仍比寫帖的多，分道揚鑣，不知將來誰是健者？由我所知道的，紹興任堇，治帖學，造詣很深。（他是寫鍾字的）此外如錢罕，周承德，正在研究碑學，拓基很大。英絕領袖，或在這幾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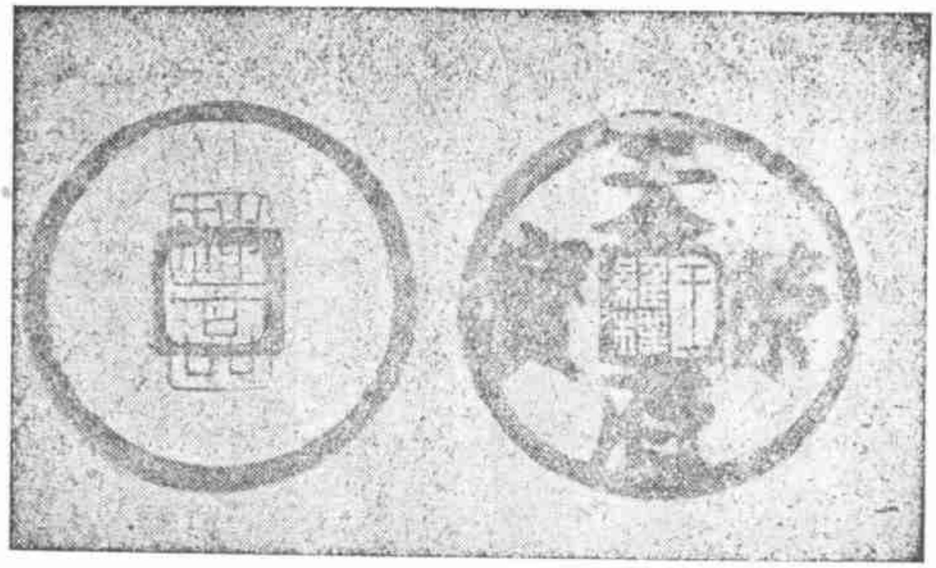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遺教下的中國的女性，本來談不到文藝的，任憑你是學士大夫的女兒或媳婦，大多數不曾念過書，中流社會以下，更不消說了。我本想於第七章以後另闢一章，來論述女子的書學，將要動筆之先，擡起頭一想，覺得這三百年裏，只有黃媛介吳芝瑛還夠得上資格，其餘雖有像蔡玉卿的精嚴，但也太類其夫，不能獨立，所以只好把這一章取消了。還有一層，使我最感到不快的是：中古以後，歷史上所有的女書家，——這個「家」字，幾位女士當得起呢？——大多數還是婢妾和妓女。那赫赫有名的薛濤，朝雲等，不必說了。其在明末，如朱無瑕，楊宛，薛素素，卞賽，沙宛在，郝藝娥，楊叔卿……佩文齋書畫譜裏一個個都立起傳來，「閨秀」們見了，怎不要對之愧煞？這到底誰該任其咎呢？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脫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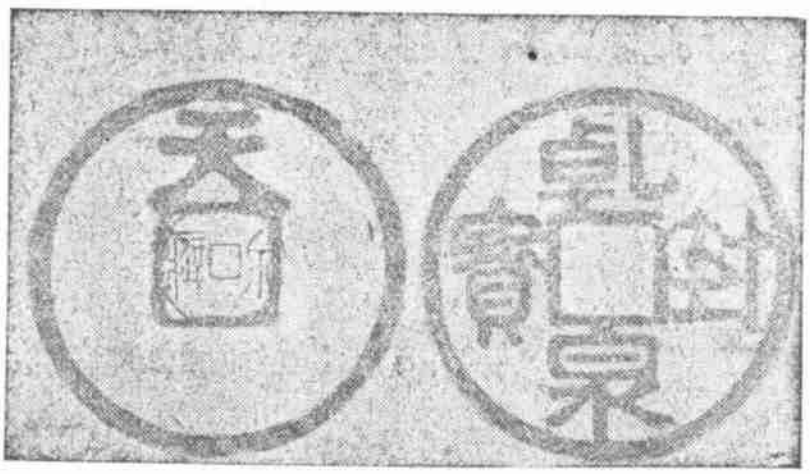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一)

諸城王維樸譔

楚天策府寶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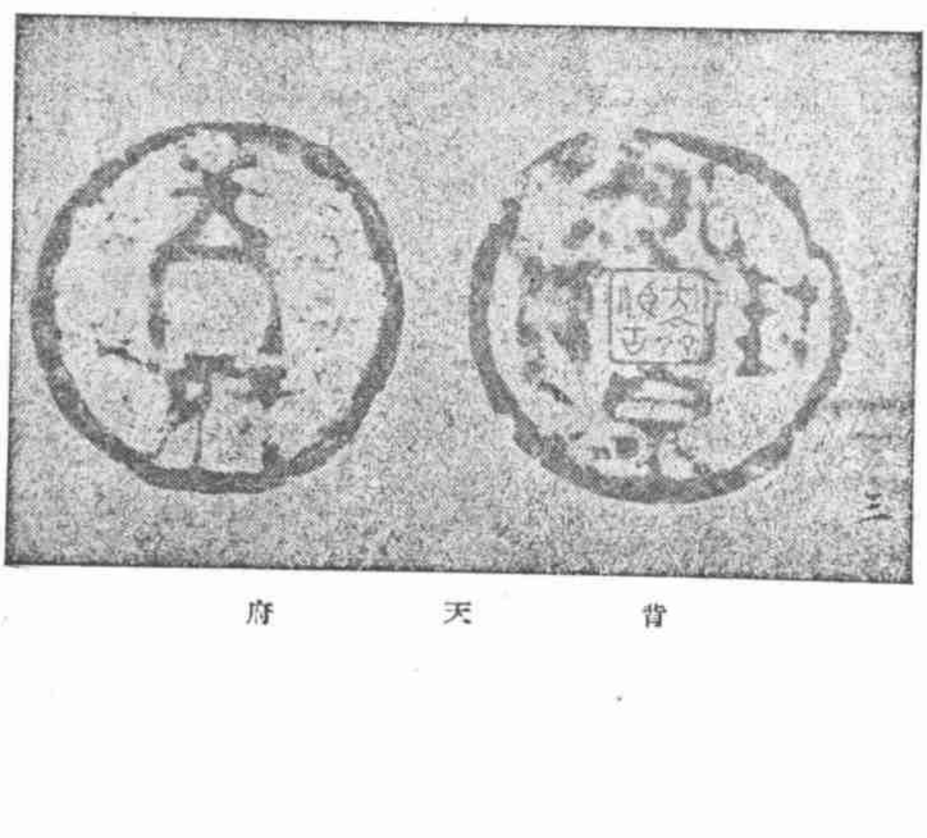


楚乾封泉寶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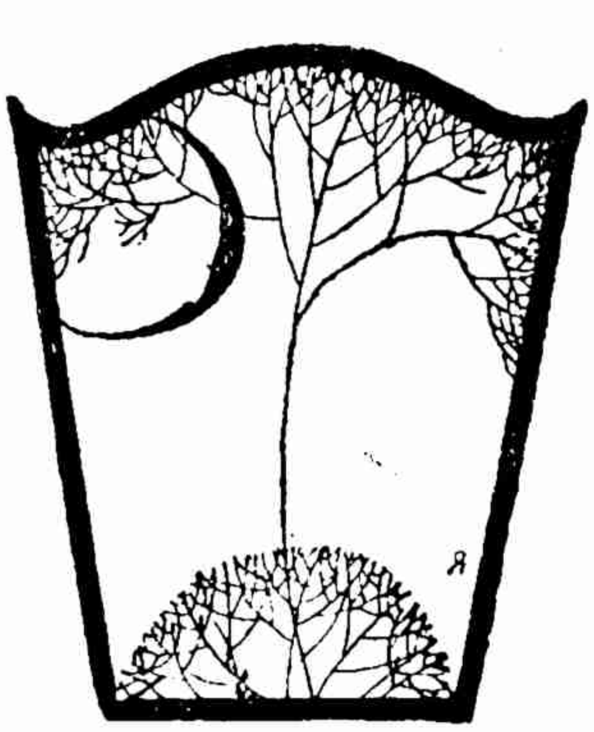


背天

楚乾封泉寶 (鐵)



背天府



稺棠論書雜著

黃[illegible]圖

臨散盤跋三則

許祭酒序說文解字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漢去古未遠，然古文必求之三代鼎彝。時移世易，又二千年，欲求三代文字，舍彝器奚屬哉？許書所收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文與今所存彝鼎文字，頗多不類。傳寫失眞，展轉譌謬。難得古人眞面。汗簡所收，頗多沿誤，先哲病之。是則求古文於三代法物，以補說文之闕，而上考經籍，固汲汲不容緩矣。夏商器銘，存者日希。周變商之質，其治尚文，故其文字繁曲瑰偉譎奇，不可方物。然大抵可約爲三派：曰魯，曰齊，曰楚。齊派書多出於殷龜，故用筆多直。如陳曼簠，陳純釜，拍盤之類，純用殷龜遺法，下筆如剸截，尚質流風，於此可見。秦權量詔版文字，多祖述之。漢承秦法，金文如哀帝乘輿御水銅鐘，新莽量銘，石文如開通褒余道，摩崖，裴岑，禮器，乙瑛，封龍山，韓仁諸碑，皆其支流遺裔。魏崔貞公筆筆懸鋒，出於陳曼諸器，而其斷續留行之妙，則權量詔版法也。張猛龍用筆嶮絕，爲率更開山，賈思伯孟敬訓皆與同派，黑女嶮雋空逸，其樸厚處絕類化度。知率更亦導源於此。隋人書通達疏朗，如龍藏寺，王君墓志，已開河南之法。溯其遠祖，出於禮器，皆殷齊苗裔也。石門頌上師齊侯罍，西臺鐳，下開石門銘，楊淮表紀，劉平國；陽泉舍熏爐，與之同法。斯又齊之以文勝者。魯秉周禮，故其文曲，爲周之正宗；彝器流傳，此派最多。然細刻如大司徒匜之類，則通於齊；雄厚如不嬰敦，大鼎之類，則通於楚。求之於漢，則夏承體兼篆籀，華山轉使縱橫，鍾太傅，王右軍所自出也。夏承開顏法，齊周經生，多得其祕；經石峪，刻經頌，无量義經，文殊般若，皆傳夏承之法，宋之晏袤，乃其雲仍。鬲攸鼎，兮田盤，結體皆取縱勢，乃鶴銘所從出；顏書中興頌，爲鶴銘嫡裔，黃魯直則尤畢生寢饋鶴銘者也。魯公伐邾鼎，嶮雋流變，大類齊書。蓋開國之初，猶承殷法，未成宗派；其後制禮作樂，衍成宗風，同姓之國，翕然宗之。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不特論當時國政，推之文字，亦無不然也。楚書無不雄強；南公孟鼎，楚公鐘，夜雨雷鑄，太保敦，禽彝，舊甗之屬，下筆如鑄，點畫若鐵，皆有橫掃千軍辟易萬人之概，蓋霸風之遺也。其書悉用直筆，

可與齊通，而魯書之雄厚者，亦往往聲欬相聞。張遷碑，景君銘，天發神讖，禪國山碑，皆上承盂鼎，楚公鐘，而下開北派龍門諸品，鞠彥雲，嵩高靈廟，皆其嫡嗣；而鄭長猷之出於天璽，靈廟之出於景君，尤其顯而易見者也。綜合諸家，皆以寶子，谷朗爲轉關，上結周秦兩漢，而下開六朝，淵源派別，歷歷可尋。李北海上師北碑，下啓松雪，雲麾出於始平公，麓山出於張猛龍。蘇長公近師平原，而遠宗馬鳴寺，以合於畫像贊，則又楚派之遠裔矣。峿臺銘，合景君，天璽，而上追陳曼陳純，陽冰師承上蔡，蓋合齊楚以成家法者也。大抵姬周文字，同姓諸侯皆宗魯，異姓多宗齊楚。周尚文，其文曲；殷尚質，其文直；政教風俗不同，而文字隨之，其勢然也。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可見姬姓之邦，莫不視宗國爲風氣。姜，太岳之後也，泱泱表海，齊桓以霸；楚雄南服，蠶食諸姬，并兼小國；則異姓諸邦宗之，亦勢之自然者耳。至於齊書嶮刻，楚書雄傑，皆視其國勢風俗，觀其文可以覘其國矣。散盤深邃茂密，當爲魯派，而旁薄沈鬱雄深之氣，實兼楚風。其用筆深鷙，而結體皆橫，鄭季子實師之。曩嘗品列周金文字，以爲毛公鼎邕容肅穆，乃清廟明堂之器，當爲無上法物。散盤雋發邕容之度，稍遜毛公，然分行布白，合全體爲一字，非後人所可幾其竟詣，當與鬲攸鼎比肩。虢季子盤結體乃近小篆，當在散盤之下，與石鼓差相埒。書家淵源，皆出於彝鼎，猶諸子百家之學，皆出於六經。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不察其源，惡得其委？故略爲論次，以俟有道正焉。

蒼誦以來，文字凡三變：秦結三代之局，而下開兩漢；三國結秦漢之局，而下開六朝；隋結六朝之局，而下開唐宋，遂成今日體勢。書體如此，文體亦然。古人作書，乃合全篇布白，詰詘欹斜，長短廣狹，各極天趣。小篆乃整齊之，古意遂湮。秦漢之間，篆隸分草雜出，爲古今之一大轉關。六朝書雋發橫厲，無祕不宣，爲書道之極則；亦猶諸子百家之學，雜出於周秦之際，雖不盡合聖人之大道，而天地之祕，洩無餘蘊。隋唐以後，競講結構，古法蕩然，格斯下矣。雖曰因時變遷，亦由科舉之習使之然歟？大抵學術政治，人心風俗，與文字之變遷，莫不息息相通。世風之變，治亂攸關，國脈繫焉，居今思古，感慨繫之。由今日而溯夐古，離奇變幻，已難更僕。今侏離之言盈天下，浮澆者流，爭欲廢先聖文字，而以俚俗不入耳之言代之，更數千百年，又烏知其變亂伊於胡底哉？

散盤釋文聚訟，嘉魚劉氏謂此盤於乾隆間眞者入內府，咸豐初復出仿鑄者，字多就積古釋文酌改之，今取奇觚室本與通行本一一審之，仿鑄之迹顯然。王蘭泉侍郎於釋文推江德量，而後人競推阮文達，然鄉壁虛造，迷誤不諭，亦復不少。劉氏頗多是正，故臨橅多參合劉本。康乾以來，經學之盛，遠邁前古，而考證金石，闡述說文，尤多發前人所未發。故欲究書學之源，輒欲探討鐘鼎，以窮古今之變，雖不能至，心鄉往之。世變方殷，自慚迂拙，無補時艱，鬻書作業，苟全性命，差勝於淸晝攫金云爾。

臨鬲鼎陳曼簠伯晨鼎無叀鼎楚公三鐘跋其後

昔者聖人之作書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能窮萬物之情狀，而極事物之變。五帝三王，代有改易，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九歲諭書名，是時天下有道，諸侯悉統於王，無敢有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以干大司馬九伐之瀆者。及周之衰，諸侯力政，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瀆，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諸侯各爲風氣，而皆去其籍，而天下亂矣。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而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秦燔詩書，古文滅絕，官獄職務繇，乃競趨約易，而行佐隸之書。古聖制作之意，由此絕矣。是故孔子壁經，在漢時已難正其讀。而鄦祭酒作說文解字，乃求前代古文於山川鼎彝，而猶叵復見遠流。文字不統於一，而政治混淆，王綱廢弛。春秋戰國之亂，可勝嘆哉！孔子爲政，必也正名，而子思子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爲治天下之要，微言大義，可以深長思矣。彝鼎文字，變幻百端，奇譎怪誕，不可方物，諸侯力政，可想見矣。李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省改古籀，以作小篆，而文字乃統於一。故後之言篆者皆宗小篆，無復有言古籀者矣。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是則孔壁古文，漢時已成絕學，而猥以佐隸讀先聖遺書，惡在其能廓如也。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求古籀於數千載之前，以稽古籍，而訂經傳，舍彝鼎奚屬哉？彝鼎文字，宋儒始相祖述；近代搜采考訂，乃益精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古器碑碣，時出於蔓草荒虛，足供博雅考證。雖文字不衷於一，然古人制作之精，往往可訂經籍相傳之誤，而補其闕略。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乃猥以玩物喪志目之。是豈足與言古人述作之義乎哉？

臨漢隸跋其後

李斯作小篆，而文字一變；程邈作隸書，而文字再變；漢雜篆隸爲八分，又於其時，行草並出，而文字之變極矣。西漢書多秦風，東漢碑碣，至靈帝而極盛；其時靈帝好書，而蔡中郎大唱宗風，故漢碑之流傳者，人多以爲中郎書，其實未必然也。漢末隸書漸近三國，而開六朝，爲今隸所自出，淵源派別，可得而言。禮器出於殷龜，陳曼陳純秦權量詔版，皆所紹述；乙瑛韓仁封龍山與之同派。褒余質直，與乘輿御水銅鐙新莽量銘，皆遠祖殷齊，與禮器同源，而結體特異。石門頌上師齊侯罎，下開石門銘；齊書尚質，而此乃以文勝。劉平國，麃孝禹，朱君長，楊淮表紀，陽泉舍熏鑪與之同法。張遷，景君皆出楚派，祀三公山則以楚篆爲分，與二碑同源。天發神讖，禪國山皆其嫡裔。鄭長猷，鞠彥雲，嵩高靈廟祖述景君，天璽而谷朗寶子及龍門諸碑，則述張遷。寶子開龍門之法，而谷朗開龍山公；源同流異，各有師承。夏承以篆爲分，中郎之極軌也，華山碑與之同派，上尊號，受禪表，孔羨，范式，王基諸碑，皆傳其法。右軍學鍾太傅，以中郎之法入今隸，遂爲書家不祧之宗。故漢隸者結篆籀之局，而開今隸之風，二千年來，書家所自出也。間嘗論列漢碑品次，褒余，石門，朱君長，麃孝禹，劉平國，開母廟，漢書之極則也；禮器之精刻，夏承之淵懿，祀三公之古茂，當次於褒余諸碑；渾

穆如孔宙尹宙；雄強如張遷景君；雅飭如史晨，韓仁，乙瑛，鄭固，朱龜，武榮；博厚如魯峻，衡方，西狹，郙閣，耿勳；封龍山，趙圉令，大吉買山當次於禮器夏承；華山近夏承而渾厚遜之；曹全雋美而少樸厚之氣；白石神君結體方整，而少溫穆之風；當又次於諸碑矣。漢去古未遠，學術政治尚有三代遺風，故其書多樸茂，隆古風氣，未盡瀉也。喪亂以來，海內鼎沸，學術政治，相率棄先聖之法。而考究金石，操觚篆籀，乃復大倡厥風，使繇是而窮搜經籍，探討字書，未必非剝極而復之大轉關也。道之興廢，固各有時。庶有達者，理而董之。斯亦世運升降之林矣，言以足志，文以載道，書云乎哉？

臨六朝碑跋其後

書至六朝，盡矣備矣。前乎此者，上之則三代彝鼎文字，其次則秦漢篆隸分草，至六朝而筆法乃無不宣之祕；後乎此者，唐講結構，宋尚氣體，然其淵源派別，悉本於六朝書。六朝書者，結古書之局，而開今書之源者也。是則六朝書者豈非古今書體之鈐鍵哉？自秦篆變爲漢分，至六朝乃成今隸體勢。然所傳者，皆分隸遺巨也。自隋唐習科舉，爲干祿書，而古法乃弁髦棄之，學士大夫，不復知有篆分矣。記曰：『三王記川，先河後海，』不探其本，烏得其末？學書不求篆隸，烏能得六朝形似哉？自帖學敝而碑學興，乾嘉諸老，大唱宗風，李文潔公旁搜博討，窮極三代，網羅秦漢，囊括六朝，而俯視唐宋，故能集古今書家之大成，而備究其典則，道德文章，風動海內，而高風亮節，實足以振聾啟聵。臨池侍坐，暢論古今，輒以學問風節相勖厲，今不可復聞矣！老成凋謝，世運攸關，感時撫事，輒思其人，學書云乎哉？

與館甥舒睿堂論歐顏書

睿姪賢甥如面。接讀令尊來書，知甥欲窣描書顏體摹本。僕於顏書不過於科舉時涉獵爲干祿書而已，未能得其祕也。甥既學歐，又復學顏，二家淵源甚遠，而其支流遺裔亦甚長，欲升堂入室，非探源不可。愚於二家均未用功，然略知其源，願爲甥詳述之。自古名家皆探源篆隸，用力堅苦，方能自立。書家之必探源於篆，猶求學之必探於經也。世豈有舍六經而學問能成者乎？無有也。學書亦猶是耳。欲窮其源，乃與經學小學息息相通，非淺嘗所可有成者也。歐書險絕，歷來論者，皆以爲眞到內史。然其結體用筆，實出於張猛龍。猛龍祖述景君，悉用直筆。景君差雄厚，其源出於孟鼎，楚公鐘。猛龍於細刻中求險絕，則陳曼，陳純法也。陳曼，陳純皆齊書，孟鼎，楚公鐘則楚書也。齊楚書皆用直筆，齊以精刻勝，出於殷龜，楚以雄厚勝，南服之雄風也。秦變周之曲，用殷之直，乃齊楚遺風，權量詔版，可見一斑。泰山，嶧山非其匹矣，漢之禮器，褒余，哀帝乘輿御水銅鐘，新莽量銘，齊法也。張遷，景君，楚法也。吳之天璽，禪國山，雄厚無匹，長脚曳尾，乃孟鼎楚公鐘之嫡派。北碑如賈思伯，孟敬訓，李璧皆近猛龍。細分之則思伯，猛龍如出一手。李璧尤接近孟敬訓。四者結體，惟李璧稍遠率更；猛龍，思伯，敬訓直可與率更呼吸相通。率更結體尖長，皆齊楚遺風，化度雄厚，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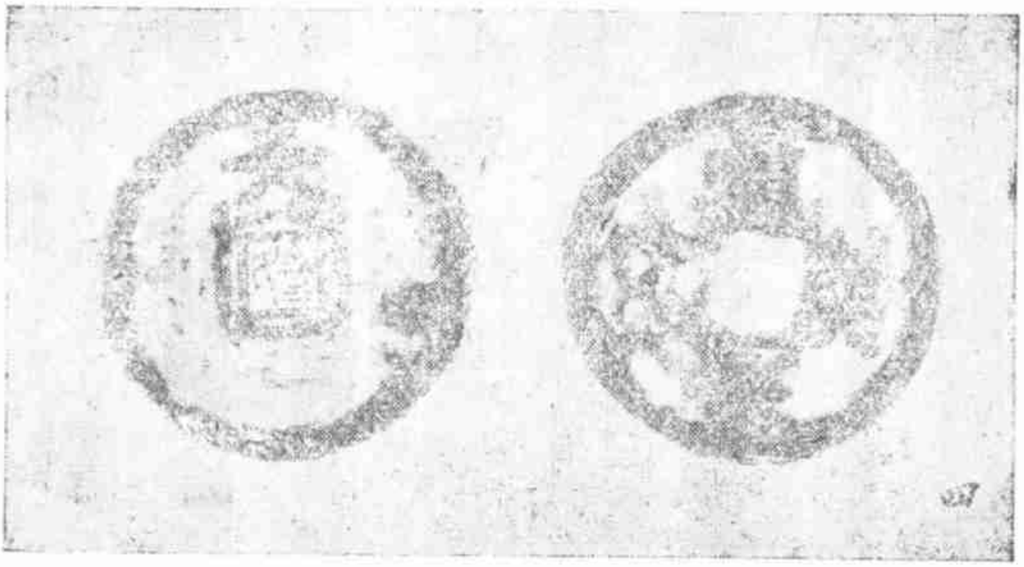
分法，更見楚風。率更諸書，以此爲最。柳誠懸近褚河南，而其結體尖長，實用歐法，世人罕能言之。魯公近師歐褚，然其源遠流長，實難殫述。其範圍廣大，實冠李唐諸家，故趙宋一代，無不師顏，幾如唐人之師右軍，中興頌絕似瘞鶴銘，宋廣平，臧懷恪，郭家廟，元次山，大麻姑皆相近。顏家廟之嚴肅，告身之超越，則冠絕諸碑矣。綜其全體，則皆出於夏承，轉使頓挫，悉用其法。試取夏承諦審之，可以恍然悟矣。嘗見魯公所書，碑額隸法，悉如夏承，夏承以篆爲隸，乃八分正軌；魯公全用隸法，故唐人於篆則推陽冰，於隸則推魯公，良有以也。唐人書大抵不出歐褚兩派，惟魯公則別闢蹊逕。溯其遠源，當出於魯，鶴銘師鬲攸鼎，而魯公師鶴銘，夏承環曲淵懿渾穆，亦是魯風。其在六朝，齊周經生寫經，多師夏承；經石峪，刻經頌，文殊般若無量義經，皆樸厚端凝，可見與魯公同源。至其結體寬博，本於虢季子盤，漢之西狹，郙閣，耿勳，封龍山，趙圉令，皆旁薄寬博，當亦顏書所兼收並蓄，而陶鑄以自成家法者也。甥欲學歐，則當求之齊金，如陳曼陳純拍盤之類，以及於秦權量詔版，漢景君，張遷，魏猛龍，敬訓，然後攝其精華，納入率更，則不特窺其堂奧，直可與之並駕齊驅矣。欲學顏則當求之魯金，如鬲攸鼎，兮伯盤，散盤之屬，以及於夏承，鶴銘，凡與魯公相近之篆隸，皆博取焉，則可得其精微而不囿於淺近矣。今人書雖竟詣，上逼古人，皆不可學，學之則終身不能出其範圍，決無自立之日，不特愚之淺學不可用爲模範已也。近人論書，莫過於包慎翁之藝舟雙楫，康南海廣之，頗糾其失，亦多當處。南海以爲學書當斷自隋以上；唐以後不可學；非過爲高論，以其專講結構，古法遂湮。右軍所謂形如算子者也。此科舉之習使然，非眞求壽世學問也。甥如欲得顏書摹本，可多購南園書。墨迹不易得，且非貧士所能辦，上海震亞書局景印佳本甚多。近世學顏書，當推南園爲最。南園於顏書各碑，無不窮搜博討，而以隸法行之，故盡得其祕。愚於顏書幷未得其形似也。然既承令尊之命，不欲推卻，擬俟俗冗布置就緒，寫正氣歌寄贈。文山公浩然正氣，生平敬佩，故欲寫此以志景仰。抑吾尤有進者，書法於學問當歸遊藝之列；志道據德依仁，大有工夫。能此三者，然後其書足重。不然，則區區末技，雖極精美，不足貴也。蔡京工於書，而後人鄙之；松雪失節，雖極博雅，君子羞稱。願生志其遠大，勉焉孳孳，庶可以紹先業而成有用之學。僕飽經憂患，牽於病累，不克深造，時用自疚，頗望子弟成立，補吾之闕，故於甥有厚望焉。古人作字甚敬，偶一動筆，無不端嚴。此乃求品之本，非僅爲作書也。愚俗冗糾紛，日不暇給，與親友書，動多牢騷抑鬱，洋洋千語，不盡所懷；牽於俗務，每作書時，皆匆匆無暇作草；故一切簡牘，皆草率惡劣，不堪入目。甥於此時，乃專力立品求學，宜效古人作字甚敬，勿如吾之草草也。吾之率處不可以爲訓，然才有限而志無窮，甥其師吾志焉可也，勿學吾之迹也。臨楮殷殷，不盡欲言。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二)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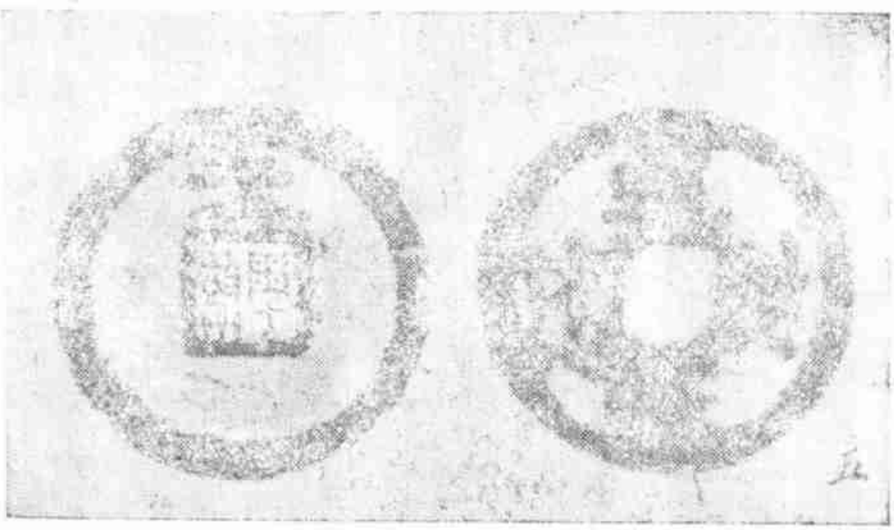
諸城王維樸藏

楚乾封泉寶(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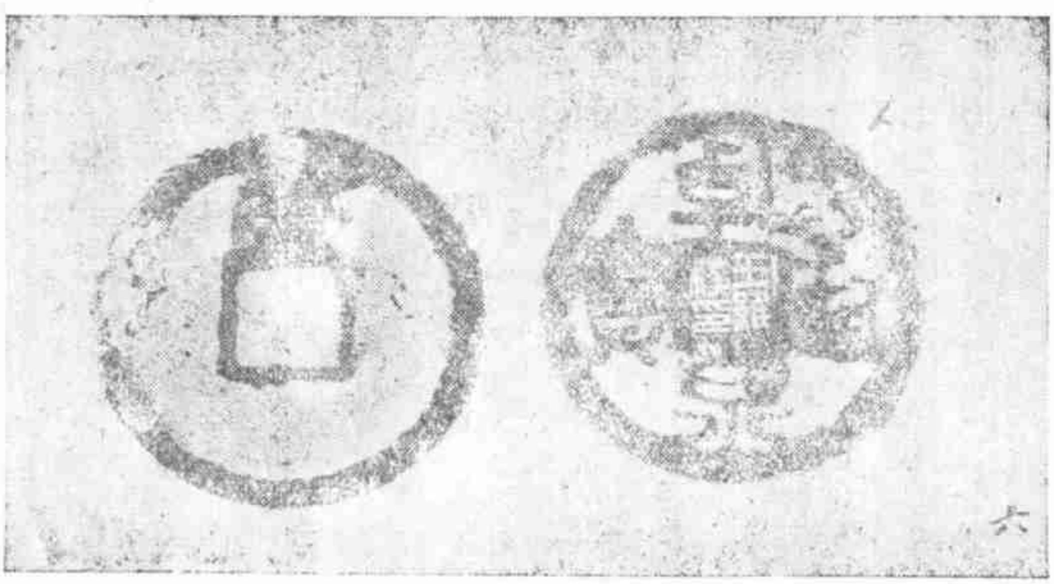
背天

楚乾封泉寶(鐵)



背天

楚乾封泉寶(鐵)



背賢

論書斥包愼伯康長素

朱大可

書之爲藝古矣。惟我國學者，向抱善易者不言易之旨。工者每不肯言，言者未必能工。詩文書畫，皆不能外此例。是以從來論書者，寥寥無幾。即有數家，亦多詳於碑版之考證，文字之辨析，不則侈陳聞見，妄肆譏評而已。自涇縣包愼伯（世臣）藝舟雙楫出世，揚推古今，褒貶南北，承學之士，翕然向風。南海康長素（祖詒後更有爲）廣藝舟雙楫繼之，恃其博記，加以好辨，書林得此，其道益宏。迄今兩書，家絃戶誦，信有如長素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者，吁，亦云盛矣！愚年十二三，始學作書。或以兩書相授曰『此書家之金鍼也。度與世人，不知凡幾子能簡練而揣摩之，不慮不爲大書家也。』然愚讀之，疑信參半。二十許，遍謁海內能書之士，窺其執筆，聆其持論，無一有與二氏同者。益知其說之不可恃。輒欲摘其謬誤，加以匡正，人事多故，迄未能果。頃者東方雜誌社刊行中國美術號，主者不棄，諉爲一言。遂取兩書論書之說，不揣鄙陋，有所辨正。匪敢效後生之謗前輩，直以謬種流傳，貽誤曷極，矯而正之，亦後人之責也。

包康二氏最主張者，即尊魏卑唐是已。蓋愼伯爲鄧完白（石如）高弟。完白論書，與翁覃溪（方綱）錢伯坰（晉斯）大相齟齬。（見愼伯所撰完白山人傳）翁錢皆好晉唐書，完白欲與立異，遂大稱許魏碑。愼伯本其師說著書，故有尊魏卑唐之說。長素一生，好言變法，區區書法，亦欲求變。有清一代之書，康雍尙董，乾嘉尙趙，同光尙歐顏，皆唐以後之書也。長素欲變而不得，遂自託於石門銘。石門銘，魏碑也。尊魏卑唐，實其私意。是以愼伯之尊魏，非尊魏也，尊完白也；其卑唐，非卑唐也，卑翁錢也。長素之尊魏，亦非尊魏也，尊石門銘也；其卑唐，亦非卑唐也，卑當時之尙顏歐者也。我人必先明乎此，故始不致爲二氏所惑。二氏尊魏卑唐之說，前後幾累數萬言，姑先約爲四說，然後從而辯之。

一曰魏碑能傳蔡衞也。愼伯論書絕句云；『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又云『呂望翩翾接乙瑛，峻嚴孔羡毓任城。』又歷下筆談云：『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蓋謂中郎傳人，有鍾繇梁鵠。鍾書

乙瑛碑，太公望碑之所出也；梁書孔羨碑任城孫夫人碑之所出也。其謂北魏唐初，皆宗孫夫人，不啻卽謂北魏唐初，皆祖梁鵠而祧中郎也。然是說也，長素已深駁之。長素傳衞篇云：『論者乃謂中郎派別有鍾梁，實非確論。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韋誕塚而後得之。韋誕師邯鄲淳。衞敬侯還淳古文，淳不能自別，則衞筆無異誕師。元常後學，豈謂能過？梁鵠得法於師宜官，非傳緒於伯喈，孔羨一碑，亦豈能逾受禪？（受禪碑，長素據聞人牟準說，爲衞覬書。）』蓋謂中郎之後，鍾繇梁鵠皆不足稱，可稱者惟衞覬耳。傳衞篇續云：『夫典午中衰，書家北渡。盧家偃嗣，偃法元常。崔氏悅潛，繼音衞氏，以魏書考之，盧玄父邈，實傳偃業，崔浩父宏，實續潛書。魏初重崔盧之書。而盧後無人。崔宗自浩簡兄弟外，尙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業尤盛。宏既爲世楷模，而郭祚黎廣黎景熙，皆習浩法。』此論北魏書家，皆傳衞氏耳。雖其立論，本於魏書，然魏書成於魏收之手，收素輕薄，毀譽從心，當時卽有穢史之目。其所舉諸人，實無隻字流傳至今。長素必欲證實其說，乃謬指弔比干文，爲崔浩所書，一書之中，再四炫之。不知浩以國記夷族，在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而魏主遷雒祭比干墓，在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中間相距四十餘年。魏主弔比干之時，崔浩闔宗，久成朽壤，焉能更有執筆之事？長素於此等史錄，猶未了了，輒欲高談書法，妄引書人，謂之不貽誤後學可乎？

二曰魏碑能備諸美也。藝舟兩楫，盛稱魏碑。（北齊北周隋碑附之，）愼伯所舉者，有經石峪，雲峯山，鄭文公，刁惠公，張猛龍，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敬顯儁，李仲璇，龍藏寺等十餘種。長素所舉者，除前述外，尙有嵩高靈廟，暉福寺，弔比干，孫秋生，石門銘，司馬景和妻，馬鳴寺，三高，（高植高貞高湛）鞠彥雲，李超，雋修羅，朱君山，曹子建，賀若誼，董美人，蘇慈等一百五十餘種。愚嘗按其目錄，求之碑估及藏碑家，手摩心研，垂二十年。每得一種，輒有所見不能逮所聞之歎。嗣讀顧亭林炎武翁覃溪孫淵如星衍錢竹汀大昕王蘭泉昶武虛谷億諸家之書，對於魏碑，皆致深譏；亭林竹汀蘭泉，嘗摘魏碑別字，多者數十，少亦十餘，斥爲荒謬不足學。亭林又詆李仲璇篆分眞草雜亂無倫，比諸作詩者一句離騷，一句漢魏，一句選體，一句律詩。誠有慨乎其言之也。（邢佺山輯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趙撝叔輯六朝別字記一卷。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愚按顏氏家訓云：『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顏氏北方物望所歸，而其論書，推江南而抑河北，一至於此。然此猶曰一人之私言也，請更證以歷朝官書。魏書江式傳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又後周書趙文深傳云：『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審此則北朝書法，鄙陋紕繆，當時朝野，早有定論，毋俟後人爲之推崇奉也。唐宋以來，豈無嗜奇好事之士，如完白愼伯長素者？迄無一

人能翻是案，則魏碑之書法，亦可知矣。善乎王蘭泉之言曰：『北魏人頗多志墓者。然其時屢經喪亂，地盡邊圉，所志者大抵武臣悍卒，或出自諸蕃，而田夫牧隸，約略記之。其書法不參經典，草野粗俗，無足怪者。』蘭泉手纂金石萃編，見聞廣博，識度卓越，其言最爲持平可信。奈何學者之甘爲藝舟兩楫所誤哉？

三曰魏碑能開唐法也。長素欲挾魏碑以制唐碑，然唐碑佳處，深入人心，長素不能一筆抹殺也。於是創爲源流之論。如謂虞永興出於敬顯儁龍藏寺也，歐陽率更出於始興王（此爲梁碑）暉福寺也，蘭臺出於揚大眼魏靈藏也，褚河南出於刁惠公弔比干也，薛少保亦出於弔比干也，李北海出於暉福寺也，顏魯公出於呂望也，柳少師出於齊碑及賀若誼也。（雜見體系導源兩篇）驟讀之眞若可信，細思之始悟其欺。愚考北朝諸碑，出土歲月，大抵皆在近三百年內。宋歐陽永叔叔弼父子，趙德父著錄北碑，不過數種。明都元敬自言嗜好隋碑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寺，姚辨志，江下磚塔記四種。（皇甫君江下磚塔記今屬唐碑，姚辨志亦率更書。）隋碑且如此，況三魏齊周乎？以愚所知，高植志康熙間出土。（見蛾術編。）刁遵志雍正間出土。（見竹崦盦金石目錄。）敬史君碑，乾隆三年出土。（見蛾術編。）高湛志乾隆六年出土。（見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司馬元興及景和妻兩志乾隆二十年出土。（並見孟縣志。）高貞碑，嘉慶九年出土。（見孫星衍跋。）其餘諸碑，雖難詳考，然觀金石家之所著錄，出土時代，大率準是。長素導源篇乃云：『唐宋諸家，咸出北碑。』又云：『古之名家者，能徧臨古碑，皆有一二僻碑，爲其專意模仿，學之既久，亦有不能盡變者。其書法所自出，蹤跡猶可探討。』不知北朝諸碑，一經高歡宇文泰之苦戰，再經竇建德王世充之大亂，中間復遭隋煬帝經營宮苑，開鑿河渠，不爲兵子之所殘毀，即爲工師之所發掘。唐代諸公，何從而見之？更何從而臨之？長素乃欲強指某人習某碑，某人出某家，昭穆相承，譜牒不謬，抑何大言以欺人耶？

四曰魏碑能得原搨也。長素卑唐篇云：『論書不取唐碑，非獨以其淺薄也；良以世所盛行歐虞顏柳諸家碑，磨翻已壞，名雖尊唐，實則尊翻變之棗木耳。若欲得舊搨，動需露臺數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豈學子人人可得而臨摹哉？況求宋搨，已若漢高之劍，孔子之履，希世罕有，況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眞蹟，不如古人。況六朝搨本，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略如新搨。從此入手，便與歐虞爭道，豈與終身寄人籬下，局促無所成哉？』此爲寒儒畯學立說，不能不佩長素苦心。然謂歐虞顏柳，磨翻已壞，試問北朝諸碑，果皆原拓眞本，不容疑義乎？葉鞠裳（昌熾）語石云：『張黑女舊拓，在道州何氏，吾郡有翻本，能亂眞。』又云：『嘉興沈子培比部，藏高植誌，筆意淵穆，如古尊卣，不在刁遵之下，廠肆所售摹本至陋，無毫釐相肖處。』又云：『蘇慈眞僞，紛如聚訟，王可莊前輩，詆之尤力，疑爲李仲約侍郎之筆。』又云：『漢之桐柏廟，郭有道碑，魏之弔比干文，唐之曲江張氏兩碑，皆經後人重刻。』又云：『六朝唐誌之佳者，其石或亡佚，碑估得舊拓，往往摹刻，以充孤本，如崔敬邕張黑女之類，皆有贋鼎。』據鞠裳所言，則愼

伯長素之所詡爲北朝名碑，如張黑女高植蘇慈弔比干崔敬邕者，皆在仲尼陽貨之間。鞠裳所知，已有如許，矧尚有爲鞠裳所不及知者乎？唐碑固多翻本，魏碑豈無贗物？長素乃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何其所見之不廣哉？以愚論之，吾人習碑，但當問其字之佳不佳，不當問其拓之原不原。字而佳，則虎賁之賤，猶具典型，不能以其非原拓而棄之也。字而不佳，則燕石之珍，終同瓦礫，不能以其乃原拓而寶之也。晉唐翻刻，不乏佳本，流風遺韻，猶有存者，以視魏碑傖荒面目，終有上下床之別。況在近代印刷昌明，苟得藏碑家舊拓精本，聘請良工，攝影製版，持較原本，精采不爽，而其價值，又極低廉，復何慮乎舊拓之不可得，與夫善本之不易購哉？

包康尊魏卑唐之說，其不可信，既辯之矣。請更進一解，作卑魏尊唐說。

夫典午中衰，五胡迭擾，中原文獻，蕩然無餘。王導從瑯琊王渡江，衣帶之中，藏鍾繇宣示眞蹟，太傅遺墨，賴此僅存。其後以貽王羲之，羲之以貽王修。江左子弟，靡然效之，一時書法，號爲極盛。蓋皆傳法於太傅焉。其在北方，劉曜石勒，爭衡於前，苻姚慕容，問鼎於後，文墨之事，闃絕久矣。魏文稱政，始崇文學。然喪亂之餘，搜羅匪易，勉爲塗飾，終見淺陋。北朝書家，庾肩吾書品，李嗣眞續書品，張懷瓘書斷，俱無著錄。惟竇衆述書，有趙文深附見而已。愚按文深爲後周書學博士，與沈遐等刊定六經；又以題榜功，得除郡守，固一北方之書家也。然後周書稱：『周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文深在北，以書得官。王褒在南，未聞工書。而褒一入關中，文深之書，即被遐棄。南北書法，孰工孰拙？即此一事，可以窺之。暨至隋唐，混一區宇，南方書家，悉萃北地。歐虞先登，褚薛繼之，唐代之書，遂追晉氏。愚觀永興率更，並從右軍父子得筆。特虞得其柔，歐得其剛；虞得其和，歐得其健，斯不同耳。河南少保，化剛爲柔；北海鳳閣，破觚爲圓；固皆南宗之後嗣，而非北派之支流也。（唐初書家，永興餘姚，率更臨湘，河南錢唐，北海江都，鳳閣贛人，皆南人也，惟少保汾陰人耳。）至顏魯公出，以漢隸之筆，運今楷之體，奇偉雄駿，獨有千古；宋之蘇黃米蔡，元之吳興，明之華亭，皆由其中蛻化以出（君謨師中興頌，東坡師東方畫贊，山谷師爭坐位帖，海岳師放生池碑，吳興師蔡明遠帖，華亭師多寶塔碑，皆前人說，）實爲書家一大變化。蓋書之爲藝，通乎詩文。詩文自八代以來，漸就衰頹，逮至杜韓，始獲振興。書法自魏晉以下，亦趨靡弱；歐虞褚薛，雖有可觀，猶在四傑沈宋之間；此中杜韓，斷推魯公，宋元諸家，祖述其意，正如歐曾之學韓，王黃之學杜，江河萬古，莫或廢之也。有清盛時，多尚晉唐，雖無絕人，亦未傷雅。冬心板橋，始參六朝，人亦第以怪異存之，未嘗奉以爲大家也。完白愼伯，大闡北魏，然其遺蹟，亦不盡然。迨夫末季，習尚詭異；經學講公羊，經濟講魏默深，文章講龔定盦，務取乖僻，以炫流俗，先正榘矱，掃地盡矣。長素乘之，以講書法，於是北碑盛行，南書絕跡，別裁僞體，觸目皆是，此書法之厄，亦世道之憂也。張文襄哀六朝詩有云：『古人願逢舜與堯，今人攘臂學六朝。白晝埋頭趨鬼窟，書體詭險文纖佻。上駟未解昭明選，變本妄託安吳包。』又云：『神

州陸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胡驕。鳩摩神聖天師貴，末運所感儒風澆。玉臺陋語紈袴鬬，造象別字石工雕。』又云：『政無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爲妖。願告禮官與祭酒，輶軒使者頒科條。文藝輕薄裴公擯，字體不正漢律標。』至理名言，確然不拔，讀者於此，曷三復之。

尤有一說，足祛世人之惑者：包康二氏，既已尊魏而卑唐矣。則夫兩家之所揣摩，宜有在彼而不在此者。然愼伯述書篇云：『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瞿金蘭同甫作書而善，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搨神龍蘭亭。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百日拓蘭亭字畢，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板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於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長素述學篇云：『吾十一齡，侍先祖教授公於連州官舍，先祖教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久之，不能工也。將冠，學於朱九江先生，得北宋搨醴泉銘臨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後見陳蘭甫，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趨步耳。習之果茂密，因並取圭峯廣恭公玄祕塔顏家廟臨之，乃少解結構。』二氏欲驅天下之人，盡棄唐碑而習魏碑，乃其自敍得力之處，反於唐碑津津道之。在人則拒之惟恐不嚴，在己則親之惟恐不近，古人修辭立其誠，二氏立言矛盾至此，欲取信於後世之士，愈蹤不敏，知其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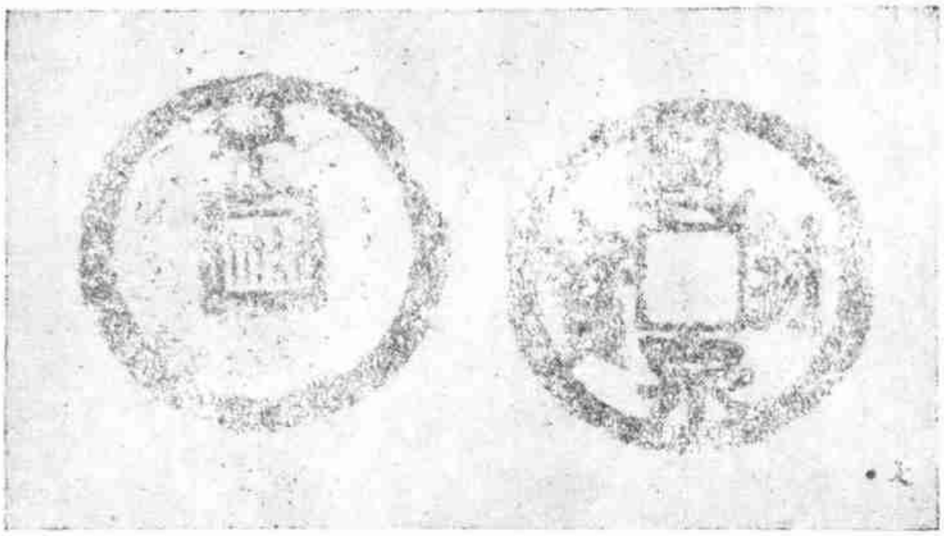


漢延壽萬歲瓦

諸城王維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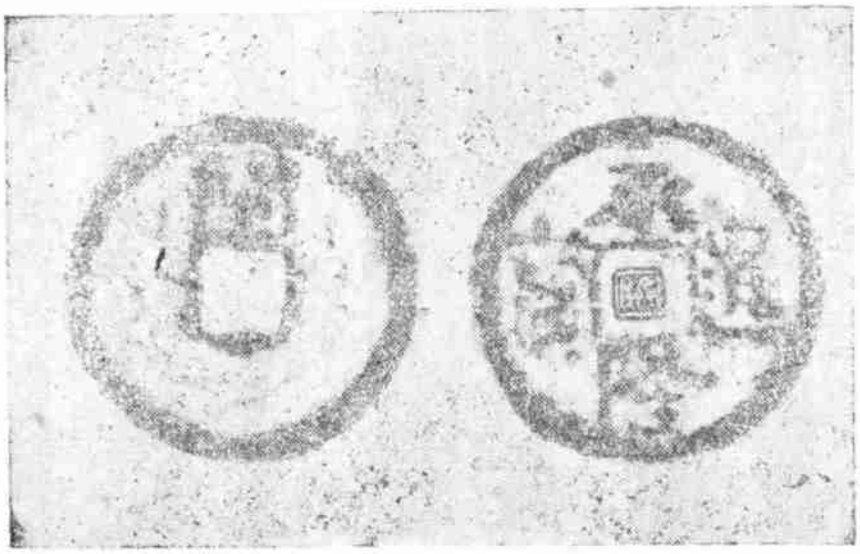
十國銅錢大泉九品（三）

楚乾封泉寶（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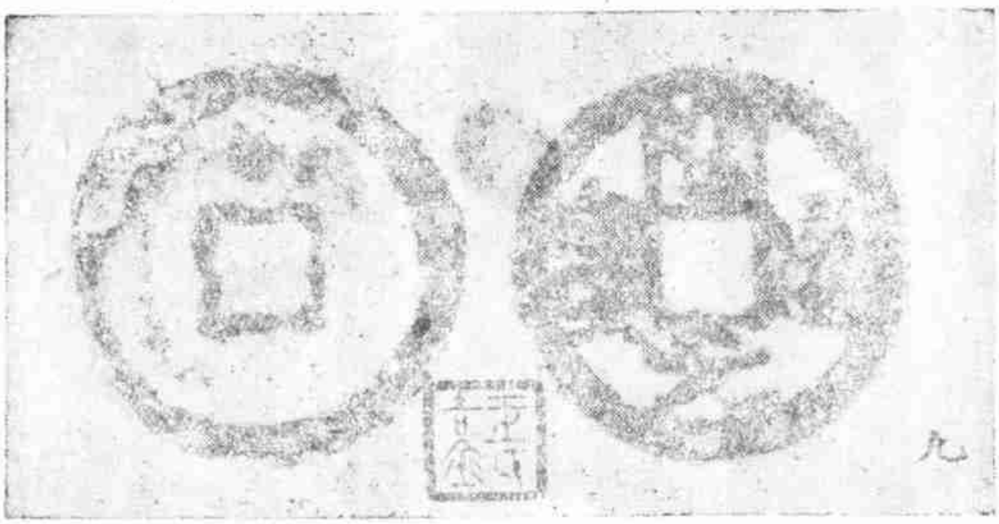
寶　楚

閩永隆通寶（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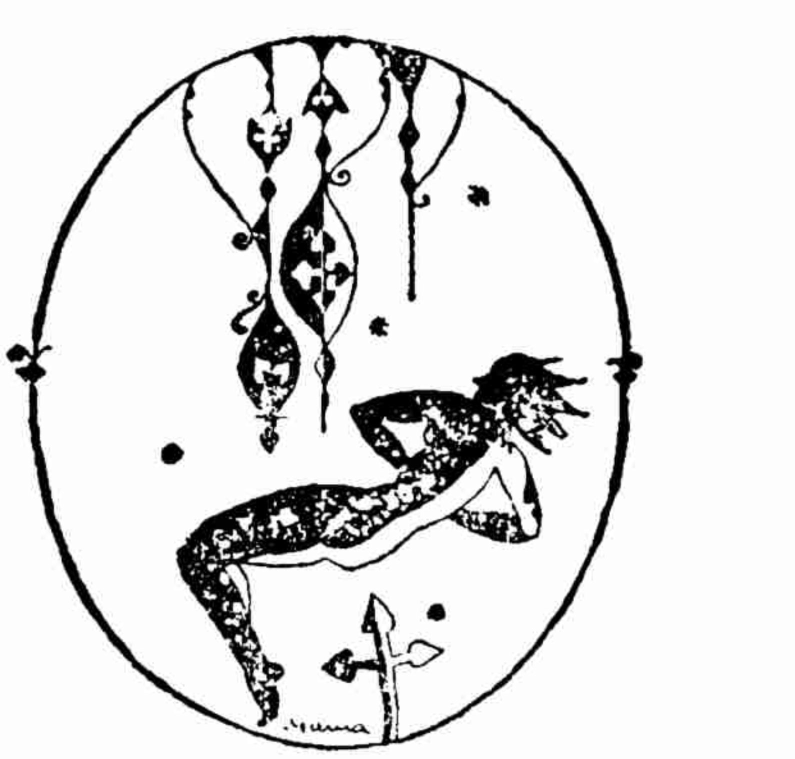
寶　閩

閩開元通寶（鉛）



寶　閩

諸城王維樸臧



百聯樓紀事

章嶔

天行草堂東偏，起小樓兩楹，顏曰「百聯，」度置古今名人藝術作品。編錄之暇，登而縱覽，期以蘇心力，娛視瞻，無它冀也。日月漸錄，精良稍備。楹帖一宗，達二百餘品，四體之書，名貴之製，幾乎大成。不有詠歌，恐遂消歇；且國事日亟，干戈紛競，兵難寇禍，往往而有，此二百餘聯者，能否久爲此樓所有，殊不易必；爰甄厥粹，紀以韻言。並世同嗜，揚之譚座，鰥生此願爲不虛矣。

漢陽清望緬東卿，彝鼎紛陳舊著名。春雨津門留倏我，酬庸第一繡先生。

月白空知夜，松陰不記春。葉東卿志詵作。己未四月，得於天津華氏。 三尺聯 宣紙 隸書 姓名下署二印葉志詵印白文 仲寅父朱文

詩與高騫撰輯多，叢書還有曼陀羅。堅貞眞欲超三闕，漢隸於今法未磨。

政約令行，民歌懿德；恩隆威遠，世脉昇平。杜小舫文瀾作。 舊藏 五尺聯 宣紙 隸書 屺堂款 姓名下署二印 杜文瀾印白文 小舫朱文

前洋街畔山舟宅，結托清鄰韻事稠。歲在丙寅翁八四，畫屏和氣滿杭州。

和平爲養人間福，瀟灑眞如地上僊。梁山舟同書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磴 行書 款題秋樂學長兄 姓名下署年八十有四 二印 梁同書印白文 山舟白文

李斯篆意久消沉，幸有芟翁著墨深。蓬塊故家人莫問，趙毫燕拂孰同心。

七子九孫各有喜，左龍右虎辟不祥。胡甘伯澍作。己未八月，得於天津王氏。 三尺聯 宣紙 篆書 津亭款 姓名下署二印 胡澍印信白文 甘伯朱文

文忠言事駕鄒枚，西勢東侵力挽回。奕奕行間生氣在，百年惆悵對松煤。

月明瀚海平沙淨，雪霽祁連匹練高。林少穆則徐作。 己未八月得於北京琉璃廠訪古齋。 四尺聯 清磴 行書 悝閣款 姓名下署二印 臣林則徐字少穆印白文 身行萬里半天下朱文

齋名積古室研經，文選樓空草尚青。餘勇偶然飛黑玉，餓書瘦硬欲通靈。

詩與青山俱秀色，人將白鶴共流年。阮伯元元作。 己未八月，得於北京白氏。 五尺聯 黃絹 隸書 款題蓉鏡老先生 姓名下署二印 太子率更令章白文 臣元朱文

蒐討搜羅一世雄，簠齋鑒賞震寰中。羣兒莫撼齊雲幹，篆隸兼包有折衷。

莫嫌老圃秋容澹，且看黃華晚節香。陳簠齋介祺作。 己未八月，得於北京琉璃廠晉文閣。 四尺聯 宣紙 篆書 款題熙載老姪 簠齋居士下署年六十有六 三印 簠齋白文 齊東陶父白文 潍濱病史白文 聯左一印 戊寅朱文

剛柔調劑信無疵，書近成名喜自知。好語況如珠入串，墨香盈袖揖元之。

夾道泉聲爭畫本，四山花影拜詩人。姚伯昂元之作。 己未九月得於奉天李氏。 四尺聯

山左書家總習勤，隸篇搜輯惠同羣。傳承縱有眞心得，老桂門牆只此君。

清礎　隸書　山亭款　姓名下署二印　元之朱文葯蘭印　中州學使朱文

山中宰相三增閣，花下神仙九節筇。翟文泉云升作。　己未九月得於北京琉璃廠寶文齋

古泉處，四尺聯　清礎　隸書　鐵香款　姓名下署二印　文泉朱文　翟之升印信

白文　聯左一印　壽知金石白文

相國容光炤里閭，一時文翰抵琪璐。思沉筆壯原難事，千里豪鑫鑒墨豬。

脩德自求多福，作善降之百祥。湯敦甫金釗作，　己未九月，得於奉天李氏。　四尺聯　清

礎　楷書　敦甫款　姓名下署二印　湯金釗印白文　敦甫朱文

吟毫留秀態何多？大玉明珠一網羅。有正味齋留古月，雲霞千采潒湖波。

勵德樹聲，元神宜實；舒文載實，名理相因。吳穀人錫麒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行書

款題松泉學長兄　姓名下署二印　吳錫麒白文　穀人朱文

南齋經籍飽撐腸，儷句甄求遍李唐。寶帶方圓通百象，端莊流利兩難量。

層城綺閣遙相望，海柳江花次第開。集王勃許渾，李仲約文田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礎

行書　季眉款　姓名下署二印　李文田印朱文　仲約集唐白文

本來朝市隔彌漫，勢利能翻藝海瀾。一別觚稜車馬寂，那知贋鼎滿長安。

雪芽爲我求陽羨，薄酒知君笑督郵。翁叔平同龢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行書　姓

名下署二印　翁同龢印白文　叔平朱文

丸墨迴旋意態殊，便從騰踔見眞吾。琅琅一部胡元史，抵得姑蘇鹽乘無。

鵲笑鳩舞，大喜在後；春城夏國，和氣所居。洪文卿鈞作。　己未十二月，杭州葉間葵所讓。

五尺聯　清礎　行書　廷璋款　姓名下署二印　洪鈞之印白文　文卿朱文

筆法高明取二王，道咸淸譽壓泉唐。揮戈莫挽紅羊刼，江上何人弔夕陽？

出水芙蓉鳴翡翠，繞墻薜荔護芭蕉。戊戌十月，毛西堂庚作。　舊藏　四尺聯　花牋　行

書　玉泉款　姓名下署二印　毛庚之印白文　西堂朱文

夫惟大雅始超羣，書畫名場說嘯雲。破屐蓬頭一高士，紛紛時史那如君。

物不求餘隨處足，事如能省即心清。乙卯嘉平，趙猷雲穀作。　舊藏　四尺聯　花牋　大

草書　鹿笙款　長跋　姓名下署二印　生於癸卯朱文　趙穀白文

長城五字定端倪，探與遺書足品題。屬眼豈惟風致美，屈伸盤屈快劖犀。

高歌欺白雪，傲骨壓青山。楊濠叟沂孫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篆書　姓名下署二

印　子與白文　吉羊止止室朱文

滂喜齋頭滂喜墳，寥寥數首印林文。休憎市上三錢筆，試案牋端五色雲。

日出能升，乃與天行分左右；海深益下，從知地不滿東南。用何子貞集顏魯公座位帖，許印

林瀚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行書　明德款　長跋　姓名下署二印　許瀚之印

白文　印林朱文

書學淵源說再三，承平朝野念何戡。譏譏兩卷隨湖錄，楚夢荒唐半不堪。

地迥不遮雙眼闊，齋虛止許萬峯窺。何子貞紹基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礎　楷書　希

魏款　姓名下署二印　何紹基印朱文　子貞白文

昇平提筆亂橫刀，豪氣難銷左季高。勝代聲華馳十道，紛綸模範到兒曹。

道義極知當負荷，湖山仍許飽登臨。左季高宗棠作。　辛酉六月，杭州葉間葵所讓。　四尺

聯清礎　楷書　伯平款　姓名下署二印　宗棠之印白文　季高朱文

藝傳天水墨生光，金石丹青萃衆長。爲是拈毫餘喜氣，螭章紅押讀書堂。

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露上身一品衣。趙次閑之琛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礎　隸書　姓

名下署二印　琛白文　讀書堂印朱文

中興巙望屬吾公，千樹玄梅領素風。行草暮年眞卓絕，長箋磊落氣沈雄。

快雪時晴，悵想安善；惠風和暢，游目騁懷。彭雪琴玉麐作。　舊藏　六尺聯　泥金　行書

少介款　姓名下署二印　青宮少保朱文　臣玉麐印白文

草隸連翩抄契神，遙參二漢上攀秦。頹波誰露心儀久，君本毘陵老印人。

青松寒不落，威鳳高其翔。丁亥二月，趙仲穆穆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蘭生款 姓名下署二印 趙穆之印白文 趙氏仲穆白文 聯左二印 二百漢碑室白文 履潔懷清白文

臨池早說玉方工，紫藿傳承亦自雄。未信西行家法變，馨香遠道紹思翁。

爲大於細，圖難於易；功崇惟志，業廣惟勤。陳子鶴孚恩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硬 行書 玉生款 姓名下署二印 孚恩子鶴朱文 大司寇章白文

逸釆盤空迴絕羣，著書聲價海南聞。伏生老去豪情盛，篆事精能竟十分。

搜羅金石畀歐趙，管領風騷辟杜韓。陳蘭甫澧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硬 篆書 益齋欵 姓名下署光緒三年丁丑長夏 二印 陳蘭甫氏白文 臣印陳澧白文

八體千春有廢興，東京許學仗傳燈。牢盆散吏賢如此，厮養才人本不憑。

器宇共推黃叔度，襟懷雅慕韋蘇州。張乳伯行孚作。 辛酉七月杭州葉問葵所讓。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叔遲款 姓名下署二印 牢盆散吏朱文 張行孚印白文

篆勢停勻態日妍，歸田容易感華顚。鉤金戈弩關年齒，腕力翻從暮後堅。

奇石蘊含千古意，好花分占四時春。蔡生甫之定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硬 篆書 香杉款 姓名下署二印 生甫氏朱文 少司成章朱文

羣公心性本空靈，東渡淸談幾輩醒。惟有壽陽才調好，一簾花雨揚蘭亭。

與賢者游信足樂，集古人文亦大觀。祁叔穎寯藻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硬 行書 姓名下署二印 祁寯藻印白文 叔穎一字淳父朱文

梅翁家學擅千秋，墨釆騰騰氣更遒。堪笑江湖談藝客，競夸堂構在汀州。

花含宿雨紅侵畫，竹解春寒綠上墻。伊梅石念曾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硬 隸書 論宣款 姓名下署二印 伊念曾印白文 梅石朱文

窓齋風調冠公卿，談藝津津四座傾。篆籀早聞成絕技，更從六法感牙生。

畫中詩酒楊龍友，煙外雲山米虎兒，吳清卿大澂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琉璃廠尊古齋。 四尺聯 清硬 篆書 尙之款 姓名下署二印 吳大澂印白文 濬齋朱文

勝代乾嘉小學尊，許書研討啟吳門。先生袍帶違朱紫，庸保棲遲擬杜根。

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都有情。鈕匪石樹玉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土地廟與古齋。 四尺聯 宣紙 篆書 拙存款 姓名下署二印 鈕樹玉白文 匪石朱文

海昌舊是鄭公鄉，文苑人人識簡莊。翠撲車窗山未改，空餘殘塔戀斜陽。

老圃地寬花富貴，醉鄉天闊酒神仙，陳仲魚鱣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韓氏。 四尺聯 清硬 隸書 姓名下署二印 陳鱣白文 仲魚朱文

平子文章謝客詩，吳江楓落斷腸時。蕭疏一幅凌雲榜，抵得頻伽萬闋詞。

名畫法書環四壁，晚菘早韭各一時。道光庚寅七月，郭頻伽麐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張氏。 五尺聯 清 硬行書 姓名下署二印 郭麐之印白文 蘧盦朱文

影山堂外雨初酣，邊邑詞流惜兩三。一自棲毫江上寺，至今賓主美東南。

異音同至聽，密林含餘清。莫子偲友芝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海王村公園鑑雅齋。 四尺聯 宣紙 篆書 敬孚款 姓名下署二印 莫友芝印白文 影山草堂朱文

書畫蜚聲漸覺遲，墨光搖鬢鬢如絲。勸游階閉安吳逝，風雨揚州讓讓之。

流水舊將塵隔斷，好花新著雨催開。吳讓之熙載作。 辛酉九月，得於北京海王村公園鑑雅齋。 四尺聯 宣紙 篆書 蘭谷和尙款 姓下下署二印 吳讓之氏白文 晚學居士朱文

山房柿葉覆蒼苔，妙筆如花緩緩開。雲樹江天誰抗手？風流我重夢樓才。

文人天趣清於水，賢者風期靜若蘭。集禊帖。王夢樓文治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行書 姓名下署二印 王文治印白文 曾經滄海朱文

博學能文仰竹汀，八分如見漢儀型。書陳燕市過三宿，唯有山人眼尙青。

綠字養心花養性，碧山同壽鶴同年。錢竹汀大昕作。 辛酉十月，得於北京海王村公園鑑雅齋。 四尺聯 清硬 隸書 蓮香款 姓名下署二印 錢大昕印白文 竹汀朱文

敵浦名賢典籍刊，墨雲千片染霜紈。從知閣帖心傳在，豈為先生殿撰官。

前身定是明月，幾生修到梅花。朱正甫昌頤作。 舊藏 三尺聯 宣紙 行書 亨甫款 姓名下署二印 朱昌頤印白文 吉求一字正甫朱文

學福樓前翰墨馨，風裁凝重寓伶俜。試磨水竹村人集，膜拜容齋作未停。

綠綺鳳凰，梧桐庭院；宣春鸚鵡，楊柳樓臺。周容齋儇墹作。 舊藏 五尺聯 宣紙 楷書 款題文津大姪 姓名下署二印 周容墹印朱文 梅花庵隸白文

隸體研精正及時，九旬應采洞簫芝。紅雲暖護長生樹，疑是人間花燭詞。

紅雲暖護長生樹，碧露香滋如意花。錢梅溪泳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礬 隸書 小滄款 姓名下署年八十有六 二印 錢泳私印白文 吳越王孫白文

莊嚴不厭百回看，座右書銘抵紉蘭。執法無阿臣節亮，兩間清氣得來難。

有不可一世之氣，能畢形萬類於言。朱伯韓琦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礬 行書 星源款 姓名下署二印 朱琦之印白文 伯韓朱文

荷香海闊費權衡，縱筆留題醉未清。試檢河汾文苑傳，石州狂士舊知名。

荷香吹放露，海潤引龍吟。張石舟穆作。 辛酉十月，得於北京琉璃廠文林閣。 四尺聯 宣紙 行書 上款為海上仙翁之句六字 姓名下署二印 太原張穆朱文 石舟白文

寧辭依樣畫葫蘆，食客揮毫態不殊。欲辨湘鄉真絹素，百聯樓亦頗逕無。

風和海燕分泥處，日永吳蠶上箔時。曾滌生國藩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礬 行書 靜山款 姓名下署二印 曾國藩印白文 滌生朱文

著書盈尺巧雕鐫，日較錙銖癖古錢。齊魯勞勞賢令尹，偶然潑墨亦神仙。

齒牙明慧艷於雪，肝膽照人清若秋。李作朋佐賢作。 壬戌三月，得於濟南尚氏。 四尺聯 清礬 楷書 遜軒款 姓名下署二印 佐賢之印白文

真跡超超自軼群，蛾眉謠諑故紛紜。同心未遘商坵宋，瓌寶幾教沒碧漬。

開卷有益欲及古，飲酒孔嘉無戾今。錢南園灃作。 壬戌五月，得於北京海王村公園鑑雅齋。 四尺聯 羅紋牋 楷書 姓名下署二印 灃白文 南園朱文

碑版千通自啓緘，由來雅鄭別酸鹹。科名甲子從頭數，牙印宜增史館銜。

雅言詩書執禮，益友直諒多聞。馮句園登府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靜山款 姓名下署二印 登府私印白文 □□翰林朱文

小舟題繪擅家風，別啓新傳嶺海東。詞史但夸歐褚妙，懸帷誰賞八分工。

心徹冰壺，神凝秋水；堂開玉樹，室接春雲。黃小舟玉衡作。 舊藏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杏農款 姓名下署二印 黃玉衡白文 仲璣朱文

真行篆隸一囊收，氣歷春申舊酒樓。為語吳興凌病鶴，不煩冠蓋自千秋。

儉以養廉和致福，勤能集事敬延齡。凌子與瑕作。 癸亥七月，杭州葉問葵所讓。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叔迴款 姓名下署二印 凌瑕印信白文 子與朱文

斜日垂楊靜閉關，酌聯高下有存删。石庵會得幽居意，自畫湖邊舊住山。

常吟卷裏相酬句，自畫湖邊舊住山。劉石庵墉作。 舊藏 四尺聯 黃絹 行書 平岩款 姓名下署二印 劉墉之印白文 東武朱文

蓬原左右樂無涯，手積琳琅遺晚懷。石墨萬言資考榷，淵通誰並復初齋。

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枝。翁覃溪方綱作。 舊藏 三尺聯 宣紙 行書 姓名下署二印 翁方綱印白文 覃溪朱文

清才喜借硬黃題，一角桃華飲不齊。為仿補綢傳韻事，媧皇鍊石詎無稽。

大名被金石，志尚在詩書。伊墨卿秉綬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礬 隸書 姓名下署二印 墨卿朱文 伊秉綬印朱文

文章言語氣難降，才子聲華動越江。了解北碑參閣帖，剛柔既濟藝無雙。

德連木理；仁挺芝艸；鳳鳴朝陽，龍翔景雲。趙撝叔之謙作。 舊藏 六尺聯 泥金 北魏書 蘅舫款 姓名下署二印 趙之謙白文 趙撝叔白文

日拂琴書守故園，清儀小閣辟繁喧。竹田自有成名地，何必揚州阮伯元。

滌盤孔鼎有述作，劉略班藝供研搜。張叔未廷濟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礎 隸書 姓名下署年七十有八二印 嘉興張廷濟叔未印白文 眉壽老人朱文

傳家幾幅輞川圖，聲價頻年貴萬銖。咫尺山陰眞見戴，齋顏習苦道之腴。

世間清品至蘭極，賢者虛懷與竹同。戴醇士熙作。 癸亥九月，得於杭州汪氏。 四尺聯 清礎 行楷 裕城款 姓名下署二印 戴熙白文 醇士朱文

臣顯由來筆不羈，墨羅鄭重到臨歧。往還伸縮千番意，自賞風流自解頤。

別是一家風月，更饒萬卷圖書。楊見山峴作。 乙丑三月，杭州葉問葵所讓。 四尺聯 宣紙 隸書 紹鄭款 姓名下署二印 臣顯之印白文 旣壽朱文

文采翩躚老丞妨，南鄰近接富春堂。北碑定國旁通久，下筆君應薄李唐。

台閣山林本無異，典謨訓誥用所長。孫子授詒經作。 舊藏 五尺聯 清礎 行書 子新款 姓名下署二印 孫詒經印白文 南齋侍從朱文

勝地名流久寂寥，勾山秋樹莽蕭條。荔峯遺墨流傳處，壓市寒窗紙半凋。

聲畫昭精墨采騰；天情開朗逸思雕華。陳荔峯嵩慶作。 乙丑四月，得於杭州徐景春處。 四尺聯 清礎 行書 子耕款 姓名下署二印 陳嵩慶印白文 聲谷朱文

訪勝探奇日幾回，浙東妙翰渡江來。金絲徵褪乾隆絹，不敢臨風頃刻開。

綠藏馴雉連畦麥，紅語清鶯上谷花。平寬夫恕作。 乙丑四月，紹興華長生所讓。 五尺聯 紅絹 行書 碧翁款 姓名下署二印 平恕私印朱文 寬夫氏白文

好古情懷晚益堅，屢從三品遇前賢。得天頭白閒心在，楮墨神光抵少年。

聲華復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張得天照作。 舊藏 三尺聯 清礎 楷書 姓名下署二印 張照之印白文 得天朱文

書法華亭衆有辭，傳家遺緒扣絲絲。世間便有張公子，無復風流到墨池。

蜂彈窗紙塵侵硯，鳥踏花庭露滴琴。張詩舲祥河作。 舊藏 四尺聯 清礎 行書 竹軒款 姓名下署二印 張祥河印白文 詩舲朱文

汝窯

曾二

宋以定州白器有芒，遂命汝州改建青器，而汝窯乃應時以興。（定器以政和宣和間爲最佳，其後良工不出，刷油失勻，遂有露芒之弊。）

質 汝窯瓷質分厚薄二種，厚者實不過厚，薄者則眞脫胎，至露胎處，帶有黃褐色，古謂如銅，又謂如羊肝者是也。（汝器含有鐵質少許，經火燒煉已久，鐵欲離瓷而去，與火中養氣化合，而成爲另一物質，俗謂鐵銹，化學上謂爲氧化鐵。此質在有油之處絕少發現，而於底足及露胎處則望之顯然。古人就色論色，曰如銅，以其似新出爐之純銅也。又曰如羊肝，以其似初煮熟之羊肝也。其形容之恰當如此。）

油 汝窯在宮禁中燒者屑瑪瑙爲油，揀退方許出賣。先見有三器，二厚一薄：厚者一爲圓瓜式，全身光素，油汁平勻，作豆青色；一爲投壺式，肩下腰上，彫有夔紋，色與上同。薄者爲琖，有底無足，底內團花牆則全素，除邊口露胎外，餘均週身挂油，向日光照之，內外透明，中含油暈，實爲純潔瑪瑙所燒成。油色之佳，光潤明媚，仿佛蓁離，比之梅青則嫌深，方以豆綠則覺淡，品評再四，惟有新烘銀杏肉庶幾畢肖其形容，乃嘆汝窯名油之寫眞，迄今八百餘年，始經一言論定云。續見碗琖多品，質地皆薄，悉如前琖。一碗花籃，一碗雙鳳牡丹，一碗雙魚浪花，其餘碗琖皆雙魚，間有六格

及光素者。工緻不減定器，而油色則一律淡青。細評之，其火候適中者號曰天青，亦謂粉青；其火候稍過者號曰月白，亦謂淡白；其火候太過者則謂之油灰而已。色至油灰，即起鱉紋如亂絲，甚有一碗而具天青月白油灰三色者，要皆入窯後火候失勻之故；透明與否，亦與有關。惟月白琖在燈下觀之，其一種高寒淡永之姿，尤令人愛不釋手，至若厚器，式奇色淡，品類繁多，人皆誤認為龍泉云。

按汝窯各器，其原來油汁之中本含有瑪瑙成分在內。北宋諸名窯，大抵如是，尤以定窯淚痕油，均窯鼻涕油為最顯。至屑精潔之瑪瑙為油，僅當時御窯為然，若民間則無此力也。按北宋瓷土，要皆風化瑙質居多，故白器亦略閃黃色。南瓷則晶玉所化，自能具冰雪之姿矣。

邊口露胎，係為覆燒而設，碗亦相同。然琖無足而碗有足，上罩全油。至若天青琖則製法稍粗，其底幾無有不露胎者矣。

花　投壺式之瓶，肩下腰上，平彫夔紋一段。琖底內心凸印花紋一簇，中為牡丹，襯以枝葉，餘悉光素。亦有作雙魚浪紋者，浪紋之上，環以漢紋。至碗，則無不作漢紋邊者，或則雙鳳飛翔，左右各一，中有牡丹，底心團鳳；或則分印花鑑六具毘連，中央獨大。按印花亦名法花，極為精緻。

片　汝窯極少開片，惟火候太過之處頗多，鱉紋如亂絲。（憶昔在北京時，曾見月白色盆連一具，間有極細片紋。京估告余曰：『有紋者汝，無紋者均。』以余觀之，仍是均窯，不過為火候太過所致耳。前人辨別均汝不清，故有此說，其實汝之大異於均者遠矣。又世謂均窯走泥紋，而汝窯亦有之者。實則泥均為汝之說誤之也。均窯何以有此現象，他日當分晰其理以論之，茲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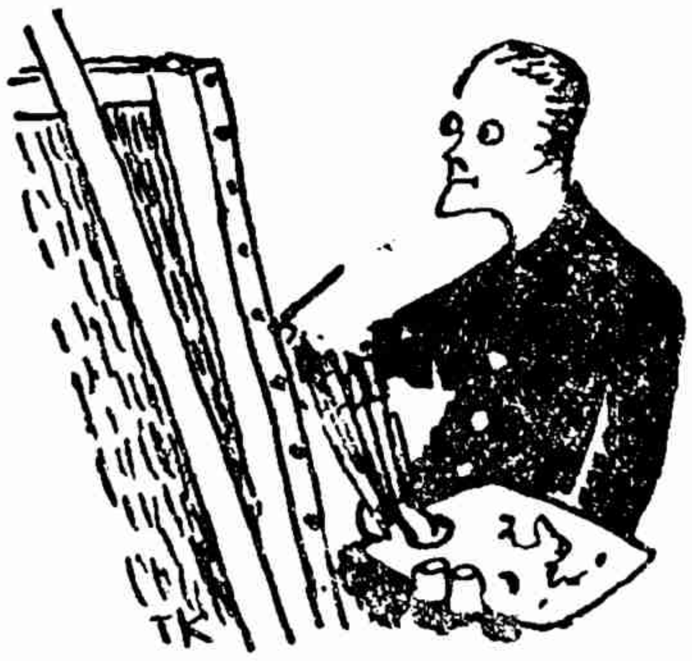
口　兩瓶邊口有油，碗琖邊口無油，約二三分闊，係為覆燒窯中足。

兩瓶有足，挂油到底，足上黃褐色，底上無掙釘，琖底無足，罩以全油，然亦多有露胎者，碗足則悉罩全油。（汝窯盌底間有細小掙釘。）

式　一瓶口向外捲，肩闊直下，至趺收縮，足與口同，如圓瓜然，高約八寸，全體無花。一瓶直口，肩則斜出，自腰至腹，愈斜愈闊，突然內縮，足比口大，肩下夔紋，口旁雙耳，全身六寸，逼真投壺之式。一琖質薄如紙，底小二寸，口大四寸，身高一寸，琖底無足，琖心有花，邊口露胎約在三分闊，式極奇特。另有兩琖，平分六格，口略反捲，底內雙魚，底外露胎，其有不分格者，牆印浪花，漢紋環之，口與底均露胎。至若檄子碗，底小一寸，口大五寸，身高一寸，餘碗內印花種類不一，碗外光素，底足甚小，蓋為古人點茶之用。

工　汝窯之工，厚者易施，薄者難製，手搏指捏，稍乾則質殭，稍溼則器傾，不溼不乾，乃能停勻而輕巧。凸印團花，偏反可愛，刷以青色瑪瑙油，深淺不一，光潤明亮，視之若無骨然，號曰脫胎，繼定窯而勃興，為宋之最。

識　汝窯無款，惟掙釘是識，（他器甚少有掙釘者）大小如芝蔴花，然無掙釘者多。



金文略例

鮑鼎

自來著金石例者甚多，雖金石並稱，實皆石也。金例罔無聞焉。蓋金例之難於纂述，厥有三端：字多之器，僅可僂指，太半奇零，不足備數，則取材難。器有眞贋，文亦隨之，不加識別，終成蕪穢，則辨僞難。字形奇詭，考釋各殊，字且莫定，例於何有？則釋文又難。體大思精，動輒得咎，此古昔達人所由擱筆而歎也。福山王文敏公嘗欲與瑞安黃仲弢先生仿凌氏禮經釋例劉氏漢石例之例，合撰此書，其後武進費氏亦欲爲之；皆賫志以歿，畏其難也。鼎不揣檮昧，於前人之所不能爲者，妄以自任，簡陋之誚，其何敢辭？特採蘭必先披荊，表道首宜列樹；千里由跬步而積，九仞自一簣而成。則是編也，雖率爾操觚，不得與於著作之林，固將爲大輅之椎輪，導來者以先路，或亦考古家所不廢者歟？補正之功，敢俟賢哲。戊辰五月，鮑鼎識。

名器例

不名所作器例　太師鼎，西宮敦，鄧叔簋，彭女乙觶，高陽左戈是也。

鐘名鎛例　楚公鎛鐘，齊侯鎛，兮仲鐘，麇侯編鐘是也。

鐘名宗彝例　楚曾侯鐘是也。

鼎名耳鼎例　市師鼎是也。

鼎名彝例　父乙鼎，文王鼎，伯申鼎，夔鼎是也。

鼎名盂例　王子吳鼎，宋君夫人鼎，文王命癘鼎，大鼎是也。○按王子吳鼎作𩡆，宋君夫人鼎作釪，均盂字也。文王命癘鼎及大鼎則稱盂鼎，非單名盂也。

鼎名尊例　祖乙鼎，康侯豐鼎，父丁鼎，伯矧父鼎是也。

鼎名鬲例　父己鬲鼎，癸亥父己鬲鼎是也。

鼎名鑊例　叔鬻鑊鼎是也。

鼎名舉例　子父舉鼎是也。

鼎名器例　鮑鼎是也。

鼎名盤鼎例　伯鼎是也。
彝名鼎例　闕伯彝是也。
彝名尊例　廣彝，叔彝是也。
彝名敦例　宴彝，齊侯彝是也。○按齊侯彝作𣪘，即敦字之省。
彝名郥例　居後彝是也。○按郥筠清館釋尊。
彝名創例　霝彝是也。
彝名舉例　婦舉彝，己舉彝是也。
敦名鼎例　仔林父敦蓋是也。
敦名彝例　父庚敦，君夫敦，專𢀿敦，叔冥敦是也。
敦名簋例　郘伯達敦是也。
敦名盂例　鄀公敦是也。
敦名皿例　女康敦是也。
敦名器例　封敦是也。
敦名舉例　叔宿敦是也。
敦名鐔例　陳侯午敦，陳侯因資敦是也。
敦名飤例　豐姬敦，太僕原父敦是也。○按鐔，飤，均敦字也，特形異耳。
尊名彝例　仲東尊，矩尊，伯克尊，東𦣞尊是也。
尊名敦例　叔孫父尊是也。
尊名卣例　愛尊是也。○从劉心源說。
尊名舉例　褱尊是也。

尊名壺尊例　嘉禮尊是也。
壺名彝例　余爵壺，欲姬壺，大壺，內伯壺是也。
壺名尊例　彭姬壺，史僕壺是也。
壺名卣壺例　宰德氏壺是也。
豆名壺例　杞伯豆是也。
簠名彝例　冘簠是也。
簠名匡例　叔家父簠，史冘簠是也。
簠名器例　曾子簠是也。
簠名盤例　齊陳曼簠是也。
簠名鋁例　鄦伯簠是也。
簋名彝例　師望簋是也。
簋名盨敦例　伯庶父盨是也。
盉名彝例　冊考盉，伯憲盉是也。
盉名皿例　父乙盉是也。
盤名彝例　父辛盤，繩父盤，北子宋盤是也。
盤名器例　中兒良父盤是也。
匜名彝例　啓匜，父辛匜，諸女匜，賁弘匜是也。
甗名彝例　雷甗是也。
甗名鼎例　寠甗是也。
甗名彝例　霝甗，門射甗，祖己甗，父乙甗是也。

甗名尊例　王宜人甗是也。

鬲名彝例　叔鬲婦女鬲，甕母鬲是也。

卣名彝例　寶卣，辛卣，綸伯卣，伯寶卣是也。

卣名鬲例　祖癸卣，大己卣是也。

卣名斝例　辛父斝卣是也。

卣名器例　睘卣是也。

觶名彝例　立旂觶，丰父乙觶，戚觶，子作父戊觶是也。

觶名鬲例　子魚父丁作鬲觶是也。

觶名角例　象觶是也。

觶名斝例　彭女觶是也。

觚名彝例　亞形父乙觚，招觚是也。

觚名舟例　父舟觚是也。

觥名彝例　子燮兕觥，婦闟觥是也。

斝名彝例　父丁斝，父舟斝，母癸斝是也。

爵名彝例　伯穡爵，招父丁爵，獸爵，叔臣爵是也。

爵名尊例　父辛爵，父戊舟爵是也。

爵名斝例　己斝爵，丁斝爵是也。

爵名歆例　册丁爵是也。

角名彝例　宰椃角，索諆角是也。

斝名彝例　丁父斝是也。

槍名彝例　可伯槍是也。

戈名戟例　敔戈，在陰戈是也。

劍名戈例　乙劍是也。

稱器例

稱寶尊例　頌鼎，白作大公彝，叔寶彝，寰卣是也。

稱尊寶例　癸敦是也。

稱尊例　友父鼎，鄦惠鼎，周生豆，祖己甗是也。

稱寶例　宗周鐘，伯彝壽敦，乙寶爵是也。

稱宗例　善夫克鼎，父癸彝，豚卣是也。

稱祀例　拍盤是也。

稱禮例　甲午簋是也。

稱醴例　鄭楙叔賓父壺是也。

稱連例　㝉父鼎是也。

稱旅例　旅鐘，各鼎，伯員鼎，樂司徒卣是也。

稱車例　堇伯鼎，車卣是也。

稱旅車例　旅車鼎，孔鼎，䝿尊，咎父癸卣是也。

稱從例　單冏彝從鐘句是也。

稱載例　墉夜君鼎是也。

稱田例　宋右君田鼎是也。

稱腹例　腹鼎是也。

稱膾例　遞亥鼎是也。

稱鬲例　太祝鬲鼎是也。

稱啻例　召伯虎敦是也。

稱饋例　叔夜鼎，㦸叔鼎，蘇公敦，留君簋是也。

稱飤例　宋公緣鼎，威君鼎，黃季俞父盤，邕子甗是也。

稱饙例　無射鼎是也。

稱饎例　邵王敦是也。

稱㲄例　虢叔尊，陳子匜是也。

稱饗例　京叔盨是也。

稱薦例　叔朕簠是也。

稱䢅例　伯龢敦是也。

稱養例　魯伯愈父鬲，單疑生豆是也。

稱羞例　齊侯𥁰是也。

稱鬻例　趠鼎，尚鼎，戲伯鬲是也。

稱齊例　齊鬲，帛女鬲是也。

稱䵼例　孟申鼎，魯芮鼎，庚姬彝，又彝是也。

稱羞例　郘伯達敦，郳伯鬲是也。

稱執例　伯致敦是也。

稱雜例　䵼鼎是也。

稱寶例　白壺是也。

稱安例　㛄妊壺是也。

稱媵例　魚治姬鼎，季良父簠是也。

稱盥例　齊歸父盤，孟姜匜是也。

稱頤例　卬仲盤是也。

稱其例　邾討鼎，卬君婦壺是也。

作器例

臣爲君作例　文王鼎是也。

君命臣作例　師旦鼎是也。

作器頒諸侯例　王主父丁尊，臣圻彝是也。

冊命而作例　冊命鼎，子冊父乙尊，瞿祖丁卣，魚觚是也。○凡彝器有冊字者，皆受冊命而作也，玆不備舉。

盟會而作例　魯侯角是也。

徙都而作例　楚曾侯鐘是也。

錫地而作例　格伯敦，告田觶是也。

錫器而作例　貝父辛卣是也。

錫貝而作例　父辛觶是也。

錫金而作例　陵子盤，天子班觚是也。

扈從而作例　史冘簠，叔邦父簠是也。

納言而作例　伯矩鼎是也。

奉使而作例　守敦是也。

獻金而作例　陳侯午敦是也。

臣下受正長錫賚而作例　己亥鼎三家彝，啟尊，叉尊是也。

子孫爲祖考妣及考妣作例　齊侯鎛是也。

子孫爲祖及考作例　仲辛父敦，屢敦，都公簠是也。

孫爲祖作例　彊伯鼎，吳彖父敦，祖乙卣，孫祖己觶是也。

孫爲祖妣作例　王母鬲是也。○按此王母非必祖妣，恐卽母也，姑从舊說。

子爲考妣作例　頌鼎，邿遣敦是也。

兄弟合爲考妣作例　史桒彝，白庚子簋是也。

子爲考妣及生母作例　伯頵父鼎，史頤父鼎是也。

子爲考作例　木工册鼎，叔角父敦，壽父爵，父乙旅，車卣是也。

子爲妣作例　母戊彝，孟姜敦，雍侯敦，王子申盌蓋是也。

子爲生母作例　召仲鬲是也。

子爲庶母作例　諸母鼎是也。

女爲考作例　虢姜敦，女乙觚是也。

婦爲舅姑作例　宗婦彝，遲簋是也。

婦爲姑作例　母圭尊，婦闒卣是也。

廟見而作例　斿形婦鼎是也。

父册子作例　叔夫鬲是也。

父爲子作例　子乙爵，父舟卣是也。

父爲女作例　尹考鼎，肆王盉是也。

父賸女作例　卬仲南和鐘，肇伯敦，魯伯大父敦，友父鬲是也。

姪爲叔作例　叔皮父敦是也。

姪爲姑作例　陳侯鼎，鄧公子敦是也。

兄爲弟作例　應公鼎，䲨敦是也。

弟爲兄作例　兄丁尊，愛卣，叔家父簠，父舟卣是也。

女爲兄作例　尨姞彝是也。

女爲賸女兄弟作例　晉姬鬲是也。

夫爲婦作例　陳逆簠是也。

姪娣爲夫人作例　孀妊壺是也。

祭廟而作例　中般父敦是也。

薦神而作例　甲午簋，徐王鍴是也。

薦神兼祀燕而作例　杜伯盨是也。○銘稱皇申祖考，申卽神之初文。

薦新而作例　伯其父簠是也。

侑食而作例　宥父辛鼎，伯映彝是也。

饗兄弟及族戚而作例　子璋鐘，殳季良父壺是也。

饗友而作例　郘敦，張仲簠，榔盉，嘉仲盉是也。

志功而作例　南宮方鼎，師艅尊，敔敦，虢季子白盤是也。

俘金而作例　仲偁父鼎，𩰫鼎，貞敦是也。
俘貝而作例　丁未伐商角是也。
志恩而作例　邾太宰簠是也。
聽訟而作例　史頌鼎，曶鼎是也。
築城而作例　夜君鼎是也。
表道而作例　散氏盤是也。
分財而作例　鬲攸从鼎是也。
徙家而作例　莒小子敦是也。
遠行而作例　叔夜鼎是也。
自儆而作例　唯叔鬲鼎是也。
戒飲而作例　𢐗𥁰鼎，甗，鍇，亞形立戈爵是也。
自食而作例　中義彝是也。
盥饋而作例　仲子化盤是也。
紀作器貲例　遽伯睘彝：『遽伯睘作寶彝，用貝十朋又三朋。』周敦蓋：『𡧊貝十朋，用作寶敦。』
紀作器貸物例　居後彝：『居後敔曰，君舍余三鏞，𢦏貸余一斧，舍余一斧，余一斧賫貸余一斧，赶舍余一斧，余鑄此盤鄂。』○翁祖庚說：鏞卽簠字，曰君舍余三鏞者，言君賜以三簠也。貸者假也，古貸貸字相承通用，三人各貸以一斧，又一人舍以一斧，乃合笵而爲此器。斧乃黼之借，黼可通簠，亦可作斧也。

紀作器數例　虢角：『角又五。』𧊒鼎：『用作乃文考父辛。』寶𥢶𤕈：『其子子孫孫永寶癸。』○徐籀莊說：角又五，角之數凡五。癸，器之數，與生日爲字有別。

文辭例

先序後銘例　楚良臣余義鐘，自𨾛臣至元孫皆序，下銘用均。𢀛妃彝，自惟十至彝曰皆序，下銘不均。
先記後銘例　虢季子白盤，自惟十至寶盤皆記，下銘用均。
銘全篇用韻例　商鐘，許子鐘，王子和鐘，虢叔大林鐘，叔夜鼎，史頌敦，叔家父簠是也。○史頌敦用均，从徐籀莊說。
銘全篇四言用均例　周齊侯甗是也。
銘句中用韻例　愕距末銘：『愕作距末用𣪘商國。』作與末均，𣪘與國均。
銘均且間雙聲疊均例　宗周鐘，武士都均，鐘雍均，利國均，文武堇疆乃都皆雙聲。王享戩，伐其，至司，配遣，開雄雄雝雝，皆疊均。曾伯𩰫簠，業邑均，鑪簠均，福耇均，疆享征行𥁰粱養享均，𢘅聖吉金皆雙聲，克狄旅居皆疊均。
銘中勒誓例　鬲攸从鼎，散氏盤，均載誓辭。○鬲攸从鼎，从阮中丞說。
銘中記他人頌祝之辭例　賢叔多父盤：『賢叔多父作朕皇考季氏寶支用錫屯彔受害福用及孝婦嬔氏百子千孫孫其萬能多父眉壽考事利於辟王卿事師尹朋友兄弟諸子昏媾無不喜曰㚖又父母多父

其孝子作茲寶攴子子孫永寶用」

銘此器兼及旁器例　萬諆尊「萬諆作茲釁用享迺尹人配用歙侃多友其則从鬻爵用寧室人員人萬年寶用作念於多友。」○劉幼丹說：孟子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涂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太公簋敦鬲文並云作釁，與此同，蓋祭器也。其側从鬻爵者，謂於尊之側副以爵也。上文作茲釁，乃享尹氏之尊，此爵則享員氏者。文意賓主自清，故兩言多友，非贅也。

作器人名勒銘後例　旅彝曰：「作旅彝生。」○阮芸臺說：生，作器者也。

款識例

數器合一銘例　虢叔編鐘，三器合一銘。齊侯編鐘，七器合一銘。○徐籀莊說：古編鐘十二，合三成文，三四十二，得成文者四；合六成文，二六十二，得成文者二；而合四成文，亦三四十二，得成文者三；合二成文，亦二六十二，得成文者六；又合十二成文，十二還成文者一。

銘兼陰識陽款例　武生鼎立戈形亞形爵是也。○徐籀莊說：款識二字，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注，並云款，刻也，識，記。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款謂陰字，識謂陽字。楊慎云：鐘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今按當从楊說爲是。

陽款例　舉鼎，父乙尊，作彝，立戈卣，未觚，丁舉爵，子立刀形觶，重屋形盤，陳余戈，龍伯戟，陸右左專劍是也。○按古器多陰文，陽文甚鮮，若漢洗，幾無不陽文矣。

銘平書例　子執刀祖乙卣，中汝鬲，京姜鬲是也。又□夰祖己觶首行□且，次行夰己當作祖己讀，亦平寫也。

銘圜書例　邾訏父鬲，邾伯鬲，皆圜刻若◯，或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

銘曲書例　郙季鼎銘二行，皆曲寫若))。

銘左行例　齹伯鐘，夜雨楚公鐘，司法司鼎，言肇鼎，大夫始鼎，父庚鼎，威君鼎，亞形魯公鼎，木工册鼎，好父辛彝，晉妊敦，戎叔敦，叚尊，伯寰卣，伯壺，歸父盤，牌侯匜，宰椃角，重屋父己觶，丁父舉六丁戈，方寅戈，節戈，堅金戈，可伯槍是也。

銘平書兼左行例　夔戈是也。

銘蓋左行器右行例　中卣是也。

銘蓋右行器左行例　祖癸卣，向卣，岡父辛且己卣是也。

銘蓋左行器直行例　析子孫父丁卣是也。

銘蓋器相連屬例　伯啓卣蓋銘四十八字，所遺三字，卽鐫於器。

銘蓋器異文例　師𤼈敦蓋銘一百二十三字，器銘一百四十字。

銘順逆間書例　寶鼎第一行△△宰三字順書，第二行△其△三字逆書，第三行△寶鼎三字順書，第四行其子子子子永六字逆書，第五行寶用之四字順書。祖丁彝第一行尊彝二字順書，第二行寶丁祖作牧五字逆書，則順逆相間，又兼左行矣。○按子子殆孫孫之省。

銘順逆皆可讀例　祖丙觶舉且丙。○从徐籀莊說。

銘逆書例　乃作器敦乃作器甗，俱銘器作乃三字；當讀作乃作器。豐癸甗銘豐癸二字當讀作癸豐。○乃作器敦，从阮芸臺說；豐癸甗从龔定厂說。

銘上下回旋讀例　从戊戈銘文一行，永用乃从戊其，當讀作乃从戊其永用。○从許印林說。

銘回旋書如古印例　睸笙尊銘首行睸笙彝三字，次行作父辛寶四字，當讀作睸笙作父辛寶彝。冊冊母己鼎首行作母己尊四字，次行木彝二字，當讀作木作母己尊彝。矢伯雞父卣首行矢伯雞彝四字，次行作父癸三字，當讀作矢伯雞作父癸彝。亙觶首行亙△癸三字，次行作彝父二字，當讀作亙△作彝父癸。廿作父丁爵首行廿作尊三字，次行父丁彝三字，當讀作廿作父丁彝[illegible]。以上俱兩行回旋書者也。又盂爵凡四行，第一行惟王初華於五字，第二行成周王命盂五字，第三行寧登伯賓彝五字，第四行貝用作父寶尊六字，彝字在三行之末，亦旋轉讀也。

銘文易字例　祖己卣作祖己尊彝，鐫爲尊祖己作彝是也。

銘反書例　朙我鼎，鄀公敦，鄧公敦蓋，女秝盤，般仲盤，聿貝父辛卣，守父丁爵，父丁觶，句鑃是也。

銘蓋反書器正書例　仲駒敦是也。

銘反書兼左行例　君季鼎，方寶甗，冀師盤，仲駒敦蓋是也。

銘字間反書例　或一字反書，紀侯鐘鐘作[illegible]是也。或二字反書，夔鼎作尊作[illegible]是也。或三字反書，姑[illegible]句鑃句作[illegible]，初作[illegible]，鑃作[illegible]是也。或四字反書，叔邦父簠邦作[illegible]，簠作[illegible]，征作[illegible]，從作[illegible]是也。○按金文中此例甚多，姑舉一二，以概之下三則同。

銘字間橫書例　母乙鼎乙作[illegible]，散季敦永作[illegible]，孔作父癸鼎，車作[illegible]，仲五父敦五作⋈是也。

銘字間倒書例　圓寶鼎吉作[illegible]，品伯彝品作[illegible]，伯寰卣，魚父丁觶作俱作[illegible]，貝父辛爵子作[illegible]，父舟斝子作[illegible]是也。

銘字間合書例　毛公鼎小子俱作[illegible]，小大俱作[illegible]，一人俱作[illegible]，四匹作[illegible]，上鈴作[illegible]，上下作[illegible]，此二字合書也。效卣五十朋作[illegible]，史伯碩父鼎孫孫永作[illegible]，此三字合書也。員寶鼎十有三月俱作[illegible]，方寶甗十有三月作[illegible]，此四字合書也。

夾注例　夜雨楚公鐘夾注木甲木三字，諸女方爵夾注一司字，杠觶夾注一冊字。

補字例　伯季簋蓋首行伯季[illegible]鑄旅簋永七字，次行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九字，寶用上脫永字，補首行之末。藿甗王及忞補歸藿鑄，其寶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鼎，其寶下脫去鼎字，補於銘末。𤔲敦錫汝甗三，三三字補甗字之旁。○藿甗从劉幼丹說。

雙勾例　析子孫甗作[illegible]。

重文例　虢叔旅鐘穆穆作穆二，又金文中凡子子孫孫俱作子二孫二，此一字重文也。㪤狄鐘侃先王，先王其嚴，作先二王二，曾伯霥簠哲聖

元武，元武孔業，作元二武二，此間字重文也。

二合切音例　寅簋金甬金甬，二字，鐘之二合音也。○从劉幼丹說。

押例　祖庚乃孫敦之夆，休敦之乚，棘生敦之𠚍，此押於末也。𡫳匜之𠚍戮父鼎之䒑，此押於首也。

㸓例　有陽格，叔彭父敦是也。有陰格，宗婦鼎是也。有蓋陽格，器陰格，宗婦彝是也。

鐫銘例 本篇所舉俱就目之所見其未見者不錄

鐘例　或在鐘內，夜雨楚公鐘是也。或在欒，鹿鐘是也。或在鉦間及兩欒，董武鐘是也。或在甬，𣎴鐘是也。或在鉦及鼓右，鄭邢叔妄賓鐘是也。或自鉦間下行，鼓左遞及鼓右，宗周鐘是也。或起鼓左上行，鉦間，次及鼓右，周公華鐘是也。或自鉦間下行，鼓左轉至背面，鼓右上行鉦間，又下及鼓左，轉至正面鼓右，徐王子和鐘是也。或自左欒之邊轉至鐘枚之上，再轉至鉦間，周䰽伯鐘是，而𠭯𣹰𠩂姬永寶六字在鐘紐上端，尤所罕見。若夫鐫欒鐫鼓幷鉤俱銘者，則唯從鐘焉。

鐸例　或在甬，受鐸是也，或面背俱銘，毋若鐸是也。

鼎例　或在脣，伯躬父鼎是也。或在腹內口下，鬲形鼎是也。或在口側及腹內，太保鼎是也。或在腹，父丁鼎是也。或在緣陰，祖乙鼎是也。或蓋器俱銘，戈𣏌鼎是也。

彝例　或在耳，伯彝是也。或在腹，己舉彝是也。或在腹內，伯作彝是也。或蓋器俱銘，然虎彝是也。

敦例　或在蓋，壽敦是也。或在口下，遣叔敦是也。或在腹，追敦是也。或蓋器俱銘，散季敦是也。

尊例　或在器內，孟姜尊是也。或在足口之裏，亞尊是也。或蓋器俱銘，持勺父癸尊是也。

罍例　或在腹內，齊侯罍是也，或在腹，叔午罍是也。

壺例　或在蓋，鄧孟壺是也。或在腹，單子壺是也。或在足，亞形晏壺是也。或在器內及腹，祖己壺是也。或蓋器俱銘，芮伯壺是也。

盉例　或在鋬內，父乙盉是也。或在脣，嘉仲盉是也。或蓋器俱銘，雞父丁盉是也。

鈃例　在頸下，史賓鈃是也。

簠例　或在腹內，邸叔簠是也。或在腹，寶簠是也。

簋例　或在腹中，師父簋是也。或器蓋俱銘，伯太師簋是也。

盤例　在腹內，虢季子白盤是也。

盂例　在腹內，伯索盂是也。

匜例　或在鋬內，季姬匜是也。或脣器俱銘，田季加匜是也。或蓋器俱銘，諸女匜是也。或蓋器勺俱銘，𧶠弘匜是也。

甗例　或在器內，西弗生甗是也。或上下兩器俱銘，司甗是也。

鬲例　或在脣，晉姬鬲是也。或在腹，番女己鬲是也。或橫鐫於器，京姜鬲是也。或縱鐫於器，諸旅鬲是也。

豆例　或在脣，單疑生豆是也。或在器內，姬㚸豆是也。

卣例　或在梁，[illegible]卣是也。或在蓋，大己卣是也。或在腹內，父辛卣是也。或蓋器俱銘，雙冊父丁卣是也。或蓋器底俱銘，子壬卣是也。

觶例　或在腹，重尾父己觶是也。或蓋器俱銘，彭女乙觶是也。

觚例　或在足圈內旁，魚觚是也。或在足圈內底外，䖵觚是也。或在腓間，癸豐觚是也。或在腹，亞形父乙觚是也。

觥例　蓋器俱銘，子孌兕觥是也。

舟例　在器內，黃季舟是也。

斝例　或在鋬內，子掃帚斝是也。或在器內，母癸斝是也。

角例　或在鋬外，子孫角是也。或在鋬內，祖癸角是也。或在口內及鋬內，宰椃角是也。或蓋器俱銘，丙申角是也。

爵例　或在口內，龏爵是也。或在腹內近柱處，父丁爵是也。或在柱及腹外，癸㚸爵是也。或在鋬內，斧木爵是也。或兩柱及鋬各鐫一字，中父辛爵是也。或在柱及鋬內，父己爵是也。或在柱下迤至鋬內，父庚爵是也。或在柱及器及鋬內，爲父爵是也。或在柱及流，父戊舟爵是也。或在鋬內及足，車旂父己爵是也。或在腹，美爵是也。

斝例　蓋器俱銘，若癸斝是也。

鉤帶例　或在鉤腹，)○(鉤是也。或在腹㬎及尾，夏鉤帶是也。

斧例　在內，幼衣斧是也。

鑃例　或在刃，子癸鑃是也。或在銎，象形馬戈鑃是也。

戈例　或在胡，琱戈是也。或在內，戈字戈是也。或在援之面背，蚪戈是也。或在胡下，陳侯戈是也。或戈前戈胡及背俱銘，趞貞戈是也。

戟例　在內，龍伯戟是也。

劍例　或在臘，乙劍是也。或在背，夏日月山川劍，吳季子子劍是也。

年月日例

年月朔望例　或著銘首，頌敦首云：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是也。或著銘中，師𩛥敦中云：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是也。

年月日例　郝敦：惟二年正月初吉，文王命；𤸰鼎，惟二年四月庚辛是也。

年月例　微欒鼎：惟王廿有三年九月是也。

月日朔望例　鄦惠鼎：惟九月既望甲戌；㝬𨟻：惟十有三月既死霸丁卯；大鼎：惟十有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紀侯鐘：惟正月初吉元日丁亥是也。

月日例　夜雨楚公鐘：惟八月丁巳；伊彝：六月初吉癸卯；十月彝：十月丁亥；丁亥旅鼎：惟十又一月初丁亥；宰辟父敦：惟三月初吉；散氏盤：惟王九月辰在乙卯是也。

月及朔望例　公緘鼎：惟十有四月既死魄；師秦宮鼎：惟五月既望是也。

月日上加正字例　楚良臣余義鐘：惟正九月初吉丁亥；周子璋鐘：惟正十月初吉丁亥；茲太子鼎：惟九月正初吉；陳侯因資敦：惟正六月癸未是也。

年例　或著銘首，元祀解首云：王元祀；楚曾侯鐘首云：惟王五十有六祀

是也。或僅著干支於首，母乙卣首云：丙寅是也。或僅著干不著支者，冯鐘：惟戊十有九年是也。

紀事紀年例　南宮鼎：佳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趠鼎：惟王來格於成周年，陳猷釜：陳猷立事歲酎月戊寅是也。

諸侯自紀其年例　鄧公敦：惟登九月初吉是也。

紀咸池例　齊侯甗：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是也。○从孫淵如說。

四時例　商鐘：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又一鐘：惟王夾鍾春吉月子是也。

月例　或著銘首，七月爵首云七月是也。或著銘中，惟叔鼎中云：惟八月是也。或著支，邢侯尊巳月是也。或以正月爲王月，卬仲盤佳王月是也。或以二月爲稷月，子禾子區稷月丙午是也。或以四月爲酎月，陳猷釜酎月戊寅是也。或以十一月爲冰月，陳逆敦冰月丁亥是也。又有不稱正月而稱一月者，叔皮父敦惟一月初吉是也。

君未改元紀月不紀年例　南宮中鼎惟十有三月，雝公鼎銘惟十有四月，圓寶鼎十有三月，戊命尊十九月，牧敦惟王十有三月，宰椃角十六月是也。

月上加王字例　敔敦：惟王十月，又惟王十又一月，泉伯卣：惟王八月是也。

紀月律例　商鐘：惟王夾鐘春吉月子是也。

日例　或干支著銘首，辛未丁亥父癸尊首云丁亥是也。或干支著銘中，南宮方尊中云王大召公於庚辰旅是也。或紀干不紀支，郤君征戚句鑃正月初吉日在庚是也。或紀支不紀干，商鐘：唯王夾鐘春吉月子是也。

依節紀日例　商鐘：惟正月仲春吉日丁亥是也。○博古圖云：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猶漢麟鳳銘言秋十月也。

省日字例　鄀公敦：惟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二，文姬匜云：十一月又三是也。

時例　頌鼎旦王格太廟庚午，父乙鼎　也。

銘首紀月及日之干支末紀年例　趩尊首云惟三月初吉乙卯，末云惟王二祀；吳彝首云惟二月初吉丁亥，末云惟王二祀是也。

銘首紀月末紀年例　盂鼎首云惟九月，末云惟王廿又三祀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末紀年日月例　母癸卣首云癸子，末云惟王六祀五日十三月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中紀年日例　乙酉父丁彝首云乙酉，中云惟王六祀四日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中又紀日之干支末紀月年例　兄癸卣首云丁子，中云丙申，末云十九月惟王九祀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末紀月年例　宰椃角首云庚申，末云十六月惟王廿祀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中紀年日例　父丁彝首云乙酉，中云惟王六祀四日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中紀月例　父乙鼎首云庚午，中云十二月是也。

銘首紀日之干支末紀月日例　文姬匜首云丙寅，末云十一月又三是也。

稱謂名字例

稱遠祖例　陳肪敦：余陳中裔孫竃叔和子；陳逆敦：陳氏裔孫逆作為封祖，大宗敦；陳逆簠：余陳𧻚子之裔孫；楚曾侯鐘：作曾侯乙宗彝是也。○阮芸臺說：楚之僭號久矣，此曾侯其遠祖，曾義為重亦為高，凡先祖皆可稱曾祖，曾侯猶先公也。

稱三世例　齊子仲姜鎛：用享用孝於皇祖聖叔皇祧聖姜，於皇祖有成惠叔皇祧有成惠姜皇考遵仲，皇母，𠪚敦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是也。

稱祖考例　鄀公簠：鄀公諴作旅簠，用追孝於皇祖皇考；芮伯敦內白多父作寶敦用享於皇祖文考；楚良臣余義鐘：曾孫僕兒余迹斯於之孫余茲佫之元子是也。

稱祖考例　克鼎：皇祖釐年；癸敦癸作文祖考尊寶敦；伯淮父敦：用作文祖辛公寶𩰬敦是也。○阮芸臺說：詩，江漢告於文人，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左哀二年傳，衛太子禱曰文祖襄公，是文祖文父，亦猶皇祖烈考。

稱考妣例　師趛鼎：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彝；召伯虎敦：余既△㞙我考我母命余弗敢辭；郜遣敦：用追孝於其父母；頌敦：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敦；仲𣪘父敦：中𣪘父作朕皇考遲伯王母遲姬尊敦是也有先稱妣後稱考者，齊侯鎛：用享於皇祖皇妣皇母皇考；鳳尊鳳作朕妣考寶尊彝是也。有稱考不稱妣者，伯頵父鼎：伯頵父作朕皇考㞕伯吳姬寶鼎；師酉敦：用作朕文考乙伯宄姬尊敦是也。

稱考例　或稱考，彈鼎，先彈作朕考寶尊鼎彝是也。或稱父，召父鼎：作乃父寶彝是也。或稱皇考，伯據敦：白據肇作皇考烈公尊敦是也。或稱帝考，窸敦：其用享於乃帝考是也。或稱文考，戎都鼎：用作文考宮伯尊彝是也。或稱文父，旂鼎：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是也。

稱妣例　鄦侯敦：爰作皇妣㞢君中妃祭器八；伯囧敦：伯囧父作周姜寶敦；王子申盞蓋：王子申作嘉嬭盞蓋；散季敦：散季肇作王母叔姜寶敦是也。

稱生妣例　召中鬲：召中作生妣尊鬲；史伯碩父鼎：史伯碩父△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吳侃叔說：王母謂適母，乳母謂生母。

婦稱舅姑例　宗婦彝：王子剌公之宗婦，此稱舅也。婦闟彝：作文嫼日癸尊彝；伯庶父敦：伯庶父作王姑周姜尊敦，此稱姑也。遲簋：用孝享於姑公，此並稱舅姑也。

稱父之姊妹例　陳侯鼎：陳侯作△嬀囧母媵鼎；鄧公子敦：作我姑鄧孟嫼媵敦是也。

父稱女例　孟姜匜：△叔作朕子孟姜盥匜是也。

夫稱婦例　齊侯鎛：其配襄公之𡛦而𩛥公之妀；拍尊：拍作朕配平姬𩛥

宮祀彝；陳逆簠以作乃元配季姜之祥器是也。

臣稱君例　或稱王，趞鼎是也。或稱王主，王主父丁尊是也。或稱君王，叔邦父簠是也。或並稱天子王，鄦惠鼎是也。或稱天君，丙午天君鼎是也。王自稱亦爲王，肆王盉肆王作姬婞盉是也。

君稱臣例　毛公鼎王若曰父厝，盂鼎王若曰盂是也。

自稱例　或稱某之子某，吳季子子劍：吳季子之子逞是也。或稱某之孫某，邛仲奮：邛仲之孫伯戔是也。或不稱孫而稱某子之子某，樂司徒卣：樂大司徒子象之子宏；陳公子甗：陳公子子叔邍父是也。或不稱曾孫而稱某孫孫某，孟姜敦：師趯父孫孫叔多父是也。對祖或稱子，祖辛尊：子祖辛是也。或稱小子，周太師盤：小子朢是也。或稱生叔，猶生敦；叔猶生龍鼎龍生是也。

名氏連書例　單從彝之單冏，伯悆簋之白悆子樹是也。

名字連書例　子璋鐘之析子璋，叔向父朕敦之叔向父朕是也。

名例　或著於首，愕距末是也。或著於末，祖己甗是也。

字例　叔臨父敦之叔臨父，孟姜敦之叔孫父，龍伯戟之龍伯，此均以伯仲爲字也。又多以官連字者，師酉父敦之師酉父，史棄彝之史棄師史，均其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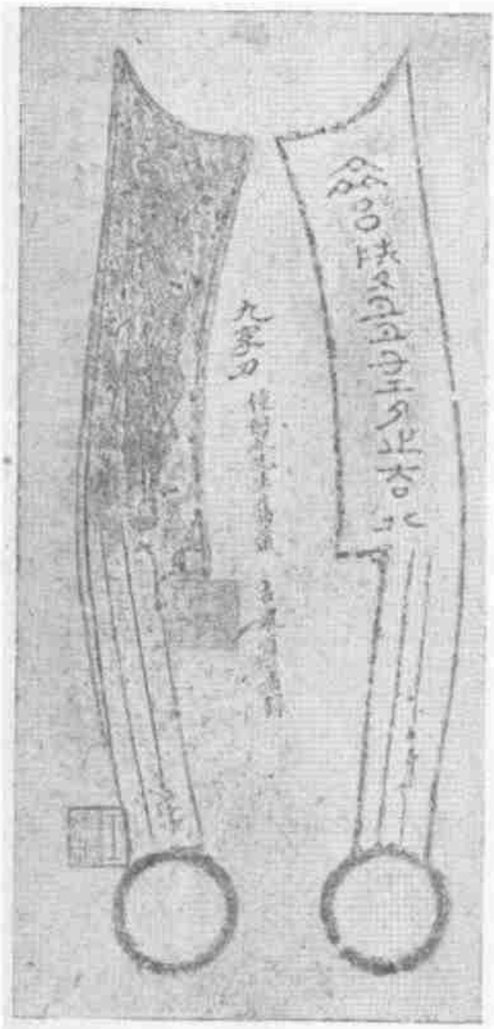
以干支名例　申鼎之申，庚觶之庚，辛爵之辛，癸舉之癸，丙甗之丙，子壬卣之子壬，孔甲劍之孔甲是也。

以伯仲名例　伯彝之白，叔匜之叔是也。○从薛尚功說。

婦名例　彭女乙觶，乙名彭氏也。孟姜敦姜姓孟次也。晉姬鬲，晉國名姬姓也。宋君夫人鼎，宋國名君夫人，國人稱之也。䜌女鼎䜌其父之名或氏也。齊子仲姜鎛，齊國姜姓，子仲其夫之字也；婦猶未亡，不當冠以夫諡，故冠以夫字也。

無作器者名例　寶尊作寶尊彝，寶敦作寶彝是也。○吳愙齋說：疑古之市鬻器也，故無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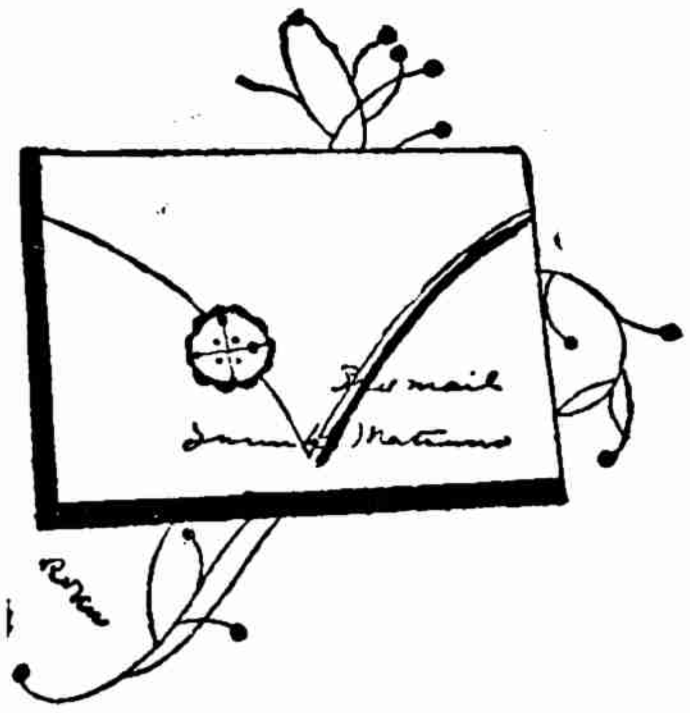
呂陵九字刀



諸城王維樸藏

本誌第二十七卷第三號要目預告

國聯十週年紀念與美俄加入問題……明養
朝鮮民衆的革命運動……頌華
西班牙狄克推多制之覆亡……明養
倫敦會議與帝國主義海上勢力的消長……愈之
牽動世界經濟的日本金解禁政策……袁劍
一九二九年的印度國民大會……譚云山
一九三〇年國際關係之觀察……稻原勝治
對於改進上海公共租界之感想……Lionel Curtis
委任統治制十年來之發展……Raymond Leslie Buell
經濟新聞之讀法……楊蔭溥
也毋考……孤桐
安居羅斯談甘地之改造印度……云山
諾貝爾獎金贈授典禮記……曉舫
世界第一的離婚都市……微知
小別（小說）……蹇先艾
苦蓬（小說）……魯迅譯



散盤今釋

黃葆戉

用夨戮散邑迺卽散用田眉自瀗洮吕南至於大沽一封吕涉二封至於邊𢍰復洮瀗陟雩戲遷𨸏吕西封於𢿛城楮木封於若徠封於若衛內陟若登於厂湶封𠜱柝𨸏陵剛柝封於𠷎衛封於原衛封於周衛吕東封於䢵東彊右還封於眉衛吕南封於郤徠衛吕西至於堆莫眉井邑田自根木衛左至於井邑封衛吕東一封還吕西一封陟剛三封降吕南封於同衛陟州剛登柝降棫二封夨人有𤔲眉田義且敓武父西宮襄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相小門人繇原人虞艿淮𤔲工虎孝𦊧豐父堆人有𤔲荆丂凡又十五夫正眉夨舍散田𤔲土牟𠛩𤔲馬𠷎𡟰邦人𤔲工騂君宰德父散人子眉田戎𢽄父效𣪘父戰之有𤔲𣗥州𦤶倏從鬲凡散有𤔲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夨俾義且𢎵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鞭千罰千傳棄之義且𢎵旅則誓迺俾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牆田余又爽䜌鞭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則誓乎受圖夨王於豆東宮新廷乎左執縢史正中農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獨於金石考據之學，每有過於古人者，非古人之學力，眞不逮於今人；誠以陵谷變遷，古代器物，時發見於千百年之後；昔無可考，或考而未塙，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一旦獲一古器，文字昭然，足資左證；則羣疑冰釋，斯亦時會使然耳。

此盤銘文辭奧邃，字形奇古，考釋無慮十數家；求其字形文義一一相合，而無偏倚者，不數覯也。按銘詞大意：殆當日諸小邦，侵奪散地。夨君起而戮伐之，畫封疆界，盬收田器，司徒、司馬、司工、各官皆有所司。逮諸邦征服，散人頌德，紀年月，立誓詞，爰圖夨王象，於豆東宮新廷。誓詞既立，執約者爲史正中農。然猶恐緘縢不固，於是銘盤，以識不渝焉。

今綜集諸家釋文，徵引有據者，折衷而述之如左：

夨釋大，釋仄，釋吳，吳釋夨，當從夨。夨國名，與散地隣。陝西鳳翔府屬，近出

士矢王尊，銘曰：『矢王作寶彝』五字，器為粵東甘翰丞（作藩）所得。又考散伯敨，銘曰：『散伯作矢姬寶敦。』杭州鄒適廬（安）謂矢散曾互通昏姻，可證矢散皆為國名。㯱舊釋蔽，釋牒，釋撲，釋戩，釋對，釋獵，釋戭，宗周鐘『戭伐毕都。』移戈於右。戭伐義顯，當從戭。𥄳舊釋竟，釋觀，釋爵，釋槱，今釋稽釋眉；稽古作𥡴卯敨𥡴手𥡴不从旨作𥄳，稽說固近，然釋眉尤強。𥄳銘中凡六見，為諸地之大名。益公敦銘文有『益公征𥄳寇』云云，海寧王靜安（國維）謂：𥄳寇亦土地，或種族之名。古眉微通用，春秋左氏傳，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穀二傳作築微。𥄳𥄳皆眉字，即周初之微人。或疑上𥄳同，而下𥄳異。余謂從目、從頁、意皆同，惟旁兩點多疑為重文。考郝伯鼎𩑋，買敦𩑋，鑄子簠𩑋，下皆從頁，分兩點於左右。𥄳移左點與右點連，非重文明矣。田眉，眉田，正眉田。瑞安孫仲容（詒讓）謂當讀為堳埒之堳（堳埒見周禮大司徒封人）於竟上築短垣為疆界。蓋掘地為溝渠，封土為堳埒，咸所以辨區域。盤文紀分田定界之事，於此不特𥄳字可釋，即𡉚字益可信為封土之封。舊釋表，於文義可通，於字形不類。表从毛，从衣，𡉚从屮，从𠬞，明奉字。（古文奉）奉封一聲之轉。考金文偏旁，从寸之字，如射字，對字，皆从又。對有从𠬞者，如𠭯侯鼎𦍒字，可見𡉚即𡉚字，此从封為強。𨘢舊釋邊，釋旻，釋爨，今从邊。𣶃舊釋滈，釋淳，釋源，釋滑，釋池，釋汎，余疑湶字。譱舊釋義，釋譱，今从義。囗舊釋□，釋國，釋凡，今从凡。𠬪舊釋叒，釋若，般虛文有𠬪字，或釋叒，與此形近，今仍从若。𠂇舊釋出，釋屯，釋掌，釋必，釋季，余初疑𠂇字，今釋乍。禮內則：『乍敨卮匜，』乍敨黍稷器也。說文从凵从屮，形近，義亦可通，似應从乍。𦥑舊釋周，釋奚，釋寅，余初疑稻字，今釋臿。臿與鍤同，插也。漢書溝洫志：『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注：插，插地起土。臿，說文从干从臼，𦥑中𢆉為兩干交加形，𠙴即插地起土象，似从臿為強。乍臿二字皆田器，並𥄳眉字，封字，義亦合。孫仲容云：『掘地為溝渠，封土為堳埒。』然則乍臿為田器明矣。𦉢舊釋戩，釋單，釋罾，今从罾。罾田，畜也。𩣡舊釋驃，余疑駓字。爾雅釋獸：『黃白雜毛曰駓。』注：『今桃花馬。』詩魯頌：『有騅有駓。』禮月令：『馬牛畜獸。』駓亦田野之畜，偏旁丕不同，金文不作丕，今从駓為強。𢆶舊釋率，釋衆，釋𢑴，今从𢑴。𡥀舊釋小子，金文小子二字屢見，但分合有別耳。𡥀（小臣𣪘）小子（小子射鼎）上二字小字分開，明為小子。𡥀小字緊接，當為子字。古文子本作𡿺，巛象髮形，散人子，為散氏之子姓，文義可通。小子，周禮夏官，鄭注官名，主祭祀之小事，於盤銘事義不合，似从子為強。𢦏舊釋兹，釋襄，釋戰，今从戰。𧵳舊釋貸，釋蕆，釋賊，釋賦，今从賦。𤔔諸家皆釋爰，余近見周餅金郢爰，爰即鍰，古以金贖刑，是春秋戰國之間罰鍰。釋爰於文義尚合。但餅金有數種，審以字形，爰皆作𤔔，無一似𤔔者。𤔔明明㥯字（古文隱）隱蔽也，私也。蓋既約之後，如有隱蔽私藏，一經察出，值千數者，則如數罰之，傳播其罪，使人共棄之，似从㥯於字形文義皆可通。𣹢舊釋灉，釋滋，釋溼，今从溼。𤔔舊釋受，釋象，釋為，釋爰，今从爰。𦨖舊釋譽，釋朕，余疑縢字。𨤲舊釋鬲，釋農，今从農。史正，官名，為書吏之長。中農，人名，負最後執約作器之責者也。

右錄各家釋文，考釋互有異同，並錄存以待後考，不敢遽斷為非。即間

有鄙見所及，揆之文義，審以字形，皆可相協者，仍用疑字，似字，強字，以別之。竊謂今日古器物日出不窮，小學家亦日進有功，儻有一得，還待質諸當世博雅。

此全形拓本，丁卯十月，吾師陳弢庵太傅八十賜壽後，題跋寄贈。器之眞贋顯晦，跋語綦詳。盤形爲周康元後拓。銘乃當日內府試拓之本，出於名家之手，字在肥瘦之間，墨花深淺，古色盎然，視召匠命拓分賜諸臣者，紙墨雖精，而鋒芒漸露，字畫臃腫，遠勝多矣。若持校吾鄉陳氏猗文閣，藏鄭谷口贈高江邨舊拓本，暨貴池劉氏畏齋藏，揚州洪氏未進大內以前拓本，則彼善於此。可知同此一器，拓之先後，工之良窳，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近見故宮博物院新拓，洗剔尤甚，若從新笵出者，更不足取。此三代鼎彝未剗以前之拓本，士林爭相寶貴，良有以也。

諸家跋尾

一

陳寶琛

此盤乾隆中葉出土。，嘉慶十四年，江督阿林保購以充貢，世間遂尠拓本。相傳燬於咸豐庚申淀園兵火。甲子三月，內務府檢查養心殿陳設，得之庫中。初疑爲贋，耆壽民少保以所藏舊拓本校之而信。上遂命拓五十本，分賜諸臣。此紙爲試拓之本，故留予處。盤在揚州時，阮文達嘗翻沙鑄二器：一藏阮氏家廟，一藏北湖祠塾。赭寇之亂，藏祠塾者流徙入泰州，歸蕭山任氏，上虞羅叔蘊參事，曾從借拓。藏家廟者近爲長沙某氏所得，以爲眞器，重價鬻諸海外，不知眞者固仍在大內也。以贈藹農吾友，幸鑒藏之。丁卯十月，寶琛識於沽上。

二

陳衍

讀今釋允者極夥頤，向未審足下文字學之深，乃至此也。新通志刊校方般，無暇晷檢書，窘于研究。姑就肊見所及，略陳其所疑似者。盤必周器，青浦侍郎据般人作誓一語，以爲商器，疏陋殊甚。穀梁『誓誥不及五帝，』夏則有甘誓，周誓尤多，何乃毄邪？憙齋中丞据字體以爲楚器，尤屬不根。銘中洮、濾、沽、皆西北之水原，卻、戰、徠、渼、眉、辥、皆西北地，（渼疑即渼陂之渼，眉疑即郿，塢之郿，辥疑即辟）邍、滏、陟、降、皆北方語，無一字涉及楚者。㪚當即散宜生之邑。馬融注論語云：『散姓，宜生名。』而大戴帝繫篇云：『堯娶散宜氏子，』則散宜爲姓。總之，古者胙土命氏，官有官族，邑亦如之。散本必地名。秦地宜禾，故从禾。楚本叢木，一名荆，詩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左氏傳：『蓽路藍縷，以啓山林。』楚地多叢木，故稱楚，又稱荆。㪚从林，林象枲微纖形。西都賦云：『五穀央穎，桑麻鋪棻。』必秦地宜禾，又宜麻，故㪚从林。散宜氏封其地，後簡稱爲㪚，故曰散邑。散田，散人子，又曰散氏也。以奉之字必封而非表，表上从毛猶相類，下从二人則不類。封，古文籀文皆从㞢从生省，下从二，又者偏旁从單體，籀文往往从兩體。嚣道當是馳道，尙書武成序：『往伐歸嚣，』注：『歸牛馬；』楚

詞大招：『宜擾嚚只，』注：『宜棄擾讙之馬』是也。最可疑者，以夨為國而稱王。夨為虞省與？虞則公也。夨為吳省與？吳稱王矣，其力未及乎鹵北也。則夨王必周王。夨訓頃頭，惟頃王或可作夨。然時東遷已久，亦无此威力，此則不能強解者矣。

三

褚德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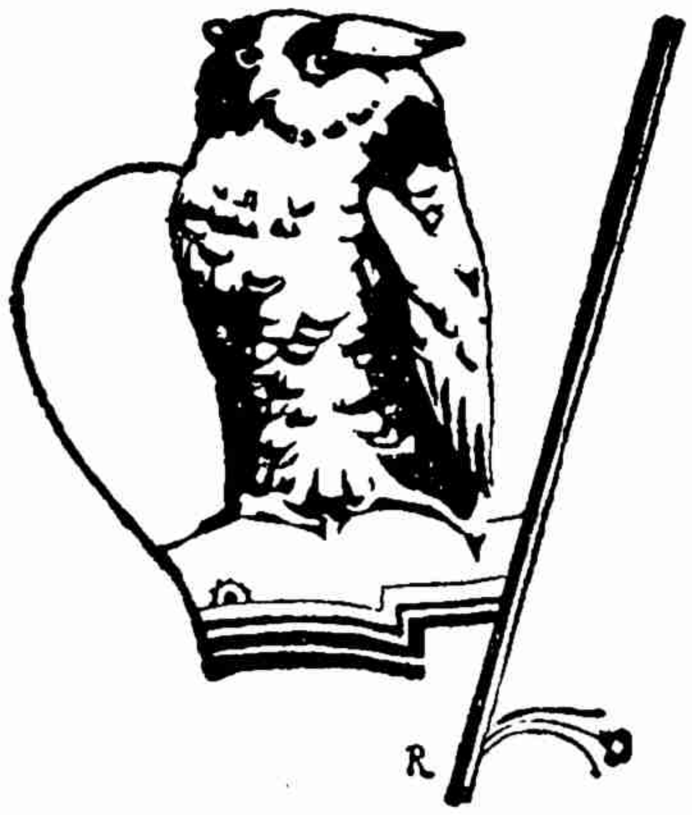
是盤諸家考釋極詳，無庸贅述。間有與鄙見不同者，略加考證。[illegible]吳釋為滄，近人或釋為濾，疑當从阮釋為渭，因其下地名可釋者，皆沿渭水也。雩疑鄠字，說文右扶風縣也。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有故鄠城。[illegible]即漢志美陽縣。水經渭水注：『雍水又南經美陽縣』是也。若[illegible]即來。渭水注：『渭水又東經犛縣故城。』疑本作來，後變為犛矣。[illegible]即古槖字。趞鼎：『王在[illegible]，』即槖泉也。渭水注：『南流經胡城，孝公謂之槖泉宮。』[illegible]即原道。渭水注：『又東過獂道縣南。』孫淵如校，謂當是通渭之境。獂道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三十五里。注：『當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獂為後起字，疑其先本作原也。散國地不可考，疑散關即其舊域。渭水注：『渭水東入散關』。孫校云：『寶雞縣本秦陳倉縣，散關在縣西南五十二里。』光緒末年，寶鷄縣出一銅敦，文曰[illegible]；宣統末其縣又出一尊，文曰[illegible]；知散夨二國為[illegible]之國。且夨為姬姓，其國土當在寶鷄縣，散關即其故地。特散稱伯而夨稱王，則夨必

強大于散可知。二國經畫疆土，準人豆人，皆在質成之列。準字不可識，豆亦地名。說文邑部『郖，宏農縣庾地。』段注：『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將封禮自郖津南渡赴宏農，拒柳景元。其地在今陝州靈寶縣西。』古為豆，後變為郖耳。一得之愚，難免穿鑿附會，即希審定。己巳二月，褚德彝記。

四

吳士鑑

曩與王文敏同值，嘗言聞諸潘文勤陳簠齋諸老，謂散盤自阿敬敏進呈後，似尚在內府。惜不知貯於何所，相與夢想者久之。越二十餘年，奉命清查各殿圖籍，而散盤原器，固存內庫，人間始重見拓本。（與舊藏何夢華趙懿子二本校之，不差絫黍）謹案：阮文達積古齋款識成於嘉慶九年，其時盤尚藏洪氏。張叔未清儀閣題跋云：『嘉慶十四年，貢入天府』云云。考十四年冬，睿廟五旬萬壽，申命臣工，不准進獻珠玉等件，有備進書冊字畫者，准其呈遞。是敬敏之入貢，正在祝釐之時。其年方移督兩江，此盤為江南流傳最著之物，故購諸鹺商以儕於書畫之列。文敏親聞老輩緒論，始知碻有所本。弢老所題，與余正同。至於列邦彝器，文字各有流別。楚器尚存數種：夜雨靁鎛鐘鄦原鐘，類皆恣肆雄奇，與中原諸器不同。文中所敘水名，又皆齊魯燕趙諸邦，未可以理想肊定也。戊辰先立夏日，吳士鑑識於九鐘精舍。



東武王氏商盉堂金石叢話

王維樸

戊辰仲秋，東方雜誌社有美術特號之刊，徵及鄙人。謹就敝藏各品，選記數十則於下，以供海內外同好鑒定焉；若云箸述，則余豈敢！

禽彝，載十六長樂堂，積古揗古，各書，乃嘉定錢獻之先生坫故物。道光庚寅冬，新息任鄉圃以贈劉燕翁者。高五寸七分，耳高二寸六分，口徑八寸四分，腹圍二尺六寸六分，重六十兩。福山文敏族伯定爲魯公器。瑞安黃仲弢丈有考一篇，謂以書法論與盂鼎恰似。洵周初寶器也。

大敦蓋，舊釋然睽，爲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所藏。陳壽卿表祖致先文敏尺牘云：『般蓋至佳，祺謂作器者名大，事近史頌鼎，舊爲多智友得之閣老西。』……樸案長白多智友廉訪懋，亦富收藏。先祖比部公得此敦蓋及格伯敦數種於其家。筠淸館金文，揗古錄，周金文存，各書俱載之，而以瑞安孫仲容徵君詒讓古籀拾遺所釋爲最碻。劉申叔師培周代吉金，㩀此器銘中『惟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一語，考爲穆王敦蓋，誠爲周代彝器。銘文逾百，典麗堂皇，直抵一篇眞古文尚書，亦世間之瓌寶矣。謹以名齋，用志不摩，守之者，可不愼旃！

父乙盉，卽西淸續鑑所載之品，咸豐英法聯軍之亂，流出人間。通蓋高八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三寸五分，腹圍一尺六寸一分，重八十兩。有流有鋬。週身涂金，紫綠萬狀。文字工整，花紋精緻。古器傳世，盉爲最少，因築商盉堂以貯之。

其彪句鑃，浙江武康縣山中出土。向傳無字者十餘，惟二有字。一首缺唯字，初爲海寧蘇花農外翰所得，釋六舟寶素室編年錄詳記之。後經烏程溫氏，本邑劉氏，而歸予家，載揗古錄，金文存各書。

亞形殘句兵，鑄款與商器文字同，世頗罕見。

傳世古弩，以漢爲多，予藏者乃梁器，且有外函，創見也。羅叔言丈亦藏有左攻弩機牙一，定爲三代時物。

樸案攻，工，功，古字通用。又吳淸卿世丈釋梁上官鼎文內學字爲庸，較此多一凶頭，亦古文減變通例也。單文孤誼，足徵史闕，信哉！

姻丈舊藏秦銅權，文字最佳，今歸余齋。

[illegible]斗金化，倒鑴，未經箸錄；鍾麗泉太姻丈官考布，及齊呂陵九字刀，古泉匯著錄者；俱藏寒家。

秦權泉，陽文第一，第十兩品，陰文第二十八一品，昔爲劉燕翁所蓄，先君中翰公獲來，爲所藏圜法之冠。

燕翁十布，精裝密跋，後歸鍾麗翁，陳簠齋表祖爲鮑肊園搜求不得者，同治癸酉，先君獲藏。

胡石查先生貽先祖涼造新泉一枚，較吳清卿世丈所藏者，字尤俊偉。

大歷建中，先祖舊藏，廣政大蜀，先君所蓄，俱世之鳳毛麟角矣。

十國銅鐵大泉九品，嘉道間爲徐問蘧，瞿木夫，吳靜軒，諸公所遞藏，後歸燕翁；燕翁身後，先祖以重值購得，晚獲未入泉考，先公已輯入句鑼齋泉選矣。

金山東東路交鈔銅版，羅叔言丈已著入俑廬日札，好古家藏此者極罕，足爲貨幣史增一資料。

古鉥漢印，品製雖小，證史之功尤鉅，先君晚歲旅津，曾自記前後所得，共計五百四十四方，戊午冬印成印譜二部。

漢河南男子□孟叔買地鉛劵，高一尺八寸二分，廣二寸二分，四行，行字不等，隸書刻鉛上，羅丈已錄入蒿里遺文，並有詳碻釋文。

唐景雲臧十三娘造象涂金銅碑，精美絕倫，神州集攝印十數種，無過於此者，堪稱宇內小銅碑之冠。

歷來好古家，除收集器物外，多兼輯搨本，故金石有時藉楮墨以傳。先祖先君兩世所輯金石拓本，編爲靑箱古集正續編，十四函，百餘巨册，凡宇內名器墨本，搜羅殆盡，自孫淵如，張叔未，以迄陳壽老諸公，題跋極夥，不下數百則，極拓本之大觀矣。與愙齋集古錄，周金文存二書，互有出入，可並几參考也。樸所藏整軸，如叔未先生題贈燕翁號叔鍾，陳壽老題盂鼎，俱爲精品。

樸藏李方志先生集拓一册，有張叔未，葉東卿諸公題字，極堪寶惜。

陳簠翁古泉全拓，近不易得，余藏有一分，精憮硃記，雅足愛玩。

予藏明板初印宋洪氏泉志，有明人收藏印，及初渭園長親自藏有跋之吉金所見錄，又劉燕翁之宋鐵泉譜，俱吉光片羽矣。

印譜寒家所藏不下百餘種，內如古印偶存一種，張叔未先生舊藏，隸書簽題殆遍，老輩手跡，尤宜珍重。又陳氏萬印樓印譜選本五册，間有壽世自題，今皆視爲瓌寶矣。

古物流傳後世者，除彝器碑刻外，要以玉瑞爲最足珍貴，古之君子，比德於玉，無故玉不去身，良有以也。先君舊藏碧玉圭，及劉氏亦玉璋，玉璜，玉楛矢，數十事，維樸幷拓入拙箸古器物文內。丁卯春，有申估自河南來，余又得百品，俱近年新出。如玉瑁，玉璜，玉魚，質皆風化，紋似商周，亦前賢所未見，只伯希和玉譜有之，卽與予所得者，同時同地所出。予藏玉拱璧，玉琮，玉笏，玉玦，玉琥，玉豚，玉蠶，玉琀蟬，玉佩蟬，種類極夥，聞近亦不甚出。蓋古物應運而現，有時易盡也。

家藏刻石數十種，會稽顧鼎梅丈著入石言，茲從略焉。惟北齊張思文造像佛座一種，記載欠詳，特補述之。此石於乾隆五十六年，諸城李書山先生(仁熀)訪得，後流入廠肆，先君以重値購回，精拓傳世，維樸以齊傅醜姊妹一石配之，名小齋曰雙齊石館，記實也。按高恆建元只一載，承光石刻，傳世最罕。此座石質堅潤，字畫俱臻上乘，況楚弓楚得，佛家因緣，信不誣也。書山先生所藏石洛侯印，今不知流落何所。先君有句云：『延津劍合知何日，空憶黃金石洛侯。』

先祖比部戟門公篤好篆刻，手自刻印，不下千百方，所集名人石印譜，上自明季，近迄趙撝叔，佳本尤夥，暇日擬另編目以存。

古陶出世頗晚，不易保存。先世父念廷公所收多異品，廿字一種，已載兩罍軒尺牘。餘如陶量，殘罍，俱已拓譜。

先世藏專，如齊字古專，漢五鳳專，永元畫象專，阮文達舊藏晉寧康專，劉燕翁梁大同專等，俱載廣倉專錄，又吳康甫少府，及嚴眉岑(福基)之藏專全拓，俱藏余家。

瓦類如「漢并天下」及黃少松先生「延壽萬歲」瓦，道光庚子秋，濰州杜芝農相國(受田)持贈先曾祖司農公者，又燕翁之「與天半」瓦，皆爲珍品。

沙範，如齊三字刀範，地節五鳳二範，小泉背範，並載拙著大齋所藏古器物文內。

封泥百餘，多海豐吳氏，濰縣陳氏故物。

魏太和張祥造瓦像，爲造像中之異品，除陳氏之與和五年瓦像外，未聞有第三品也。

光緒己亥，河南洹陽武乙氏之故墟，發現龜甲文，族伯文敏公定爲殷商貞卜文字，彼時先君亦收得數百枚，濰縣趙執齋(允中)歸來。趙君事母孝，好古錄印，曾集印揭八册，先君爲之序。嗣以國家變亂相尋，又董鄉校，遂無暇研討斯學。洎民國丙辰，避地來津，與僑居日本上虞羅丈，借郵筒商確舊學，乃整理舊藏，購致新出，積萬餘枚，選拓成殷虛書契菁英一書，已經黃穀侯農部錄入金石書目中矣。

先人三世篤嗜碑版墨本，先曾祖司農(藕唐)公從政之暇，亦偶臨分隸以遣日，所藏乙瑛，曹全，俱明拓精本，明板隸釋，爲馬半槎故物，當時考據家如吳荷屋中丞，劉燕庭方伯，李方志方伯，皆一時交遊，事蹟詳淸史大臣傳與縣志列傳。

先祖比部公，先君中翰(鄦闇)公所藏碑刻萬種，內多珍品。漢以上碑，以錦緞裝褫，漢以下碑，以楠木爲表，皆由趙悲菴胡甘伯兩先生簽題，及公手自跋識。先祖所著遂古客藏古刻錄，族伯文敏公硃筆校訂，及手記都中收買裝潢碑帖淸册，俱待刊行。

族伯文敏公手稿南北朝存石目原本二巨册，亦在余家，係用乾明縣官署公事紙，紅格，有官印纍纍，古色紙皮，文敏自題簽，有周季譽王孝禹兩世丈，及先君校訂多處，俱各鈐以名印，愼重異常，亦待校梓。

謹案先祖日記，購古泉時，在咸豐戊己之間，朝夕晤聚者，則李竹朋，鮑

子年二先生，及鍾麗泉太姻丈羅致碑版則在同治丙，丁，戊三載時相探討者，則樊文卿，李約農，楊省吾諸公，暨族伯文敏公。

又考先君日記，曾下榻盛伯羲祭酒京邸意園中二載，從黃仲弢京卿，端忠愍公遊；晚歲旅津，與方藥雨世丈諸公過偕，則維樸所身侍者也。

先生妣婉如宜人，喜摹拓彝器諸及全形，先君贈潘文勤盛祭酒各家拓本皆出先生妣手。民國甲寅夏，在濟南金石展覽會中，濰邑李壽林先生曾作周句鑃齋拓古圖持贈，福山漢輔兄並以長歌記之，內有句云：『宋代趙明誠，吾東爲卓犖。（德甫爲諸城人）內有李易安（李像現存縣衙後樓）丹鉛助磅礴。摩挲恣氈椎，餘風猶可作。』

明拓石鼓文卷，翁正三先生故物，有「蘇齋墨緣」印。第二鼓氏鮮鱮又之五字未損，第四鼓第五行輶車載道之載字右下角尚存，衍字尚存左上方。卷外有者字四百六十號一條，係靈石楊墨林家售出者。楊爲道光時人，任俠好古，曾刻連筠簃叢書，事見遯窟讕言，身後所藏石刻，爲京肆德寶齋捆載以去，先祖旅京日，以重價悉得之，俱有者字籤。

地節買山記石久佚，或云僞作，羅丈云不僞。

嵩山三闕卷，明拓本，爲彭允初故物，籤題乾隆五□□，字跡的碻，有「彭紹科印」「二林居士」兩印，太室一種，庶字下灬分明，元初初字完好，呂常常字明晰。

延光殘碑，乃李方志方伯舊藏，爲最精舊之本，計兩本。

陽嘉殘碑，已燬於火，予有二本俱初拓。

裴岑一石，路遠難致墨本，此係硃拓，精采之至。

石門頌，乃清初本較萃編多九字。

乙瑛碑二本，一係楊墨林藏梅石居本。梅家受清聖祖厚恩，內府珍異時加賜予；後又有鄧完伯寓居其家，爲之鑒別。此册常字故事辟三字，較世傳諸本所存字畫特多，眞宋拓寶墨也，可不珍哉！餘一册，亦明拓，較端氏秦氏數本俱遠勝，羅丈爲予題簽。

禮器碑二本，一宋拓，一明拓。宋拓者爲清初楊水心所蓄，有題簽跋尾，羅叔言丈又爲余署簽題跋，以端本秦本相較，此爲清晰，眞尤物也。明拓本有陰側，李書山先生家物。（宋本古字，廟字，牟字，俱無泐痕）

鄭固碑，楊墨林藏元拓本，膺字全存，胡甘翁題籤。

倉頡廟碑，乃劉寬夫先生藏清初本，羅丈題籤。

封龍山碑初拓本，字極似禮器，尤超縱可愛。

孔宙碑二，其一爲北宋拓本，爲明陸包山舊藏，有名印，碻，高字，辭字，中字，戊字俱不泐，以端氏所稱爲宋拓者較之，相差遠甚。端氏謂先文敏定彼本爲宋拓，豈其然乎？楊惺吾先生審定端本爲宋本，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楊先生固曾見先祖此碑者，想年代久遠而忘之矣。其一明拓本，書山先生物，有陰，與端本正同，而批墨尤精，宋拓本經羅丈題簽。

衡方碑，乃雍乾間拓本。端忠愍得自姚伯昂侍郎家，李文石（葆恂）題籤，有侍郎楷書題識殆遍，並忠愍跋語，以將字未闕，定爲明拓；及以予家明拓本證之，余本將字絲毫不闕。余近得此本，將字左下方泐如豆大矣，考

據之事，可不愼哉，民國庚申冬，得此於廠肆怡墨堂閣蘊齋世竹手。閣估年已八旬，爲予言先祖當時好古佚聞及往時掌故不已，估已去世數載矣，趙聲伯盛稱之。

史晨前後碑，明拓本，孔虞金故物。孔嘉道時人，曾題跋說文統系圖。此本秋字泐甚輕，宮字仍未泐，爲官羅丈題籤。

孔彪二本，一明拓，與汪容甫本同，一乾隆拓，去歲新得。

楊叔恭舊拓二本，方字俱未泐，乃孫春山先生貽先祖者。及此石歸予家時，則方字已不可縱跡矣。

郙閣頌三本，致，攻，堅，未泐。

耿勳碑三本，俱舊拓，近不易得。

魯峻碑，淸初拓整本，庚申春得自趙閱川處，伯字，董字，文字，武字，俱泐輕，較家藏黃少松先生乾嘉本勝。黃先生本有陰，乃宋拓，先文敏審定者，有「少松所得金石」白文印，及毛蘭軒跋；又嘉道拓二本，俱有陰。

韓仁銘二册，京字橫畫俱未泐，末跋俱全，乃足本也；墨色如漆，精采奕奕，較尹宙似佳，未知海內同志以爲然否？

尹宙碑二本，係明拓，一字不闕。

三公山碑，係初拓，先祖硃筆校過。

校官碑，乃元明間舊拓，爲胡寄雲少尉故物；八十有七載五字內，八七兩字俱全，爲世間第一本。羅丈求舊拓三十年不可得，後得朱少河先生本，乃嘉道時拓，足徵此碑善本之少也。羅丈題籤。

乾隆拓白石神君碑，並陰，側，一字不闕。

明拓曹全，乃先曾王父司農公所遺，有公長跋。

明拓張遷碑二册，第一册爲宋芝山藏，金壽門本，先字黑塊猶存，煥字橫畫未泐，有翁蘇齋，桂未谷兩公題跋數段；第二本爲楊墨林藏明拓本，煥字橫畫右端小泐，東里潤色四字，所存與前本同，而墨色勻淨，較前本佳。又整軸一，亦明拓，先君於甲寅冬以之易王逄心太守琴鶴歸舟圖長卷，有名人百餘題跋者。

雍正拓鄭季宣碑，并陰，較萃編所錄尙多一虞字，黃氏升碑後拓本，較此本少五，可，躍，虞，能，數字，陰較此少故，孟，關內，椽，郵，等字，先祖題簽定爲舊拓少見之本，福山漢輔兄歎爲見所未見，誠世間第一善本。羅丈題簽，并予藏宋拓禮器碑，謂爲生平所見無善於此者，其佳妙可知矣。

雙鉤樊敏，柳敏二碑，盛意園祭酒題籤，乃李方志先生假蘇齋雙鉤本，倩郝孝廉重摹者，有先生硃筆校記，及吳子苾先生墨筆隸書觀款及校記處。余於丁卯冬，自廠肆得一燕廷先生舊藏乾隆拓本，則字只上端少泐，墨光如漆，且係整本。

高頤碑，乾隆拓，近極罕覯。

纖字未泐孔褒碑，亦乾隆拓。

殘碑陰，一名竹葉碑，整軸一，劉寬夫先生故物，較萃編多數字；又翦本一，同時所拓，原石已燬。

安陽殘碑四種，石不知何往，予藏舊翦本一，近得整本一。

此外如漢大將軍楊瑾碑，乃孤本，爲劉辰卿先生字采故物，先生爲燕翁公子，殉寇難者。楊碑只金石存箸錄，此本拓手精良，墨采照人，亦三四百年物，有先祖長跋，羅丈爲余題籤。

陳德碑，金石契痛詆之，此乃桂未谷劉燕廷二公所遞藏，乃雍正初拓本。細審石泐處，絕無刀鑿痕，隸法亦渾厚入古，不過世之好古家，皆不得見此碑，故以爲僞耳。趙悲庵曾雙鉤入錄，其故可想見矣，又何容深辯耶？

朱博頌，或云僞刻，此本有尹氏大印章，又有匡鶴泉審定印及詳跋，諦視書法，實係近古。

萬廉山王子若縮摹百漢硯碑二巨册，咸豐時長白法可菴良舊藏，題簽並跋。此種較錢梅溪縮本小漢碑，及牛空山金石圖，俱遠勝，非可以玩品目之。況近來百硯散失，不得復聚耶？

魏上尊號碑二册，俱明拓。受禪表二本，亦俱明拓；其一爲方志先生舊藏，首六字完全無闕，近不易致。此碑世稱三絕，反覆展翫，知非溢譽。

孔子廟碑，體字骨傍不損，豐傍存三之一，乃清初拓。

初拓曹眞殘碑四本，諸葛亮三字未泐，俱有陰，乃沈文忠故物，王父及先兄長跋。

李苞開閣道題字二整本，俱舊拓；其一爲方志先生故物，有原題簽，吳窓齋世丈云石已佚，或云未佚，但下臨深潭，山風峭厲，不易施墨也，流傳甚少。

吳天發神讖碑二本；一爲宋拓，與羅丈藏本相伯仲，且有胡宗師等二跋，一字不闕。一爲明拓，少首石，爲方志翁舊藏，無跋。

禪國山刻石二本，俱乾隆拓全文本。

葛祚碑額，即題字之類，如墓表然，陳仲虎舊藏，有跋。

晉孫夫人碑，劉寬夫先生藏初出土本，有先生名號二印，過字存右半，乃追二字微泐，曰古二字不泐；又一本差遜。

呂望表，明末拓本，家字但損末筆少許，服字完好，令字明晰，德字完好，額上齊字具存，可珍。

初拓劉韜墓版一本，乾隆初出土拓本，乃張木三氏德森舊藏集古墓志二百四十六種之一，甲寅夏，先君得其全誌於濟南。

爨寶子一本，已刻跋，拓墨極精，同治時即不易得精拓。

宋爨龍顏碑二本；其一爲劉寬夫先生舊藏；一爲初刻跋後所拓，俱極精舊。

梁瘞鶴銘二本，一蟹裝五石本，皇字未泐，極精舊。

後魏中岳靈廟碑三本：其一剖字不損，墨光如漆，孫秋生造象，劉字，來，祖，香三字俱全，拓手極精。又整本二，差遜。

石門銘，此字雖泐，而有後摩崖七行；余去秋又索得賈三德一行，乃足本，世頗罕見。

鄭文公下碑，舊拓本，一部二巨册，極舊。

元颺妻，雖近出，石歸日本大倉氏，一紙値數十金，亦足見物罕而珍耳。

司馬紹墓志，葉氏平安館物，的係原石舊拓，可珍。

皇甫驎二本，温泉頌，楊大眼各一本，俱初拓，且極精。魏靈藏亦係初拓。

刁遵墓誌五本其中二册最佳，一爲張木三本，一爲整本。一雍字未泐，一始字未泐，其餘有陰且甚精，乃樊文卿先生所贈先祖者，同治時所拓。

崔敬邕整本一，劉燕翁故物，極精舊，石久佚，原拓雖兼金不易得也。

高植墓志一整本，先公以三百錢得於賣花老媼手，可謂價廉物美矣。

張猛龍碑，明初精拓，慈字下半無泐痕，誠字此册尚存三之二，較王孝禹先生明初本，近已影印者尤精，乃楊墨林故物；趙悲菴爲先祖題簽，漢輔兄爲先君題簽，羅叔言丈爲樸題簽。

鄭道忠誌二本，石存河南鄺氏，拓本最少，世人以爲佚矣。

根法師碑二本，俱未斷，整本，天咫宦劉氏物；翦本，惺吾先生贈先祖者。

高貞碑初拓一册，先祖長跋。

范國仁造象，劉子重故物，傳拓甚罕。

曹望憘造象記四本，有陳壽老印，原石現在法京巴黎，墨本不易致也，畫象亦爲甲觀。

劉玉墓志，已燬於火，此初拓本。李超誌，亦初拓本。

東魏中岳嵩陽寺碑，明末拓，極妙。

王僧高湛兩誌俱初拓。劉懿誌二本，其一史字完全不缺，張木三舊藏。

李和之造象，石已久佚，此平安館故物。

北齊西門豹碑並陰，不只異術均美四字全存，即不省二字俱未泐，乃世間第一善本，先祖得自廠肆者。

崔頠墓志，或云石未佚，現存濟南李氏；此張木三本。

石盦門銘，石久佚，此翦本又覆本一，有蘇齋跋。

夫子之碑係初拓。

朱曇思造象記，舊拓，石已佚。

初拓姜纂造象，近泐去數字。

朱岱林誌四本，初拓一，乾拓一。

清初拓唐邕寫經碑，極佳。

後周初拓賀屯植墓誌二本。

陳趙和等造四面硬像，足本，石在陝西，拓本絕少。

隋舊拓趙芬殘碑一本，極舊。

龍藏寺碑二册，一洎陽楊氏蒼育(應詢)故物，末行九門張公禮之諸字俱未泐，比端忠愍本前半少三字，乃宋元間拓本；一乾嘉拓，有陰，乃足本。

張景略銘二本，俱舊拓。

乾隆拓扈志碑一本，此碑傳拓甚少。賀若誼碑一册，亦舊拓。

鞏賓志三本，俱最舊初拓本。修梵志四本，俱舊拓，石久佚。

張通妻陶墓誌一本，初拓。

董美人二本，俱原石初拓，石久佚，拓本甚罕。

寧贙碑一册，乃舊拓，傳世極少。

李氏女尉富娘墓誌，原石初拓本，世極少見，先公題跋。

龍山公誌，石在蜀，不易得，此乃舊拓本。

元公姬氏墓志，每種各二本，俱舊拓甚精；包脊伯云係信本書，世人頗疑之，自經斷裂，遂成星鳳。

楊瑾墓志，石久佚，傳拓又甚少，藏此者頗罕；此係最舊本，尚未得暇與羅丈所藏本一較也。

峪澗谷碑，方彥聞先生藏舊拓整本，原題簽，有閣章。

唐九成宮醴泉銘，明溫伯堅（如玉）中丞藏本，明初拓，明嘉靖時原裝，溫公題簽，劉文清公舊藏，先文敏公長跋，及讀過小印。

文安縣主墓志，最舊本，張木三故物；姚柳屛（鷁圃）跋云：最佳妙之品，道光時即不易得原石本；先君跋，謂爲張木三集古墓志中唐志第一品。

姜遐斷碑整幅存八百字，爲字內三本之一，幾與漢華山廟碑並重矣。

李靖碑二本，俱極舊，冊字未損，方藥雨丈謂係明拓。

塼塔銘二本合裝：一窗觀本，靈石楊氏故物，自說罄下一字不缺；一五石本，乃先曾王父所遺。

懷仁集聖教序，有「遂翁」二字印，乃葉氏平安館物，三奧字未損。

宋府君王氏墓志，姚柳屛跋，三百年前拓墨，金石書皆不箸錄，乃最罕見之品也。

美原神泉詩序，淸初拓本，吳子苾先生跋，較萃編多兩字。

法藏禪師塔銘，明末拓本，字似薛少保。

高福墓志，福乃高力士之父，靈巖山館物，舊拓本。

鄭溫球墓志，石失所在，字體美似劉懿。

舊拓竟公頌，未升碑以前所拓，康南海最推崇之，謂視其古茂處，令人意遠。

石窟寺，千佛崖，駝山各處（六朝及唐）造象二巨冊，燕翁手裝，用高麗紙作背，旋轉如宋時蝴蝶裝；翁手跋幾滿，隸書題籤，手蹟堪珍。

李陽冰篆書城隍廟碑明拓本，及李氏栖先塋記，和字下半未損，較萃編多一字。

庚公頌二冊，明末拓，漢陽葉氏故物，較咸同拓多卅零兩半字。

元結撰文三唐語，俱明拓本。其中浯溪語，乃元明間拓本；懸崖苦結，極難施墨，世間精舊之本，恐以此爲首矣。

改修吳季子廟碑，乾隆拓本，荷屋先生故物，鈐印纍纍，及「石墨善本」一印，又題籤一，詩一，長跋一。

西門珍志，近石已斷爲六，此初拓本。

安國寺寂照和尙碑，寒字未泐，舊拓本。

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三百年前拓墨，劉軻撰。軻少爲僧，後登進士第，文與韓柳齊名；沙門建初書，亦學王之入室者。

鄭夫人崔氏誌，世傳爲崔鶯鶯，頤亭林先生曾論之，拓本世極難得，此舊拓極精，墨色沉黝。

袁公夫人誌石，今斷爲三，此乃一字不缺本。

鄭少雅誌，石久湮沒，拓本亦罕見，此舊拓可珍。

昔劉燕翁，沈文忠（朗亭），劉子重，楊幼雲，諸家小造象拓本，盡爲先祖先公搜得，故余家藏造象最備，較捃古目，及藝風堂目，尚有多出者。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一

商横戈形子父乙盉



商横戈形子父乙盉

蓋文 鋬文

父廟弟二器 紀武功也

清內府故物今藏東武王氏商盉堂

王齊民寄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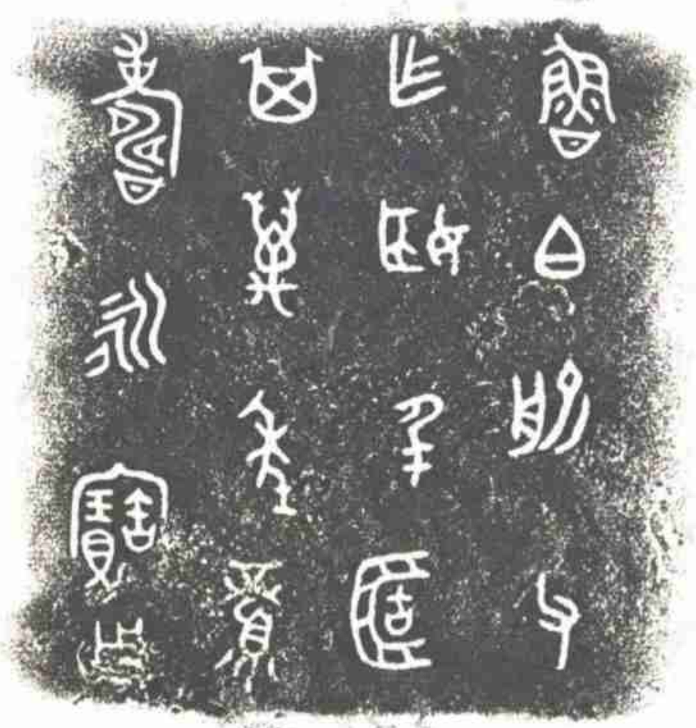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社 真賞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二

禽彝



魯伯俞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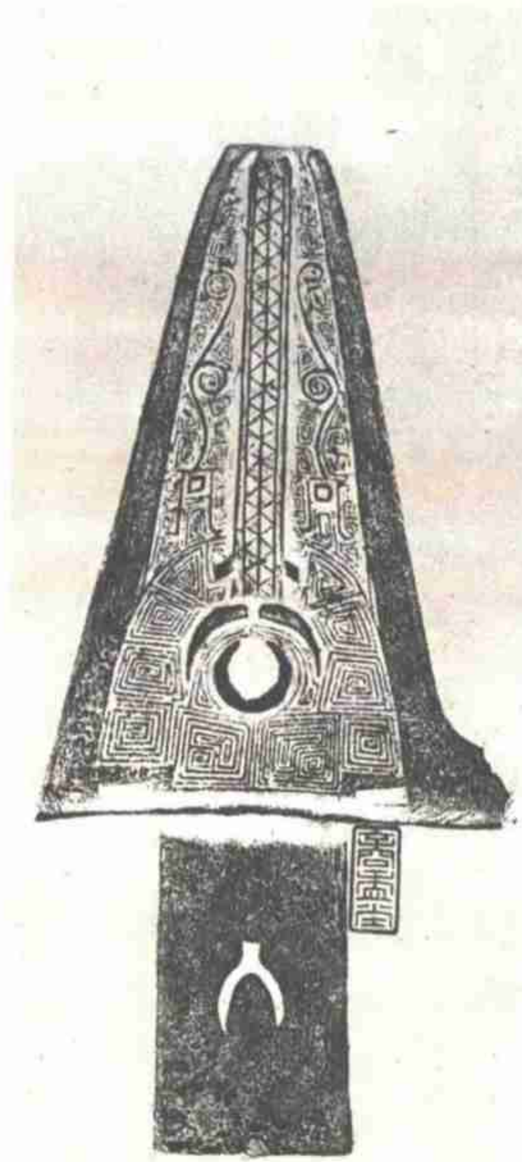
古句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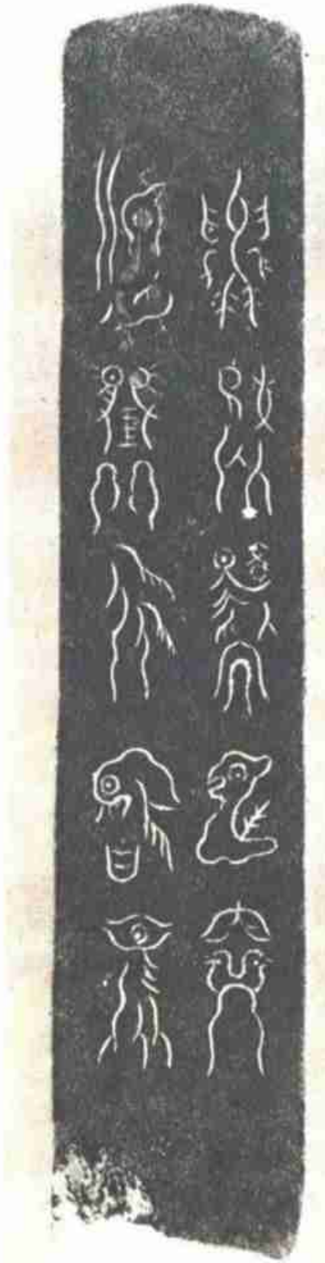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三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四

古句兵



三代碧玉圭



奭婦觚



玉佩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五



弡叔簋



子林父敦



留君簠

東武王氏商盉堂所藏金石拓本之六

周大敦蓋



龜器



鴛鴦七誌齋藏石目錄

于右任

魏南安王元楨墓誌銘 十七行行二十三字
太和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魏齊郡王元簡墓誌銘 八行行十八字
太和二十三年三月

魏元泰安墓誌銘 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景明元年十一月九日

魏穆亮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三字
景明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魏元誘命婦馮氏誌銘 十五行行十八字
景明三年八月

魏元遙妻梁氏墓誌銘 十行行六字
正始元年八月十日

魏徵士奚智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七字
正始四年三月十三日

魏武昌王元鑒墓誌銘 二十行行十九字
正始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魏王夫人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
永平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魏元保洛墓誌銘 十二行行十二字
永平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魏貴華恭夫人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
延昌二年六月二日

魏長孫史頊墓誌銘 二十行行十八字
延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魏顯祖成嬪墓誌 十二行行十二字
延昌四年正月九日

魏皇內司光墓誌 十九行行十五字
熙平元年七月十六日

魏吐谷渾璣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
熙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魏瑤光寺尼慈義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神龜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魏元遙墓誌銘 二十九行行二十八字
神龜二年八月
魏元珽妻穆夫人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神龜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魏元暉墓誌銘 三十一行行三十一字
神龜三年三月
魏穆亮妻尉太妃墓誌銘 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
神龜三年六月三十日
魏元孟輝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神龜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魏宮內太監劉阿素墓誌銘 十三行行二十六字
正光元年十月
魏元氏趙夫人光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有蓋
正光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魏穆纂墓誌銘 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
正光二年二月十八日
魏宮第一品張安姬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正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魏故宮品一王遺女墓誌 十五行行十六字
正光二年

魏宮內司高唐縣君楊氏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十六字
正光二年十一月三日
魏元引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六字
正光二年十一月三日
魏故充華嬪盧氏令媛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正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魏元仙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正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魏元使君秀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正光四年二月
魏元宗正夫人司馬氏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正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魏元靈曜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
正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魏王基墓誌銘 二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正光四年十月二十日
魏元斌墓誌銘 十四行行三十一字
正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魏奚眞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正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魏元平墓誌銘 十八行行十八字
正光五年三月十日
魏元子直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三十一字
正光五年八月
魏元璨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正光五年十一月三日
魏元崇業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正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魏元寧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正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魏郭顯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正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魏檀賓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
正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魏元誘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孝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魏元公夫人薛氏伯徽墓誌銘 二十六行行二十三字
孝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魏文成皇帝夫人于仙姬墓誌銘 十三行行十五字　有蓋
孝昌二年四月四日

魏伏君妻昝氏雙仁墓誌銘 十七行行十七字
孝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魏丘夫人鮮于氏墓誌 二十四行行二十字
孝昌二年八月十八日
魏宣武皇帝嬪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孝昌二年八月六日
魏元珽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八字
孝昌二年十月十九日
魏廣川孝王元煥墓誌銘 三十一行行三十字　有蓋
孝昌二年十一月八日
魏公孫猗墓誌銘 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　有蓋
孝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魏元朗墓誌銘 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
孝昌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
魏董偉墓誌銘 六行行十二字
孝昌三年二月十六日
魏和邃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孝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魏于纂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　有蓋
孝昌三年閏十一月七日

魏丘哲墓誌銘 十九行行十九字
武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魏元譚墓誌銘 三十行行三十字
建義元年七月六日

魏元均之墓誌銘 十四行行二十字
建義元年七月六日

魏元悛墓誌銘 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建義元年七月十二日

魏元愔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建義元年七月十二日

魏武昌王妃吐谷渾氏墓誌銘 十七行行十七字
建義元年八月十一日

魏元周安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
建義元年九月七日

魏唐耀墓誌銘 二十一行行二十三字
永安元年十一月二日

魏王使君翊墓誌 三十行行三十字
永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魏穆彥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永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魏元尼純阤墓誌銘 三十行行二十九字
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

魏山徽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

魏寇霄墓誌銘 十九行行十九字
永安三年二月

魏元液墓誌銘 三十六行行三十一字
永安三年二月十三日

魏元繼墓誌銘 三十一行行三十字
永安三年八月十二日

魏元弼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
普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魏韓使君震墓誌銘 附世系一 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　二十八行行二十七字
普泰二年三月二十日

魏開國公于君妻和醜仁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太昌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魏元馗墓誌銘 十七行行十八字
太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魏元襲墓誌銘 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
太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魏乞伏寶墓誌 三十行行三十字
永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魏王使君悅郭夫人合葬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永熙二年
魏張寧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有蓋
永熙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魏元氏洛神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缺年月
魏元瑗墓誌銘 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 僅刻三行
魏宮品一墓誌蓋
魏常季繁墓誌蓋 正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魏元誨墓誌蓋 普泰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魏穆君墓誌蓋
北齊張槃龍墓記磚
天保三年七月四日
北齊雲門寺法懃禪師塔銘 十九行行二十四字
太寧二年正月五日
北齊崔宣華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
河清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齊故魏爾朱氏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河清三年正月二日
北齊赫連夫人閭炫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河清三年三月二十日
北齊高僧護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六字
武平四年十一月
北齊赫連子悅墓誌銘 三十六行行三十六字
武平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後周韓木蘭墓誌銘 四行
天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後周時珍墓誌銘 十九行行十五字
宣政元年十二月九日
後周盧太妃墓誌銘 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
大象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隋寇府君夫人姜氏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開皇元年十月十九日
隋關明誌銘 十九行行十九字 有蓋
開皇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隋張禮墓誌銘 十九行行十四字 有蓋
開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隋鄭夫人墓誌銘 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開皇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隋張壽墓誌銘 三十三行行三十四字
開皇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隋李欽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六字
開皇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隋劉世榮墓誌銘 十八行行十八字
開皇十八年五月二日
隋盧文機墓誌銘 十八行行十八字
仁壽元年二月十九日
隋楊德墓誌銘 十七行行十七字
大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隋呂胡墓誌銘 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大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隋宮人司樂劉氏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七字
大業六年正月八日
隋後宮人司仗六品程氏誌銘 十五行行十八字
大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隋楊秀墓誌銘 二十八行行二十九字
大業六年十月八日
隋宮人司饎賈氏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七字

大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隋宮人典綵六品朱氏誌銘 十四行行十三字
大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隋後宮人司仗郭氏六品墓誌銘 十二行行十二字
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隋斛斯樞墓誌銘 六行行八字
大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隋宮人陳氏六品墓誌銘 十三行行十三字
大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隋宮人司燈李氏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大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隋宮人尙寢衣魏氏誌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大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隋孟孝敏妻劉氏誌銘 七行行七字
大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隋宮人何氏六品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六字
大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隋宮人陳氏七品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六字
大業八年三月三日
隋宮人韋氏墓誌銘 十四行行二十五字

大業八年六月十六日

隋宮人蕭氏墓誌 十八行行十八字

大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隋田光山夫人李氏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六字

大業八年十月十四日

隋宮人陳氏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六字

大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隋張業墓誌銘 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

大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隋宮人元氏墓誌銘 十三行行十四字

大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隋牛弘第三女暉墓誌銘 九行行十一字

大業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隋宮人采女田氏墓誌銘 十二行行十五字

大業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隋宮人司寶陳氏墓誌銘 十三行行十四字

大業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隋唐宮人墓誌銘 十三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隋姚太墓誌 十五行行十五字 有蓋

大業十年八月十九日

隋張軻墓誌銘 二十八行行二十七字

大業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隋鮑宮人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隋典樂姜氏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四字

大業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隋明雲騰墓誌銘 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有蓋

大業十一年二月九日

隋嚴參軍元貴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大業十一年三月二日

隋蕭濱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五字

大業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隋宮人采女田氏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十五字

大業十一年六月五日

隋曹海凝墓誌銘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大業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隋王世琛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五字

大業十一年七月三十日

隋宮人司飭丁氏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五字

大業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隋宮人劉氏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七字

大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隋蕭汎墓誌銘 十四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隋宮人司言楊氏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二年八月四日

隋主簿張濬墓誌銘 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

大業十二年十月二日

隋宇文氏墓誌銘 九行行十字

大業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隋宮人常泰夫人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三日

隋內史舍人牛方大墓記 十六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隋叱李氏墓誌銘 二十行行二十字

大業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隋宮人六品□□墓誌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大業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隋宮人司計劉氏墓銘 十五行行十五字 有蓋

大業十三年七月四日

隋宮人六品御女唐氏誌銘 十三行行十六字

大業十三年二月十三日

唐安定胡永墓誌銘 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

貞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唐張叡墓誌 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

貞觀七年二月一日

唐趙德合夫人杜氏墓誌銘 三十二行行三十二字

咸亨元年十月十五日

唐劉遵禮墓誌銘 四十行行四十字

咸亨九年十一月

唐故亡宮九品墓誌 十四行行十四字 有蓋

永淳二年九月六日

唐房逸墓誌銘 三十行行二十九字

聖曆二年二月十七日

唐索崇墓誌銘 十六行行十五字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燕徐懷隱墓誌銘 十七行行十七字

聖武二年十月十六日

宋祖士衡墓誌 三十八行行四十字 邵康節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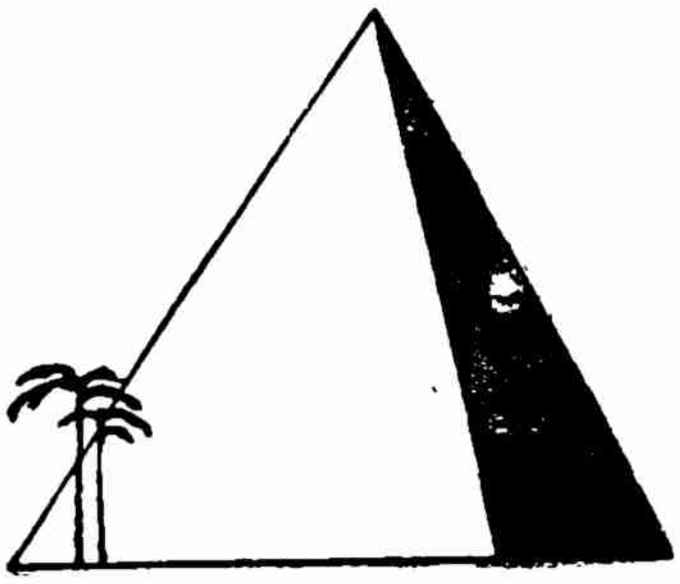
熙平十五年

太保齊郡王姓元諱蕳字無亮司州河南郡洛
陽縣都鄉洛陽里人
高宗之叔子
皇帝之第五叔也惟王稟旻融度資造流仁澄
神守質志性寬雅寡慶研和端宿隆固以太和
廿三年歲在己卯正月戊寅朔廿六日癸卯春
秋卅寢疾薨于第謚曰順王其年三月甲午即
[illegible]河南洛陽之北芒迺鐫石銘式述徽蹤

惟大魏正光二年歲次星紀月管南吕
日入酉傅姆姓王諱遺女勃海陽信人
夫幽州當陌高宇雒陽官為滎澤令亐剌
史覽幼氣衝互相陵蔽以斯艱蹟遂入宮
為女質稟婦人性粹貞固雖離禁錄執志
彌純尤辨鼎和是以著稱故 顯祖文明
太皇太后擢知御膳至 高祖幽皇后見
其出處益明轉嘗御細達 世宗順后善
其宰調醆恬滋吉允中又進嘗食監至
高太后以女歷奉三后終始靡愆蔣訓紫
闈光諷惟闈故超昇傅姆為又賜品二年
八十三終於洛陽宮 上追愍之贈品一
賚東園祕器及轀輬車奉終之具一皆須
之塟于終寧陵之北向故鐫石刊記以誌
後昆云尒也

大魏永熙二年歲次癸丑八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故持節督南
岐州諸軍事前將軍南岐州刺史張君之墓誌
君諱寧字太安南陽人也帝嚳之允胄張衡之後爲安東將軍兖
州刺史子之孫鎮軍將軍翔州刺史渾之子開國承家冠冕弈世
公稟二儀之和性資三光之傾氣抽柯雲固枝幹胄薗皇是垂駿
之童衍等班鑽之老年始有七諮祖請學祖審其奇志留館延師
歲將弄九五教自數年未四八三才獨朗學染天情器非近習莫
膺風非藉朋庭之緒儁骨早通無階書學之能風飈千刃衿帶万
須自以桂林一枝嵔山片玉學歲不群冠年獨立容豫鄉國道散
閭閻卷書辭親彈冠問世時禁仕華要賢良軍授以公才貫天人
風度詳雅永平元年釋殿中內監任以幃禁淵承其裏岳峻其表
高風雅〻若清天之臨白日洪辭偘〻如西江之瀉東海勤王剋
允哥妙孝積普泰元年加廣武將軍內監如故性潔金蘭情居水

鏡道惟公行化無私立朝章席說則行憶春波格言訟理則聲雄
電猛志在潛龍非期小割督藝方融蘭權奄及春秋六十有五永
熙二年歲次癸丑五月戊子朔廿七日甲寅薨於上京脩睦之里
春言皇心愛發天情追贈持節督南岐州諸軍事前將軍南岐州
刺史粵八月廿八日窆於孝明皇帝陵西南二里馬村西北烏
二里痛瞻悲德浸自朝市雍齊哀晏平之殞趙織樂毅之亡無以
過也長子貴顯弟二子仲顯等哀崩山之永晦痛終天之長慕潭
翰泉窴窮言於鐫石者也
其詞曰
湯々安水巍々削成郿伊君子唯哲唯英澄江寫志轉日裁明化
中玉字素上金聲鳳骨既舒龍文復表上天不弔殲仁匪道滄淵
周璣鍾嶽墜寶偉谷罷暄龍車輟曉



古印概論

黃賓虹

文字蛻變之大因

一肖形　圖畫象形有夏商周秦之印

二奇字　古籀同體多不可識之字

三小篆　周秦之間與玉筯文多相類

四繆篆　漢魏官私印章及王莽時印

上古由圖畫象形，進而成爲文字，有古籀篆隸之遞變。觀於鐘鼎款識，碑碣鐫刻，可知書畫原始合一，日久漸分，馬跡蛛絲，尙易尋獲。古印文字，至爲淆雜，今據圖畫象形之印品類尤多。以體言之，一名肖形印；以用言之，又曰蠟封印。其實古代常用於封泥，後世因趨便易，用爲封蠟，初不限於圖畫與文字之別。而圖畫象形之印，當以肖形定名爲確。肖形諸印，有龍鳳虎兕犬馬，以及人物魚鳥，飛潛動靜，各各不同；莫不渾厚沈雄，精神煥發，與周金鏤采漢碑刻畫相類。雖其時代未可斷言，而要有三代流傳最古之物。陳簠齋與王廉生書云『圓肖形印，非夏卽商』（見印拓第一）是可取以爲信。昔人龍書虎書之說，必待傅會於古神聖以實之，抑已誣矣。至於殳書鳥篆，字體勻稱，筆法整齊，古印之中，尤所習見。意其文字，已屬西漢而後，僅可謂爲繆篆之殊體，而非三代圖畫象形之文字可知也。

三代有印，古人言之鑿鑿。攷其文字，或與殷虛甲骨，周金彝器，往往相合。要之璽印爲用，剏始邃古，稱盛晚周，（見印拓二。）古籀之遺，恆多六國文字。列強殊勢，各自爲書，書不同文，形狀詭異。諸侯惡其害己，盡去其籍。繼之秦火，加以統一。學者賴有許氏說文，得覩古文籀文。三代奇字，所共留垂宇宙者，壁經之餘，惟以古印爲夥。文有朱白，時有遠近，變體殊制，頗不易明。昔之談金石者，又常置古印於彝器之外，棄而不錄，多聞闕疑，而能識其文字者寡矣。

周秦之間，文字由古籀，演爲小篆，古代白文小印，猶多所見。其書體恣肆奇逸，或同漢隸。陳簠齋印譜，次於奇字古印，別爲周秦之間，自成一類，其中容有西漢之初。葢古印文字，代有變遷，至新莽之世，拘泥愈甚。東漢

官印，有五字成文者，近人多稱莽印，（見印拓三）平方正直，漸失古籀遺意。弘印亦然。宋元以來，學者稱謂繆篆，皆以東漢官私古印當之，並又目爲秦璽，如顧氏印藪言秦九字小璽之類。（見顧氏印藪）今以文字證之，不過東漢物耳，必非秦也。六朝唐宋，篆法衰微，任意穿鑿，譌謬尤甚。前清咸同之際，三代周秦古印，發見既繁，譜錄迭出，因識古文奇字籀篆各體，編輯成書，高南鄭升古奇字印於官私印之上。吳愙齋著古籀補，始收古鉩文。嗜古之士，相繼而作。蒙亦搜集古印拓本，類纂奇字，多前人所未著錄者，數以千計。地不愛寶，日出無窮，思加編輯，無虞散佚焉。余曩獲匈奴相邦印，並知古代匈奴文字，同於先秦，有足徵也。

匈奴相邦玉印，海甯王靜安國維跋云：『印藏皖中黃氏。其形製文字，均類先秦古鉩，當是戰國訖秦漢間之物。考六國執政者，均稱相邦；秦有相邦呂不韋戈，魏有相邦建信侯劍。今觀此，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國都尉等，而匈奴列傳記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賢王以下二十四長，而不舉其目，又言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十長裨小王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漢書相下無封字。相封即相邦，古邦封二字，形聲並相近，易邦爲封，亦避高帝諱耳。惟匈奴傳之相封，謂左右賢王以下所置相。匈奴諸王，各有分地，大略如漢之諸侯王，其相亦當如漢之諸侯相。此匈奴相邦，則匈王自置之相，略如漢之丞相矣。匈奴遺物，傳世者惟漢所賜之匈奴官印，其形制文字，自當與漢印同。此印年代較古，又爲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並同先秦；可見匈奴與中國言語雖殊，尚未自制文字』云云。（下略。見觀堂述林。）

名稱施用之實證

一　持佩之用　瑞玉　符節　璽印　剛卯

二　封檢之用　封泥　鎔蠟　朱記　墨記

上古以玉爲信，人執之以相見，因謂之瑞玉，引伸之爲祥瑞，謂感召若符節然。許說文段注：『瑞爲圭璧璋琮之總稱，自天子而下，以爲祭祀朝聘之用。』許說文曰：『瑞以玉爲信也。』又曰：『卪，古節字，瑞信也。』又曰：『印，執政所持信也。』段注謂有官守者，皆曰執政。周禮掌節職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凡在官所持之節信曰印，古上下通曰璽。許說文曰：『璽所以主土。』今古印璽，秦漢以前作鉩作坏從土從金，木爾省文，鉩亦省作木。曰瑞，曰節，曰印，意本相通。齊竟陵王子良合秦書八體之刻符摹印爲一，見王漁洋跋閻左汾印譜。印之名稱，施用不同，而要爲行者所執之信，可無疑義。周秦之先，璽印文字，鐫摹古籀，間用正書，拓出觀之，成爲反文。（見印拓四）初非爲合泥封之用，猶是執以取信之物而已。爲持爲執，或又言佩。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高誘注淮南子說林訓云：『龜紐之璽，貴者以爲佩。』注：『衣印也。』印而稱衣，乃常佩以爲飾之意。漢代塗金官印，文甚纖細，至不可拓，疑即佩印。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文曰正月剛卯』云云，凡六十六字，是剛卯，亦可稱印，取以爲佩也。

書簡用泥，封之爲信，名曰封書，其來已舊。晉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

季冶追逆，而予之璽書。見之國語。注：璽，印也。璽書，封書也。玉海引世本云：『魯昭公作璽。』襄公在昭公以前，卽已有之。諸侯用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用於其采邑，蓋以簡册書之，而寓書於遠，必用布帛，檢之以璽，取泥抑之。淮南齊俗訓曰：『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璽之抑埴，卽今俗云以印印泥也。蔡邕獨斷，言皇帝六璽，玉螭虎紐，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官私璽印，亦有用青泥者。後世代之以蠟。元明拓印，有朱記墨記之分。近三百年來，多用印油，清初汪鎬京有製印泥方，實非泥而特假泥之名耳。近古印又施於陶器。近出濰縣泗城一帶，其款識間有若今存古鉢者，可證古鉢印之一。余獲陶片，直作六字大鉢，更可增爲確證。

形質制作之代異

白文　朱文　印紐　金銀銅玉

子母穿帶

三代周秦古印，形式似無定製，大者數寸，小至累黍。精麤優絀，關於國界之文野，時世之遠近，諒復不淺。文字之外，審其制度。今就其外貌之易見者論之：古印文字，凹者爲白文，凸者爲朱文。三代之印，白文作古籀，每多邊闌。不外有闌無闌兩種，是其大凡。闌之中或有界，或無界；界有有豎無横者，有横豎短長者，亦有横豎作十字格甚爲整齊者，又有横豎十字格而無邊闌者。三代之印，宜以無闌者，制作渾樸爲尤古。闌有四面高起，（見印拓五）而文字窪下者，古人用之封泥，較爲明顯美觀。今用印泥平拓，往往四角模糊，如肖形印然。肖形印者，白文多無闌；其圖畫窪下之處，常有細紋突起，亦便施於泥封之用。周秦之際，官私印皆有闌，一如三代之印，惟文字作小篆，亦有無闌者。常可於制紐上領悟之。然漢魏六朝印，間或有闌。審其文字制作，可以判斷也。

朱文三代古印，邊緣有闊狹；圖畫文字，每多鎔范鑄成之，深細工緻，精妙不可思議。緣內有横豎界者尙罕。奇形異狀，較白文古印爲多。有圓有方，是其常制。或有一印分爲四體，作四小方形者；有一印分爲三體，作一三角一方一圓者；有一印分爲三體，作三小圓形者。種種詭異，（見印拓六）非見印拓，難於言狀。肖形印，低窪之中，間有三代文字。此爲極尠，頗不易拓。至漢魏官私印，朱文多平直少致，善鑒者不待見紐而知之矣。

三代印紐，多製方圓壇式，以象封禪築壇。間有亭式，高至兩層。或平薄如片鐵，形似繩紐，制極簡略；或壇紐印上，四面鑽鑿雲雷香草網文，及嵌金銀片者。肖形印尤多奇特。其印文爲禽魚鳥獸之屬，下凹上突，印紐四旁，皆成物象隆起。卽其封泥圖畫之形。惟蟠螭虎紐，不可多覯。余蓄有飛熊紐古印，制作極渾樸，而意匠頗工，文字作敬正公三字，亦三代物也。

印紐必有穿。間有無穿者，非闕剝蝕，印羃有蟠蟒形，圓扁無穿，不可以手指撮，文一字曰共，是創制也。印紐穿孔，多左右向，相通作横式，便於繫組。亦有易横爲豎者，三代之印爲多。紐上或作銅鐢，高寸餘。余得一紐，已鏽蝕不可轉動，亦有銅環細如筋，大如拱璧，旁鑄扁方印突出，文曰「邸博，」殆姓名印，便於懸肘，非昔人所謂肘後黃金者耶？泉紐印向不數覯，清咸豐初，秦中頗多出土，皆工妙可玩。印甚小，紐大且倍之，或數倍之，有

絕大者。或兩面均作盤螭文；或兩面均圍列小五銖泉四，間以四圈，圈中各一星，中則常宜子孫小泉一紐。上均有穿。其環列小篆書十二字者，尤精好。此類頗繁，鮑子年多有拓本。鉤帶印形尤異。三代印有白文朱文之異，或方或圓，或扁方橢圓不同，官印私印兼備。鉤帶或鑲嵌金銀花紋，長者尺餘，短亦數寸不等，可於文字制作，辨其時代焉。子母套印，母則紐鑄母獸，子則子獸，套成如母抱子。字多朱文，母作某某印信，子或兩字爲多。穿帶印，兩面姓名，各或不同。（見印拓七）亦有三代周秦之物，形質較漢魏爲尤小，因文字可想見也。

晉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秦始皇時天子獨以玉，號稱璽，臣下莫敢用之。古印有玉，有石，有琉璃，象牙，犀角不一類。近時發現尙多。而玉印精美者尤罕。純黃金印不易見。銀印官私雜印均有之。銅印中每有金屬劑合之品，如周禮考工所記，今已不詳。近觀新出土者，有黑如漆，瑩如瓷，爲紫褐色者常多銀；作青黃色者謂多金，然皆有銅質爲主以摻合之，故露微綠色。惟契刀刻字周秦古印，（見印拓八）體質研鍊，工尤精密。入土數千年，燥溼不能剝蝕，鋒芒閃爍，如發新硎，是可異已！

譜錄傳世之提要

宋代官私各家印譜之發端　元明淸各家印譜之優劣　近代鑒藏古印之精審

宋政宣間，搜羅古物，流風廣煽。籀史所載，著錄金文之書至三十餘家。古印有譜，亦始於宋之宣和，名宣和印譜，四卷，久已不傳。其後楊克一有集古印格一卷。克一爲張文潛甥，著有圖譜，爲宋人印譜之先聲。（郡齋讀書志載印格一卷，晁克一撰，張文潛爲之序曰：『克一性好古印章，其父補之大愛之。』按紫微詩話：『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張公文潛甥也。』又黃山谷晁無咎並有題楊克一畫竹詩，似克一本楊姓而非晁。）王厚之復齋印譜一卷，顏叔夏有印古式三卷，姜夔集古印三卷，俱傳有譜。惟王俅子弁嘯堂集古錄，元吾邱衍子行學古印式編，盛稱於世。錢舜舉趙孟頫子昂有印史，楊遵宗道有集古印譜，錢唐葉景修有漢唐篆刻圖書韻釋，長洲沈潤卿，又以王順伯趙子昂錢舜舉吾子行及子行弟子吳孟思所摹，與其所未摹者刻譜以傳。而郎瑛叔寶七修類稿，偶記所見，非專言印者也。自元迄明，武陵顧世安搜羅最多。其子汝由，汝修，汝和，孫天爵，歷三世收藏，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成顧氏印藪，蔚稱廣博，風行海內。其後雲間潘源常雲逃作集古印範，江都張學禮誠甫輯考古正文印藪，京口劉汝立思禮爲之同選，金陵甘旭作印正，朱簡修能作菌閣藏印，及印經，印品，要多以顧氏印藪爲藍本，摹刻而增損之，譌謬已甚。歙人王常延年，於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鑒出宋元謬印十之二，爲集古謬藪，及秦漢印統，而濫收贋印爲仍復不免。蓋秦豫以官印勝，齊魯以古印勝，小古印關緣者，舊譜以爲秦物而不收，大古印以爲廢銅，銷毀者多矣。

明代印藪印統，雖成譜錄，出自鉤摹，鋟之棗木，展轉失眞，多漓古意。其時武平郭宗昌胤伯成松談閣印史，其輯錄繁多，雖不逮於顧氏，而其印

多爲出自秦中之物，非徒襲人舊藏，鑒者韙之。明季四明萬大徹子宣，有集古印譜，太倉趙宧光凡夫，有摹古印譜，康熙中當湖陸光旭鶴田，有居易軒漢印譜，長沙吳觀均立峯，有稽古齋印譜，海陽胡正言曰從，有印藪，印品，印賞玄覽，又嘉定金惟駮叔良，有臥游齋印譜，刻之乾隆中，均不多覯，瞿木夫嘗稱之。乾嘉之際，儀徵阮元芸臺，有積古齋藏印譜，歸安姚觀元彥侍，有漢印偶存，錢唐黃易小松，嘉興張廷濟叔未，皆有收藏，尙爲不多。惟歙人汪啓淑訒弇漢銅印叢及集古印存，有名於時，藝林寶之。番禺潘有爲毅堂有看篆樓印譜，多收程荔江舊物，相與頡頏；同治中印歸高要何昆玉蘧庵有吉金齋印譜；旋售於濰縣陳介祺壽卿，入十鐘山房印舉，附益所藏，蔚爲鉅觀。濰縣高慶齡南鄭，有齊魯古印攗，其同邑郭申堂有續齊魯古印攗，三代古印，於焉大備。同時歸安吳雲平齋，有二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吳縣吳大澂淸卿，有十六金符齋印譜，海豐吳式芬子苾，有雙虞壺齋印譜，道州何紹基子貞，有頤素軒印存，永明周鑾詒季譽，有淨硯齋印譜，以及益都孫文楷之稽庵古印箋，石埭徐子靜之觀自得齋印譜，皆稱一時之選。丹徒劉鶚鐵雲，又集福山王懿榮廉生諸家之藏，成鐵雲藏印，僅存譜錄而敍釋未詳，終於散佚，可爲惋惜者矣！王石經西泉，田鎔叡鑄叔，高鴻裁菀伯，劉嘉穎實夫，又嘗集合當時名公鉅卿，及私家所藏周璽甚夥，拓成卷帙，而流傳頗尠；曾一寓目，今不獲見之也。

考證經史之闕誤

繆篆官私印資於考史　奇字大小鉥兼以證經

前淸乾嘉以前，經學家，墨守許氏說文，古籀文字，輟而不講。三代周秦之印，以其形狀詼異，不易辨識，咸謂官私古印，足以補史乘之闕誤恆多，而證經籍之異同良寡。以爲官印尤可以證古官制，謂古制之難考，莫官職若，漢以下史志，晉北魏之外多闕，南唐得齊職制，惟徐鉉一人知之，而亦不傳。蓋周官之後，直至唐六典始有專書，書闕有間，由來遠矣。海鹽黃錫蕃椒升，有續古印式。以爲元吾子行著古印二册，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向無印本。其書雖不得見，而三十五舉已詳言之；因以其自藏印，就印之有合於所舉者，分列其式，旁參他說，間附己意，分爲二卷，於漢官職多所徵引，於晉蠻夷倓印（見印拓九）參考尤詳。

黃椒升續古印式考，騎部曲將印云：『兩漢表志有騎都尉，屯騎散騎越騎驃騎車騎校尉將軍之屬，而無此官。然公孫敖爲騎將軍，公孫賀爲騎士，張釋之爲騎郎，毛釋之爲郎騎，傅寬爲左騎將，石陽喜爲郎中騎，王虞人爲騎司馬，李廣爲騎之將主騎郎，樊噲爲郎中騎將，而表志亦略之。又晉率善倓伯長印，椒升得之，訪錢大昕竹汀於吳門。錢竹汀云：『倓必南蠻部族之稱。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倓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倓蠻夷贖罪貨也。因謂錢已是貨，何必更言。……据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賨錢口四十，則賨與倓皆蠻部落之號，徵賨錢以代租賦，徵倓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倓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白矣。』（見十駕齋養新錄

卷十五。）

嘉定瞿中溶木夫集元明以來諸家藏古印譜，自楊遵，王常，吳觀均，趙宧光，金惟駁而後，至於汪啓淑，查淳，湯燧等之所輯，兼收博采，成集古官印考證。嘗以古印譜悉多官私並收，有圖無說；即間有論斷，如學古編，亦止就其篆刻形制求之。顧氏集古印譜，於私印既未免以意牽合，官印則疏略尤多，因博訪收藏之家，證以正史中官制地理，正其譌謬。三十餘年，自漢魏訖於宋元，集官印九百餘種，釐爲十七卷，又附虎符魚符一卷，吳窓齋云：『曩在里門假館外王父韓履卿寶鐵齋，於翁叔均處得覩此書目錄一編。及後視學秦中，獲交瞿木夫子經孳，展卷讀其全書，考據之確，足爲讀史者資考鏡也。』

歸安吳雲平齋，取漢官印排比考證，勒爲一編。馮桂芬景庭稱其篤學考古，至老不疲。考訂金石文字，確有依據，一字之疑，窮日夜討索不置。儀徵阮氏，嘉興張氏，蘇州曹氏，藏吉金爲東南稱最，亂後散失，往往於市肆物色得之，不惜解衣質買，人以比之王元美。所著印譜，如古銅印存之外，又有古官印考六卷，考印漫存九卷，其書大致與瞿木夫集古官印考證相類，誠有功於稽史者焉。其時王廉生得「倘浴」印，價至數百金；龔定庵得「倢好妾娋」印，爲築寶燕閣，遂有私印欲其史，官印欲其不史之論。蓋官名不見於史，是可補古史也；人名大暴於史，是亦發思古之深情云。

自程瑤田讓堂序潘氏看篆樓印譜言：『丁未中秋，穀堂邀往鑒所藏印。時陽城張古餘，安邑宋芝山同主其家，相與發篋而編觀之，於兩面印識田乃始印，一面田作手，有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之義。遂必入於溝，故出三夫外。遂何以不置於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貫之則分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指王氏之鉥，曰鉥爲璽字，因檢汗簡鐍字，鉨鐍之字，無當於印章，自芝山言之，知亦璽字耳。劉熙之釋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以爲璽從土者，（見印拓十）從封省也。然據許說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而於古者璽則尊卑共之，秦漢以來，惟至尊稱璽，其說相戾。土從封省，即古封字，觀敬封小鉥，封亦從土，尤爲燎然。私鉨之璽，直省從木，爾尔通用，無容疑也。

潘伯寅序齊魯古印攈言：『自三代至秦皆曰鉥，即古璽字，從金從爾聲，璽有土者之印。高君所得璽印六百餘，可補鼎彝文字所不及。』王廉生言：『璽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皆周官。又司祿一官，今周禮下注闕，而璽印中有之。』又宋書升言：『子夏易傳，遘卦文辭，繫於金鑈，尔爾既通用，鑈當爲鉥之別體。近經學家引易作橍，云絡絲柎，遂謂鑈與橍通，於易爲假借字，何害正義之爲鑈耶？古人重耳治之學，專藉爾尔以定聲，說文不載鉥字，漢世印中已不行此字，故略之耳。立說最確。南鄭之甥郭申堂，嗜學耽古，喜聚書，以餘力爲金石學，藏三代秦漢鉥印。有古大鉥，文曰「陽向邑聚徙盧之鉥」。成續齊魯古印攈十六册，以此印冠其首。吳清卿集十六金符齋印譜，亦係假之郭氏所藏，即周禮之璽節，可以奉爲海內瓌寶。金石可證先聖遺籍，得是又見

經中古器形制，宜嗜古者珍賞之也。

宋書升釋文曰：『陽向邑聚徙盧之鉨，春秋陽三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陽爲處父食邑。一統志云，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有故陽城，漢爲陽邑，晉大夫陽處父邑。昭公十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預注，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卽其地。閔公二年，齊人遷陽。杜預注國名，世族譜云，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案漢志陽都下，應劭注齊人遷陽，故陽國是陽都，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境。此鉨碻出沂水界中，則昜卽陽國。禮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蓋當時亦強大之國也。邑向當是向字，春秋宣公四年，伐莒取向。杜預注，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注所指爲今在蘭山境之向城鎭，儒者多以爲非。寰宇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去莒爲近，經書取向，當是在承縣向城，卽此鉨向邑之向。蓋陽都在沂水西南葛溝西，向城鎭在蘭山西南枷河東，兩地相距百餘里，當時必爲其屬地。篆文加邑，作鄕者，識別之文，亦猶樊或作𨟻，祭或作鄒，奄或作郁耳。堅聚二字古通用，說文，聚，會也，一曰邑落曰聚。後漢平帝紀張安注，聚，邑落也。皆謂邑之村落。曰陽向邑聚國大於邑，邑大於聚，相統之辭』云云。下略。

篆刻名家之法古

青田壽山以石刻印之始　江浙皖閩派別不同　秦漢之摘尤宜取法

古人刻印，不紀姓名。相傳秦以藍田玉製傳國璽，此本卞和之璞，李斯所篆，孫壽刻之。魏晉以來，楊利韋誕之倫，皆工摹印。蓋史官執簡，刀筆之用，其在三代，多屬文臣。故能尺寸之間，圓轉自如，治鞠攻堅，以成絕藝。商周之鐘鼎，漢魏之碑碣，莫不皆然。所以刻畫銘辭，垂諸久遠，歷有年所，不能廢之。後人託志柔豪，致力繇素，籀篆鍥刀之學，賴有刻印之士，研求六書，手摹心追，不絕如綫。自唐訖宋，漸變古法，趨向工整。宣和印史，先存矩矱。有錢舜舉趙子昂治朱文印，圓勁停勻，多玉筯之遺意。象齒犀角，施用最宜。會稽王冕，自號煮石山農，挪用青田花乳，刻成石章。又有壽山石，出閩之侯官縣，亦發明於元明之間。最初有寺僧，見其石有五色，晶瑩如玉，琢爲牟尼珠串，雲遊四方。好事者以其可鏤可刻，用以製印。淸初耿精忠據閩，特用兵力，維掘殆盡。自有青田壽山昌化等石刻印，范金琢玉，專屬工匠。學士文人，偶爾奏刀，遂詡雅事。篆法章法，棄諸弗道，意不逮古，流爲孱弱。或者宗尙漢印，自信太過，其弊也泐蝕以爲古，重腿以爲厚，偭規裂矩以爲奇，描摹雕飾以爲巧。相沿日久，遂成習氣，滔滔不返，可勝慨哉！

宋遷臨安，江南人文號稱極盛。有明以來，五百年中，篆刻之學，所可言者，皖南之宣歙，則季何震，最負盛名。胡曰從，務趨醇正。程邃自號垢道人，朱文仿秦小鉨，最爲奇古。迨於康雍，黃呂鳳六，黃宗繹桐谷，力師漢京，得其正傳。乾嘉之時，汪肇龍稚川，巴慰祖予藉，胡長庚西甫，程芝華蘿裳，成古蝸篆居印譜。鄧石如頑伯，稍變其法，大暢厥宗。至黃穆甫又爲一變。江浙之間，文彭蘇宣，歸昌世，顧苓，四家，最稱大雅。西泠嗣起，丁敬龍泓，蔣仁

山堂，奚岡鐵生，黃易小松，亦稱四家。陳鴻壽曼生，胡震鼻山，趙之琛次閑繼之。趙之謙撝叔，極推崇巴予藉，而師兩漢，皆可取法。閩派自練元素，薛穆生，藍采飲，三家爲之倡始，世稱莆田派，謂之狐禪。齊魯之地，尹彭壽，王鎔叙，皆能平方正直，治印近於莽印。南方學者，間法晉魏蠻夷官印。近年成摹秦小鉨。然朱文奇字印既不易摹，亦不易識，惟周秦之間，印多小篆，書法優美，字體明曉，白文自然，深有古趣。朱竹垞贈繆篆顧生詩有云：『其文雖參差，離合各有倫，後人昧遺製，但取字畫勻』。觀其參差，明於離合，一印雖微，可與尋丈摩厓，千鈞重器，同其精妙。近古以來，摹刻名家，無有能爲之者。誠以醇而後肆，非可僞造，神似之難，等於周印，刀法之妙，宜求筆法，貌合成章，失之遠矣！間章雜印，間用吉語，彫刻人物，源於肖形，偶然游戲，無慚大雅。惟齋堂館閣，圖書收藏印記，或宗宋元，雖唐王涯已有永存珍祕，金章宗有明昌七印，卽爲濫觴。馮仁可稱趙松雪朱文，圓融而有生趣；米元章印，平妥而有筋骨；梅花道人板而有理，皆冠冕堂皇，不失於正，似未可以偏廢。女子治印，卓然名家，明有史擬翁姬何玉仙，號白雲道人；淸有梁千秋姬韓約素，號鈿閣女子，俱臻工妙。至若印用俗語，如周櫟園有大印文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本趙州和尚語，或其曾任青州道時刻此耶？又金堡尺牘下鈐一印曰：『軍漢出家』，蓋已嘗易代後，在丹霞與人書如此。又武虛谷博雅嗜古，著有授經堂金石跋及偃師金石記；嘗跋古帖鈐一印文曰：『打番漢兒』，打作釘，是其爲偃師令時，曾笞杖京營步軍統領番役，上官權觸和相怒，遂嚴劾之。武雖以此罷官，而直聲徧內外。此類甚多，皆不可取以爲法。雖曰雕蟲小技，道有可觀，其在斯乎，未可忽也。陳簠齋論印，謂有其說，而無其物，殊覺無味。今略存印拓，以窺一斑，附之簡端，餉同嗜焉。

拓印編目



一夏商肖形印



二周奇字印



三新莽印



四古璽反文



五古印突緣



六朱文聯珠



七穿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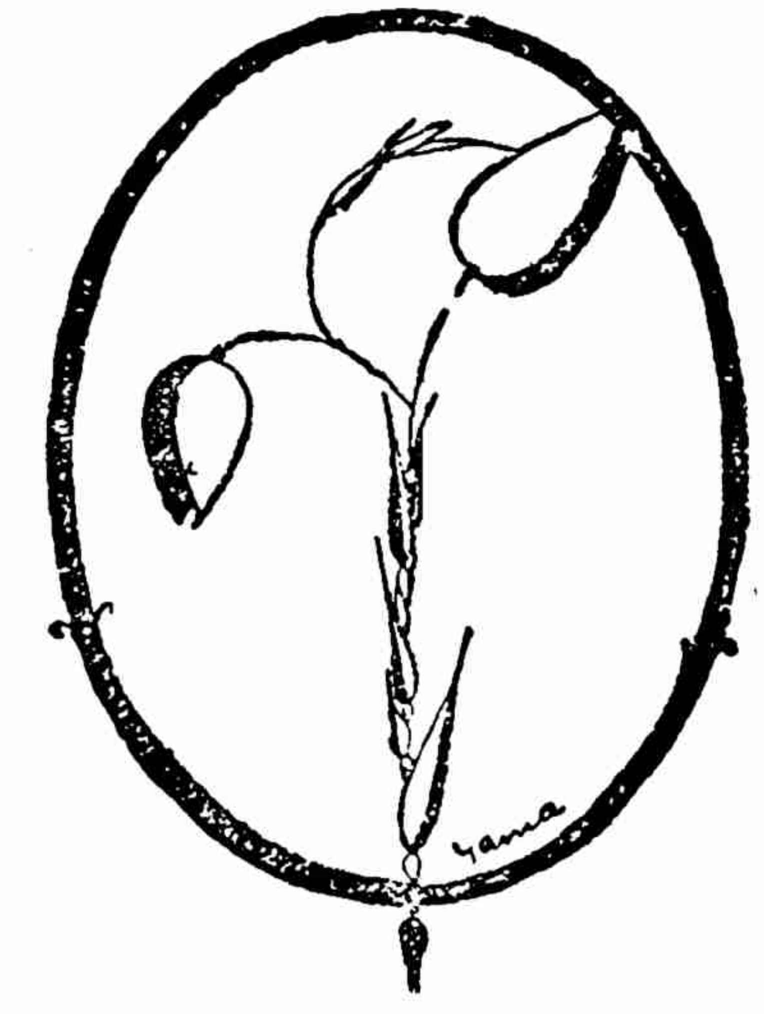


八周秦刻文



九魏倓伯長

以上印拓俱從賓虹草堂印譜選略



印學概論

沙孟海

引言

印學盛於後代，素牋朱沫，並以觀美，匪直示信而已。論印者必宗秦漢，今所傳秦漢璽印猶夥，在當時咸出工匠之手，（古有印工楊利，印工宗養）如今人之刻木戳，非必文人學士始能爲之。世稱秦受命璽李斯書之。而後世璽寶，間有作者可稽，如後唐莊宗製寶二坐，詔馮道書寶文，宋英宗時製受命寶，命歐陽修篆其文。從未聞刻者爲誰氏也。蓋是時刻印不列藝術之內，猶之伐石鏤金，有此職業，取足應用；高雅之風，非所聞也。降至趙宋，印學漸興。元之吾（吾丘衍）趙，（趙孟頫）提倡尤力。於是刻印一藝，躋而上之文史之林，以與書學畫學並轡齊驅。涉明至清，斯風彌侈，或窮年兀兀，研朱弄石，或殫精竭力，蒐聚玩賞，作家朋興，超佚前代。其源流派衍，有可得而言焉。玆目宋元以前爲印章之「創制時期，」宋元以後爲印章之「游藝時期。」薄言摭論，著其大略，篇幅是限，未能詳也。

創制時期——以制度爲主，猶論書者之辨八體十二體也。

一　璽

璽亦作壐，鉨，坾，爲印章之最古者。雜書言黃帝時發見天王符璽，堯時發見赤帝符璽，怪誕之說，不足憑信！周禮『貨賄用璽節。』鄭箋『璽節，如今之印章。』璽印之見於載籍，蓋託始於此。

蔡邕獨斷以璽爲古者尊卑共之，此言是也。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一作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今所流傳古璽至夥，官私皆有之，其文或可識，或不可識，考古家統稱之曰周秦古璽；至何者爲周，何者爲秦，則仍無顯別，要之非漢以後物可知也。官璽形較大，其文多白，少朱；私璽文多朱

少白形較小，皆用籀古文，錯落自然，非若摹印篆之勻整中矩也。



官璽　文曰□□□司徒



私璽　文曰宋遠疾璽



私璽　文曰司馬䢋

（以上俱見匋齋藏印）



私璽　文曰私璽（程瑤田釋）但云私璽，不著姓氏，古人質樸如此。（見吉金齋古銅印譜）

秦制六璽，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其後得藍田白玉，復制一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命李斯作篆，玉工孫壽刻之者是也。今所傳受命璽凡三種：一爲畢景儒傳本文如上述；其二爲向巨源蔡仲平傳本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雖復蟠龍舞鳳，離奇變化，庸可信耶？滬上某氏，乃獲其故璧，誇爲殊珍，不亦異乎！

二　漢晉官私印

印之稱始於秦，始皇惡璽之音與死同，遂易稱曰寶，曰印，曰章。（見集古印格序）漢官印猶分璽章印三等，列侯以下均稱章若印，惟諸侯王猶得稱璽。然其所謂璽者，皆稱而已，按其體製，全同章印，迥非周秦舊貫。但舉一璽字，周秦作鉩，坋，漢人作璽，便已懸殊。著錄家多以漢璽并入印中，不與周秦爲類，有以也。



（見十鐘山房印舉）

兩漢魏晉官印，體製相同，非有官稱之殊異，幾難辨別。尋常惟就其製法之不同而分類，列舉如下：

（一）鑄印——鑄法有翻沙撥蠟兩種，其體則無甚別異。



（俱見匋齋藏印）

（二）鑿印——亦名急就章。軍中急於封拜，草草鑿成之。其稍整者，世或別謂之刻印，實則同類。



（見十鐘山房印舉）

私印流傳最廣，諸家譜錄，私印居其十之八九。纍纍若若，沃丹紆紫，與當時立碑之風，同其隆盛。夫以方寸之銅，寓一人姓名於二千年後，傳之不朽，文字有靈，詎不然乎！私印文字增損配置，其例至繁，茲但著其大概：

（一）單面印







（俱見匋齋臧印）

單面印但刻姓名，或姓名表字合一印。至於表字印，則大抵於多面印或子母印（卽套印）中見之。

（二）兩面印





一面名，





一面字





男子稱臣，女子稱妾，皆卑辭也。古人相與語，亦多自稱臣，如史記述呂公言『臣少好相人』，述朱家言『迹且至臣家』，必非對君而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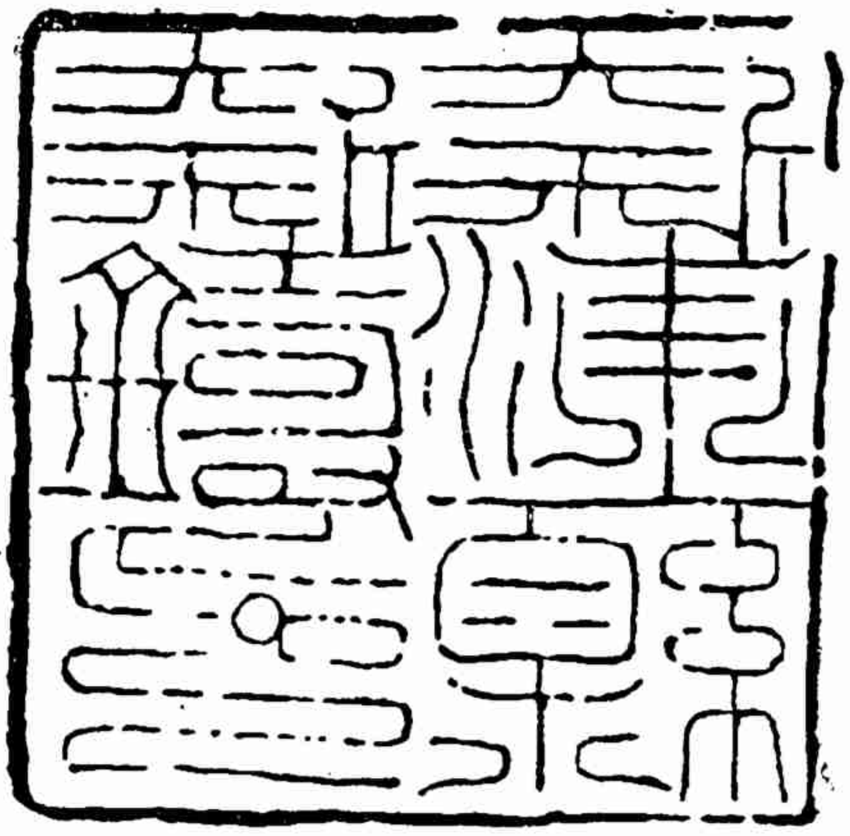
此外又有六面印子母印等，不更枚舉矣。

三　九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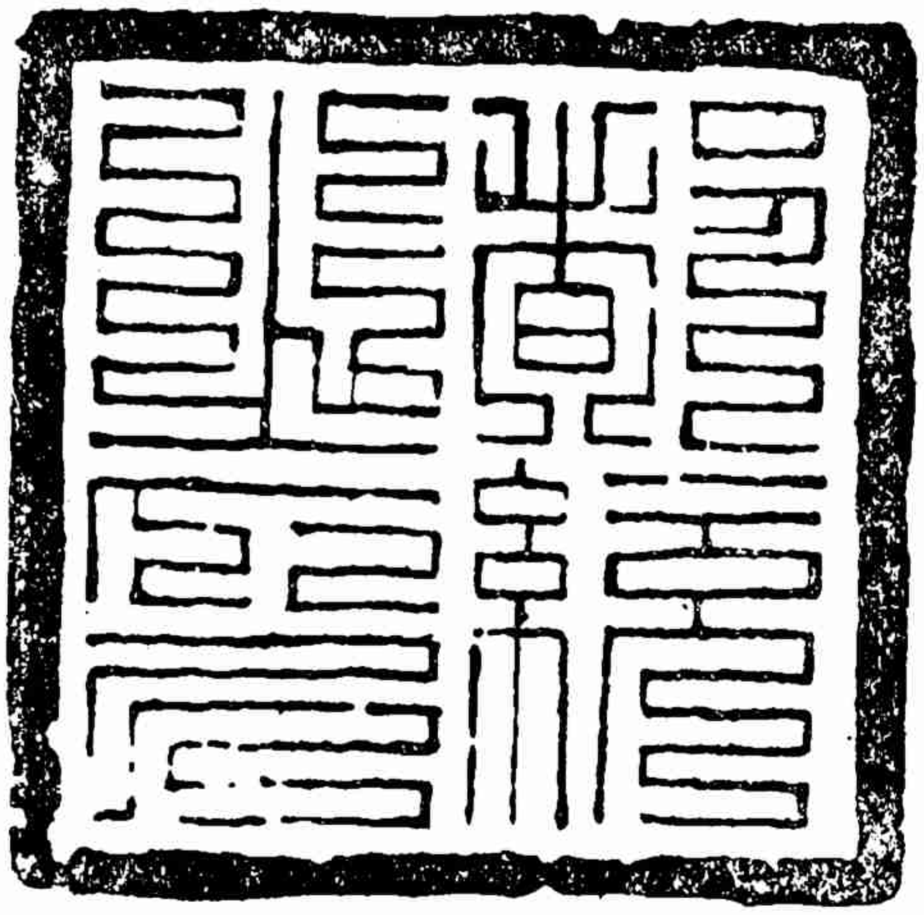
六朝官印，因時改易，漸作朱文。甘暘以爲『白文印章之變，始機於此』，誠然。唐以後，更作曲屈褶疊之狀，愈晚愈纖，亦愈勻整，印亦愈大，所謂九疊文也。（又名上方大篆）九疊文不皆九疊，如勾當公事印僅七疊，承受差委吏印僅六疊，都統之印萬戶之印乃有十疊，又如單州團練使印新浦縣印每字疊數皆不等。名曰九疊者，以九爲數之終，言其多也。（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義詳見汪中釋三九）疊數多寡之故，大抵因印文多寡而爲增損，或因時代不同，而所鑄各殊，或如三代尚數，各有定儀。明九疊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印取唐臺儀八印之義是也。九疊文板重乏味，印章至此，江河日下，純乎匠氣，無復有藝術意致！幸民間私印，不與之同化耳。



劉宋官印（見華國月刊）
此乃由漢晉印轉入九疊文之漸。



趙宋官印　文曰新浦縣新鑄印（見金石苑）



金官印　文曰都統之印（見隋唐以來官印集存）

四　詞句印

詞句印在古代以吉語爲多。秦受命璽，亦無非吉語也。漢有『建明德，子千億，保萬年，治無極』金印。蓋放秦而爲之。至於尋常私印，有一面姓名一面吉語者，有兩面俱爲吉語者。其吉語作『日利』『大年』『長樂』『常富』……不一而足。又有作多語者，如云『宜官內財』『日入千石』『宜官秩，長樂吉，貴有日』……語不出利祿之外，其事甚可恥。漢家臣民，其志如此，宜乎歷任宰輔大率謹愿寡能。謂藝術足以表見一代政俗，不其然乎？

右所舉吉語印，均爲今所流傳，散見諸家印譜中者。此外羣書所語及，亦復不尠，附引數條，以明「閒章」之不始於賈似道，而諸家論印，殊未

審諦也。

皇孫功崇公宗……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漢書王莽傳

秦時小璽，其文曰『疢疾除，永康體，萬壽富』。——沈心論印絕句注

銅小秦印，龜紐，朱文，『延年益壽，與天無極』。銅小漢印，龜紐，白文，『王君都，樂未央，富貴昌，宜侯王』。——蔣元龍論印絕句注

漢印云，『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又云『永祐慶，長壽康』……吾邑孔岸堂農部得一銅印，文十六字云，『口子魚印，承天德，獲休禔，永安寧，傳無極』。——桂馥札樸

五　圖書賞鑒印

圖書賞鑒印晚興，蓋託始於唐世，入宋而盛行。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作連珠印，玄宗亦有開元連珠印，皆用於御藏書畫，此為圖書賞鑒印之濫觴，然未明著圖書賞鑒字也。其後王涯有永存珍祕印，梁秀有梁秀收閱古書印，米芾所目為唐末賞鑒家者也。南唐後主有建業文房之印，宋太祖有祕閣圖書之印，至徽宗之宣和諸印，金章宗之明昌七印，尤著錄家之所豔稱。其在臣下，則「趙郡蘇軾圖籍」「米氏審定真蹟」（米芾）「晉卿珍祕」（王詵）「寶蒙審定」「勾德元圖書記」……不可殫記，惟原印及鈐本流傳至今者寡，考古家亦以其近古而忽之耳。朱必信乃謂圖書記始於宋內府圖書之印，（見朱象賢印典）諸家復相傳述，無異詞，抑亦太不思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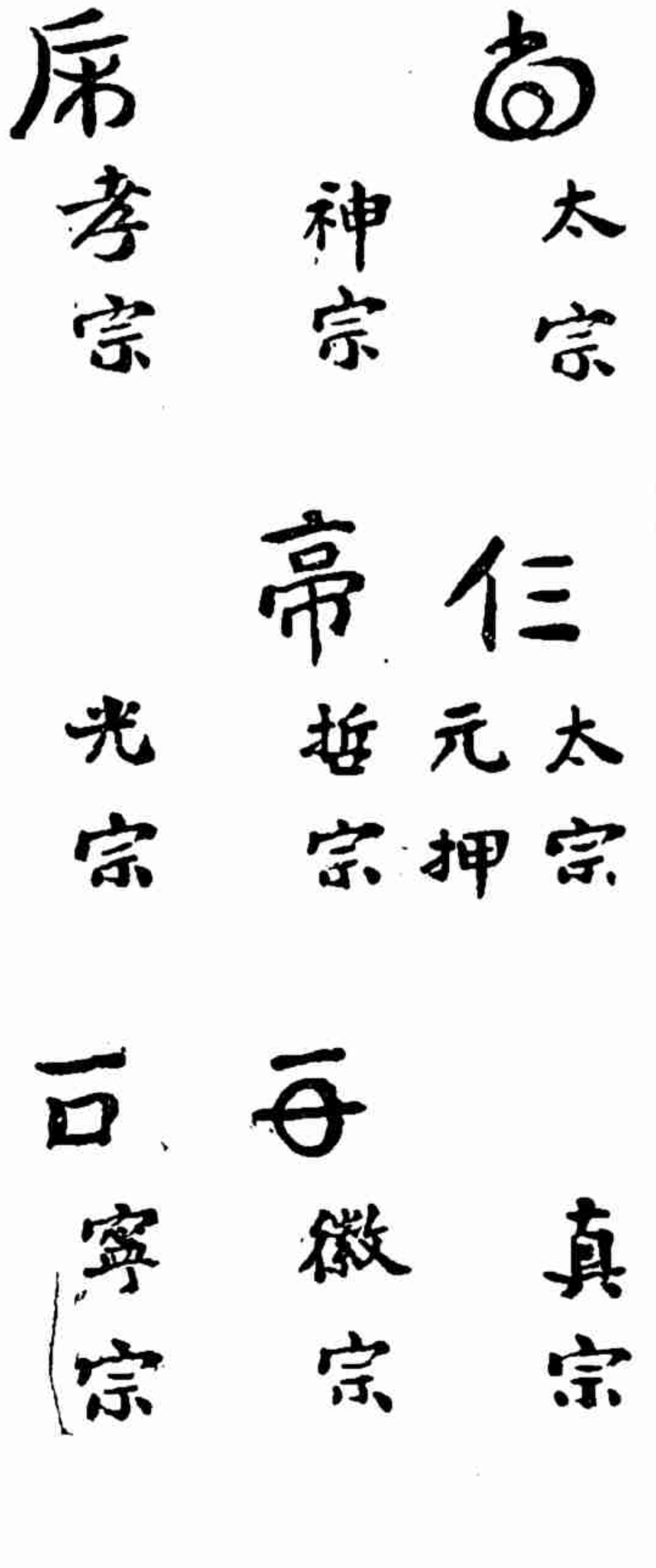
六　齋館別號印

唐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相傳為齋館印之鼻祖，是也。宋世幾於人人有齋館別號，有其名號，亦必鐫之印章。蘇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雪堂印，王詵有寶繪堂印，米芾有寶晉齋印，姜夔有白石生印，陳與義有無住道人印，皆是物也。

元明以來，此類印益多。長洲文氏為之不厭，甚至本無齋館，寄興牙石，徵明自謂『我之書屋多於印上起造』，其風致可想也。

七　花押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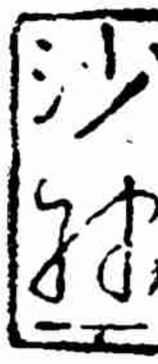
押蓋古人畫諾之遺，六朝人有鳳尾書，亦曰花書。後人以之入印，至宋時花押印已風行。周密癸辛雜識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





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又卷末載宋十五帝御押，茲移摹之，借原印不可得而見耳。（眞宗神宗光宗押文原闕）

花押印類多長方朱文。有僅一花押者，有上刻楷書之姓，下作花押者。元時花押印則參以蒙古文，（卽彼時所謂圖書）或以蒙古文代押，或上蒙古文而下押，皆有之。此亦閒章之別格也。

（俱見遯盦印譜）



（見吉金齋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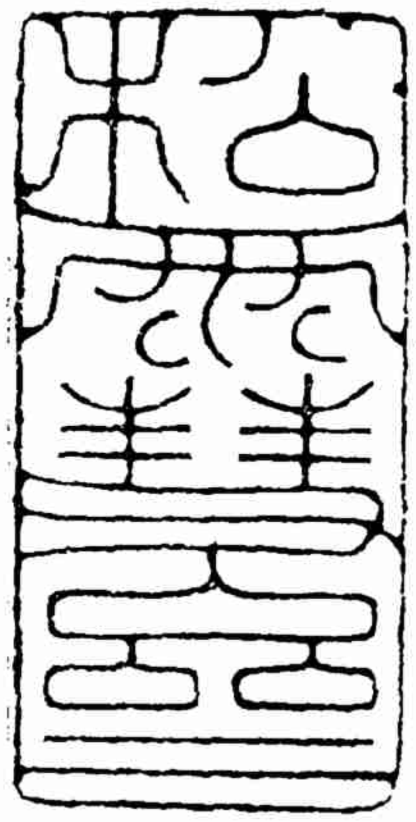


（見淸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八　圓朱文

世言趙孟頫始以秦篆入印，謂之圓朱文。前代印文，除周秦古鉨外，咸用繆篆，方整妥帖，介乎篆隸之間，與尋常書寫之篆書，體勢迥殊。後人改作圓篆，始合兩者而一之。圓筆細閑，別開生面。然此非自孟頫始也。吾丘衍閒居錄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今所見蘇軾蘇轍兄弟表字印，及岳飛二字玉印，皆用小篆，皆爲圓朱，惟趙氏嫥爲此格，不作別體，故後人稱之耳。





（俱見傳樸堂印譜）

游藝時期——以作家爲序次，猶論書者之談鍾索二王也。當宋元

之世應用繁賾，時創新格，而流變所趨，已含有游藝之意味。故宣和明昌二帝及米芾王詵趙孟頫輩，自用印章，多比盤珠，劉覽所及，輒朱其端，風雅好事由來久矣。茲論游藝時期不始宋元者，避複也。

一　文何

元明易代之頃，會稽王冕始發明用花乳石作印，以代品玉犀象琢畫截切，稱其意氣，如以紙帛代竹簡，無人不稱便，由是治印之風大熾，前代莫是過也。長洲文彭，摹印家繼別之宗也，金石刻畫，流布海內，靡靡縷縷，暢開風氣。其高第弟子何震，廣交蒯緱，遍歷邊塞，自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為榮。篆刻一道，見重於當時，殆無逾斯。學震印者至衆，要以蘇宣梁袠最著。蘇宣名不亞於震，人稱何蘇矣。

文何篆刻，力變元人舊習，石質較易受刃，行使轉動，無不如志，但如新劍發硎，了無古意，世用病之。余以文何比王楊盧駱，當時體，雖未高美，亦不無勝人處；其啓後之功，尤不可沒。後人爭摹競學，變本加厲，差以毫釐，



此文彭本體（見小山石房各印傳眞）

謬之千里，遂使文何面目，類於匠人。讀汪啓淑飛鴻堂印譜，令人欲嘔，此豈文何之罪耶？茲舉文何作品，並選一二超特者附後，以見二子迭主盟壇，不為無因。而今人心目中但認二子作品板滯近俗，觀此復何如？





皆文彭刻（上印見小石山房名印傳眞，下印見逸園印譜）江風山月四字，開浙派之先聲；我師造物四字，導鄧派之先路。



何震刻（見小石山房名印傳眞）

二　皖派

何震籍新安，此為印學入皖之漸。程邃繼起，獨張一軍，蓋自文何風習，充塞兩間，末流所歸，同於賤匠，有識之士恥用其法。若梁年、汪皜臣、朱簡、黃樞、劉履丁之倫，皆嘗有意矯文何之失，程邃其最有力者也。諸家譜錄，

傳輯程氏手刻，依然踵武文何，不能自外定腹鼎耳！

程邃而後，鄉人繼起者，有三家：曰巴慰祖，胡唐，汪肇龍，所謂歙四子也，與巴胡同時者，又有董洵，王振聲。此皆婷學嬴劉，自成一隊。前時鍥家，惟用平刀側刀旋刀切刀，皖派諸子，始用澀刀，以之擬漢，無不逼肖。然非爛熟印文胸有古趣者，亦不辦也。汪中巴予藉別傳道慰祖之治印云：『埏埴以爲器，方圓具矣，而天機不存焉；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皖派諸子之功菩，數語盡之矣。



巴慰祖刻



胡唐刻（俱見本集）

三　浙派

開千五百年印學之奇祕，而氣象萬千，卓然大家者，其錢塘丁敬乎！踵丁氏而起者，有黃易奚岡蔣仁，謂之西泠四家。或又益之以陳豫鍾陳鴻壽錢松趙之琛，稱西泠八家。入清以來，文何舊體，皮骨都盡。皖派諸子，力復古法，而古法僅復；丁敬兼擷衆長，不主一體，故所就彌大。其論印絕句云：『古人篆刻思離羣，舒卷渾同嶺上雲；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可以覘其恉矣。

黃奚以下，皆師事丁敬，或爲私淑弟子。黃奚蔣陳豫鍾錢松氣味厚，均不愧作家，陳鴻壽氣味稍薄矣。丁敬不肯墨守漢家文，而後之學丁敬者，乃墨守丁敬遺法，鋸牙燕尾，千篇一律，是以下耳。趙之琛年輩最晚，印格亦最低，丁黃遺意，至此蕩然無餘。巧爲鈎畫，無復有鈎畫以外之物，其去徐三庚惟一間耳！（徐三庚見後）富陽胡震善學丁敬，與錢松不相上下。竊謂八家中以胡易趙乃稱耳。

浙派用刀，澀中帶有堅挺之意。與巴胡輩俱宗漢人，各得一體。若以古文家陰陽剛柔之說來評兩派印，則皖陰柔而浙陽剛也。





皆丁敬刻（見七家名人印譜）



黃易刻（見七家名人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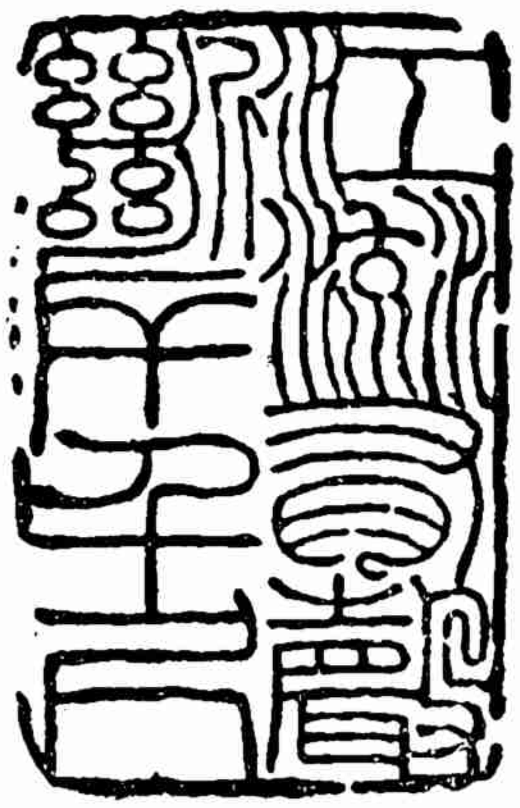


趙之琛刻（見逸園印譜）

四　鄧派

懷寧鄧琰書法渾剛，時無其儔。篆刻以圓勁勝，如其書，戛戛獨造，無幾微踐人履迹，光氣烈烈，不可偪視，蓋亦得陽剛之美者也。高第弟子推涇縣包世臣，儀徵吳熙載。世臣不多作印。熙載印本其師法，稍出新意。其峻拔梟蕩，不逮鄧氏；至於隱練自然，不著氣力，神游太虛，若無所事，鄧氏或

轉遜之要之之二子皆印林之豪傑也！



鄧琰刻（完白山人印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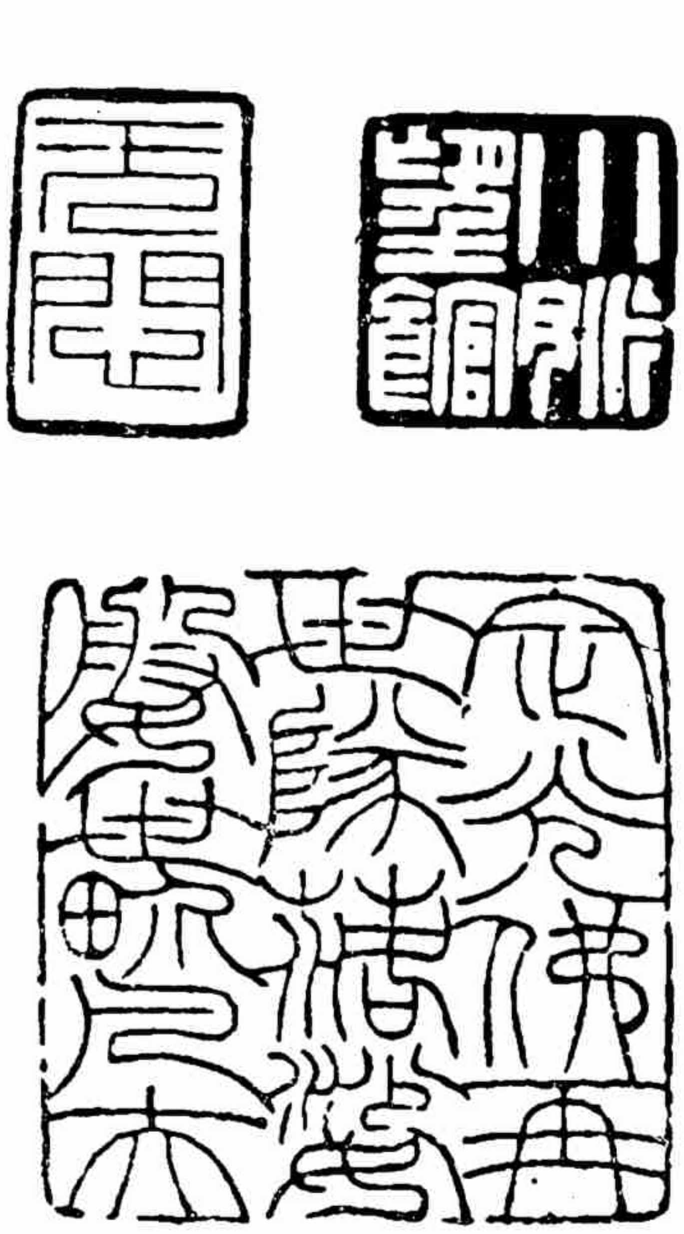


皆吳熙載刻（吳讓之印存）

五　趙之謙

會稽趙之謙與吳熙載同時。其印初出於鄧，後乃擴大範圍，舉權量詔版泉布鐙鑑之文，無不取法，融會而貫通之。標高揭己，未嘗不立志矯時，而筆氣少弱，遂不能突過鄧吳，江南江北，鼎足而已。若其淵思朗抱，發於詞翰，涉筆命刀，皆成雅趣，在藝苑印圃中，可以岸岸獨步矣！

之謙論印，並稱丁黃巴鄧，足以見其着眼之大。浙派盛行後，殆無人知有皖派，或且以鄧琰爲皖派矣。之謙獨賞會之拾隊鉤沈，使不泯沒，以矯正浙派末流之失。其書吳讓之印稿有云『浙宗自家次閑（之琛）後，流爲習尚，雖極醜惡，猶得衆好。』知其憤之深也。錢松遺其子式從之謙學印，其不薄之謙可知。松己印參用皖法者，殆從之謙言耶？



二金蝶堂印存

六　吳俊卿趙時棡

有趙之謙之志之劭，而才力克稱，開近世未有之奇者，晚得安吉吳俊卿。吳氏身兼衆長，要以印爲第一，其自道亦云如是。今所流傳缶廬印存四集，三四集乃由他人編次，未加遴別，容有不能盡如人意處。至如初二集所錄，清剛高渾，純乎漢法，可以泣鬼神矣！清代印學，遠邁前朝，捉刀玩石，實繁有徒，其以此名家者，亦不一而足。若求魄力大，氣味厚，丁敬而後，惟俊卿一人而已！身享盛名，播休域外，非偶然也！顧世之稱吳氏者，動曰類古鐘鼎瓴甓，不僅僅師法漢印，不知吳氏不可及處，端在擬漢。如安吉吳俊章，破荷亭等印，丁敬不能爲，諸家應退舍，豈過論哉？





吳俊卿成名後三四十年間，瀛海內外，靡然向風，三尺童子，皆知安吉吳氏。猶解操鐵，即相效放，覽其形而不能通其意，覩其異而不能耍乎同，汶汶泯泯，幾人能得其眞傳乎？（缶廬弟子徧海內外，惟陳衡恪王賢錢厓數子稱焉）鄞縣趙時棡，主張平正，不苟同時俗好尚，取之謙靜潤隱俊之筆，以匡矯時流之昌披，意至隆也。趙氏所摹擬，周秦漢晉外，特善圓朱文，刻畫之精，可謂前無古人！韻致蕭灑，自闢蹊徑。印豈一端而已耶？







趙仿元朱，所見至夥，今欲舉例，轉無從鈐得。辛酉云云一印，猶是撝叔之法，非純乎元朱也。

七　附論

文何已邈，丁巳未興，（雖已出，未著名）印學凋敝，薪火中熄。顧刻者紛紜，如蓬從風，競巧鬬妍，毫無理意。其姓氏具見汪啓淑續印人傳，其作品具見啓淑所輯飛鴻堂印譜。世人詬許徐三庚之印，謂其婀娜纖巧，無當大雅，實則三庚猶有眞氣，若飛鴻堂一派，直匠人耳！名爲師文何，文何之糟粕無存。姑舉數例，可以概見焉：







上虞徐三庚白文學浙派，朱文學鄧琰趙之謙。白文益纖弱，朱文不嫌纖弱，並時有心得處。吾人終日玩弄爛銅破鐵，偶見三庚一二印，如吳帶當風，婀娜盡致，亦覺新奇可喜。附著之，以存一體：



集外



金罍山民印存

賸言

論藝術於藝術之內，非善之善也。藝術之外，大有事在，『當其無，有車之用，』此之玄奧師不能授之徒，父不能傳之子，惟知者會意耳。余評印以神韻爲主，功力次之。飛鴻堂一派，功力何嘗不深，其不足登大雅之堂者，無神韻也。

篆法參用隸書，固不必盡諳六學；然有時卻不能不遵六書。如許書明从囧作朙，摹印家或作明。許書珍从㐱聲，㐱从彡从人，摹印家相承作珎。此全本隸體，不必講六書者也，無傷也。黃易刻戊戌翰林四字，戌字作戍从八肖戈，此衞戍之戍也。戌字篆作戌，與隸楷近，不取諸近，而求於遠，且大誤焉，奇哉！

篆法而外，尚有一事爲印家所不可不注意者，詞句是也。斷句成語，此效彼倣，陳陳相因，令人生厭，固矣。至如尋常私印，省文增字，杜撰臆造，罔中律令，世人之所忽視，故傳誤滋甚。王振聲集中有『小池之印』，『王于天璽』，吳熙載集中有『仲陶父印』，於表字別署下，著印字璽字，有是法乎？茫茫二百載，習爲固然，惟丁敬趙之謙輩可與語此耳！

四部書中莫若論印之書之無聊。彼此剽襲，本無價値，往往有同一段文字，各書互見，且數典忘祖，不著稱引痕迹，其陋如此。而其論制度，談小學，管窺蠡測，舛謬更甚，雖名家有所不免。試引一二條以發笑噱，求瑕索疵，吾知罪矣。

吾丘衍學古編云：『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加姓字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卻不可入印。』按漢晉表字印皆連姓，且絕無二字者。至於他人美己，則表德二文，用意已然，「父」字之留奪，於意義初無出入也。

甘暘印章集說云：『朱文印上古原無，始於六朝。』按周秦朩璽，朱文居其什之七八，漢印姓名下用『印信』字者，盡朱文也。奈何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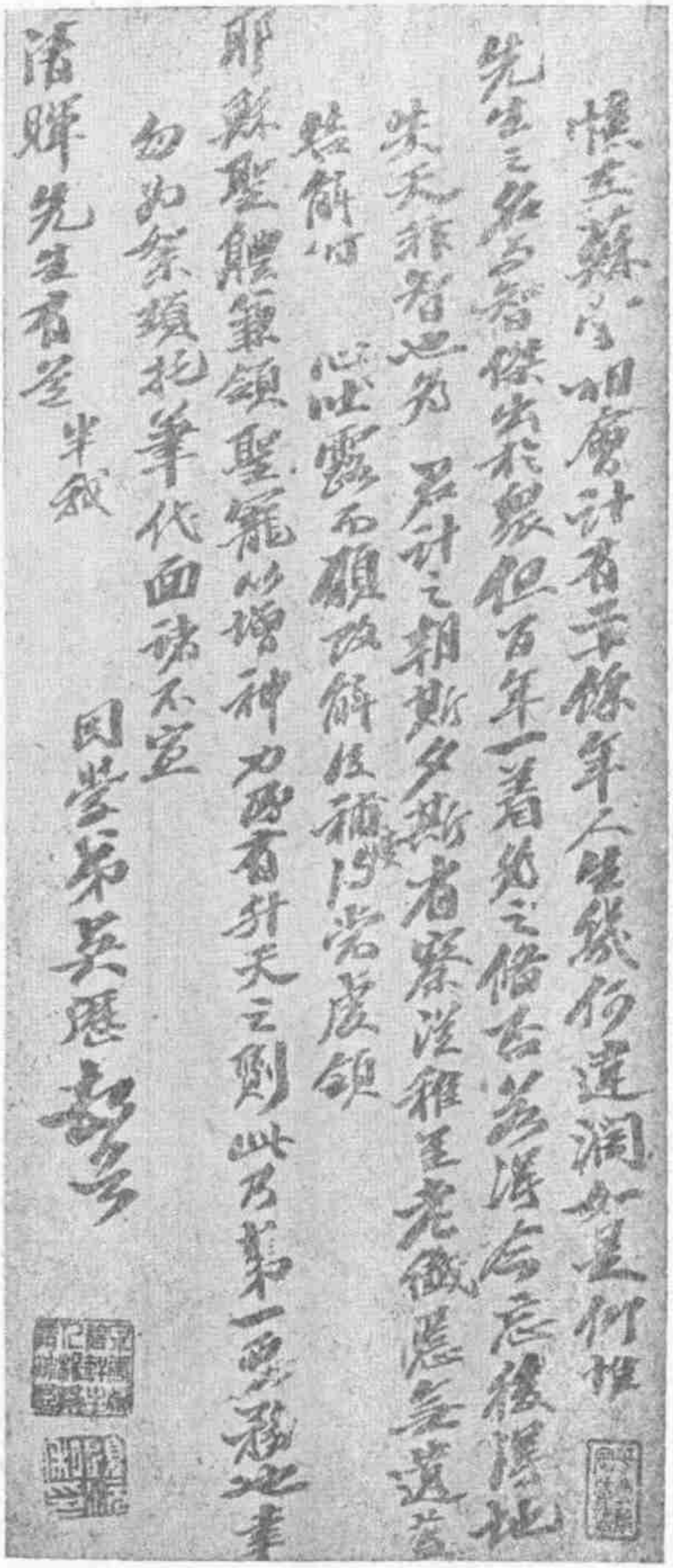
十七年，六月，草於杭州。

漢二千石公侯磚



諸城王維樸藏

吳漁山與王石谷書



右爲吳漁山與王石谷一尺牘。漁山年五十一，始往澳門，入耶穌會學道，習蠟頂文。七年學成，膺神職，歸滬，時康熙二十七年，漁山年已五十七。其後傳教上海嘉定間者三十餘年。此云蘇堂相會，當在漁山自澳回滬後，又加二十餘年，則二人殆皆八十矣。書中言告解，言聖體，皆教中聖禮所謂七聖事之一也。然告解領聖體均須在領洗入教而後方能舉行。今漁山以此勸石谷，則石谷必爲曾領聖洗之人。特石谷之領洗，僅爲居士，而漁山之學道則直出家，故其入教之名尤著。二人本同庚同里同學，晚又同教，又同享高年，奇也。書中半我二字甚新，蓋出利瑪竇友論，論曰『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王肯堂筆麈錄友論，删此句，則半我二字，不知所云，而四庫提要（雜家類存目二）謂友論曾爲王肯堂所點竄，一若非經點竄卽不能如是者。今友論原文具載天學初函，王肯堂改本亦載鬱岡齋筆麈，試相比勘，未見王所改者爲優，而利原文爲劣也。此簡現藏大阪上野氏有竹齋，內藤虎曾收入清朝書畫譜，縱英尺九寸一分，橫三寸一分，中闕一字，非傾字卽盡字也。一九一九年九月新會陳垣。



雲崗石窟

嬰行

去年十月間上海各報上載有「雲崗石窟失去佛頭九十餘個」的消息。略云『大同雲崗石佛，為我國古代文化美術之勝蹟。今年四月至八月間，被無知流氓私將佛頭鑿下九十餘個，另售於外人。國家學術機關團體至為痛惜。外報發載此事，頗譏我國人士對於美術古蹟不知愛護。……』

雲崗石窟，在於山西大同境內，是北魏時代佛教美術的大製作。但到了千餘年後的近代，僅見於傳記，中國人皆不知其所在。二十餘年前，即一九〇三年，始由日本人伊東忠太在山西境內發見其實物。其後經法國美術家沙畹(Chavanne)的研究解說，圖解，並廣為介紹，就聞名於全世界而為東洋最大的藝術。但中國人聽憑外國人去發見研究，宣傳，一向漠然視之絕不談起。現在倒去偷取了九十餘個佛頭，拿來賣給外國人，想起了真使人背上要流汗！我在牠被毀之後，來這裏談雲崗石窟，也是「亡羊補牢」的了。

關於雲崗石窟，日本人的研究甚詳，著書甚多。現在根據小野玄妙的極東三大藝術，分述如下：

一　草創由緒及建造年代

石窟寺在於大同西三十里的武周山中的雲崗村中。武周山是極低平的山，山路也極緩，沿河流而上，不知不覺之間已達其地。自大同至此，乘轎車一日間可以從容往復，總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石窟寺所在的山名曰雲崗堡。其山高不過十數丈，形狀連綿如雲，自西向東，橫亘數里。前方有廣大的谿流，然水勢甚緩。隔谿對岸的山，與雲崗堡一樣低平。四周風光極其幽靜而和平。

石窟是開鑿雲崗堡一帶的斷崖而造成的。其範圍，自西向東綿亘一里餘，石窟的高約當崗的高的四分之三。故雖然叫做石窟寺，其實並非在山中鑿洞窟而成，乃是把山全體爬空而構成一伽藍的。窟寺原是印度以來所常有的構造，普通都在面着溪流的斷崖上建造窟寺。且窟的位置大概比水面高。但雲崗石窟寺卻不然，其前面就是平地。想來，在建

造的當初這大概也是高的崖；後來經過千四百餘年的長日月，崖漸漸崩壞，谿也淺起來，就變成了現在這樣的地形態。

這石窟寺是北魏文成帝時，准了僧曇曜的奏議而創建的。最初僅造大佛像五窟，其後陸續添造，終於所造龕像不可勝數，而石窟的範圍連緜至數里之長。唐朝的道宣律師在其所著廣弘明集中記錄着窟寺創建的由緒：

『沙門曇曜，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

道宣又在其文下註着其所聞這寺的狀況：

『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窟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於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恆安鎭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看了這兩段文字，已可知初唐時代的這窟寺的大體。文中云『谷深三十里，』是指說發源於武州山之奧而流於這石窟面前的溪谷的長度。又云『石窟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乃是以現在的石窟寺爲中心而述其附近的狀況。『餘處時有斷續，』就是說此外的地方尙有散處的窟龕。『東爲僧寺，名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據文義看來，似乎當初在這深三十里的谷的東端與西端曾有僧寺與尼寺；然從酈道元的水經註上對照看來，

『武州川又南流，水側有石祇洹精舍，幷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又可知現在的石窟寺實在就是當時的僧寺靈巖寺。所謂西頭的尼寺的石祇洹精舍，乃在於從現在的石窟寺的西端更依了谿流向北所到的地方。何以知道呢？因爲往古造寺的例，有僧寺與尼寺在相近之處相並而建造的習慣。兩者的距離，必以菩薩說戒時都能容易聽到召集的鐘聲爲度。這靈巖的大窟寺當然也依照這規矩而建設。

石窟寺的營造，發源於印度。小規模的建造，在紀元前早已有之。中古的窟寺，現在尙保存者，有好幾處。在健馱羅方面，也有建造窟寺的文獻；但其遺蹟尙未有發見。又在西域方面，如龜茲，敦煌等，有所謂「千佛洞」的壯大的窟寺，現今還依然保存着。至於在中國本土內，則以這雲岡的窟寺及洛陽龍門的窟寺爲始創。其他西自甘肅蘭州及四川，東至山東，各處均有餘跡散在。其餘流及於日本九州的大分。

由此可知石窟寺的營造，自印度以來有傳襲的系統；故這雲岡石窟寺並非曇曜的創意。當北魏時代，窟寺原是一般流行的建造。在這雲岡石窟寺之前，早有敦煌及涼州創立其規模。敦煌的石窟寺是前秦建元二年（東晉太和元年，西曆三六六年）僧樂僔所造。關於這敦煌石窟

寺，李懷讓所撰的大周李君修功德記中這樣記着：

『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僔師窟側，更卽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二僧。復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後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淨域也。西連九隴坂，鳴沙飛井擅其名。東接三危峯，法露翔雲騰□□。』

涼州的石窟寺，今已不詳其所在。然據唐道宣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的中卷中所說，這是東晉安帝隆安元年（西曆三九七年）間，北涼的沮渠蒙遜在其地建造的。書中這樣記着：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二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城寺塔修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銀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斲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遥□便行，近瞻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纔遠卽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是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現在所說的雲崗石窟寺的創建，則在敦煌石窟寺成功後約百年，涼州石窟寺成功後約五十年的時候。從其前後周圍的歷史的事實上考察起來，當時北魏趁新興的勢力，平定了西域，用了熱烈的信仰而大興造像，自然取其規範於前述的敦煌及涼州的兩石窟寺，無疑。關其造像的系統的脈絡關係，亦頗有線索可以研究。要之，這雲崗石窟寺的造像的不是曇曜等的發作的創舉，這是明顯的事實。

其次，關於這雲崗石窟寺諸龕像的建造年代，魏書的釋老志中這樣記着：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山中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

文中所云『復佛法之明年』因爲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西曆四四六年）曾行廢佛；到了文成帝卽位，興安元年（西曆四五二年，）又重修佛法，故曰復佛法。所謂『復佛法之明年』，卽曇曜入魏都恆安（卽今大同）謁見文成帝的一年，卽興安二年。曇曜奏請文成帝，於武州山開鑿窟龕，鐫造佛像的事蹟，據上文已可明白；但看其『帝後奉以師禮』一句，又覺得曇曜作此造像的福業的年代，是否果在其謁見文成帝的興安二年，很不明白。照文義讀來，似乎不是同年的事。唐道宣的廣弘明集中，依照釋老志記載，列記於『興光元年（西曆四五四年）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造丈六釋迦像五軀』的事蹟下，但不詳其所據。曇曜於師賢歿後，代他做了沙門統，是和平初年（西曆四六〇年）

的事。然佛祖統紀中這樣記着：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禮。』

這樣看來，曇曜是在做沙門統的一年方才受文成帝的師禮的待遇的。前舉的釋老志中的一段文字，就文勢上看來，也以這樣斷定爲至當。同時窟龕開鑿的事蹟，也應該是和平以後的史實。

這樣考察下來，可以確知大同石佛寺最初由於曇曜的奏請，仗了文成帝的外護而鐫造，其起工年代在於和平以後。然其實際動手工作的究竟是誰人？魏書中這樣說：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某先輩根據此說，謂這龕像的製作，出於這師子國（今錫蘭）的五僧人之力。又有推斷爲五人各擔任一窟而鐫造的。太安初年（西曆四五五年）間邪奢遺多等奉佛像來魏都，想來是確有的事實。然奉佛像來京都一事，不能證明這五人就是佛師。據『莫能及難提所造者』的文句看來，或許其中的一人浮陀難提是擅長於造像的技術的，也未可知。後代秘密儀軌成立之後，如阿闍梨等造像時原都是自己刻畫或自己指示而使工匠刻畫的；然倘武斷這北魏時代的外國僧也是自己刻畫的，就大錯誤了。魏書中這一段文字作者似有筆誤之處。所謂『皆云西域諸國』一節，大概是邪奢遺多等說述其經過陸路西域到中國來的時候在途中禮拜那竭佛影時的感想的。那麼『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八字全然是作者的誤筆，或應該在前文後文中，而誤入於此，以致這段文字前後意義不能一貫。然則依據這段魏書中的文字而推定邪奢遺多等五人是佛工，自己動手參與鐫刻工作，就不免武斷之譏了。故邪奢遺多等的來朝，只能視爲與當時的造像有直接的或間接的多少功勞；而其大體的工作，仍是曇曜所率的魏地的工匠之力所成，這樣推斷較爲穩妥。

如上所述，大同石佛最初由曇曜開鑿鐫造，是史傳上顯著確鑿的事實。但曇曜所造的只有五窟，這大約就是今日現存物中的西部五大窟了。

至於其餘諸窟，是後來逐次鐫造的。所幸近來葉恭綽氏從其中央第七窟龕中發見了一首造像銘，其文如下：

邑師法宗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卅日，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世寢昏境，靡由自覺，微善所鍾，遭値聖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慈被十方，澤流無外，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訓洪澤，莫能從遂，是於共相勸合，爲國興福，敬造石廟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上爲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踰轉輪，神被四天，國祚永康，十方歸伏，光揚三寶，億劫不墜，又願義諸人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

外親族，神栖高境，安養光接，託育寶華，永辭穢質，證悟无生，位超羣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隨意噉服，若有宿殃，墮落三途，長辭八難，永與苦別，又願同邑諸人，從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潔，明鑒實相，暉揚慧日，使四流傾竭，道風常扇，使慢山崩頹，生死永畢，佛性明鑒，程階住地，未成佛間，願生生之處，常符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止俱遊，形容影響，常行大士八萬諸行，化度一切，同等正覺，逮及累劫，先師七世父。

卽太和七年八月三十日邑師法宗與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爲國家而鐫造石廟形像九十五軀及諸菩薩像。（據道宣內典錄，唐初谷東有石碑，備記其功績。有『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貲賦並成石龕』之句。今日所殘留着的，除此銘文之外，只有同窟中發見的太和十九年的造像銘，及西部的支提窟前面發見的不詳紀年的一首銘文，其餘皆不傳，實爲憾事！）

其先，繼文成帝之後的獻文帝，於皇興元年（西曆四六七年）八月，行幸到這武州山石窟寺。卽魏書顯祖紀中所記：

『八月，白羅攻歷城，丁酉，行幸武州石窟寺。戊申，王子生，大赦。』

後來到了孝文帝之世，於其太和四年八月（西曆四八〇年）六年三月，七年五月屢屢行幸到這寺。卽魏書高祖紀太和四年一條下所記：

『八月〇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宮。』

六年的一條下又記着：

『三月，庚辰，幸虎圈〇辛巳幸武州山，賜貧老者衣服。』

又七年的一條下記着：

『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佛窟寺。』

記錄皇帝的再三行幸到這寺，便是在暗裏表揚。這石窟寺在當時極爲上下所尊信，而非常隆盛，同時又表明這是佛像鐫造最多數的時代。前面所揭的銘文，便是孝文帝行幸到這寺的三月後所勒記的。然據前後的事情而推察起來，帝的行幸的時候，或許就是工匠正在動工鐫刻的時期，也未可知。但這後來的造像，曇曜等似乎已經不參與其事了。

在那時代，與武州山石窟寺相並而爲帝所行幸的大寺，還有獻文帝皇興四年（西曆四七一年）十二月甲辰日所行幸的鹿野苑的石窟寺。又孝文帝承明元年，於京中立建明寺，行幸其中；太和三年（西曆四七九年）七月乙亥日幸方山，起造思遠寺。其他京內大寺，首推皇興元年孝文帝誕生之年所創建的，當時稱爲天下第一的，有高三百餘尺的七級浮圖的永寧寺。其次還有建造高四丈二尺的大金鑄釋迦像的天宮寺等。但文成，獻文，孝文等歷代帝王所再三行幸的只有武州山的石窟寺。這樣看來，這武州山石窟寺大概是當時最重要的寺。故關於鹿野苑石窟寺的所在，魏書釋老志中這樣記錄着：

『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

這大概就是西山的鹿苑浮圖了。但與顯祖紀中的皇興四年行幸之說

不符，殊覺可疑。

這樣考察下來，可以想見在獻文，孝文二帝之世極其隆盛的武州山石窟寺，在當時何等有名，而爲上下君民所歸崇！故今日其寺址上殘留多數千古卓越的遺像，決不是偶然的事。就中西方五大窟，倘如前所說，假定其爲曇曜等所造設則在其東邊的中央部並東部的主要窟龕中諸像，一定都是其次的獻文孝文兩帝的時代，即這石窟寺的全盛時代，由於上下君民的熱烈的信仰而逐次開鑿鐫造的。前面所揭的中央第七洞的銘文中，確實明白地記錄着這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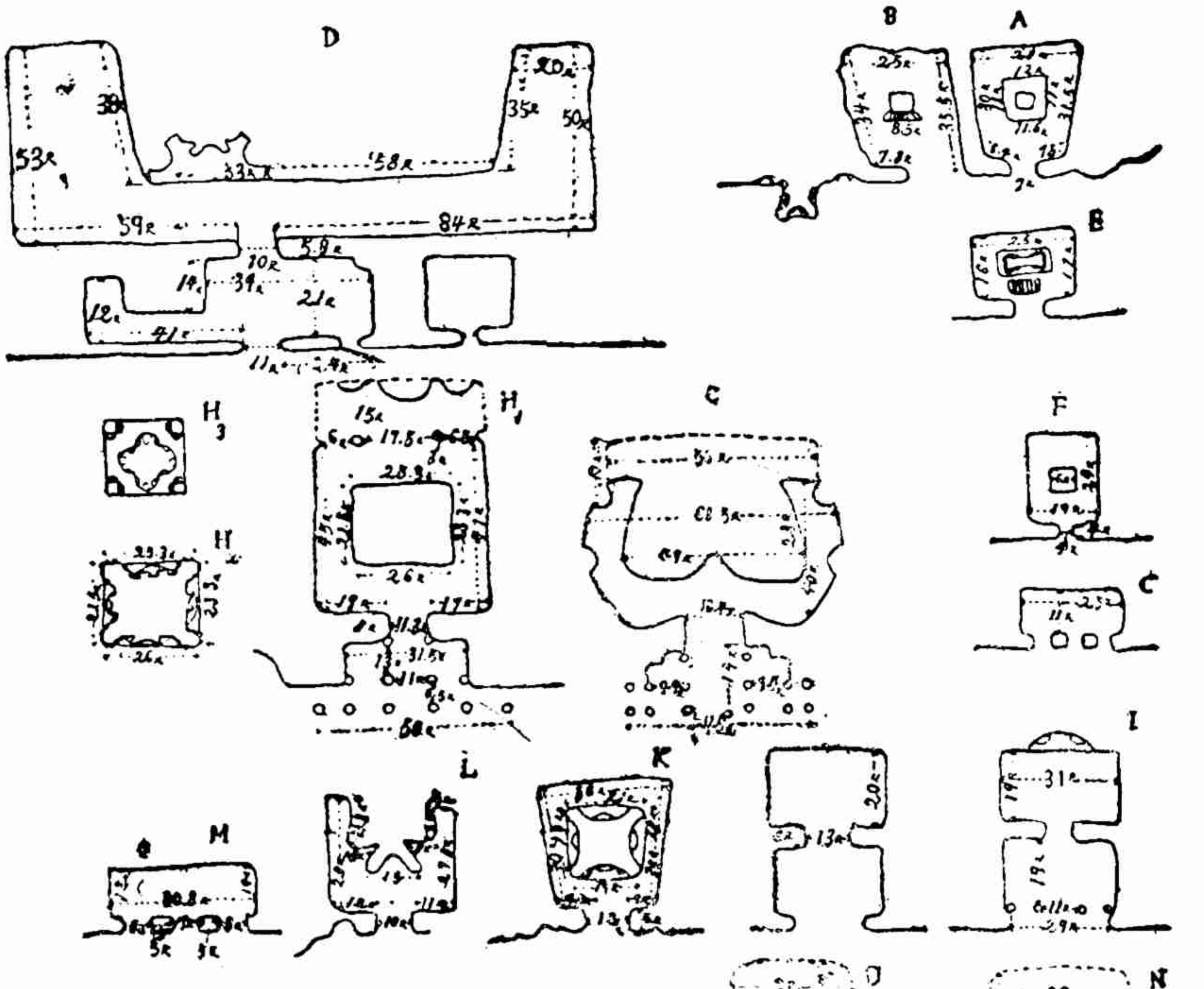
故武州山石窟的造像，始於文成帝和平年間，經過獻文帝的天安皇興，孝文帝的延興，承明，至於太和中葉，其間不絕地開鑿鐫造。其工程繼續到何時爲止？考究起來，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西曆四九四年）捨棄了道武帝皇始元年（西曆三九六年）以來五代九十餘年的帝都恆安，而遷都於洛陽；同時北魏的中心全部移轉於洛陽，即在其地建造與在舊都中同名的永寧寺，開鑿鐫造可與武州石窟寺相比擬的龍門窟龕；於是武州的工程遂告停止。這樣看來，大同武州山的石窟寺的工程，大概可說以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爲限，而告一段落。自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凡三十五年間，魏代皇室的勢力旺盛，加之臣民的信仰強烈，故有從容的歲月，以成遂這大功。蓋雲岡石窟寺的諸龕像，大致統是這時期中的產物，已無可疑的餘地。其中也許略有幾種是遷都洛陽後的添造物；然一定極少，而又是無足輕重的作品了。

二　石窟伽藍的結構及被毀佛頭

石窟寺的建造，原是效倣印度，西域以來的風習的。然這當然要造成一所寺院，決不是漫然地掘幾個石窟，彫刻幾個佛像在裏面就算的。不過普通的木造建築分立棟柱，而適當配置，使並立於平地上；石窟寺則不然，在懸崖中開鑿大大小小許多窟，組織成一特殊的伽藍體系，而形成爲一寺院。故現在所說的雲岡石窟寺，當然也是以窟爲寺，除窟以外別無伽藍的建設。然要說明造這等石窟寺的當時的伽藍組織，不能用我們近世的伽藍建築的規模來爲準則。我們先要曉得，現今普通的寺院生活，一寺院中，有塔佛殿，講堂，此外又有僧人所住的屋庫院，及接待來客的方丈，及各種附屬的建物。現在所殘留着的雲岡石窟寺，其前面尙有一個拜殿之類的建物。因此一般的識者，以爲雲岡石窟寺除石窟之外，尙有與後世的平地伽藍建築的僧房，庫院等相似的木造的附屬建物，是大謬的見解。何以故？因爲現今的僧院生活的狀態，與建造雲岡石窟寺時的僧院生活的狀態，完全不同了。

現今的僧院生活，寺院中與在家人同樣地調理衣食，接待信徒，執行種種寺務。因之需要各種的建物。然從前的寺院生活決不是這樣的。在寺中除禮拜本尊，精進修道以外，不做別的事；僧人的所有物只有三衣一缽，日夜帶在身上，而每日向邑里中乞食，眞是離慾的淸淨生活。既無一物的儲蓄，又無俗客的訪問。沒有像後世的伽藍的需要會食的食堂，

辦食物的廚房，積穀物的穀倉等。故亦無這等建築。還有要注意的，現今窟前面所築拜殿之類的建物，乃後世所添附，最初本來是沒有的。最初的石窟寺，僅由窟組成伽藍體系，如前所述，大概在溪流旁邊的斷崖上開鑿一排的石窟，並築一條交通的參道，此外別無他種建築。住在窟中



的僧侶，每日的工作，只是向里中乞食，赴谷中飲水，入窟室中修道，此外別無他事。自印度以來，住在這等窟寺中的僧侶的生活狀態，都是這樣的。物換星移，山間的佛教漸漸變成都市佛教；一方面又經過數千百年的歲月，而溪流填塞，窟的外壁崩壞，僧院生活的狀態亦顯然地變化起

來，終於成了像現今所見的窟前附有建物的伽藍。但變態畢竟是變態，不能以這變態的形狀來推測昔日的正式的形狀。然則這石窟寺的諸石窟究竟如何配置？今說明於下：

關於這石窟寺的構造，法國沙畹(Chavanne)氏，日本關野氏等，均已發表過詳細的說明。但各家之說頗有差異。窟的命名等皆無一定。日本木下，木村兩氏所共著的大同石佛寺中，以關野氏及沙畹氏二人所編號碼爲標準。今列表如左，並將最近被毀各窟佛頭數附註於下。

(關野氏)	(沙畹氏)	(寺稱)	(最近被毀佛頭數)
No.1		石鼓洞	被毀二十二個
No.2		寒泉洞	被毀七個
No.3		碧霞洞	
No.4		靈巖寺洞	被毀六個
			又寺頂洞三個
No.5	No.1	阿彌陀佛洞	
No.6	No.2	釋迦佛洞	
No.7	No.3	準提閣菩薩洞	被毀二個
No.8	No.4	佛籟洞	
No.9	No.5	阿閦佛洞	
No.10	No.6	毗盧佛洞	
No.11	No.7	接引佛洞	被毀二個
No.12	No.8	離垢地菩薩洞	
No.13	No.9	文殊菩薩像	
No.14	No.10	萬佛洞	被毀四個
No.15	No.11		
No.16	No.12		
No.17	No.13	?	
No.18	No.14	接引佛像	被毀四個
No.19	No.15	普賢菩薩像	
No.20	No.16	接引佛像	
No.21	No.17	阿閦佛洞	
No.22	No.18	同上	
No.23	No.19	寶生佛洞	
No.24	No.20	白佛耶洞	
—	—	千佛洞（西方的有塔形柱的洞）	被毀共四十一個

(註)白佛耶洞以下諸洞皆無主佛，故無定名，亦不編號碼，總名爲千佛洞，而以白佛洞後第幾洞記之。此中被毀佛頭，計第四洞被毀十五個，第十六洞被毀六個，第十七洞被毀七個，第十八洞被毀十三個，故共計被毀四十一個。雲崗石窟全體被毀佛頭數爲九十一個。

右表爲說明上便利起見，編成號碼。但因學者所見各異，而號碼亦紛然不同，反有使研究者混纏不清之弊。又窟的名稱，亦非別有所據，不過任

意定名而已。右表中所示各洞窟名稱，或者是問了寺僧而定的也未可知。但我們巡禮各洞窟，又考察建造此石窟寺的時代的信仰，可知這等寺僧所說並無何種確實的根據，似乎大都是隨意命名的。現在我們要研究這等諸窟，倘用號碼，則沙畹氏的與關野氏的容易混亂，頗覺不便；倘用寺的名稱，則又因其全無所據，亦不能作為標準。所以現在擬不照他們所定的區分，而另取標準，作大體的說明。

現在我們可從地勢上把這石窟寺的諸窟分為中央部，西部，及東部的三區而分別研究，又把窟分為大中小三種而作大體的分配。則其中央部大窟凡九個。這就是現在有石佛寺的建築物的本殿以西的九大窟，據關野氏的號碼說，就是從第五至第十三，據夏望痕氏的號碼說，就是自第一至第九的九個窟。這是現在這石佛寺的中樞。屬於這中央部的，除九大窟以外，其西邊還有中窟二個，外面東邊本殿後方的崖上，還有中窟一個，小窟三個。此外還有許多小佛龕，各大窟的前壁等隨處皆是。現在我們且不計中窟與小窟，而僅數大窟，則以最右端的有本殿的一窟可稱為「中央第一大窟，」從這大窟次第向西數去，稱為「中央第二，第三，乃至第九大窟。」其次，屬於西部的，有大窟五個。這在關野氏的號碼是從第二十至二十四，在夏望痕的號碼是從第十六至二十。中窟，在五大窟的東部有二個，西部有一個，小窟共有數十個，此外還有許多小佛龕。這西部中也暫將中窟與小窟除外，而僅計其大窟，則自東邊數起，順次稱之為「西部第一，第二，乃至第五大窟。」又次，屬於東部的，有大窟一個。即關野氏的號碼的第三窟。又有中窟四個，（其中一個沒有佛像彫刻）外面稍離處有小窟二個。這東部唯一的大窟，可特稱之為「東部大窟」

如上所述，把窟分為大中小三種。其所謂大窟，乃指三丈見方以上的窟，所謂中窟，乃指二丈見方內外的窟，所謂小窟，乃指一丈見方以下的窟。今就主要諸窟，敘述其形狀大小及本尊等於次、（註：文中所用的尺度，皆依日本尺。日本一尺等於英國0.9942呎。以下同。）

（中央第一大窟）今稱為本殿。其窟分為前後兩室，前室寬約三丈，進深一丈四尺。自前室通過幅約一丈六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而入於後室。後室作不規則的橢圓形，橫部最大處，約六丈八尺；深度最大處，連本尊後面的孔道部分共約五丈。窟高目測約六十尺，本尊為坐像，兩手置膝上作定印，高度未曾實測，據寺僧說為五丈二丈五寸。這本尊的彫工幾近於圓彫，突出在正面的北壁上。其後方的下部開有幅與高各約一丈的孔道，乃為繞佛行道禮讚之用而造的。（平面圖G）

（中央第二大窟）今稱為正殿。即現在石佛寺正面有建築物的地方。這窟亦分前後二窟，前室寬約三丈一尺五寸，進深約一丈三尺。從前室通過幅一丈一尺餘壁厚八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作方形，廣與深均約四丈五尺內外。這窟的中央，有二丈五尺內外的方形二重的大支提（支提 Caitya 是塔形建物之一種）貫通天井。窟高目測約五十尺。（平面圖H）

〔中央第三大窟〕今稱爲準提閣。亦分前後二室。前室闊闊約二丈九尺。進深約一丈九尺。後室作長方形，廣約三丈一尺，深約一丈九尺。窟高目測約四十尺。惟這窟中既不像前二窟地有佛像，又無支提。以上三窟中，皆有木造重層的前殿。（平面圖I）

〔中央第四大窟〕今稱佛籟洞。也有前後二室。其大小與前第三大窟略同，不過其前後室較前窟爲進深。（平面圖J）

〔中央第五大窟〕也分前後二室。這窟沒有前殿。但窟的入口處有約六尺見方的柱兩根。前室廣約四丈，進深約一丈三尺五寸，高度目測約五十尺。從前室通過幅約七尺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爲不規則的方形，廣約三丈六尺五寸，進深全體約三十五尺。天井高度目測約四十尺。其中央正面彫有本尊。本尊後方下部有迴佛行道禮讚的孔道，與前述的第二大窟同樣。本尊據說是新作的，爲倚像的大佛。（平面圖O）

〔中央第六大窟〕與前述的中央第五窟構造相同。前室廣三丈八尺五寸，進深一丈三尺五寸，高約五十尺。從前室通過幅約八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與前窟同爲不規則的方形，廣約三丈七尺，深約三丈五尺，高約四十尺。惟天井極低。本尊後方下部，也有與前窟同樣的繞佛禮讚的行道。其本尊據說也是新作的，爲定印上置鉢的釋迦佛坐像。（平面圖O）

〔中央第七大窟〕沒有前室。通過了幅約一丈二尺，壁厚約六尺的入口，即入內窟。窟作方形，各邊約三丈五尺內外，高度目測約四十尺。中央有一丈九尺見方的二重的大支提，貫穿天井。這支提四面鐫刻佛像。構造與第二大窟頗相似。（平面圖K）

〔中央第八大窟〕亦分前後二室。前室的入口處，有約四尺五寸見方的柱兩根，並列着。前室寬廣約二丈五尺，進深約一丈四尺。從前室通過幅約八尺壁厚約五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亦作長方形，廣約二丈二尺，深約一丈五尺。這窟中沒有本尊及支提。構造與第三第四兩窟同樣。（平面圖P）

〔中央第九大窟〕與前第七大窟相似。沒有前室。通過了幅約一丈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入窟內。窟內作不規則的長方形，廣三丈三尺，深二丈八尺，高約五十尺。本尊爲大菩薩倚像。（平面圖L）

除以上九大窟以外，還有中的，小的窟龕。第九大窟的西側有廣三丈八尺，深一丈二尺的長方形窟，即〔中央西方第一中窟〕（平面圖M）這窟中有人住居着，很是蕪雜。這中窟的西方，離地面丈餘高的崖中又有一中窟，爲〔中央西方第二中窟〕。自下望之，只看見破壞了的入口的一部分，誰也不會想到這裏有窟。窟爲一丈五尺見方的正方形，高約一丈。中央有六尺見方的塔柱。又其反對面，即東方第一窟的上面，後方的崖上，並列着面向東南的數個中小窟龕。其中有中窟一個，即〔中央東方中窟〕（平面圖E）廣一丈九尺，深二丈四尺，爲方形。中央有六尺見方的支提柱。在這窟的左方，與之相並的，還有九尺見方的小窟二個、

及四五個小佛龕這種窟龕也不易被人注意到。然看了下方的諸大窟之後，再看這等小窟，原已不足稱道，然這二個小窟中的佛像，精小有特色，故亦不可以不注意。

次就西部諸窟說明：

（西部第一大窟）通過幅一丈壁厚約八尺的入口而入窟內。窟作不規則橢圓形，廣約四丈二尺，深二丈七尺。窟高目測約五十尺。本尊為大佛立像。（平面圖R）

（西部第二大窟）構造與前第一大窟相類似，也作不規則的橢圓形。入口廣一丈一尺五寸，壁厚六尺五寸。窟廣三丈九尺，深二丈八尺。窟高目測約五十尺。本尊為高六尺五寸的大方座上交脚倚座的大菩薩像。（平面圖S）

（西部第三大窟）也與前二窟同樣構造，作不規則的橢圓形。窟內廣五丈四尺，深約二丈五尺，窟高目測約六十尺。本尊為大佛立像。這窟東西兩壁，彫有目測約四十尺或三十尺高的脅侍菩薩像。（平面圖T）

（西部第四大窟）這窟的構造大略與前三窟相同。但窟的兩側另造中窟各一，其中各彫有佛像，是三窟合成一窟的構造。中央的大窟有幅約一丈二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窟內廣六丈五尺，深約五十尺，高度目測約七十尺。本尊為大佛坐像。全雲崗約有大佛十尊，以此尊為最大。其結加趺坐的足長有一丈四尺，佛像之大可想見了。這窟前右方的中窟，入口幅八尺，壁厚五尺，窟內廣二丈一尺，深約一丈六尺，窟高目測約三十四五尺，其中的像高約三丈。左方的中窟大小與右方的略同，惟半已崩壞。其中的像，兩者都是倚像。（平面圖U）

（西部第五大窟）這窟的前面，現在已經全部崩壞，本尊完全露出在外面。雲崗石窟諸佛像中，只有這像特別為世人所熟悉者，是因為別的像都位在窟內，不便攝影；只有這一像可以全身攝入鏡頭中的原故。其像自膝以下已埋沒破損；然其高尚有四十尺。脅侍也只有左方的殘留着。本來大概是與前第四大窟構造相同的。（平面圖V）

在這五大窟的兩側，還有許多中小窟。東邊第一大窟的右方有兩個中窟，西邊第五大窟的左方有一個中窟與數個小窟，及許多佛龕。就中東邊的兩個中窟中，偏右的一個為廣二丈六尺，深二丈七尺的長方形窟，窟的前面已經破損，可名為（西部東方第一中窟）。偏左的窟口入廣約五尺二寸，窟內廣約二丈，深約一丈五尺，高度目測約三丈，為（西部東方第二中窟）

又第五大窟兩邊的諸窟，其數個小窟中有幾個面前已經非常破損。然其中也有較小，較完全的窟，裏面有彫刻等有益的研究資料殘留着。近曾在其一小窟中發見燃燈本生圖及涅槃像等。其在雲崗石窟研究上，又廣義的中國佛教藝術史研究上，時常有重要的資料的提供。這等小窟大都是廣一丈，深七八尺的長方形窟。這等小窟更西邊有一中窟，即（西部西方中窟）（平面圖W。）其窟的入口幅七尺五寸，壁厚四尺五寸，窟內部有九尺五寸見方的五重支提。

又次，就東部諸窟說明如下：

東部諸窟，比較起前述的中部及西部來，其建造的動機及年代或許略有不同。這東部諸窟似乎不是像前述諸窟地密接地建造的。不但其各窟的位置較為離開，且構造上也稍有特有的地方。這東部的主要的窟，如前所述，是一個大窟，四個中窟，與兩個小窟，此外尚有幾個佛龕。就中的

（東部大窟）即關野氏的所謂第三窟，中有製作非常優秀的大佛像。但這窟是工作半途停頓的未完成品。就現存的半成狀態說，窟分前後二室。前室寬七十六尺，深二十一尺。（但自入口左方一部，原未完全彫成。）從前室通過幅約一丈一尺，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達後室。後室廣約百五十四尺。深度則似乎是尚未掘到一半即中止的；現在已掘的深約五十尺有餘。這窟本來是打算在長方形的大窟中彫一長方形的大支提，照例在支提的四周彫刻佛像的；然工程未達一半，即告中止。何以曉得牠打算作如何形狀的窟？看了這大窟左方的中窟的構造，即可推察而知。（平面圖D）

大窟方的一中窟，可名為（東部西方中窟）。（平面圖E）即關野氏所謂第四窟。這窟近來為士人所居，其一部分已變成土堆，形狀略為變易了。窟的原形為廣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的長方形。窟的中央有橫一丈二尺縱六尺五寸的單層長方形支提，這支提的前後兩面，各有一對三尊佛（前後各六尊，）左右兩面亦建造三尊佛，東部大窟中也有三尊佛，因為東部大窟原定與這窟同一構造，不過其窟內支提的前面的一對三尊佛中僅鐫左方三尊而工程中止的緣故。這三尊佛中，本尊高度目測約三十七八尺，左右脅侍目測約三十尺，形像極為神逸。

東部的中窟，在這東部大窟之東約一里許的地方，尚有一個，沿稱為碧霞洞。現在可名名為（東部東方第三中窟）。（平面圖C）洞為寬二丈五尺，深一丈一尺的長方形窟。因為這窟中沒有可觀的佛像彫刻，故先輩諸研究者皆不列入數中。從這碧霞洞更向東行一二里，更有兩個中窟，即關野氏所謂第一，第二的兩窟。就中右面的第一窟，現在可稱為（東部東方第一中窟）（平面圖A）入口幅七尺，窟內廣約二丈八尺，深約三丈，略作方形。中央有一丈一尺五寸見方的二重的支提。

其左鄰的第二中窟，現在可稱為（東部東方第二中窟）（平面圖B。）窟的前面已極破損。廣約二丈五尺，深約三丈四尺，其中央與前窟同樣，有基礎八尺五寸見方的三層的支提。更從這兩窟所在的地方向東行三四里，還有兩個小窟與數個佛龕，但已經圮壞了。

雲岡石窟寺所有的窟龕，現存者約略如上述。據古史料考察起來，似乎在其附近尚有多數的佛龕。就地勢上看來，原可想像這許多窟的中間及其東西兩邊連綿數里的崖面中也許還有窟寺存在着，故其附近尚有幾所石窟寺的一說，原是可信的事實。但現今殘留着的中部及西部的諸窟為全雲岡石窟寺的中樞，是不容疑議的事。現在所成問題者，是這等石窟究竟是全體合為一寺的呢，或是有二個以上的寺聚集在

這地方的？倘在有二個以上的寺，則其地域如何區劃？對於這等事實上的問題，我們實在不能下確實的判斷。惟據史傳上說，這寺草創的時候曇曜曾建造大佛像五軀，似乎與現在西部的五大窟相符合。那末中央部的諸大窟，或者也是繼續鐫造而成的。推想當時北魏的帝室曾經盡其國力，舉行大規模的造寺造像，則視爲中央部及西部是合成一大寺院的，亦無不可。惟東部諸窟工程比中部及西部更爲宏大（不過中途停工，尚未完成）或者與中部及西部不併在一起，而爲別的性質的建設也未可知。無論從那一說，總之，現在有窟的主要部，確爲曇曜所草創的靈巖寺無疑。

以上已把各窟的形狀，大小等構造約略敍述過了。現在請更就其全體的伽藍組織上考察一下。凡建於平地上的佛寺，普通以含有支提（塔）佛殿（講堂）與僧房的爲一全體。其中塔或支提，是安置佛舍利及佛所說的經卷的。在創始的佛寺中，支提爲伽藍中的主體。佛殿則自中古佛像彫刻流行以後，即與塔合併而建造。佛在世時代及滅後數百年間，似乎曾經有過講讚佛法的講堂之設立；但供佛像爲本尊，是比較的後世的事。還有僧房，是僧的住所。在山間的谿谷中造這幾種建物，而使合成一窟寺，卻不能視地勢的關係而配定如前述的形狀，大小，用度，只能在連續的斷崖面上羅列地開掘許多窟，因了窟內的構造的差異而區別之爲支提，佛殿，或僧房等。就中相當於支提的窟，即在其中央建造大的支提柱。迴繞這支提，以行印度佛教徒間所行的遶塔儀式。相當於佛殿的窟，即在窟內正面鐫造佛像，以爲本尊，而禮拜，供養，或在其中誦經，行道。這雲岡石窟寺中相當於佛殿的窟，有許多於佛的後壁穿鑿孔道，可以迴遶佛的周圍。這是爲了對於佛禮讚供養，迴遶行道而造的。至於相當以僧房的窟，則窟內支提與佛像都沒有。今把以前所縷敍的雲岡諸窟區別爲這三種，列表如下：

支提窟
- 中央第二大窟——二重
- 中央第七大窟——二重
- 中央西方第二中窟——二重
- 中央東方山上中窟——二重
- 西部西方中窟——五重
- 東部大窟——未成
- 東部西方中窟——一重
- 東部東方第一中窟——二重
- 東部東方第二中窟——三重

佛窟
- 中央第一大窟——佛坐像定印。
- 中央第五大窟——佛倚像，左手置膝上，右手施無畏。
- 中央第六大窟——佛坐像，定印上置鉢。
- 中央第九大窟——菩薩交脚倚像，左手置膝上，右手施無畏。
- 西部第一大窟——佛立像，左手施願，右手施無畏。

西部第二大窟——菩薩交腳倚像。
西部第三大窟——佛立像，左手持衣角，右手缺。
西部第四大窟——佛坐像。
西部第五大窟——佛坐像定印。

僧窟
中央第三大窟
中央第四大窟
中央第八大窟
中央西方第八中窟
中央東方山上諸小窟
西部東方第一中窟
西部東方第二中窟
西部西方諸小窟
東部東方第三中窟
東部東方諸小窟

在這雲崗石窟寺建造的時代只有上列的三種，然已完成爲一伽藍。此外像後世平地上伽藍所有的方丈，庫院，及其他各種雜多的建物，原來是絕對沒有的。因爲在那時代的僧院生活上，不需要這些建物。

臨末了又要反復地說：這等窟寺都是在谿谷的斷崖上塹掘洞窟，作一伽藍形體的，此外並不添設木造的補助建物。現今的雲崗石窟寺，因爲各石窟的前面均破損，故已經不能完全認識其當初的面影了。但拿來同天龍山的石窟比較起來，可知當初各窟的入口等各具有適當的形式，與莊嚴的設施。後來因爲窟的前面破壞了，於是就在窟前建設木造的殿堂，以防雨露。這等都是後世所添附的設備，不是原來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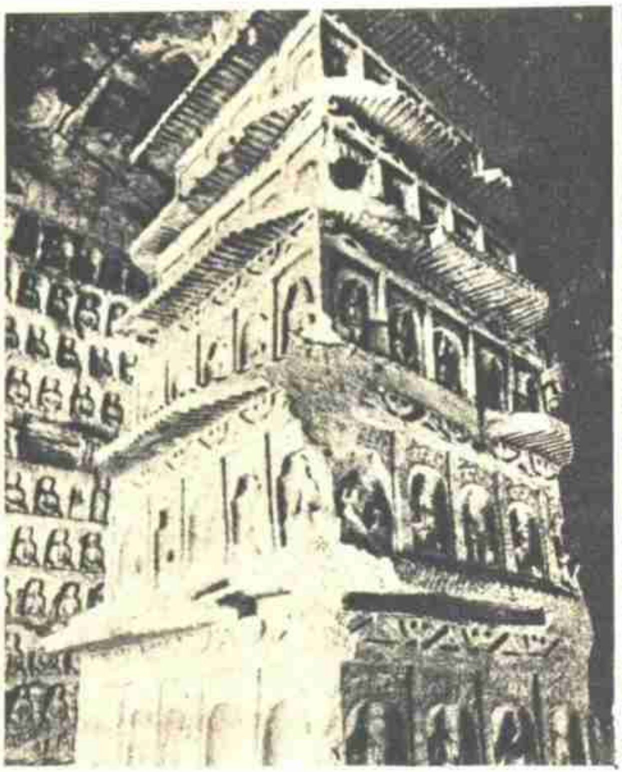
以上把雲崗石窟寺的來歷及狀況敍述了一回。然這不過是雲崗石窟研究上的最初步的概要。關於其造像系統的研究，即佛教美術方面的研究，東西洋諸學者已有許多意見供獻。現在爲篇幅所限，不能倂述，擬將來再擇機會介紹。今僅把幾部重要的著書的名目列舉於下。

Chavann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遺跡。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
常盤大定：古賢之跡。
中川忠順新海竹太郎合著：雲崗石窟。
外村太治郎：大同石佛寫眞集。
木下杢次郎木村莊八合著：大同石佛寺。
小野玄妙：極東三大藝術。

雲崗石窟之彫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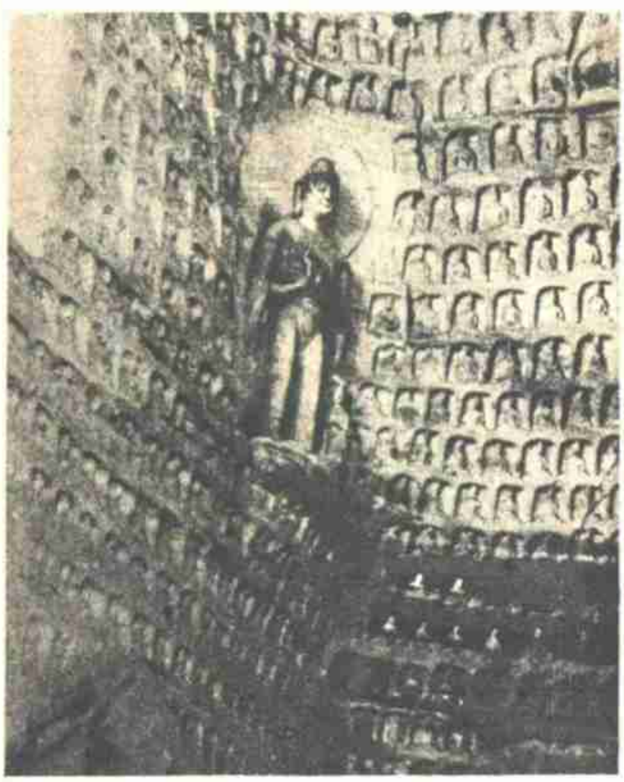
雲崗石窟寺西方第五大窟本尊及左脇寺像



雲崗石窟寺西方第三中窟支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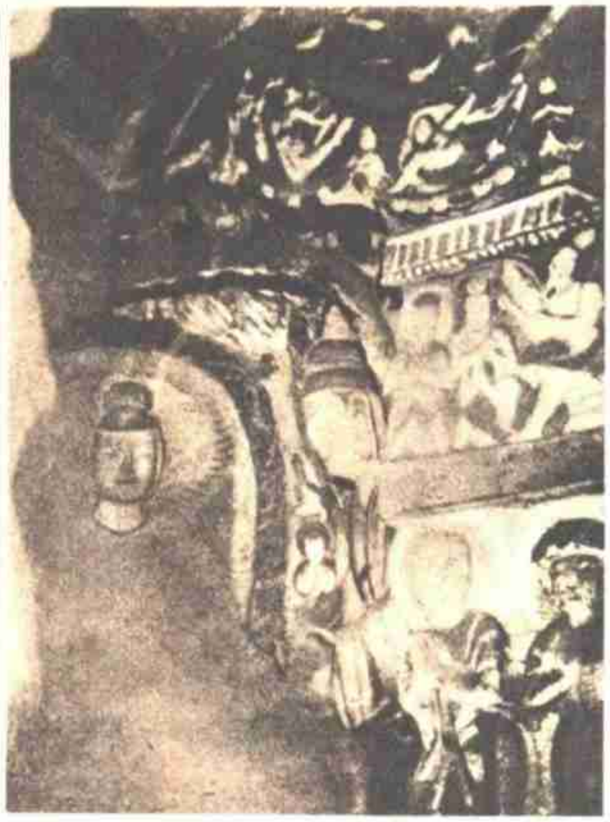


雲崗石窟寺中央第六大窟外崖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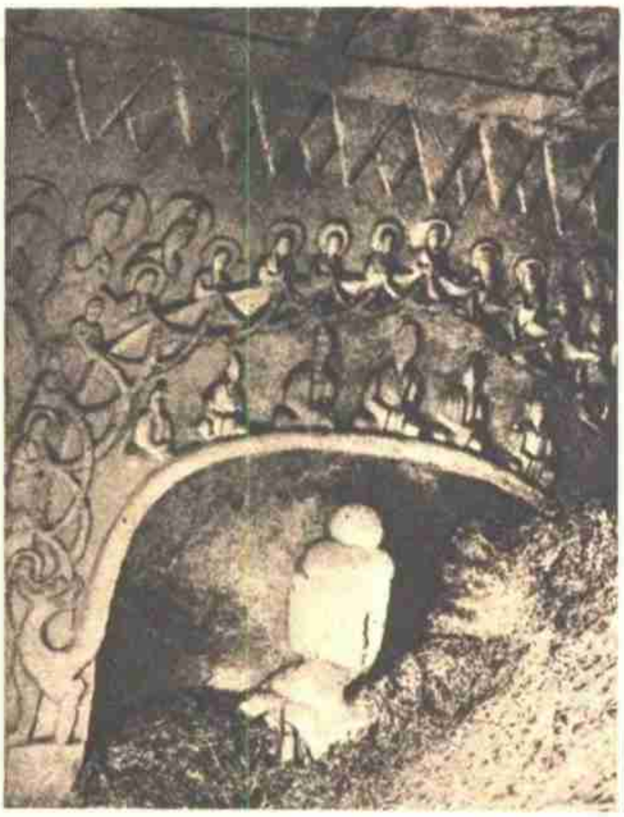


雲崗石窟寺西方第四大窟西南隅壁諸像

雲崗石窟之彫像(二)



雲崗石窟寺中央第二大窟支提背面二佛並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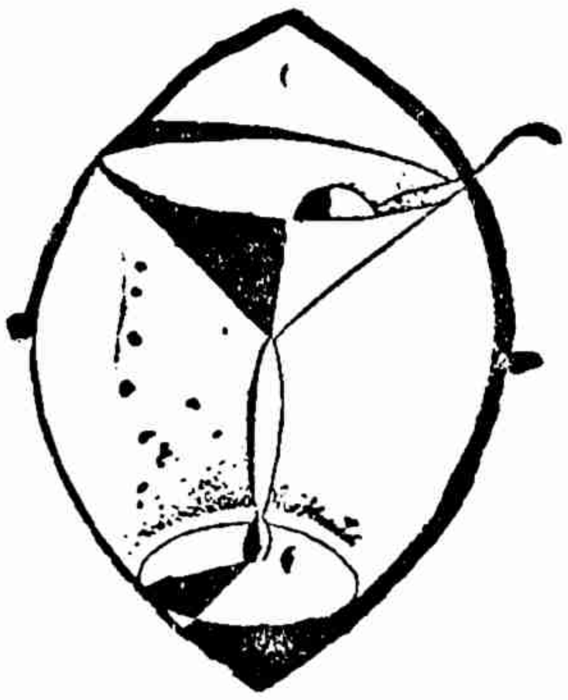
雲崗石窟寺西方一小窟彫刻



雲崗石窟寺中央第八大窟窟口西壁之菩薩像



雲崗石窟寺中央第二大窟上窗西壁之菩薩像



塑述

莫天一

裝塑之技，關於美術。吾國畫史，偶述其事而未得其詳，是謂重平面之畫，而輕立體之塑，談藝者憾焉。溯自唐楊惠之以塑作與吳道子繪畫齊名，並轡連鑣，實爲藝術界放一異彩。遞有元而阿尼哥突起於前，劉秉元薪傳於後，師徒繼軌，借重楚材，遺蹟留傳，令人傾慕。蓋漢自明帝得天竺優塡王畫釋迦象以後，淸涼臺顯節陵皆有圖寫。洎戴氏父子，崇奉象教，善於丹青，故鑄造雕刻，皆足驚人。而曹仲達吳道子梵像尤工，畫家及雕塑皆奉爲正則。（以上見後漢書隋書經籍志梁釋慧皎高僧傳冥驗記法苑珠林歷代名畫記後畫錄等書）楊氏初與道子同師，其後獨以粧塑馳譽。意其時塑作人才，乘流向風，必多妙品；惠之十指或較他人爲靈，故作品尤可寶貴耳。元代推專佛學，詳延中外英才，畫家十三科，以佛菩薩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剛鬼神羅漢聖僧三者爲先，已足爲塐象之倡導。而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廣立伽藍，精粧寶相，令下流水，草上來風，凡百藝流，奚惜頂踵，摹素工巧，理有固然。明淸兩朝，此事頗爲衰退。尤可怪者，康熙間御定字典，於塑字之下，祇引宋謝顯道謂明道如泥塑人一語，以爲訓釋；編纂諸臣之不學，亦大可見矣。蘇子瞻詠楊惠之遺塑詩云：『措意元同畫。』淸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云：『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予所讀畫史，惟見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列塑作門於人物山水走獸花竹翎毛屋木各平面畫之後，至爲有識；此外則言之者頗少，祇散見羣書，時獲一鱗一爪而已。近年吾國人提倡藝術，曰開新，曰復古，曰折衷，言論事實，時形報牘；然於塑作之事，尚似響寂聲沉，不甚以爲意者。予於八法夙鮮研求，手工更非素習，惟審美思想，自少至今，未嘗或渝。年前曾采集資料，擬著吾國雕塑之史，撰爲一書，冀補前人之闕。商團之役，寓樓患盜，稿多散佚。頃者收拾殘餘，先將塑造遺聞，略爲次第；其餘關於雕刻者，苟有閒暇，再事編摩。喜言歷史及藝術之君子，其諸有取於是歟！東莞莫天一記。

塑之始第一

趙德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爲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按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汝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容齋四筆卷五）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爲尸，』是戰國時尙有此制。然宋玉招魂已有像設君室之文，則塐像實自戰國始。顧寧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風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神主，無復有塐像者；其祖先眞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唐宋時尙多塐像；陸魯望建祠，塐已像於其中，咸淳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詩文稿也。前明士大夫家祠亦有之；陸深溪山餘話云：『予謫延平時，路過蘭溪，謁章楓山祠堂，祠中塐像乃公，大不甚肖。』（陔餘業考卷三十二）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不自佛家始：史記，『帝乙爲偶人以像天神，與之博，』則殷時已開其端。國語，『范蠡去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廁，』則幷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玉招魂亦云像設；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削子以爲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泥塑木刻，戰國時皆已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謂，『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此又塑像之祕訣。至佛像，自漢武擊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歸，然則佛像本用金鑄，其後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爲之耳。宋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眞身塑像寺中。』此又後世眞身塑像之始。（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塑字不見於經傳。六合徐鼒舟著讀書雜釋云：『今世揑土肖鬼神像曰塐，亦作塑。此字始見於廣韻。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愚按廣韻十一暮塑字注曰：『塑像也；出周公夢書。』夢書託之周公，其書雖僞，亦必古矣。（俞樓雜纂四十四）

北齊天統三年張靜儒造浮圖並素象記云：『在黃岡上造浮圖一區，素畫像容，刊石立形，釋伽菩薩，妙巧班公。』按塐像塐字古祇作塐，今此作素畫像容，與唐青蓮寺碑『素畫彌勒佛』同。班公卽公輸班，謂素像巧匠。（陶齋臧石記十二）

考六朝造象，非琢石成龕，卽鎔金爲範；繪塑之事，皆起於隋唐以後，然不及造石百一。

余所見石刻，貞觀八年祁觀元始天尊塑象碑，始見塑字。其次大曆十一年李大賓塑象記；周廣順中有判官堂塑象幢；宋慶歷五年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塑人王澤，畫人任文德：此是塑像之緣起也。

唐巴州代城縣有二刻，皆題布衣張孟餘繪：其一，文德元年，釋迦牟尼等佛六十一身，又更裝思子母佛兩座；其一，光啓四年，功德八龕，二百五身，內有西方變象及思子母一座。蜀千佛崖越國夫人造象云，香修裝毘盧遮那佛一龕，並諸菩薩及鄒從音樂等。（按河南密縣有索長宮畫像並創塑郭從記，景佑二年梁佐撰）又一通云，彩色暗昧，重興莊嚴。金皇統中長淸靈岩寺傳大士梵相及觀音菩薩聖蹟碑，皆洛陽雍簡畫。登封達摩象，元光二年僧祖昭繪。此又爲繪像之緣起也。然所謂繪者，當卽是塑像，而加以彩飾；與畫壁不同。

龍門杜法力三刻，一爲五道將軍等象，一爲天曹地府牛頭獄卒象，一爲某閻婆王南斗北辰象：三刻相連，皆無年月。此猶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爲後來繪塑之濫觴。

南渡以後，佞佛之風始息，刻經尙時一見之，佛像皆易以繪塑，鎔金少，琢石愈少矣。（以上五則皆采葉昌熾語石）

按葉鞠裳氏謂塑象始於隋唐以後，編訂語石一書，言之頗詳。惟端方陶齋所得張靜儒素像記，爲北齊天統三年造，則塑作自在隋唐之前，可無疑義。葉氏撰書之時，靜儒象記或未出土，卽出土或未及見，故據其所知而謂始於隋唐耳。然此專就佛象而言，若據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象碑，則塑像更在北齊之前。且碑中又云『修建容像，』可知前已有聖像，仲璇祇重爲修理；創造或更先於東魏矣。朱竹垞曝書亭集，謂象教自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列女，未有鑴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是鑴刻佛像，權輿自晉，以視孝堂山武梁祠時日尙遠。則吾國雕刻聖賢畫象，塑造聖賢遺象，皆在佛先，又可斷言矣。

北平金魚池里許，有關忠義廟塑像，其像爲近今所無。帝京景物略謂始自隋時；趙天羽寄園寄所寄則定爲元時。葉氏語石稱隋唐以後始有塑象，而帝京景物略以忠義象實始自隋朝，正可爲葉說佐證，惜葉未之及耳。至於郝氏證俗文卷十一，謂塑像始於六朝，而不能指據事實，似乖著作前例。

盧抱經龍城札記，引趙氏曦明說，謂作俑卽爲塑象之始。（予按淮南子第十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偶人桐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也）予以爲風俗通始著女媧摶土爲人之說，此卽後世泥塑所由起。（風俗通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縆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引絙人。）皇古傳述，或涉荒唐，或由神話，正如梁任公謂對於史傳所說傳信與否，須打箇折頭。然其中亦有可資研究者。予近著皇古研究一書，方搜討此類事實，而加以論列。

素壊塑第二

素畫 唐太和七年，龍興寺造上方閣畫法華感應記碑，有「素畫彌勒佛」之語。按說文無塑字，唐宋碑刻或作塐，亦俗，不若作素之爲得也。（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塑粧 棲霞寺重修佛殿並塑畫佛像記云：於內塑粧彌陀三大士一堂，俾衆瞻仰；復於東左綵繪藥師如來，并藥叉衆；右綵繪熾盛如來某九曜衆；後之兩壁畫文殊維摩對談像，後正壁畫大悲菩薩。（胡氏山右石刻叢編二十五）

塑尊容一鋪 神福山寺靈跡記云：塑尊容一鋪，粧護金粉，以備丹毫，坐簇屠臺，笆橋寫月。（山右石刻叢編九）

塑容繪質 咸通九年夏縣禹廟創修什物記云：素容繪質，而祭之以報。（山右石刻叢編卷九）

塑象 熙寧八年平定州黑水神祠石醮盆銘云：塑象畫壁，儼然若生，俱供儀器，悉皆備焉。（山右石刻叢編十四）

塑像 政和五年芮城縣紫淸觀牒云：唐時昇天侯眞人降生台修到觀宇舍屋三十餘間，塑像三淸侍從眞人等。（山右石刻叢編十七）

裝塑 宋易州定意寺刱修佛殿兼裝塑功德記。（陶齋臧石記二十四）

塐 至治元年夏縣司馬光塐象記。（金石萃編補）

捏塑 至正九年刱塑州學七十子記云：捐俸祿五月，鳩工比十哲之像而捏塑之。（泰山志十八）

涅塑 明李欽重修酆都廟記云：鬼神之象，皆重爲涅塑。（泰山志十）

又顏魯公書東方朔畫像記後跋云：捏素爲之。

粧塑 致和元年靈岩寺塑像題名碑云：管粧塑聖像施主花名如後；塑當陽釋迦如來待詔僧子工，會管粧鑾當陽聖像一堂，提點智舉，管塑文殊普賢二大士，提點思讓，管週圍粧塑三十二尊羅漢，院主思善，管供床鏡面油漆，監寺思川，管背坐粧塑觀音聖像，副寺子貞，管三面大鏡，書記恆勇。按寺中塑象俱爲釋迦如來，左右爲文殊普賢，又有聖像一堂，不計位數，當在殿之左右列，與如來俱南向，故謂之當陽也。羅漢有十六尊者，有十八尊者，此是三十二尊，必左右列東西相向也。觀音聖像在佛殿之後，背坐者北向也。三面大鏡，必是如來文殊普賢之佛光，供床卽佛前供案也。（泰山志十八）

按字書及畫史多用塐及塑，鮮有言及素者，爲列塑之稱號如上，以資分曉。

內塑第三

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案下彌勒菩薩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元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爲樣，巧兒張壽宋朝塑，王元策指揮，李安貼金。（歷代名畫記三）

聖安寺 一名柳湖，中有佛像三，諸天像四，以籐爲胎，泥金裝飾，瓔珞甲冑，俱嵌珊瑚青金諸寶石，莊嚴精好。寺僧云：崇禎時大內賜出。（燕舟客

語）

八大刹佛作，比美蘇州，而重寧寺佛作，則照內工做法。（揚州畫舫錄四）

按趙昇朝野類要云：『院體，唐以來翰林苑諸色皆有，後遂效之，即學宮樣之謂也。如京師有書藝局天文局御書院之類是也』云云。蓋帝者以天下之物為供奉，各物皆極工美而後進御，故有內工宮粧等名目。塑像而出於內宮，精麗自邁於尋常。且如元之朝廷，對於劉元，曾有非奉詔不得造作之諭：則內工又非他人所得招致者也。然嘗考洛陽伽藍記云：『昭義尼寺，閹官等所立也，東陽門內一里許御道南，寺有一佛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似內工時有不逮非內工者矣。

壁塑第四

後周正定崇因寺判官堂塑像記幢云：爰召杍人卜時締搆。堂宇既立，廟貌得無，命匠者審運丹青，澄神繪塑，爰于堂內塑六曹判官，並神思侍從，及壁上隱塑變相等，威容既立，不聞鳥鵲之聲，棟宇方成，似見雲雷之出。（常山貞石志卷十一）

劉國用，漢州人，工畫羅漢，壁素之傳甚多。（宋鄧椿畫繼卷六）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為塑，皆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宋鄧椿畫繼卷九）

畫繼十卷，九十兩卷，論遠近內一條云：（與前文同，不再述。）因思古之游於藝者，必能游而後始成絕藝，夫子下字之妙如此。塑壁影壁，豈非游於藝者之獨創乎？特為拈出，以恥今之畫家。（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三之下）

按所謂壁素，隱塑，影壁者，殆以塑作之物，施諸牆壁，其施技介於平面立體之間，與完全立體之塑，施於神龕或地上者不同；而又與畫壁有異，蓋畫壁則屬諸平面，與施於縑素者同科，不過奏技於壁時，不如縑素之可寘於几案間耳。歷代書畫名家，自魏晉以至趙宋，名工偉跡，流傳於寺觀之壁者，十恆八九，流傳於縑素中者，不過一二，傳記中尚多記錄。即如古之成都，畫多名筆，每在諸寺觀壁上；今試讀宋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筆記，元費著蜀名畫記，紀載之詳，如數家珍焉。歲月悠遠，風雨剝落，吾國內壁畫屈指今猶存在者無幾，而外人挾之而走，保存於重瀛以外者，其數反多。上虞羅氏所撰高昌壁畫菁華，著錄者有數十種，亦反由外人手得之。吾國人不知自珍古物，多有為碧眼兒攜取者，而壁畫其一端也。以塗圬於牆壁之畫，而謂可取而有之，且攜之於遼遠，聞者不免以為疑。然吾國古代已言之：圖畫見聞志卷五云：『唐李德裕鎮浙西日，於潤州建功德佛宇

曰甘露寺。當會昌廢毀之日，奏請獨存。盡取管內廢寺中名賢畫壁，置之甘露；乃晉顧凱之戴安道宋謝靈運陸探微梁張僧繇隋展子虔唐韓幹吳道子畫。』又：『成都靜德精舍，有辥稷畫雜人物鳥獸二壁。有胡氏嗜古好奇，惜少保之蹟將廢，乃命壯夫操斤力劚於頹垣之際，得像三十七首，馬八蹄。又於福聖寺得展子虔天樂部二十五身，悉陷於屋壁，號寶墨亭。』以上事實，羅氏撰高昌壁畫菁華序，已撮舉其大略。此外如昨夢錄云：『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沈之。』又：『米芾畫史言，沈括存中收唐人畫壁兩大堵，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壁畫遷移，並非不可能，國人或鮮知其事，故稍辭費也。又宋陳無已後山先生集卷十一有詩題云：『沈道院有水墨壁畫奇筆也，惜其窮年無買之者。』此亦壁畫可遷移之一證。

彫鑾粧鑾第五

趙子函云：成道宮龍虎殿爲元構，左壁上有字兩行云粧鑾功德主本宮提舉孫道和，曹溪臣塑胡君貴粧。（葉奕苞金石錄補二十七）

河南汝州大德九年南禪寺粧鑾佛像記。（寰宇訪碑錄十一）

龍興寺重修大覺六師殿記云，粧鑾佛像。（常山貞石志十一）

嘉定十六年建藏經樓記云：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彫鑾像儀母容裒外工，更飾藏輪佛金一面。（江寧金石記五）

金崇慶二年雞澤文宣王廟碑陰，粧鑾塑像人姓名如後：粧鑾匠李源洨川曹讓等。（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二十八）

按李氏營造法式卷二云：『今以施于縑素之類者謂之畫。布彩于梁棟斗栱或素象什物之類者，俗謂之粧鑾。以粉朱丹三色爲門窗之飾者，謂之刷染。』據此則彫鑾粧鑾，皆塑像時粧飾之工作也。營造法式，爲宋時李誡字明仲奉詔著撰。四庫全書著錄本，係浙江范懋柱天一閣所進，內缺三十一卷，木作制度圖樣，賴有永樂大典所載，以補其缺；是書罕覯，已可知矣。錢遵王得牧翁藏本，爲影宋鈔者，琴川張氏求之二十年而不可得，後其孫蓉鏡從愛日精廬鈔得之，展轉流傳，歸嘉惠堂丁氏，經溧陽端匋齋收入江寧圖書館，民國八年付影印，學人囊數金入市便可得書。清乾隆間金棨撰泰山志卷十八，著錄靈巖寺塑像題名碑，按語有云：『聖像一堂，不曰粧塑，而曰粧鑾，所未詳也。』是金氏實不曉粧鑾之義；倘得早閱此書，自可釋然矣。據錢遵王所爲此書之跋，謂明仲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博經二卷，今俱失傳云。我國言古建築之書，喻皓木經外，唯此一部，不亦可珍乎！

塑之名流第六

楊惠之　古畫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嗟乎！畫一技耳，尚不肯少下，況其遠者大者。（聞見後錄）

北邙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宋王讜唐語林卷五）劇談錄亦載此事，與唐語林大略相同。

楊惠之開元中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跡，號爲畫友，巧藝並著，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遂都焚筆硯，毅然發奮，專肆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其爲人稱嘆也如此。（五代名畫補遺）

王氏居易錄云：『宛平王公怡園，水石之妙，有若天然；華亭張然所造也。然字陶菴，其父號南垣，以意創爲假山，以營丘北苑大癡黃鶴畫法爲之，峯壑湍瀨，曲折平遠，經營慘澹，巧奪化工。唐楊惠之變畫而爲塑，此更變爲山水平遠，尤奇！』予按張氏變平面之畫而爲假山，與惠之變平面之畫而爲塑像，其手法正相同；然而惠之更巧矣。嘗以爲唐之楊惠之，與近世之張南垣湯天池，可稱藝術界三絕。楊變平面畫而爲立體塑，張變平面畫之山水而爲石造之山水，湯變毛筆之畫而爲鐵造之畫，皆妙絕人間。而楊與湯皆由於一念之激動，遂成神技，人固可不自勉耶！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居與蕭尺木鄰，數往觀畫，蕭呵之。湯曰：子謂我不能耶！遂發奮以鐵寫生，鑪錘精妙，古所未有。清王詡建陵山房集有觀明季湯鵬鐵畫詩序，言之頗詳；其餘見於詩人之歌詠者，不可指數。吳梅村文集，茶餘客話，嘉興縣志，藝能編，校經廎文稿，簷曝雜記，雪橋詩話，蕪湖縣志，郎潛紀聞，養吉齋餘錄等書，於湯張之事，均有紀載，此從略。

崑山慧聚寺毘沙門天王像，相傳惠之所作，形模如生，其傍二侍女尤佳。徐林嘗記，其像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後果爲俗工修治，遂失初意。（中吳紀聞）

按蘇州府志四十三云：宋淳熙中慧聚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題咏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扁榜，皆一掃無跡。

塑作門第六，神品三人，楊惠之，劉九郎，王溫。（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

祥符中，玉清昭應宮成，詔令彩繪列壁外，有玉皇等像，猶未裝飾。時畫苑僚屬，爭先創意，至於圍科斜枝，莫不詳畫。主者中貴人劉承珪曰：天帝法服豈如是耶？命檢尋道藏及眞境錄，無有曉其儀者；上不懌。官使丁朱厓置賞募工。章應之曰：今京兆府長洛鄉古太華觀有玉皇像，乃唐人楊惠之塑，被九色螭羅帔，此可爲法。丁朱厓聞於天子，遣使驗之，如章言；由是得裝其像。（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卷二）

黃庭堅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云：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爲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

悲菩薩，積十五年而功乃成，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辨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手眼。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節錄黃山谷集）

按宋元祐四年，襄垣縣紫巖院大悲殿記云：唐初，天竺婆羅門僧，持細氎圖繪千手千眼像，及千手千眼陀羅尼梵本來，又北天竺婆羅門蘇伽陀傳壇場印咒之法，自是中國始有千手千眼大悲像。

楊惠之嘗於京兆府長樂鄉北太華觀塑玉皇尊像，及汴州法王院大殿內佛像，及枝條千佛，東經藏院殿後三門二神，當殿維摩居士像。又於河南府廣愛寺三門上五百羅漢及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先是惠之將塑楞伽山也，迺爲大義淨三藏咒其土，故至於今跂行喙息蠉飛蠕動物，及飛禽，悉不敢至山所。其精絕殊聖，古無倫比。逮唐末廣政中寃曲人黃巢賊亂京洛，焚燎寺宇幾盡矣，惟惠之手跡，惜其神妙，卒不殘毀。且惠之塑抑合相術，故爲古今絕技。惠之嘗於京兆府塑倡優人留盃亭像成之日，惠之亦手裝染之，遂於市會中面牆而置之，京兆人視其背，皆曰此留盃亭也；其神巧多類此。後著塑訣一卷行於世。（王氏畫苑卷六）

王溫　大相國寺碑稱有十絕，而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並三門下善神一對，爲一絕。（圖畫見聞志）

劉意兒　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唐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有雙流縣民劉乙，小字意兒，欲事魏尼，遣亦不去。常於奧室坐禪，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長數尺。意兒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法成自云能畫，意兒常合掌仰視，然後指授之，僅十稔，功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像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圖畫見聞志）

張壽宋朝王元策李安張智藏陳永承竇宏果劉爽趙雲質張愛兒

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元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爲樣，巧兒張壽宋朝塑，王元策指揮，李安貼金。東間彌勒象，張智藏塑，即張壽之弟也。陳永承成西間彌勒像，竇宏果塑。以上三處，像光及化生等，並是劉爽刻。殿中門西神竇宏果塑。殿中門東神趙雲質塑，今謂之聖神也。此一殿功德，並妙選巧工，各騁奇思，莊嚴華麗，天下共推。西禪院殿內佛事並山，並竇宏果塑。東禪院般若臺內佛事，中門兩神，大門內外四金剛并獅子崑崙各二，并迎送金剛神王及四大獅子，兩食堂講堂兩聖僧，以上并是竇宏果塑。（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三）

時有張愛兒學吳畫不成，便爲揑塑，元宗御筆改名仙喬，雜畫蟲豸亦妙。（歷代名畫記九）

安生　太子寺在平遙縣內敬義坊，隨開皇間建，名寶昌寺，後改名修念。中有淨梵王太子像，氣韻如生。世傳安生所造，實爲眞容。會唐武宗大毀佛寺，有穎上人者，以像匿南河壖坎崖。至大復興其宇以置像。始名曰

太子寺。（山西通志）

文殊寺即菩薩頂眞容院，唐僧法雲自建。殿堂擬塑聖像，有塑士安生不知何來，請言聖容，曰大聖德相，我何能言。相與懇禱求現聖容，七日，忽光中見文殊像，遂圖模塑成，因名。（山西通志）

張宏度　王洮慧聚寺天王堂記云：天竺堂實翼西北隅，塑狀若聳，呃然柱空，金精獷環，力溢膂腕，旄卒象伍，作爲部落，堂宇宏麗，四檐飛翬，麻靈庇像，若鄂瞞被甲擔戈立於煙靄。洮因勞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民爲之；塑實成於張宏度，堂實成於俞師甫。（全唐文七百九十一）

王澤　張奭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云：夫九子母者，學浮屠氏者言之，在異趣矣。始則憑負怙力，突戾慈忍，洎大雄氏示現威德，攝以正道，故力殫氣沮，神弗克競。而旋能服義畏威，降志下體，慄然歸順。逮夫能仁之教，流被震旦，嚴祠善刹，充滿天下，故存其像貌，儼列左右；蓋錄其背邪鄉正之道，亦足尊尙矣。法門寺東廊下有故像一堂，以其子孫衆多者舊傳云，寡續乏後者，苟竭禋精禱，則身枝蕃茂而席其福。然年祀寖久，堂宇傾圮，雖有陳形弊質，亦不克副瞻仰者之恭畏也。景祐丙子歲，里人試匠簿鉅鹿魏德宣，與同閈人淸河房君，有鄰武威奉職安君召相與建圖，再議裝緝。時屬西夏跋扈，邊鄙興師，供億頗勞，故不果畢就其志。迨今年五月中方畢其事，繪塑一新。其母則慈柔婉約，且麗且淑，端然處中，視諸子如有撫育之態。其子則有裸而擕者，有襁而負者，有因戲而欲啼者，有被責而含怒者，有迷藏而相失者，有覊午牽衣而爭恩者二人焉，有勝冠服脟而夾侍者二人焉，擁纔庭闈，天姿駭治，不可得而談悉。非施者之心專勤，匠氏之工精妙，亦不能允臻其極。□□君子之肇意也，以家鍾餘慶，業茂素封，惟茲有後，未□兟兟，因相爲祝寅慶。迺衷功未及終，咸遂其應。噫！神道冥昧，昭感之績，信未可誣！奭不佞，辱見請文其事，讓不獲已，因敢聊序其大略云爾。慶歷五年閏五月一日記。進士魏戩書。塑人王澤。畫人任文德。張奭筆甚雅潔，魏戩書仿右軍，張遵刻石，尤爲北宋能手。如記所狀，卽王塑任畫亦各精妙；惜東廊故像，無復舊觀矣。（陸耀遹金石續篇卷十四）

馬天驄　馬天驄，字雲章，介休人，黃裳榜進士，官至國史院編修。博學多技能，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爲人塑畫。（中州集）（歸潛志）

阿尼哥　阿尼哥者，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卽能記，專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師巴建黃金塔於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久缺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圖畫，弗及也。（元史）

大德八年十一月四日司徒阿尼哥等，奉皇后懿旨：中心閣佛像欲歲久不壞，可用銅鑄之；又工物令中政院措辦。仍塑千手眼佛，期同時畢工。（元代畫塑記）

大德九年三月奉皇后旨：守城隍廟人言，昔世祖皇帝嘗令於城隍廟東建三淸殿一所，其中未有聖像，及其餘神像有壞者亦多。可令阿尼哥塑三淸聖像，餘神像有壞者咸修之。補塑修粧一百八十一尊：內正殿一十三尊，側殿西廊九十三尊，側殿東廊七十三尊，山門神二尊，剏造三淸聖像及侍神九尊。（元代畫塑記）

按阿尼哥事實，元史及輟耕錄言之不詳。惟元程文海雪樓集涼國敏慧公神道碑文，敍述較爲富贍。近人柯氏新元史，祇錄元史原文，不加點治。或泥往日史裁，而不以藝術爲重歟？抑未見雪樓集歟？未可知也。

劉鑾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鑾塑，說者疑鑾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鑾。則鑾別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析津日記）

元都勝境建於元代，因內有劉鑾塑像，其地因之得名。（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二）

己亥秋至朝陽門外東嶽廟，觀元劉鑾手塑諸像，妙於是神非人。或謂鑾塑像已燬于火，獨白雲觀長春眞人像猶存。曩遊白雲觀，惜未覓其像觀之。舊聞載鑾以殿中四相不易稱，特於內府選得唐魏文貞像模之。然史稱文貞貌不逾中人何也。（魏元曠都門懷舊記）

劉元　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靑州杞道錄，傳其藝焉。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㧓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祕，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卿，以壽終。（元史）

劉元嘗爲黃冠，師事靑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爲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摶換，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摶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輟耕錄二十四）

延祐四年八月十一日中政院使闊闊觧奏：靑塔寺山門內四天王，今已秋涼，正可興工，未審命誰塑？奉旨：劉學士塑之；合用塑畫匠，令阿哥撥。（元代畫塑記）

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諸色府總管朶兒只等奏。八思吉明里董阿二人傳旨：於興和路寺西南角樓內，塑馬哈哥剌佛及伴繞神聖畫十護神，期至秋成。塑工命劉學士之徒張提舉，畫工命尙提舉二人，率諸工以往。所需及飯膳皆令卽烈提舉應付。秋間朕至，特作慶讚，毋誤也。馬哈哥剌一，左右佛母二，伴繞神一十二，聖畫三扇，高一丈五尺，闊一丈六尺。（元代畫塑記）

十月二十五日，香山寺四天王，命劉總管塑之。閣下毘盧佛兩傍，添塑菩薩二，文殊菩薩一，普賢菩薩一。用物於省部需之。文殊菩薩一尊高九尺，普賢菩薩一尊高九尺，火燄二扇各高一丈五尺，闊七尺五寸。（元代畫塑記）

劉正奉塑記云：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像，以開教于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凡兩都名刹，有塑工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逮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爲人造他神象，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物君子也，嘗謂予曰：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遊，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悅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像。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一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像，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若有神助者。延佑四年春，予遊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勝憂深思遠之致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乃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異哉，直非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內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出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予所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祕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搨久遠；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故田君請著爲劉正奉塑記。（元虞集道園全集卷三）

明初，郡治燬，猶存子城南垣。其西有僧廬曰天王寺，殿宇規制甚古。中有二十八宿及伽藍神像，皆元時國工劉元所塑，今諸像多剝落。（埭川識往）

元都勝境，在弘仁寺西，建於元，相傳爲劉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儀容肅穆，道氣深沈，左殿塑三元帝君，上元執簿側首而問，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戰慄，一堂之中，皆若悚聽嚴肅者，神情動止，如聞謦欬，眞稱絕藝。（金鼇退食筆記）

劉鑾塑，鑾一作元，京師口語，卽呼爲劉鑾塑。元劉鑾塑諸神像，在京師紫禁城內崇元觀，形貌皆戌削修長，神氣如生。雍正八年上元，余特至其處，計自元至今四百餘年，像飾尙俱完好。九年春再過，半爲八年八月十

九日地震崩壞，可知此番地震，乃數百年所未有也。（鮑鈐稗勺賜硯堂叢書本）

廣濟寺在寶坻城內西街，寺中塑三大士像及侍立諸天神貌，一一奇古，不類近代裝，劉元所改塑也。京師朝陽門外東嶽廟像，即其所塑。易州四賢祠祀郭隗樂毅劇辛鄒衍，劉鑾塑像，技精巧。劉鑾即劉元。（節錄蝶堦外史）

按稗勺及蝶堦外史，均誤元鑾爲一人，前已辨之，此不贅。

張生　贈塑者張生序云：態見於容者塑之工也，德見於態者塑之難也。人鬼物以態，菩薩以德，故塑之智至菩薩病焉。斵木爲骨，傅土爲肉，糜金膠采爲冠裾容飾，操熳以損益之，豐而爲人，瘠而爲鬼，粲然布列而爲衆物，其形其事，必當其類。一堂之上，坐立有度，貴賤有容，怒者，喜者，敬者，倨者，情隨狀異，變動如成人，使觀者目懼魄悸，不敢目爲土偶；此塑之工也。菩薩則不然：慈眼視物，無可畏之色，以聳視瞻，其姣非婉，其顯非愿，其服御容止有常制，巧無以顯，拙無以隱，其慈若喜，其寂若蛻，德蛻於容，溢於態，動於神，而手藝之巧智不能與；故菩薩之祀，通古今遍國邑，其像萬億，而名世之塑無聞焉，豈非難哉！塑者張生，善人物，有生態，作大士像於長庚新殿之陰，盡其藝於所難，而不志乎利。既成，能偶者咸賦以美其勤，而余爲之序。噫！以張生之藝之智也，而所就僅爾，可以知塑之難矣！（元釋圓至牧潛集卷四錢塘丁氏刋本）

以上所列古之塑作名家，搜羅各書，所得不過十餘人而止；以視歷朝畫家，眞有霄壤之別。良由吾國古有藝成而下之說，繪畫猶是文人餘藝，塑粧則以工匠視之，故其事不足動人，而其著之於書者，如惠之之塑訣，劉意兒之畫樣，今皆求之不可得。遺跡流傳，又以保護不周，易歸湮滅。工於塑者固不如工於畫者之多；好塑者又較好畫者爲少；而畫本收藏尤比保存塑作爲易，盛衰之故，固有由矣。前閱報章，知顧頡剛氏在江蘇甪直鎭保聖寺中發現唐楊氏塑像，請教育廳設法保存於陸龜蒙祠，予方爲藝術界慶幸。嗣讀都中發刋之現代評論，顧氏論著及之，又謂此塑今不知如何，殊深歎惜。顧氏復引陳繼儒太平淸話云：『今之千眼觀音皆祖惠之。』予按此語又見陳氏所著之眉公筆記卷一，而其源則出自黃山谷集，陳氏並不言其來歷；明儒著作，往往如此。前淸周芚兮春云：『明人著書大概有二種：一爲升菴派，一爲眉公派。』（見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正爲此等撰述而發也。至於顧君謂塑像藝術開創期代表是楊惠之，終止期代表是劉鑾，此言恐尙失考；以鑾之後，如阿尼哥劉元，均爲國工，固不讓鑾專美於前矣。

人物器用塑第七

虎邱人摶土肖人像逼眞。（蘇州府志卷十八）

黃叔元，字雲山，乾隆時吳人。善畫驢，亦善寫照。性精巧，有思，未之學者皆能爲之，爲則傾舉者；嘗埏土像人，極相似。（秋士先生集）

模出香泥美且鬆，居然阿堵有神傳；若教畫上麒麟閣，壓倒貂蟬幾輩賢。蘇州虎邱有項姓者，善以泥模捏塑小像。夤緣得入營中侍衛容照薦諸將軍，將軍及各隨員皆試其技，果面目畢肖。（貝青喬咄咄吟卷二）

迎春黃胖，起於湧金門外。地有杏花園，游人多取黃土戲捏爲人形。（白獺髓）（西湖志）

吳中人才之盛，實甲天下，至於百工技藝之巧，亦他處所不及。近時有趙溎者，能脫沙爲人物，今城隍廟三官神像，其手製也；極其工巧，信一時之絕藝也。項天成捏像並有名。（蘇州府志一百四十九）

方輿勝覽云：土人工於塑繪，所造摩睺羅尤精；搏土爲人物，窮極工巧。（昭文縣志）

摩睺羅惟蘇州者極巧，爲天下第一；今木瀆袁家所製，益異衆工。（夢華錄）

摩睺羅出邑中，彷彿生動。（龔立本常熟志）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卧者，有小字云，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宋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莫之能及。陸務觀家藏一對卧者，有一行小字云，鄜時田玘製。虞學士伯生亦有記言其精絕今古。（陳繼儒書蕉卷下）

土穉卽坭孩兒。渭南集題跋一條：晁景迂鄜時排悶詩曰，『莫言無妙麗，土穉動金門。』蓋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後南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愚按杭州至今有孩兒巷，以善塑泥孩兒得名，蓋仍南渡之俗，後人不知其法傳自鄜州也。（得樹樓雜鈔卷十）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遷，七夕設摩睺羅。嘗疑摩睺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卽此。（蒿庵閒話卷第一）

老學庵筆記有鄜州泥孩兒，方輿勝覽有平江府摩睺羅，白獺髓有湖上游春黃胖，皆後世捏泥肖人之權輿。近時虎嘐人技最擅長，曳羅綺之衣裙，鏤金玉爲玩好，涼牀暖炕，貯以香楠木小匣，來游吾郡者多購之。按廣異記載韋訓盧贊善事有帛新婦子磁新婦子，則今之剪綵燒磁爲美人稚子者，事亦近古。（秦淮畫舫餘譚）

張逐辰春遊詩云：『半山落日促歸途，手抱泥孩出酒壚，爭擁六橋垂柳下，一舟近岸百人呼。』（西湖志二十四）

臨安風俗嬉遊，游湖上者競買泥孩鶯哥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西湖游覽志餘）

袁遇昌，吳縣木瀆人，以塑嬰孩傳名。每用泥搏埴，一對約高六七寸者，價值三四十緡。其齒眉髮與衣褶襞積，勢似活動，至於腦顖按之脅脅。遇

昌死，此藝遂絕。（蘇州府志）

泥人張，天津人，以善塑泥人得名。予嘗見其鍾馗嫁妹一事，人馬凡二十餘，旌旗鎧仗之屬稱是。鍾之威猛，妹之娟秀，羣鬼之猙獰奇譎，雖兩峯無以過，洵奇技也。亦善揑人小像。（羅翛小牘）

半山廟售泥貓，養蠶之家多買之，謂可辟鼠。（杭州府志八十一）

宣立揚工醫，善泥塑古器，鼎甁款識，悉如古製，時謂之宣銅。其徒戴矮子，置小泥器罍于山堂，高不盈二寸，而龍文夔首雲雷蝌蚪，直三代物。（揚州畫舫錄六）

塑人題名第八

至元十八年壺關縣新塑文廟十哲記云：廊賢諸儒彩繪既畢，顏孟十哲，反可闕焉？何味夫先後緩急之次敍如此。遂募工創行，補塑十二像，衣冠環侍，儼然一新。粧塑匠王清。（山右石刻叢編二十六）

至正壬辰稾城縣宣聖廟繪塑記云：曾思尚缺，兩廡七十子舊圖於壁，歲久墁隳不完。至正八年冬，迺命善塑者補二配饗于殿，衣冠如制。善畫者繪七十子曁十儒于兩廡。在城繪塑匠董暹扈宗明扈宗義同立石。（常山貞石志二十三）

宋慶歷五年法門寺重修九子母記，畫人任文德之前，有塑人王澤。咸平二年傳應法師行狀後，有杜振塑眞像，李楚裝。按唐百塔寺有楊將軍新莊象銘，莊卽奘字之省，當爲裝飾之義。大中藥師象讚裝畫崔元某，亦其人也。（語石六）

按古者物勒工名，以考其成，故古之器物款識，多有製造之人署名其內者；或稱工師，或著姓名，金石義例，固所常舉、葉氏金石錄補二十七云：『漢碑書撰人姓名多不著，而造碑之人時附碑。蓋漢人立碑，有費至十五萬者。某碑後云，「孝子孝孫，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良匠衞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逞技巧，委蛇有章。」可見當時鄭重，故石師必欲自炫其技而貽名於後也。』碑既如是，故塑匠塑人之題識，亦仿而爲之，其亦勒名考成炫技垂後之意歟。

塑像自身之表現及吾人對於塑像之心理第九

姑蘇報恩臥佛像銘云：戒摶士之功，琢嘉木爲骨骼，承以高座，塑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橫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曼殊等高一十八尺。昔人像設，俱有所表：如來居中，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獅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劍斧二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宋文憲集）

明昌五年汾州平遙縣慈相寺修造記云：堂設毘盧遮那佛，壁繪某某佛，八金剛，四菩薩，帝釋梵王。堂之右翼，置釋迦六祖，繪二十八祖，以彰心

印所傳之自也。左翼置地藏菩薩十王像，以示善惡必報，結人善心也。堂之前其友福勍又起兩廡，塑佛菩薩五十，阿羅漢五百，樓臺妓舞寶山琪樹，珍禽異獸，奇花瑤草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聳人瞻視。復於塔內層設聖像以爲莊嚴。塔前對立某亭東置土地神像。西覆聖井，仍塑五龍王於井上。法堂之東廡立關將軍像，以玉泉山護法故也。（山右石刻叢編二十一）

按修造記內有『以示善惡必報結人善心』等語，蓋此類事實言論，自佛教入中國後而大盛。有謂此足以維繫人心者，言儒學者多揚其波焉，見諸記載者不一也。某日讀清初宋玉叔安雅堂文集卷二有云『上古之民，君與鬼神參治焉。自舜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帝王之功乃益顯。然治則鄉之嗇夫足以禁人之爲非；亂則寇攘奸宄鴟張矯虔之徒，繁然並生，雖日操三尺繩之，終不可以輒改；則帝王之術有時而窮也。浮屠氏之教，行於中國千八百餘年矣。其垂世立教，使人畏罪遷善；有因果報應之說焉，有地獄變相煅煉人魂魄之司焉。如所稱幽冥教善主地藏王者，考其行事，蓋居然一孝子。而其蹈危履險，排天門，窮地戶，以報劬勞於所生，則有曾參之孝所謙讓以爲難能者。今讀其本願經，至欲使大千世界，偕臻壽域，冥官刑措不用，鐵圍之城爛且壞而後愉快：其志堅，其念溥，其言悲惘愷切，赫赫如目前事。遵其教者從而繪之像之，丹青而髹塑之，使人瞻望悚然，動其心志。故有愚夫悍卒，猛鷙頑獷，鈇鉞不畏，父兄師長不能怵，而甫入廟垣，頓生愧怖，流汗沾裳，卻步而疾走。則夫三代而後人之不流爲魑魅者，正賴有西方之教以維之。吾以爲聖人復起，不可廢也。』其言頗明晰，足爲吾國宗教史風俗史之資料，故節錄如右。

司馬光塐像記云：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於神明，其誠意之所感孚，君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山右石刻叢編三十二）

潞州知州張奉議新塑五龍神像記云：命工塑五龍於堂內，揉木爲骨，組繪爲皮，羽甲文彩，各以其宜。取大易飛龍在天之像，以中央之孚惠居正楹，廣仁英澤居東楹，靈澤義濟居西楹。而龍之黼黻，色以異尚。鬚目鱗鬣，齒距形角，毫末纖備。遒活奮迅，而迴顧夜光之珠。雷師鼓風霆於巽方，電嫗掣金蛇於坤位，咸駕馭祥光，爲之前驅。煙雲布濩，掩靄一堂，瞻者爲之起敬。（山右石刻叢編三十六）

塑之餘聞第十

劉意兒著作　劉意兒所畫樣凡十五卷。有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得其樣進之。後因四月八日復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圖畫見聞志五）

按論平面畫之著作，古今來不少其書。惟塑作遺著，則予收書多年，尚未到手。此十五卷恐亦久佚矣；而楊氏之塑訣，亦不之見，尤可惜。

隋塑　東關廟一楹，俗傳吳將姚彬盜公馬而獲，強不屈。廟塑縛彬像，

臂努出於縛。公戎巾服作色，左顧彬。彬反面，色不屈。侍將七，怒色視聽指歸乎彬。捶者瞋彬，色作努。縛彬者仰公而色然受命。馬回望公，其色噴沫。人曰隋像也，呼姚彬關王廟云。（畿輔通志）

唐塑　游天慶觀，李太白所謂潯陽紫極宮也。太清觀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眞人女眞仙官力士童子各一軀。又西林乾明寺在東林之西，正殿釋迦象，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宋陸游入蜀記卷三)

仿唐塑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士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眞羅漢，亦倣唐塑。（七頌堂識小錄）

吳裝　吳道子畫，今古一人而已。愛賓稱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不其然哉！嘗見畫牆壁卷軸，落筆雄勁，而傅粉簡淡。或有牆壁間設色重處，多是後人裝飾。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謂之吳裝。雕塑之像，亦有吳裝。（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一）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頰豐鼻，跌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與，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求其鼻目顴額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俱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自畫爲塑易工，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蹟圜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得於此求之，故並以設彩者見焉。（廣川畫跋卷六）

瓦官寺塑像　瓦官寺者，剏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室，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顒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二十二金像益之，遂爲四百八十之冠。（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六十二）

南雕北塑　塐像亦藝事之一，與書畫同稱。楊惠之以畫名，不及吳道子，改而習塑，遂稱絕技，此其徵也。元時有南雕北塑之名。今西都西華門內天慶觀俗呼劉鑾塑，有元人劉鑾所塑三茅眞君，及文昌像，神采奕奕，眞有天人之表。太約此技在元尚未失傳。吾杭北郭興福寺，冷刹也。破額曰無塵寶殿。佛像及旁列諸天具種種妙相，非近時所有。戊子歲，以楹桷朽壞，里人撤而新之，見其上書大德元年建，乃知此殿中像設亦元時塑也。土木之工，能歷七百餘年，而精采如生，當時摶捖之精，固可想見。惜此殿改建後，諸像盡爲俗工毀棄矣。（淸沈映鈐退庵隨筆會稽徐氏述史樓叢書本）

奉詔塑觀世音菩薩像　唐文宗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於其下，忽鼎內有聲極微，如人言；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吏異之，具以聞。翌日，勅尚食吏毋以雞卵爲膳；因頒詔州郡，各於精舍中塑觀音菩薩像。（宣室志）

塑像題記　莫允熙重裝像龕題記云：當州城南廂化度寺前街南居住弟子莫允熙，同眷室周氏三娘闔家等，捨錢重裝塑三教泊龕室，已伸完備，開光齋僧慶讚訖。元豐七年甲子歲，八月十五日，住持〇〇甲謹記。

（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五）

嗎噶喇廟之塑像　普度寺舊名嗎噶喇廟，國初爲睿親王府。俞正燮癸巳存稿：墨尒根王睿親王爲攝政王當時稱爲台皇可汗九王，見毛奇齡後鑒錄。其舊府據思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嗎哈噶喇廟：吳偉業讀史偶述詩，『松林路轉御河行，寂歷空垣鳥雀聲。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與今地址適合。按元史泰定帝紀，至治三年十二月，塑嗎哈噶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淸亭。梵書玄嗎哈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觀音化身及護法神也。明南城有洪慶宮供番佛，之所見夢餘錄明宮史諸書。嗎哈噶喇佛蓋其遺像。（京師坊巷志卷一）

邱眞人像　白雲觀在天寧寺西北。北爲貞寂堂，堂中塑邱眞人像二。其大者雙瞳點漆，精采如生，非阿尼哥劉鑾輩不能爲也。（節錄人海記）

塐像有配　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塐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塐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杜佑通典）

龍王祠塑像　出湧金門入柳州，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羇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一模陳自強像，一模師羇像。時韓陳猶在，台臣攻師羇自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羇論疏可考也。（四朝聞見錄甲集）

塑像臂股現花鳥雲龍狀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喩其故。近於溫台等處，見國初有爲雕靑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靑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卽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爲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卽文身象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爲生，文其身以避水怪耳。聲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尙，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理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爲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爲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菽園雜記卷十）

按所謂雕靑者，謂以花文雕畫於人體，此類風習，唐代已有之；予所編風俗史，已備述其事。酉陽雜俎載張幹劄膊，王力奴劄胷腹，趙武建劄一百六處左右刺膊是也。五代史，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晏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靑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此皆雕靑之證。今其俗尙有存者。

塑佛之面色黃　程大昌休屠王祭天金人考云：匈奴傳曰，驃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揑土采繪，面其象通作黃色，則皆本鑄金也。（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九十二）

齋內供脫紗塑像　佛室內供斯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者爲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淸齋位置）

按脫紗當卽脫沙，今福建多有其製。

孟子跪母塑象　拜孟母詩註云：孟子自刻石像，跪母墓，今塑象亦然。（龍眠風雅四十四）

埏土加采　古之象物肖形者，以五彩彰施五色，曰繪曰繡而已。其後始有範金埏土而加之采飾焉。近代又有織絲以爲像者，至於今，其功益精矣。（永樂大典畫塑門序）

塑佛腹內藏經卷　霅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㩳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人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齊東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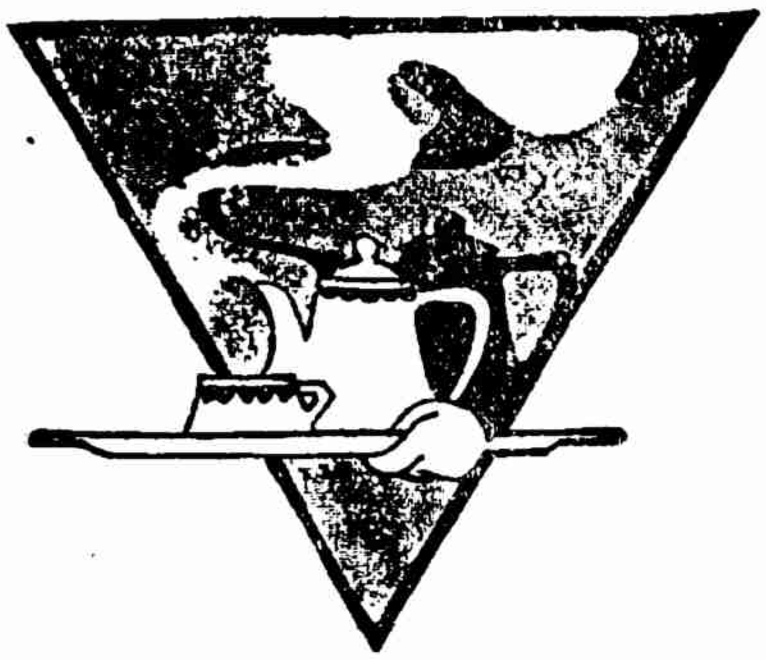
塑佛腹內藏文稿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稿也。（齊東野語）

按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四十七引祛疑說云：設土木像，敬而事之，凡壇場立於風水聚會之地，而人心歸向，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猴子藏於土木偶之胸腹，此非助靈之道，乃助其妖孽耳。予按以神力而須借助于蛇鴉等物，固屬可笑，而上述經卷藏於佛腹，或亦一種迷信，吾粵人建廟宇祠屋，每於屋脊之中置大學一本或紅皮書三本者，其例正同。錄此以志舊俗也。又按佛腹藏書，或亦藏山傳人之意，傳記中常見其事；如平津館讀書記所述之開元占經，西河詞話徐仲山夫人手寫法華經藏於毘盧遮那世尊之腹，皆其例也。若前明徐𤊹手寫普門經納之佛肚，則有意求福田，此又一例矣。𤊹事，見紅雨樓題跋。

附記第十一

梁簡文帝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云：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又法苑珠林云：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高一丈六尺。又洛陽伽藍記云：造人中夾紵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予按以上所謂夾紵，不悉是脫沙法否？附此待考。

西人候兒氏著中國美術之外化一書，分中國繪畫爲三時期：從邃古至西紀前一百十五年爲自身發展時期，從西紀前一百十五年至六十七年爲西域畫風侵入時期，從西紀六十七年以後，爲佛教畫風灌輸時期。蓋佛學輸入吾國哲學及一切均大蒙影響，畫塑其顯然者也。



甪直觀塑記

熊適逸

「中國沒有彫塑家！」這一句話並不是太瞧不起中國人，實在是中國沒有一件好彫塑品。現在的兩位彫塑家，——李金髮和汪小鶼先生——也沒有什麼作品給社會鑒賞。談到從前的呢？簡直沒有人提起過！「泥塑木彫，」是一句表示中國彫塑不行的成語。中國的彫塑眞不行麼？不然！『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沒有伯樂所以中國的好彫塑物都被埋沒了，甚且不僅埋沒，還遭糟蹋毀壞了！中國不常有伯樂，外國卻常有伯樂；你瞧，我們的「千里馬」被外國的伯樂牽去了多少呵！江蘇吳縣和崑山縣合轄的甪直鎭裏，有一座保聖寺，是梁天監中造的。年代久了，照着「天演」的公例，是要倒了，——裏邊許多不相干的泥塑羅漢，也要隨着牠同歸於盡了！看過甫里志（甫里卽是甪直的舊名）的先生們，雖然知道這些羅漢是唐開元中楊惠之所塑的，仍然覺得與他們風馬牛不相及，倒毀了算了！民國七年，顧頡剛先生偶然看見了，知道是名塑，讚歎了一番，也就算了。不料再過五年，（民國十一年）重遊的時候，才知道破廟會倒的，泥塑會坍的，美術品會變成瓦礫的！惱悵得說不出話來，和陳萬里先生拍幾張羅漢的像片，向各處接洽作保存的運動。據說運動了一年，沒有見着什麼效果，便在努力週報上做了一篇記楊惠之塑羅漢像，爲牠呼救。後來高夢旦和任叔永兩位先生，向江蘇當道請求保存，這才算是救得了幾尊歷劫不毀的羅漢！怎麼叫做「保存」呢？怕要我解釋幾句才明白。就是把羅漢由瓦礫中搬了出來，放在一所大約三五年內不致倒坍的，而且空氣極流通的破屋子裏邊。想必是怕空氣不流通，與羅漢爺的衞生有礙！若是移到精美一點的屋子裏去，又怕養成羅漢爺的驕奢習慣罷！當時送了六張照片，顧先生還做了幾段文章在民國十三年的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一號和第五號上面登載了。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幾位該坍毀而未坍毀的唐塑羅漢，所做的便終

止於此，也可算是仁至義盡（？）了！

「千里馬」是有了！但是「伯樂」呢？顧先生陳先生不能算，高先生任先生也不能算，江蘇的當道更不能算了！我現在硬要把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大村西崖氏比做「伯樂」，想必諸位不致於不顧事實說我媚外親日罷？大村在東京得着朋友陳彬龢先生一封信，和小說月報中幾張相片，便不遠萬里而來，到甪直去參觀！眞慚愧，他出國的時候，還怕這種寶物保存得太嚴密，外國人恐怕看不到，覺得一切事宜都躊躇可慮？然而畢竟冒點危險來了，我們這一些正在喝涼風的羅漢，被他飽看了五天！他請攝影師照了二十八幅相，回國去便出了一本吳郡奇蹟塑壁殘影，前面做了一篇洋洋萬言的考。這本書賣價日幣十二元，前年初版，今年已經再版了！人家出的塑壁殘影在那裏暢銷，我們的塑壁殘佛還在那所破房子裏喝涼風呢！我在到甪直去之先，及回來之後，和人談到楊惠之的塑像，許多人還問我「楊惠之是什麼人呢？」我不得不藉這個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子。

楊惠之係唐代開元時人，可算是中國空前絕後（至今日止，以後的我不敢說）的大彫塑家。元代的劉秉元，還是趕他不上。他和吳道子兩個人同師梁代張僧繇的筆法作畫。（有人以為他們兩人都是張僧繇的學生，這便錯了。）兩人的藝術都好，命運却有窮有通。吳道子的名氣偏偏比他大，他不甘居人下，拋了筆硯來專攻彫塑。於是也名重一時，和吳道子相伯仲，當時便有『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的話了。

唐代的寺觀，最盛行畫壁；吳道子所畫的壁，兩京的寺觀，差不多都畫遍了，眞是大名滿天下了。楊惠之要和他對抗，便創作塑壁；壁上的山水，雲比畫的還要像眞一點！不愧為彫塑聖手。宋代郭河陽所創的壁影，就是師楊惠之的塑壁而作的。楊惠之有一部著作，名曰塑決，可惜不傳了。

楊惠之的作品，據紀載中看來，有京兆長樂鄉太華觀的玉皇大帝像；汴州安業寺（睿宗延和元年改名大相國寺）淨土院大殿內的佛像，和枝條千佛；經藏院後三門上的兩座神像；和那個殿裏面的維摩居士像；還有洛陽廣愛寺三門上的羅漢，和山亭院的楞伽山。楞伽山塑得極好，唐末廣明的時候，黃巢之亂，所有京洛間的寺觀多被燬了，惟有楊惠之所塑的東西却沒有弄去，想必是愛惜牠的精美罷。後人看了多半題詩在壁上，相傳都被留守刑部侍郎晁直諒剗去了。還留了二詩；一首是李琪的：「善高天外遠方丈海中遙。自有山神護，應無刼火燒！壞文侵古壁，飛劍出寒霄；何以蒼蒼色，嚴粧十七朝？」他一首少了頭兩句，是唐沙門淨顯的：『靈異不能栖鳥雀，幽奇終不著猿猱。為經巢賊應無損，縱使秦驅也漫勞。珍重昔賢留像迹，陵遷谷變自堅牢。』塑壁的名貴，可想而見了。陝西臨潼縣驪山的福嚴寺，傳是用開元時華清宮的餘材所建的；寺裏佛殿的塑壁，也是楊惠之的作品。江蘇崑山的慧聚寺，也有楊惠之所塑的毗沙門天王像，他傍邊的兩個侍女，形態尤妙。宋龍圖閣學士徐林（字稚山）做了一篇記，說牠是塑品中的傑作，後人千萬不可妄加修治，使得反失去其眞。但是畢竟被後人修改了，以致失了初意。鳳翔縣

東天柱寺裏的維摩像，也是楊惠之塑的。蘇東坡的詩說：「……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看這幾句詩，可想見牠的神妙了。太平清話中說：「楊惠之從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至於楊惠之的畫據張愛賓的歷代名畫記裏說，西京千福寺東塔院的壁畫，涅槃變相和鬼神圖都是精妙絕倫的。關於楊惠之的塑像，還有一段軼事；相傳他在京兆的時候，曾塑了一座當時的名倡留盃亭的像，故意把牠放在熱鬧的大街上。過路的人看見牠，都以爲是留盃亭出遊，認識的人簡直上前去招呼牠！你想他的藝術像眞到什麽地步呵！

繼楊惠之而起的彫塑家有吳道子的門人張仙喬，（原名愛兒）王耐兒等；和元伽兒李岫，張智莊等；都比不上。至晚唐五代，塑作粧鑾的名匠尤其來得多，然較之楊惠之更差遠了！

中國一千二百年前的藝術神品居然還留在人間，無怪大村說：『此種名手眞蹟禹域雖廣，至今尙得巋然可見，則研究古代美術者，其誰不驚且喜哉？方余披讀陳氏來書之頃，不禁雀躍，縱使眞蹟業經後人修補，第其原作之美，固猶尙存典型，則其仍不失爲美術史上一大創獲也可知；嚮往之情，頗難自默，遂以語之正木校長，校長乃復爲余與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長岡部子爵謀，遂由該部給以膏秣之貲，而作甪直之遊焉。』人家不遠萬里，飄洋過海來看這種東西，我們近在鄰縣的，還不該去參觀嗎？前一個月，我和黃任之先生無意中談及彫塑的事，他便說將有甪直之行，我當然馬上就和他訂了一個同遊之約。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八點五十分，由北站坐特別快車動身。十點多鐘到了崑山，同伴相約下車，一共六個人：黃伯雨老先生，江問漁，沈信卿，黃任之，周靜涵先生和我。黃老先生今年七十二歲，這次的遊興最好，他是專爲塑像事而來的。沈老先生也有六十五歲，年來深居簡出。這種陰雲密佈的冷天，難得他擕雨傘，穿皮靴，披大衣出遊！

由崑山到甪直的小火輪，每天只有一次，是在下午兩點鐘開。我們六人先到方唯一老先生家裏去，約他同遊，因爲甪直的鄉董沈伯安先生，是他的學生。他們幾位這次來，都因爲這是江蘇的古物，本省的人自然要比別人格外關心一點，特來商議籌款建築保存所的事。黃老先生便告訴方先生，說大學院已經答應出一萬元，還要一萬元，由大家募。他和方先生還有張仲仁先生，三人共擔任一千元，總可以做到。方老先生慨然說：『可以的，我怕還可以多擔任一點。』這種熱心公益的精神，令人欽佩！時間尙早，便在此處看方先生收藏的字畫書籍和金石。

在黃先生家飯後，我們就上小火輪到甪直去。頭等票價三角二分，也只有一間，通只能容我們七個人。船開了，在這種灣灣曲曲的小直港裏漫漫的走。『原來小小的港裏，也有很大很大的船往來呵！』沿途撞見了好幾隻大帆船；到了吳淞江，船更多了。

我們上岸後，便有人來迎接。但是我們都以爲覩佛像爲快，所以先到

保聖寺去。走不到兩里路，便是保聖寺。吳縣縣立甫里小學就在這裏，我們也不參觀學校便請他們帶我們到塑像前去。那時已經是五六點鐘，初冬的太陽早已通電下了野，要等到明天才肯爲蒼生而東山再起了！暮色朦朦，我們在像邊徘徊了好一會，沈伯安先生便借了一個手電燈來照給我們看。這實在不是鑒賞藝術的道理！我們只看見五尊佛像堆在一所舊屋子裏地下鋪滿了的「塑壁殘塊」前面中央一尊像，當然不是羅漢，沈先生說是達摩（圖一）但是照着大村的考內說，『一尊瞑目定坐高四尺，邑人呼之爲梁武帝；』顯然是這一尊。不過我們不能說沈先生不是邑人，到底這是誰，因此不敢決定。他身穿龍袍，面目短小，和後面幾位羅漢卻大不同。後面右邊第一尊羅漢，（圖二）圓顱，大頰，長眉巨目，隆鼻闊口，肥耳粗頸，和上海英租界街上的紅頭阿三是一模一樣的！左手看不見右手置膝上，神氣極自然。盤着左脚，右足的一隻大番鞋還沒有壞。向左一點便是中央放的是一尊盤雙膝而坐的佛像。（圖三）像貌溫和，眉目上斜，足以表示中國人的面容。右手握住，左手張開，都置在膝上。再左又是一位太戈爾的同鄉了！（圖四）張開口作獰笑的樣子，右手舉起來，展左手置在膝上。這一位的神氣也很好。最左又是一位「溫良恭儉讓」的同胞。（圖五）容貌比中央的一尊（卽圖三）還要和氣一點；兩隻手都在袖子裏面，所以看不見。這幾尊佛像是什麼顏色，他們的衣服和袈裟是什麼顏色，微弱的手電燈光下，是辨不出的。這一下實在沒有看夠，所以仍留連不忍走。但是再看也沒有用，只得緩步出來，往沈伯安先生家中去。

我這篇東西，對於塑像的紀載，假使只有這一點，讀者一定是很失望，而要罵我的。我這次出遊，對於塑像，假使只看了這一會兒，也要和讀者一樣的失望而要罵我自己的。所以當晚在沈先生家中便商量來日的計劃。七個人當中，方老先生是不成問題的。他以半主人自居，陪我們來逛佛像是他千百遍見慣了的。我私心非多看一天不可，但是有這幾位老前輩在那裏，我便默不作聲聽他們說好了。黃伯雨老先生的遊興極濃，很有留連的傾向。無奈崑山教育局和縣立初級中學請江問漁先生次日下午一點鐘講演，所以明天非走不可。小火輪在淸早八點鐘開，而且只有這一次。民船怕不能坐。豈不是就此遊完了嗎？不然！一方是遊興未盡，一方是主人留客意誠，所以說妥了明天十二點鐘包一隻小火輪走。這一隻小火輪八點鐘載客由甪直去，十點鐘可到崑山，馬上回頭，十二點鐘不是便可停舶待命嗎？載我們至崑山，正好趕上他的兩點鐘由崑山到甪直的原定時間。只不過累了江先生失一點鐘的信就是；但是可以打電話招呼崑山教育局，告訴他們要遲一點鐘才能到。像這樣說定了才安心休息。我們那天晚上便在沈先生家裏把那本大村的塑壁殘影看好。那裏面有成片的塑壁，是現在沒有的。我們看見幾尊光羅漢，尙戀戀不捨；無怪大村看見許多塑壁，竟一連看了五天呵！

有許多我們沒有看見的，大村却看得很仔細。他的「塑壁殘影」裏面說：『該寺外門，爲乾隆磚造，形似牌坊，石作彫飾，雖交錯其間，然於考

古學術上殊不足道。復進數十武，門屋在焉，支柱微傾，有壁分立於東北及西北兩隅，是蓋昔置二神王像者。更越數十步，為大殿，其前廂乃後人所增築，殿之營造頗古，察其柱脚之朽腐，即知其為五六百年前遺物；室已頹敗，由承塵隙處，竟可仰睨白雲動盪，佛壇後壁，亦塌損幾盡。壇以石築，高四尺五寸，左右二十二尺，前後八尺，上置丈六坐身之釋迦，左迦葉，右阿難，均為高約八尺之立像。阿難像心柱已折，傾倚本尊；本尊趺座，亦已破壞。三尊作風，雖非唐代，尚具古致。東西兩壁，顧氏所謂之羅漢像散置其間。壁端山巖樹石，雲水之配景，有關文獻，殊足令余驚喜！多年臆測之塑壁，今日始獲親覩，誠幸事也。……至顧氏等，則祇知有像，而不知有壁，良以塑壁之真價值，於今日之美術界中，尚未為人所認識故耳。今余乃於無意中得之，又安能不對之流連而不忍去乎？出殿後數十步，復有一殿，棟宇崩落過半，野草幽花，爭妍殿上，此室較大殿略小，而構造與大殿神王門正同，是可證為同時所建者。殿後之相，為後人所作，不足比擬大殿，蓋余此行研究之主要事，端在大殿及塑壁二者而已。」

他這一段紀載除了牌坊式的外門，我們在次日看見了之外，其餘的都沒有看見。數十武內的「門屋，」現在成了一座「過風亭，」添了一些近年不可少的點綴……標語和廣告。更越數十步的大殿，已經用竹籬圍住了，裏邊都拆去了。佛壇又用竹席包着了。這三尊「雖非唐代尚具古致」的佛像，無從瞻仰了。至於成片的塑壁，也沒有看牠的眼福，故不得不再引用大村的考了；他說：「塑壁起於殿前與金柱相並之檐柱，由東南兩壁，經隅角至第二之檐柱而終。東西各橫四十二尺，高十二三尺，下部高約一尺五寸，前後造四尺許石壇，側面雖有浮彫，以瘞於淺土而不易見，壇上壁面塑有山雲石樹，洞窟，海水等；其間上下各處，配置羅漢像；惜乎後壁大部分與全壁之下方，剝落殆盡，土塊山積，更越數年，恐除此影片外，將無復若何形狀可覩矣。觀其作法，柱間磚壁，添附若干小柱，心木支材，則縱橫斜直，任意伸出；下部構以高低大小種種不同之木架，式承以疊甎，而附以捏泥；崇卑之土坡，突兀之山巖，卷舒之雲氣，由是而起。或植天然樹木，配以根株，或纏龍身於梁上，手術之純熟，可謂已屆爐火純青之候。而在其初瓮泥層之時，則束以麻華，復以麻交纏於外層泥上，宋李明仲所稱之泥作制，舉此損裂破片之狀，可推而知。至其所塑山頂，石尖，雲頭，高及三尺，與昂身互相參差，致遮掩其所支之桁，自壁前觀之，有如覆蓋；其浮彫之處，僅石間深處與水波而已。粧鑾色彩，業已剝落，全體多灰白色，式間有黑褐色，製作之妙，雖山水名手亦難與比肩。」

自然大村的「更越數年恐除此影片以外將無復若何形狀可覩矣」一句話，成了讖語！並且他所看見的：「羅漢之尚存於壁上者，東壁二人，一趺坐窟內，兩手作持物狀，一拱兩手，如正注視何物；……西壁亦有二人，舉左手而伸右手者一，曲右手而伸左手者一；尚有二人垂首相對，度為隨侍人物，不在羅漢之列。」這六尊像也無從看了，真是不幸呵！

次日一早起來，沈先生陪着用過茶點稀飯之後，便又往寺裏去。先到寺前的香火橋，由橋直行百餘步，便是該寺的外門。門上有「輔揚顯秘」

四字，門內右側有一座八面刻經的小石塔。再往前走，便是前段說的「過風亭」式的「門屋。」向左轉便是縣立小學。五尊折下來的佛像，放在校舍左側前面的屋子（光明殿）裏。今天天氣好，看得很清楚，而且沈先生又命人把前面的活門一起拆下來，更是好看。這幾張照片，便是此時用快鏡拍的。拍時爲十五秒至二十秒，成績不甚好，想是拍時太多了一點。前面中央的一尊，（像一，即梁武帝或達摩）雍容正坐，很有四大皆空的樣子。惟面紋衣褶，都不顯著，當然是後人修飾過了無疑。後面最右的一尊，（像二）眞有天竺人的模樣。不但牠的身體五官像，連他眉宇間那副神氣都像極了！要是粧鑾沒有剝落，和活的沒有多大分別。右手放在膝上，食指微微屈起，手背上的筋脈隱約可以看見，眞是神品！後面中間那一尊，（像三）比較起來差多了，便有呆板板的樣子。稍左的一尊又好極了！（像四）而作惡笑，張口欲言，那種神氣也栩栩欲活。舉起的右手，指頭略斷了一點。身段很適當，衣褶極自然，非名手何能出此？最左的一尊，（像五）神態也很好，頗有「善哉！善哉！」的樣子。可惜面容混沌，不見肌肉，不曉得是原作如此，還是修飾過多，以致失了原意？五像的周圍，放滿了的「塑壁殘塊，」又破碎，又剝落，叫人無法賞鑑，反覺得有礙我們觀察這五尊佛像。大村對於這五像說：「其餘業經移置於陸祠前樓之羅漢，計有五尊。其一尊（卽像二）高四尺五寸，據王氏所贈攝影而考之，則此仰視石壁之羅漢，於未曾移置之前，其位置乃在寺中西壁北向垂首僧之後方上部；一尊瞑目定坐，（卽像一）高四尺，邑人呼之爲梁武帝；一尊狀貌魁梧，（卽像四）高舉右手，且張口似欲與人對語者，其高度爲三尺八寸；一尊溫顏端坐，（卽像三）雙手置膝上者，高四尺；最後之一尊，（卽像五）高三尺七寸，眉目清朗作俯視之狀。此五羅漢尙存有崇禎時所補修之色彩，其技術之精，卽其狀貌衣褶，較之南宋羅漢專門畫名手西金居士之作，實亦未遑多讓。東壁北端，舊有降龍一尊，毀於昨歲，今已不獲覩其全豹矣；惟餘殘存梁上之龍尾，尙足供吾人憑弔之資耳。……嘗讀奚士柱（字中石，淸初人）保聖寺羅漢歌，其中有云『一僧呪鉢起龍珠，一僧飛錫擾於菟，獨撐赤掌擒山鬼，更或靑爐睇㩗奴。亭亭鹿女啣花荐，獵獵烏巢風撲面，鵝聽講時貝葉宣，猿驚定處松陰轉。』首句適與前述中之一尊相符，由是可知尙有擾虎，擒鬼等七尊。現存諸像中，有無與詩句暗合之像，則以斑駁過甚，殊難論定矣。……至於羅漢像衣褶樣式，宛然與宋畫之羅漢圖相同，其爲後代重建時所作也無疑。然更就其移置之二尊塑法以觀之，則其一爲半跏坐而仰視之狀，（卽像二）其一則爲定坐之形，（卽像一）面容衣褶，與其他各像，微有不同；尤以前者雙肩所垂衣端作卷雲形狀，更顯特致；是則或與其不同凡俗之面相，同爲惠之之原作乎？要正未可知耳。此像若在壁上原來位置，頗首詳審，其眦銳如生之狀態，誠有不可言傳之妙趣在焉。若夫當陽之三尊像，以其別無傳說，當爲祥符重建時所作，而經崇禎時所修治者無疑，較之日本古像，實與承久二年（卽南宋嘉定十三年）所作興福寺之世親玄奘兩軀，頗有相似之處；其非唐作，尊待

贊言。』照他說的看起來像一，像二兩尊，他也說極好，當是惠之的作品，這與我們大家的眼光是相同的。但是對於圖四，卻一概抹煞了，我們覺得有點懷疑。這是要待別的考古家來研究了。

但是甫里志裏說：『大雄殿內供有釋迦牟尼，旁列羅漢十八尊，爲聖手楊惠之所塑，神光閃耀，形貌如生，誠得塑中三昧，江南北諸寺所不能及。』又有明萬歷時長洲的許自昌（字玄祐，號去緣居士）說：『保聖寺十八尊羅漢塑像，位置錯落古雅，形模如生，乃唐代楊惠之所作；……歷朝粉飾，漸異原本，然古致猶存，爲別處所無。』再考吳縣志和崑邑志，也說是楊惠之塑的，所以我們可以不必懷疑了。大村所以對牠有點懷疑的緣故，是說保聖寺不是唐開元中建的，乃會昌滅法廢寺之後，祥符時重建，明崇禎時再加修葺。不過在祥符重建以前，這個寺裏已經有了楊惠之的塑壁；但是從開元時到那個時候，有了二百六七十年之久，殿堂同塑壁都損壞了很多，所以在重建的時候，仍然仿着老式子做去。沒有十分破壞的，便加起粧鑾來還可以用；破壞不可修飾的，便摹着舊式弄起來。還有不足的，就添補起來，湊足十八尊的數目。四圍的配景也規撫原作而做，所以眞態還不致全失。他詳細的說：『更進而觀其配景巖石，以心木支材定於屋壁，其移動之難，雖非羅漢像可比，第欲將其截離爲若干部分，與心木共致之於新壁，飾新彩以存舊形，固亦未始不可也。至其巖石皴法，全屬唐風，不似宋式。徵之古畫遺蹟，如正倉院之楓蘇芳染螺鈿琵琶桿撥皮畫騎象鼓樂圖，黑柿蘇芳染金銀泥繪箱，智證大師之亦不動尊，心覺阿闍梨寫傳之唐本大佛頂及毗沙門天王像等，均爲唐畫，或爲其摹本，或受其影響而成者也。圖中石皴，隨處皆表現唐人作風，亦即後代和繪皴法淵源之所自。是故保聖寺塑壁之石皴，與此正復相同。降及五代及北宋，此風丕變，頓易舊觀，徵諸今日尚有存在其眞蹟之董源，巨然之披麻皴，李成，郭熙之渲染法，范中正之雨點皴，燕文貴之斧劈皴等，可以概見。若此塑壁不規仿祥符中之舊作，而使之爲全新之物，則非第與同時代之作風迥不相似，且於皴法之沿統上亦不無牴觸；是乃所謂楊惠之手迹之傳說所自本也。』

姑無論他猜疑的對不對，他對於保聖寺的建築，確費了一番功夫去考究。他說：『據吳郡甫里志所載，保聖寺創立於蕭梁武帝天鑑二年；明崇禎七八年重修時，大殿梁栱最高處之板，刻有歲月。……歸有光之保聖寺隱安堂記，謂保聖寺創立於唐大中年間，僧明理之保聖寺法華期懺田記，（元元統二年立碑）亦云建於唐代；但甫里志則以爲實始於梁而不始於唐也。寺之殿堂，殆爲梁時之物，同書所紀，宋祥符六年賜紫僧維吉重建者即此。……就余所見，則該寺當建於晚唐會昌滅法廢寺之後；祥符重建後，除崇禎時曾加修葺外，其餘事實，皆無可徵考。惟今之瓶門大殿，及大雄寶殿之匾額，成於乾隆間，則較可信耳。然乾隆時並未重修殿堂，大殿，前廂之增築，屋內架棟變更舊制等，均成於崇禎時之補修；以故屋脊，搏風，飛簷之屬，盡失古致。至神王與後殿並無增築，構架柱礎，與大殿舊部無異，此亦爲祥符時所重建無疑。

「茲更按照前年紫江朱氏見贈之宋李明仲營造法式一書考之，其料栱卽明仲圖說之五鋪作，坐料之上，架以重栱，其外方二翹之一端，支以單昂嘴，頭翹之卷頭，與昂嘴伸出兩跳；（二手先）鋪作之上，承以正心桁，挑簷桁則承於昂嘴斗栱；其法式固完全脗合也。又柱及大額枋上之鋪作，以昂身斜伸屋內，其端用單栱以支金桁；此種法式，亦見於明仲圖說。惟此殿於上述法式之外，加以插昂，以其端料支長昂身之半。復以欲不掩佛像之光背，因之殿中遂不設天花板，棟桁椽桷，均由屋中可見。金柱檐柱間與搏風，均於枋上用重梁，從月梁之制，單步梁以雙步梁上之梲支其端，梁端皆用重栱，此種梁制，亦與明仲圖說相合。昂身後端支以金桁之制，日本鎌倉時代僧哲通（金澤大乘寺僧）入宋所圖五山諸堂記中，及杭州徑山之寺殿，均能見之。椽桷之制，雖不見於明仲圖說，而保聖寺之舊稱似屋角之扇椽者，固亦宋制也。更就保聖寺柱礎觀之，圓徑二尺五寸，神王門，大殿，後殿略同；檐柱礎石，用鋪地之寶蓮花；金柱，用壓地隱起之牡丹花；花間復琢有化生童子，此與明仲圖說相同。第較諸盛唐以上佛像之花趺，及唐碑花紋，則各異其趣；究非宋代以前之作品。

「由是觀之，可知保聖寺實爲宋時所建築，然若唐代或已有此法式，則仍無以決其是非。更徵於日本古代建築，其屬模仿唐風之遺構，如飛鳥，奈良時代之法隆寺，唐招提寺，以及平安朝之諸堂塔，有所謂二手先，三手先等；其所謂手先者，出於外部而不橫開，在隅角則由肱木之端而成，如宋時營造法式之重栱，左右均較二翹栱中之頭翹栱爲長，且較長於三翹栱中之二翹栱；栱眼下廣上狹者，爲絕無之事；有之，當在俊乘坊重源仿宋式重建東大寺以後。以昂身支桁之法式，及扇椽之制亦然；蓋唐代並無此式也。深鐫於長安大慈恩寺雁塔壁上之唐刻佛殿古圖，亦足明徵。日本古刹中，宋式營造最顯者，首推鎌倉圓覺寺之舍利殿，及美濃多治見永保寺之開山堂，此種宋式營造，亦卽李明仲圖說一卷頭兩昂三跳之六鋪作，其昂身伸出屋內，支桁之法式「及扇椽，殆與聖保寺無異；唯舍利殿稍異插昂法式，」永保寺不用插昂，而以頭昂支二昂，爲不同耳。前者相傳爲北條時貞（弘安七年執政，應長元年卒。卽元至元二十一年至至大三年）所建，當屬元初；後者文和元年（元至正十二年）建立，當屬元末；不獨表現宋風，且足旁證保聖寺爲宋代所營造。甫里志所謂保聖寺相傳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距今九百十三年）重建之說，殊可徵信。此寺實爲中國木材建築之最古者，以其僻處窮鄉，故能獨逸紅羊之刼，巋然魯殿，誠不可謂非大幸事也。」

就是對於這些羅漢，他也很用了一番考據的功夫去研究的。他的論調，非介紹不可：『十六羅漢，其事出於玄奘三藏所譯之法住記，吳道子弟子盧楞伽之遺作中，亦有小本圖，及南宋鄧椿，始錄之公也畫之眞僞既莫辨，恐不足憑信。據可知者，十六羅漢畫塑，實始於唐末五代之禪宗，昭宗乾寧光化之祭，蜀畫人趙德奉，描羅漢像於成都大聖慈寺竹溪院壁，此爲文獻上之嚆矢；次之者，後梁乾化中洛陽之沙門智耀，構塵眞浴

室，列十六羅漢於西廡；前蜀杜子懷杜齯龜，及羅漢妙手張元（有張羅漢之稱）各於東律院大聖慈寺之揭諦院，及同寺灌頂院羅漢堂畫羅漢像，而禪月大師貫休之十六羅漢，尤見稱於世，遺蹟至今尚有流傳；李華亦善畫羅漢，有李羅漢之稱號；其他若大聖慈寺之有羅漢閣，後唐同光元年，宋州廣壽院之沙門智江，其住院堂宇亦塑有十六羅漢；唐山（直隸）宣霧山摩崖中亦具十六羅漢，與天成中諸人各軀造像並列；左禮，張南，及吳越王道求所畫十六羅漢，載於郭若虛著錄；南唐之陸守立，畫羅漢一堂於李後主之金水閣上；入宋以後，羅漢之畫塑更爲盛行，文獻不勝枚舉，終成五百羅漢；彌勒下生經之四大聲聞中，加入迦葉與君屠鉢歎二尊，或迦葉與法住記作者難提密多羅，（慶友尊者）畫塑爲十八羅漢；此事蓋起於五代，至張元貫休等之作，則於蘇東坡曾吉甫沙門德法等之圖見之。由此觀之，楊惠之有十六羅漢或十八羅漢之作，究難取信。則保聖寺之十八羅漢塑像，不得不謂爲與本尊佛像同爲祥符重建時之物也。雖十六不稱十八，而作羅漢聲聞之像，日本法隆寺壁畫亦有之。至於畫賓頭盧尊，（十六羅漢之首位一人）聖僧，行道羅漢，或傳法二十四祖，四十二賢等，五代之前卽已不少。唐之壁畫錄，曾詳細載之，是則不言數之羅像，爲楊惠之之所作，或亦理所應有者。回憶甫里志記載，明代以來，其所認爲惠之遺作而不疑者，似未可全能否認。

前面關於建築的幾段文章，眞是難得的，因爲該寺旣倒，除了這點文章，便無從考證了！他對於我國的古代建築學，眞用了一番苦功。唐以前的，沒有什麽，唐以後的，宋代的，他眞有點研究。我很希望他說的日本法隆寺，藥師寺，唐招提寺，圓覺寺，永保寺，等等，也有中國人去考察一番，做一番引證，和我們中國挽回一點面子！話說得太遠了，我們就保聖寺說：大殿是沒有了，塑壁也幾乎全毀了，還有一丈左右末坍，裏面還有一尊半羅漢現在都圍在竹籬裏面，我們沒有看見，不能報告，所謂本座的釋迦牟尼大佛像，前面已經提過包在竹席子裏，他旁邊兩侍者，卻同盟罷工回西天去了。大小共餘七尊半佛像，只看見五尊，塑壁是一片成東西都沒有看見，只看見一些泥塊，未嘗不是一件大憾事，待新屋落成，再去看罷。

末了，我還要聲明：這裏面引用了許多大村西崖的塑壁殘影前面的考，原爲日文，大概係陳彬龢先生譯爲中文的，閱者要感謝他才對。

跋包夢華所藏高犀堂春來詩卷

宣愚公

詩以聲性情者也。書畫雖末技，要必寓性情於其中，以與人相見；否則書手畫工之爲而已。乾隆盛時，四方畸士悉萃邗上，故是邦多有流傳名蹟。杭之金，歙之汪，戛戛矣；而吾郡高犀堂先生亦頡頏其間。之數公者，詩不必求工，其書畫復不屑墨守當時作家之成法，致世人以怪目之；然能以毫素發揮其性情則一也。人亦莫得而軒輊焉。人之生也，所受於天者不齊，故嗜好殊；嗜好殊，則其自見於技者亦異。其性情之偏者，既非學力所能盡變；至其獨到之處，又豈佗人所能貌襲哉？嘉道以後，書畫雖有能者，少逸氣，非吾輩所好。至於詩，則亦多詩中之鄉愿耳。夢華我兄得此卷，愛而玩之，以眎余，如與犀堂晤言於一室，誠有使其身不死之道歟！十三年甲子夏四月，三歎書後。

胡惠庭守芬集敘

宣愚公

著錄書畫之事，先唐卽有之，擇其殊異者，編目而已。唐以來歷宋明，日益加詳。至乾嘉後，其例尤密；尺寸之度，紙素之別，歲日印蹟，收藏源流題跋詠歌，旁及張龍尉李仙丹趙孟林何彬湯臣施堂等裝潢之式，舉無遺焉。篆籀隸古行押草聖之恢奇，則繫以釋文；泉石宮室人物草木之位置，又別爲畫記；可謂勤矣！然於古人八法六法之佳妙，毫末不相涉也。又或雕鐫摹勒，不乏巧匠，然校以眞蹟，相下奚止一等。蓋工藝所限，無如何矣。今人以光樞之理，縮巨爲細，又以藥物留其影以顯於紙；濃淡溼渴，各肖其自然，古所未有也。故傳古人之書畫，以今爲至精。顧二十餘年前，海上卽有以此藝所成者，供人臨摹，惜選定不盡精審。書必晉唐，畫必宋元，以爲名高而可信者，乃不過十之二三耳。以嗜利之巧，襲傳古之名，能無欿乎？胡子惠庭以先世所遺書畫一册見眎，蓋轉徙兵戈中什襲藏之，而護如頭目者也。君祖德蘄生侍郎，開府山右，爲時名臣。曾公怡生太守，能讀父書，達於從政，故所交多碩彥通儒，名在國史者。卽論書畫，亦異於後之以詭怪弋名者矣。雖所藏彝器石刻墨拓，不止於是，而卽是册所附硯銘觀之，絕無珷玞亂玉之歎。貽厥之精，世守之篤，皆可信也。惠庭既能世其家學，又欲以此公之同好，令人想見故家喬木之遺澤焉。濰之簠齋，吳興之穰梨館，溧陽之寶華龕，老郡之榕園，所獵非不富；曾幾何時，傾筐倒篋，化爲雲烟；甚或求海外市舶捆載去之以爲樂；其後昆復何暇爲此，以傳古人。於是益服惠庭之賢，爲不可及也。

楊惠之塑像(一)







(右上)塑像一

(右下)塑像二

(左上)塑像三

楊惠之塑像(二)



塑像五



塑像四



石像及同游諸人攝影



中國美術建築之過去及其未來

劉旣漂

一

研究美術理論，是件難乎其難的工作，尤其是中國的美術。中國美術當中，尤其是建築。因爲古來著述關於美術之批評，除開贊頌繪畫和書法以外，簡直沒有什麼可考。阿房宮賦算是紀載漢以前的美術建築一篇大文章，還是唐朝杜老先生的推想，一篇空文，徒然謾罵其壯麗奢華而毫未觀察其藝術之精神及其作風之格式。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等紀載，都屬茫無邊際，四通八達的句法。在文章本身固有其藝術價值；但在事實上追究，恐難得到若何結果。況且杜老先生當時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完全因爲不滿意於秦始皇個人的野心而作，文字上當必格外誇張或過分形容，所以把阿房宮說得天般偉大，驅着後人心迷意嚮過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好夢。杜老先生作文的時代，已經遠離『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時代八百多年了。他還說：『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樑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證明這種紀載，更難與事實吻合了。他以爲阿房宮既成焦土，後人無從考據，三寸之舌，可以自由亂轉了。由此而觀，漢以前的建築，未必是杜老先生心目中的阿房宮可作代表。除此以外，還有一本洛陽伽藍記（係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的）雖然沒有科學方法，但較之杜老先生的大作，則大相懸殊矣。

『大和十七年（西曆二二七）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見伽藍記序。可知洛陽建設後於阿房宮四百餘年。在這四百餘年當中的建築變遷，尤其明顯可察。洛陽城內，大小一千餘寺，可謂宗教建築最盛時代。所謂伽藍的命意，便是今日的大寺觀。現在我把伽藍記當中最値得研究的一段敍述節抄如左：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省略）有靈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刹卽今日之寶塔或寺頂之尖頂）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

象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鐸即銅鈴，內置木心者曰木鐸，鐵心者曰金鐸，迎風而鳴，此物沿用至今日。）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大極殿，中有丈八金象一軀，中長金象十軀，繡珠象三軀，織成象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省略）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即園也）。青鏁□。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皆亦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

觀察這段記述，似乎魏代建築美過於秦時百倍，因爲浮圖之高百丈，恰與今日世界最高之巴黎鐵塔相等。浮圖原係宗教建築，『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造過度也。』由此很可證明阿房宮之『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相離之密，面積之廣，假如按理計算，在這二百餘里當中，以最低限度推想，擬定每里樓閣宮殿四十所，全部至少也有一萬二千餘所。這麼繁密，與瑣碎的建築，那裏還能產出像浮圖一樣偉大的東西呢？兼之阿房宮建設之本旨，完全以個人作樂爲單位，毫無宗教氣味，所以敢信其建築無偉大的可能。伽藍記一文，似覺較爲切近情理，至晉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浮圖的存在僅六十三年而已，）火經三月不滅，周年猶有煙氣，可見浮圖本身之大，木料之多，確是一件事實。現在洛陽之浮圖遺蹟，雖如阿房之無從可考；但伽藍記一文，或不至如阿房宮賦之玄渺。

然而由秦而漢，由漢而魏的平民建築，在事實上也不能不考察一下。宮室與廟宇，尚可勉強由文字上推求，平民建築，不獨沒有文字可考，即遺蹟上也無從看到其片磚碎瓦。因爲這個原因，就擱了許多時候不敢下筆。今年暑假，我的同學孫福熙先生相約同赴廣東旅行，特詣澳門恭訪一位收藏中國古代藝術品十分宏富的朋友王玉父先生。在他的許多寶藏之中，居然發現一個坭燒古代房屋模型，使我何等驚駭而高興！據王先生說：『確是漢代的遺物。』那末，這次我眞的在澳門的海底撈着針了。屋的外形（參看插圖），似乎與宋以後的完全不同，反而很像西洋近代的鄉間小屋；但是它的正面窗戶上端的裝飾，已用蘇葉雲頭式的曲線，而且明顯可辨。屋的後面，其窗式非常怪特，狹小而長，但秩序井然，或每四小長窗排列者，原是一大窗，因爲四窗上端尙有一雲頭橫窗括住，由此可見四窗以內的三個牆面，等於今日之窗柱（窗柱多見於意大利北部建築。）當時因爲沒有玻璃和薄紙的關係，不得不

把窗的局部縮小;但爲光線起見,又不得不均分爲多數小窗。然而它的窗柱已有葉式線紋之裝飾,可見那時平民建築,早有美術要求之表現。觀察它的形式,平民的住屋既然有這種成績,皇族和高貴的宮室,不想而知其建築藝術更加可觀了。我以爲漢代平民房屋的瓦面很值得研究,宋以後的燕尾屋面,或者漢代平民沒有權限享受這種作風。阿房宮賦的『簷牙高啄』和伽藍記的『浮圖四角鐸上』意義無非是贊美燕尾屋簷;但是這個漢代遺下的民房模型,全無此式作風,似可證明當時燕尾作風,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再進一層討論,漢代平民建築,不獨沒有燕尾式作風,即所謂重栱雙杪等「鋪」(鋪即檐額下之雲字撐木見插圖)尚未風行。本來鋪與燕尾(即飛檐)的來源,脫胎於古人行營帳幕和樹枝。所謂頭翹二翹的表現,顯然是樹枝與樹榦相連之象徵。所謂頭昂二昂三昂等垂木,也顯然是象徵樹枝盡端。至若由第一鋪到第八鋪鋪額,當然是象徵樹葉無疑的了。然則飛檐何以脫胎帳幕呢?我們可以觀察蒙古人的行營,其幕布四圍盡端,斜掛於垂立小木柱上,而小柱盡端,恰好和軟布連成一個灣灣的弧線,尤其是帳幕的大門,一塊長方形的布,掛於兩條相對的木柱上,正似宋時的大門亭檐,可見燕尾式作風的來源,確與帳幕成形發生密切關係。大概當時此種作風很少,由此我們可以推想漢代平民建築之所以沒有燕尾式作風,皆因那時皇族要獨占風角;換言之,是專利。這種推測論調,雖然不敢絕對的相信爲過去的事實,但或者有幾分可以理解。

現在我們姑且認定這個模型是漢以後的建築,然則漢以前的東西,也不能不考察一下。況且阿房宮燒後,未必當時中原疆域內的屋宇都歸一炬。不過中國古代建築材料,在漢以前,完全用石的,恐怕今日無從發現,因爲印度建築方法傳入中原,在漢以後。換言之,漢代以後始有全用石料之建築,而且這類東西屬於少數。中國素來建築,都以木土爲主,這種偷閒成事的惡習,一直傳到今日。假使阿房宮建設於漢代以後,或不至以一火而盡。偏偏秦始皇要儘皇族的架子,在未築長城兩年以前,大興土木,(在西曆前二百十二年動工,即始皇即位三十五年)預備把天下永久的傳給子孫受用,他的精神上的宏願,多麼永久而自利。但在建設一方面,反而沒有想到木料之不耐久,縱使它雕刻得像生花一般美麗與玲瓏,顏色着得比自然界還要豐富,也難以滿足他那永久慾望的要求。萬一當時始皇了解這點意義,即使阿房宮不用石料,也得和長城一般多用火磚,項羽的火力雖然偉大,到現在至少也得留下若干殘磚。項羽固然是個破壞藝術的妖魔,始皇也是一位罪不容逭的怪物。漢以前的建築無從考察的原因,不能不歸罪於這兩位豪傑。

由前漢到現在,不過二千一百三十四年,把這個時代較之希臘古代的建築,似乎有點可憐。希臘建築最盛時代,莫過於菲帝亞之建築巴登農。考其年代,巴登農動工於西曆紀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先於阿房宮二百二十五年。其建築藝術之高明,石刻裝飾之豐富,直至今日,不論在遺蹟或文字方面,都井然可考。它的好處,在能實用石料,西洋很有詩人讚

頌巴登農爲石類的生命之花，也是菲常亞精靈之結晶。相形之下的阿房宮與永寧寺，恐怕沒有多大意思了。

始皇以前的建築更難考察了。由始皇溯源至黃帝，經時二千四百九十一年。這二千多年當中可謂洪水猛獸，諸侯封建的黑暗時代。穴居飲血的人民，恐怕還居半數之多。我們可以推想在黃帝時代，始教民耕種，這樣程度時期，那裏談得到什麼美術建築呢？而比之埃及，她的文化已達至第四朝，金字塔早已巍峨高聳於尼羅河旁。追究起來，漢以前的美術建築（茅屋穴室不在例）實在一無所有。以上討論，約略從宋溯源至漢，從漢又溯源至黃帝；但在黃帝以上，再也沒有方法考查了。這個遺憾，惟有待諸來日，或者將有一天，可以發現黃帝以前的建築遺蹟。那時候，當必另有一翻見解與理論。

現在我們應該討論宋以後的建築了。由宋（西曆九百六十年）到現在，經時九百八十八年。在這九百多年當中，雖然各級建築很就軌道；但就藝述演進而言，恰成一個長期的頹唐時代。其原因大概有三種：

（一）自宋崇寧起（一一〇二年）命李明仲編撰營造法式一書，規定天下各級之例，絲毫不得自由，因之無從變化。

（二）自宋以來的建築除宗教遺蹟少數應用石料以外，仍舊沿用土木。所謂泥水木匠等職業，素居下等之列，祕密傳授，沒有公開和共同研究的習慣。

（三）科學不發達，不能補助建築的需要。

有這三個大原因作頹唐時代的發酵丸。宋以來的建築沒有進步，那就理所當然的了。現在我們爲方便整理起見，不能不先從文字方面着手。所謂文字方面的意義大概除卻李明仲營造法式以外，恐怕沒有他書可考。此書缺點很多；因爲建築一學，原是科學與美術融合而成一體；中國古人著述多病於修詞和插許多無關痛癢的典記，常把主要幹線當作小流看待。按科學方法去整理，必從根本着手。所謂建築學的根本方法，最先是數學與幾何。李明仲的營造法式，對於根本方面，不獨沒有透澈了解，且枯澀窮燥不堪。現在讓我試舉一例：

『取徑圍，九章算經李淳風注云：舊術求圜，皆以周三徑一爲率。若用之求圜周之數，則周少而徑多，徑一周三，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後依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即周。』算學家李淳風先生既能發現徑一周三之法不善，用二十二而一之法代之，算是進了一步。但在今日二十二而一之法又不行了。周等於三一四一六，由徑乘之即爲周之率數 $2\pi R$。這是現在的西洋算法。譬如立方平方，立方根平方根等學識，簡直沒有談到，所以中國建築之不敢應用石料，這也是個很大的原因。所以穹窿屋頂與穹窿地窟等建築，無從看見。（穹窿 voûte 多見於西洋文藝復興以前的建築，此種作法，完全以算學與理解爲主。）**中國算理之幼穉，竟成建築演進之大障礙，任那歷史上的帝皇們役使人民如牛馬，或用百姓的血塊堆成宮殿，也是不能耐久的。**

營造法式全部組織，大小木作居其半數以上，其餘磚瓦等作居多至若石作，幾乎沒有注意，隨便談過算了。對於援經證典什麼墨子曰韓子曰的寫得滿紙文章，悅人耳目而已。但李氏關於歷代名稱統一的整理工作，確乎費了一番心血，而且對於建築界也有許多貢獻，省卻讀者空費腦力。至若他的製圖雖經朱啓鈐先生重新印刷，加之新三色，然沒有幾何與透視爲底，閱者不能一目瞭然，即我們內行家都覺頗費腦力！

關於遺蹟方面可以考察的，是元朝以來的北京，明朝以來的南京，山東的孔廟。它們的歷史與藝術，大家都很明白，無須我來贅述。不過北京在元朝的面目，決非有如現在的北京。換而言之，現在的北京，不能充分代表明朝時建築精神。況且滿清在北京做了二百六十七年的皇帝，對於北京方面之建設的確也是很有成績。滿洲與蒙古的文化，很有分別。北京的建築經過兩朝長期顧主恩典，不論作風上或藝術上，都含有三種民族性的淘冶與溶化。統而言之，北京建築的作風，雖然過於對稱，而失之平凡；但由全部而觀，確有大方之氣。南京的明故宮呢？它的運氣太壞了，歷代給人欺負，弄到今日，幾乎片瓦不留，難以考察。倒是明太祖的墓還留下幾個石刻，終年靜坐和呆立於道旁，可憐極了。即由這幾個石刻與飄搖欲倒的墓門推想，我們很可相信明故宮的建築總得比它宏壯或偉大。我去年在南京看到故宮的柱礎石一塊，被近旁的居民搬去，把石的當中鑿個圓窩，當作磨麵的工具，令人發生無限感慨，人類得到時間之賜，居然也有貴族平民化的一天！

宋以後的宗教建築的作風，較之宋以前的作風，也不能不討論一下，因爲前者演進的定例較爲自由，自佛教流行中原以來，漢以後的作風，簡直全體動搖。換言之，不論它的精神曲線，彩線，體積，都受過印度作風的洗禮。當時漢人對於佛教舉國若狂的態度，或者較之中國現在時行西洋作風還要厲害。因爲人類的建設，如果帶有宗教彩色的時候，必定偉大。不偉大，不能誇張神的嚴威與神秘。民衆信仰佛教，也無非把自己的心靈寄托於神。如果寄托於神沒有得到形式的捉摸，心理上必定覺得空虛，終於還要畫餅充飢。餅愈大愈妙，事物愈神秘愈好。所以漢以後的建築纔有塔的產生。這派藝術之創作，不能不感謝佛國之恩賜。本來表現神秘的曲線，以長尖角最爲有力，不獨印度塔的原素利用這種曲線，即歐洲中古時代而至今日的禮拜堂鐘樓，都非常風行，尤其是北歐如德國的哥德教堂，適用尖角曲線爲最甚。按美學的定例，由水平線上仰視高明建築，假使它是尖線，則上端之部面，成爲無窮盡之小面穿入天空；我們看到事物接近雲端時，必生神秘之感，所以宗教利用這種曲線去博得民衆之迷信。（關於建築原理，我在貢獻雜誌的第三卷第六期內發表過一篇文章，視覺之於成形變態的原理略有談及。）換一句話說，宗教建築的曲線，對於神秘的表現，早已研究得非常深刻了！但是中國宗教建築的彩色，確乎不大高明。本來神秘的表現不能全用熱色，由南至北，由東而西，那一處的廟宇不是硃紅牆壁，金翠圖案的呢？我們似乎可以武斷中國宗教建築受到印度影響最深的爲曲線與浮雕裝

飾，其次是體積。至若彩色呢，簡直沒有一點變遷。到處都是赤金與大紅，極端地表現民族個性的殘酷與自利。

宋以後的皇族建築，在八百年內曲線與體積兩方面，恐怕沒有變化。（進化是更說不到了。）但是這八百餘年當中的皇族建築，對於彩色方面之精巧，圖案構圖之周密，可謂登峯造極了。觀現在北京故宮天花板與簷額圖案，便可類推。故宮的莊嚴，我以為曲線方面之表現，反而不及它的彩色。現在我們目前可以得到一個證據：革命軍到北京以後的故宮，把一大部份的原來彩色都改變成藍白兩色，因之原來的莊嚴氣像，一落千丈。雖然把過去皇族的遺痕洗淨，可是中國歷史的文化和藝術也同歸於盡！

宋以後的平民建築，除卻細部裝飾以外，都被皇法限死，沒有一點自由。然而他們的商店與墳墓，較為自由，所以作風方面，也就活動得多。尤其是南方的，譬如福建廣東兩省的商鋪佈置，和墓山建設，確乎值得專家研究。他們因為迷信風水，拚命的尋求新穎，（見插圖）因此產生這種藝術，居然增光於中國的美術史不少。

我們回頭看看過去的建築，在比較之下，實在過於單調了。燕尾屋簷作風，幾乎由盤古開天地那日用到現在，所謂變化的演進，也有空間而無時間。所謂空間的，也不過南方作風來得誇張或熱烈一點，北方的較為平穩，都是同一作風。所謂時間，較之歐洲古代建築，那裏敢說演進，沒有被西方批評界加上我們祖宗「進三步退五步」的頌詞，也就榮幸多多了。中國建築素來沒有創作，不能不歸罪於皇族制度之不良善，一路模仿成性，幹了數千年瑣瑣碎碎的小勾當，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正道，多麼可憐呢，這個古大文明的老支那！

二

因為看見中國過去的建築史，不能不捨卻現在而連想到將來。表面上着想，似乎這句話說得有點怪異。在事實上，恐怕沒有多大出入。看吧，現在中國的建築很明顯地分出三派：

（一）完全仿造古式，

（二）完全仿造西式，

（三）中西合併式。

第一式是古人遺下的幾塊爛布，到底模仿也不是時代藝術。第二式是外國人的東西。模仿祖宗的遺蹟雖然沒有藝術價值可言，算是可以掛住保存國粹的牌子。現在強把他人的肥股當作自己的臉孔，未免太把古大文明的架子弄糟了。第三式是不中不西的調和式，仔細一看，實在尚未達到調和的地步。一個西式房子硬戴上一個中式屋頂，恰似一位歐洲新到中國的洋大人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帽的尖端還有一顆黑呢纓子，滑稽而且生硬。大概調和派的藝術，非經多數天才專家之研究或經長期時間之試驗，不能收獲效果，目前中國的調和派不能成派，或者可作將來新作風萌芽的預兆。所以中國的建築有將來而無現在。

將來又怎麼樣呢？這個問題，很難料定，我們現在只得在能力範圍以

內的計畫推想。至若籌備的問題，那當然是當道的責任，我們無從過問。將來的範圍委實太大了，現為篇幅起見選擇一個較為重要的討論一下。革命成功以後的建設關係將來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焦點，當然是南京。換一句說，南京建設便是中國新文化表現之發源點。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格外注意。希望今後的建築借着這個機會，尋求一條新路出來。我們雖然知道尋求這條新路是件難乎其難的問題，卻也不能因為困難，就背手不問。將來鬧出笑話時，還是中國人擔當這個問題。大概可分三大部分研究：

(一)組織建築專門人才設計研究會，

(二)組織一個由政府直轄的實地建設工程部，

(三)組織一個建築立法部。

這三個機關，可以總括稱為建設部（或工務部），等於法國的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由政府選委專門人才為部長，



大概他的辦法和市政府不生關係。分開三大部以外，每部又分建築和工程兩部，由建設部直接聘請專門人才組織之。在歐洲，這種組織在已有數百年來的歷史與經驗，似乎很可採用，而且建設部內各組人才之選擇，必須經過一番嚴肅考試，或聘請有名的專門學家。組織完備以後，總有研究和實現計劃的可能。至若應該如何研究，如何計劃，如何實現，如何擴充，如何演進，這是建築部的責任，我們無須插嘴。然而我們的理想和希望，總得自由繼續奔走於進化的道上。所以我們覺得為着中國新文化前途起見，無論如何，大家應該多負一點責任，實地沒有機會貢獻能力的同志們，至少也要貢獻點意見。中國的文化是中國人的，我們不振作，誰也不能替我們工作的；而且他們替我們籌備的文化，當然不是我們的東西。我們的祖宗沒有留下一件好遺產，隣舍的東西，我們也不應該硬拉過來。除開這兩塊吃不得的生肉以外，現在我們惟有一條生路。這條生路便是新作風。新作風需要我們創作能力去修成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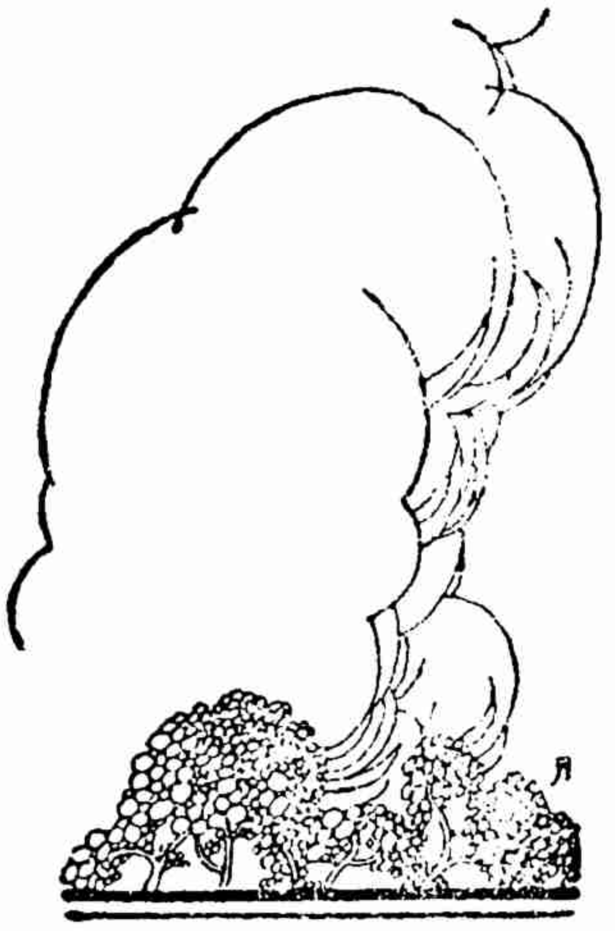
貳貫鈔版



諸城王維樸藏

神州國光社刊行書冊目小引

夫衰殘守闕，嘅昆明歷刧之灰；入主出奴，習佉盧右行之字。夏聲不振，師法將湮。有神州國光社者，疊刊報章，用存國學。月出一編，顏曰國粹學報，區門別類，窮流溯源，謹彝夏之防，通古今之故。倣始乙巳，迄于辛亥。內增國粹叢書，網羅祕藏，闡揚遺佚，凡數十種。道與藝合，書由畫興，特創爲神州國光集，編輯美術叢書，存先民手澤之眞，傳古人口授之祕，繼刊神州大觀，分金石書畫諸目；又編古學彙刊，有經史詩文雜記之類。取鴻乎上，陳誼必高。異錦名香，珍爲什襲；閎文環寶，萃此菁英。至其緒餘，不可僂數。今者年週二五，閱桑海之變更；氣象萬千，見星雲之糺縵。學風西漸，天未喪文；古物中藏，地不愛寶。縮古文字，非金石可併包；藝術精神，合車書爲一轍。因以擴充資料，號召朋儔，蒐集古權，摹甲新意，輯成箸錄，用廣宣揚。是則工資利器，經磨礱而益精；道法自然，極造化之至巧。庶爲學者之啓蹄，而斯册尤其嚆矢也。



古瓷考略

權伯華

弁言

窮邊絕塞，萬里荒寰，旅客行商，每多望而裹足者；而歐美考古家，獨多不辭艱險，跋涉其中，甚至於累月窮年，以搜求洪荒之遺跡。是果何所取義乎？蓋以古物之發現，不獨可以考證古代生物之變遷；即社會，經濟，美術，文學……等，皆可藉以得真確之佐證。考古一科，在近代學術界中，能蔚成一門重要科學者，即職此故也。

我國為亞東古國，故古物之遺留者至夥。惜乎國人對於古物，只知玩賞，不知考證；且多以商品視之，但得重金，使可出售，商彝周鼎，每年輸出海外者，曾不知其凡幾。此亦極可痛惜事也，

古瓷，亦我國近古史中古物之一。其收藏保存，且較他物為尤難。即如柴、汝、官、哥等瓷，皆胎薄如紙，極易損壞，片屑至今，珍同拱璧。而況我國造瓷法，發明最早，製作極精，花樣形色，在在俱有美術上之價值。無如國人嗜古，多偏於金石兩項，於古瓷多不甚措意。即有留心陶瓷，著為專書者，（如飲流齋說瓷，景德鎮陶錄等，）亦不如金石著述之詳且富。（如金石索，金石粹編等。）所以社會常識對於古瓷，多難辨識；而古瓷之保存者，遂益少矣。

民七冬，不才於役隴上，於固原黃福祥家，假得手抄秘籍一册，內述我國古瓷甚詳。——自晉代及清之嘉道間，凡瓷窰之建造人、地、時代、形色等等，詳述靡遺。惟繹其語意，似一骨董商人，本其生平見聞所得，隨手記錄，以備遺忘者。故其措詞，多譾陋不文，且間有費解之處。（書面，鈐有「北京骨董局」圖記一方；書尾又附記嘉慶或道光某年月日，販賣某種古瓷，形式若何，得銀若干之賬簿數頁。）閱竟，曾手錄一通，置之篋衍。東歸後，欲刊印行世，又恐其言之無文，不能行遠，用特另草是篇，抉摘其中最關重要者，譯易其詞，且加詮次焉。至於冗複太甚，或無關宏旨之處，皆芟除不錄，故名是篇曰考略云。亦知古人著述，浩如烟海，是篇所述，或不免拾古人之牙慧；然寒畯之士，得書不易者，僅得是篇而讀之，於我國古瓷之形類，已可知其梗概矣。此即不才編輯是篇之緣起也。

近年滬上刊行各雜誌（如東方婦女等）亦曾登載有關我國陶瓷之文字，然皆失之太簡。是篇所述雖較詳晰，然以原書太無體例，是以本篇系統，亦祇能以朝代爲綱，以瓷類爲目；至於一朝一類之中，敍述之繁簡，時間之先後，仍不能整齊一致。蓋詞意惟恐失眞，體例即不免有所牽就故也。

一 晉

(1)東甌窰　東甌窰，又名越窰。地屬古閩越，今爲浙江溫州府。其器色青，以當時瓷器尚青故也。此窰歷隋及唐尚存。

按瓷本陶之進化，陶之發明最早，由陶而瓷，則自晉始。董氏原書所述各瓷，自晉迄隋，祇此東甌窰一種。豈以作始也簡，今之存者已鮮多歟？否則不免有所罣漏矣。

二 唐

(1)陶窰　武德年間，有陶姓名玉者，造瓷於昌鎮（即昌南鎮，後更名景德鎮）瓷甚精美，馳名海內。

(2)霍窰　武德四年，有詔令新平民霍仲初等，造瓷進御。故當時有霍窰一種，與陶窰並稱。仲初，係新平東山里人。

(3)蜀窰　在四川邛州之大邑。其瓷堅緻，色白聲清，當時珍之，價甚昂。

(4)秦窰　在甘肅秦州。其器皆盌盃，多純青色。亦有作凸出之魚水紋者，頗可賞玩。

(5)榆次窰　乃西窰也，地歸山西太原府所轄。其器土粗質厚，形式亦不甚古樸。

(6)平陽窰　亦西窰，地屬平陽府。至宋猶存。窰分磚土二種：磚窰大而土窰小，磚窰容器多，土窰容器少。土質白，汁水欠純，故其器無可傳者。

(7)刑窰　在直隸刑台縣。器皆白色，亦有描青者，瓷不甚佳。

(8)岳窰　在湖南岳州。瓷有白、赤、青三色。然亦得自傳聞，未嘗目見。

(9)越窰　在越州（即今之紹興府，隋唐時稱越州。）

(10)鼎窰　在鼎州（即今西安府涇縣。）

(11)婺窰　在婺州。（即今之金華府。）

(12)壽州窰　在今安徽壽州。瓷色黃，品最下。

按原書所述唐時瓷窰，除上列十二種外，又有霍窰一種。謂：『其器係白色，比平陽所造者佳。此窰至宋猶在。』不知與新平民霍仲初所造者是一是二？特補述於此，以待考證。

三 五代

(1)柴窰　建於周之顯德年間。窰在河南鄭州。以世宗姓柴，故以柴窰呼之。又以瓷皆進御，故又名御窰。其瓷有細紋，色青如天，釉明如鏡，質薄如紙，聲清如磬，滋潤細媚，無與比倫，形制之精，實爲自古諸窰之冠。入

宋後，猶仿其制燒造。

(2)祕色窰　吳越時錢氏造。其瓷祕色，而淸亮過乎南宋。

按吳越時錢氏，本不在五代之內；然其所造瓷窰，又不能謂之宋瓷；故只能附入五代瓷窰之內。

四　宋

(1)汝窰　在汝州。宋以定州白器有芒不堪用，特命汝州建靑器窰。汝窰胎骨有厚薄之分，釉色近於雨過天靑，而釉汁中不免有棧眼。有銅骨無紋，及魚子紋兩種。惟眞宗所用御瓷爲最佳。其器底書有「景德年製」四字。此項御瓷，在宋瓷中，頗罕見也。

(2)景德窰　係景德年間，改昌南鎭爲景德鎭，遂建此窰。

(3)湘湖窰　在景德鎭東二十里外湘湖市。其器有米色，粉靑二種傳於世。

(4)官窰　大觀政和年間在汴京置，當時名之曰官窰。瓷體薄色靑，間有作濃淡粉紅色者。紋如蟹爪，紫口鐵足。又有白、粉靑、大綠三種，係大觀年間製。政和以後，惟靑色而已。南渡時，有名邵成章者，提舉窰務，監製官瓷。釉色帶白，體質之薄，彷彿汝窰。爾後官瓷便無佳者。今人以龍泉色澤甚佳，每誤認以爲官窰；其實龍泉無紋片，遜於官窰多矣。

(5)哥窰　建自龍泉縣琉田氏。處州有章姓兄弟二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分造瓷器。當時謂其兄造者曰哥窰，弟造者曰章窰。哥窰土脈細潤，體質甚薄。釉色靑，濃淡不一，有時亦作粉靑或米色。有紫口，多鐵足。其紋裂如魚子狀，故又名百圾碎。元末時，曾仿造。然土脈粗糙，色亦不佳。

(6)章窰　即章生二所造。與哥窰同在龍泉，又曰處之靑器。土脈細膩，質薄，亦有粉靑，翠靑二色。足係鐵色，但少紋片。較之古龍泉器，形制尤爲精巧。明淸時，溫處二州之人，猶豔稱之。淸協理窰務官唐英曰：『兄弟二窰，其色皆靑，惟有濃淡之分，顧皆鐵足。舊聞有紫足者，然未嘗目覩。二窰之別，即在有無紋片耳。』

(7)定窰　在直隸定州。其瓷質薄有光，有素凸花、劃花印花、諸種，多牡丹、萱草、飛鳳等花樣。色有紅白二種，以白色滋潤，或釉色若竹絲劃紋者爲眞，以釉水若淚痕者爲佳。俗呼爲粉定，又曰白定。質粗色微黃者低，俗呼爲土定。定窰以政和宣和年間造者爲最佳。北宋時造者爲北定，南渡後造者爲南定。北定貴於南定，以其花紋精細，光素亦好。昌南仿定窰，亦曰粉定。然其紫色及紫黑色若漆者，品俱低下。是以後世仿其釉色花紋式樣者雖多，皆不過藉以牟利，若一細心辨認，眞僞不難立辨。

(8)均窰　宋初造，在鈞台。（宋代亦稱鈞州，在今河南禹州。）均瓷土脈細膩，釉色共分數等：有兔絲紋，紅若胭脂，現珠砂斑點者，爲上等；若靑若葱翠紫若黑，次之；三者色純而無駁雜者，爲中等；若靑黑錯雜如垂涎，及茄皮紫、海棠紅、猪肝、騾肺、鼻涕、天藍等色，爲下等。元時蔣起（即監造樞府窰者）云『近來新燒均瓷，皆以沙土爲骨，釉水似微裂者，俱不耐久。眞均窰器，足底有「一」至「十」等字爲誌，釉似芝麻醬，刷之有

支釘數枚。不然，皆仿造，非眞均窰也。」

(9)龍泉窰　宋初時，處州府龍泉縣琉田氏建造。其瓷世呼爲古龍泉瓷，以別於哥章二窰。是瓷土質頗厚，然色甚葱翠，亦分深淺，無紋片。所造盆底有雙魚，外有銅綴環，體質亦厚，形式不甚古雅，清代景德鎭唐氏窰，仿有「龍泉寶燒」一種甚佳。蓋古龍泉器，色彩本甚葱翠，其體質較薄者，亦可與官哥二窰爭豔，但少紋片及紫口鐵足耳。

(10)碎瓷窰　在吉安之永和鎭。土粗且硬，體厚且重，其色多米及粉青二種。其造法，係用滑石配釉，走紋如塊，再以低墨土及赭石擦後揩淨，卽隱含紅黑紋痕，細碎可觀。亦有碎紋素地，上加青花者。宋時碎瓷，後人多誤爲哥窰。其實碎瓷紋理，與魚子紋不同，且無鐵足，叩之又不能作清脆之聲，祇可謂之碎瓷而已。所謂鐵足者，卽足作鐵色，後世他窰中小件瓷器，皆有精仿。清代景德鎭，尤善仿造。卽有魚子紋，亦不能遽定爲汝哥二窰也。

(11)吉州窰　在州之永和鎭（卽今之廬陵縣。）昔有五窰，俱白色紫花，花色間有類似紫丁香者。五窰之中，惟舒公之女名舒嬌者，造瓷最佳，當時可與哥窰等價，其式樣亦甚多。花瓶大者，値數百金；小者有花，體厚質粗，不甚足貴。

(12)象窰　南渡時造。建窰地址，或謂在處州，或謂在象山縣，未知孰是。其瓷有蟹爪紋，以色白滋潤者爲貴，色黃而質粗者品低。唐氏（卽上述之唐英，）云：「或言象器出於寧波府象山縣，其瓷似定窰，但多質厚。其滋潤者，亦與定器無異。然其價値，尙不及元時霍鎭之彭窰。」

(13)蕭水窰　在徐州府蕭縣白土鎭，又稱白土窰。其質甚薄，皆白器，形式規範甚佳。

(14)餘杭窰　在杭州餘姚縣。其色同官窰，無紋片，且欠瑩潤。

(15)東窰　係北宋時東京之民窰。（原註：卽今之客貨。）在開封陳留等處。器質頗粗厚，色青有淺深二種。多紫口鐵足，無紋片，較官窰欠紅潤。唐氏曾誤認爲董窰。蓋古東器雖有紫口鐵足，然無蟹爪紋，不及官窰多矣。陶成（原註人名）記事，亦稱：『東器有東青淺深二種。今之造東青瓷者，幷無紫口鐵足，且多加彩矣。』

(16)建窰　始造於建安，後遷建陽（卽清之建寧府建陽縣，）入元猶在。盌盞多係撆口，體稍薄，色淺黑而滋潤，有黃斑滴珠大者眞。宋時撆口茶盃，以建安兎絲琖爲最佳。唐氏云：『建窰薄者，方是宋瓷。』

(17)磁州窰　在磁州。（先屬河南彰德府，後屬直隸廣平府。）瓷器二字，或書作磁器，卽由於此。是窰製瓷，先以磁石製泥，然後再入范成器，故以磁器呼之。其器似定窰，但無淚痕紋，亦繪花彩，其素者價高於定。後人對於瓷器，多誤呼爲磁器，不知磁器乃專指磁州之器也。

(18)烏泥窰　建於建安縣。器粗不潤，釉色甚燥，色亦青。瓶花譜以烏泥與龍泉、章、均等窰幷稱。而董撫青云：『建安烏泥窰品最下。』可謂定評。

(19)麗水窰　在處州麗水縣，亦名處窰。體質粗厚，而色如龍泉，有濃

淡二種形式甚粗劣。

(20)宿州窰　在今之宿縣（即清代安徽鳳陽府所轄之宿州。）仿定窰色，北地多誤認爲定器；然不及眞定多矣。

(21)泗州窰　在今之泗縣（即清代安徽之泗州。）悉仿定器。蓋以當時定器價昂，故仿其式以牟利。或謂宿泗二窰，無甚差別。

(22)河北窰　在河南衛輝縣，昔稱河北。多青瓷。器同汝制，而色不及；祇可與唐鄧耀等窰爲伍。

(23)唐邑窰　在唐邑（即清之南陽府唐縣。）所出盡青瓷。

(24)耀州窰　地屬清之西安府。先燒青器，後改燒白器，白頗勝於青。又名黃堡窰。

(25)處窰　在浙江處州，明初移於處泉，至今仍呼爲處器。其器土質粗，形式亦不佳，蓋燒造不甚得法故也。

(26)平定窰　器色白，微黑者皆厚，大瓮盌甚可觀，以平定州燒法皆若是，人以西窰呼之。

五　元

(1)樞府窰　係元之御窰，將地建造。瓷細白而式薄，有印花五色花，多小足；又有大足器，高盌、薄盤、弦紋等碟、馬蹄盤、腰圓盂等名目。器內寫「樞府」二字爲誌。當時民窰亦多仿造，然千百中不能得一佳者。御器之佳者，蔣氏一人力也。

(2)湖田窰　元初置窰在河南岸口之湖田市。瓷頗粗，黃黑色。亦有淺白中稍帶黃黑色者。當時湖東西行之。制頗古雅。或云：黃黑色者，出於昌水南之湖田，以釘泥爲胎骨，釉水又有藍及月白二色，紅者甚少。元瓷如底有釉者，皆係以糖色刷之。其器多瓶、罐、盌、碟、酒盃之類，皆小足粗底。

(3)止脫民窰　元改宋之監鎮官爲提領，至泰定年間，提領止脫課民窰，一時民窰頗稱盛。當時江、湖、川、廣所用瓷器，多係青花，畫花，雕花等花樣，又有盤爪紋者尤佳；皆當時民窰也。惟此數種，必須底有芝蔴花，細小掙釘，始非贋鼎。

(4)彭窰　元有彭均寶者，於霍州燒窰。其器細白鎮膩，體薄尙素，仿古定器式樣。所創折腰式甚奇。當時呼爲彭窰，又呼爲新定窰，以其類定器也。牙行往往指爲定器，人亦莫能辨。又以窰在霍州，亦有呼爲霍器者。

(5)臨川窰　在今之臨川縣。其瓷質薄，色多白兼微黃，有粗花。

(6)宣州窰　建於元明二代，在宣州。瓷色白而質薄。

(7)洛京窰　在河南洛陽縣。元初都雲中，後遷都於洛，故亦曰洛京。

(8)南豐窰　在今之江西南豐縣。器皆青花，有如土定，其胎甚厚。

(9)關中窰　出關中西安咸陽等處。

六　明

(1)洪窰　洪武二年，設於景德鎮之珠山。瓷供上方，謂之官窰，以別於民窰。除大龍缸窰外，有青窰色窰風火窰匣窰熿橫窰，共二十座。至宣

德年間，將龍缸之半，改作青龍廠，官窰遂增至五十八座。至正德年間，統稱為御器廠。洪武之器，細薄，有青黑二色。另有一種純素者為佳，惟不常見。常見者，有茶葉末色之大缸，乃南京人貯水之器。其色尚有老僧衣，鱔魚黃二種。除茶葉末一種外，其餘亦不多見。

(2)永窰　永樂年間造。瓷甚薄，有脫胎，素白等名目。所造壓手盃，中心畫雙獅滾繡球者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卉又次之。盃外印花深翠，式樣精妙。後世仿造之物，相差遠甚。其色大略可分為青花五彩兩種。鮮紅者為貴，今已罕見。

(3)宣窰　宣德年間造。瓷胄（此句恐有脫落錯誤之處，因恐失眞，故悉仍其舊）如硃砂諸料悉經（此處恐亦有錯誤）青花為貴；淡彩深厚，甜白棱眼者次之；鮮紅者為最上品。魚靶盃，以西紅寶石為末入釉。竹節靶罩蓋滷壺甚佳。寶燒霽翠尤妙。又有白茶盞，光明如玉；內有龍鳳暗花，底有暗款「大明宣德製」，隱隱若雞橘皮紋。又有冰紋，鮮魚血紋。所造蟋蟀盆，以澄泥作胎，最為貴重精巧。蓋宣窰器物，無一不精妙；小巧者尤佳。霽紅有二種：一為鮮紅，一為寶石紅。目今所常見者，有嗅藥小罐。其花樣有獨釣寒江，霽紅，十二蓮三種。其餘便不常見。

(4)成窰　成化年造，以五彩者為佳。青花者，不及宣窰畫手之高；而彩料精奇。郭子章云：『成窰雞紅盃，為酒器中最上品。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跳躍欲活。』五彩葡萄擘口扁肚靶盃，人物蓮子酒盞，草蟲小盞，青花紙薄酒盞，五彩小盒小碟小罐，皆精奇巧妙。神宗尚食御前，有成窰盃一對，值錢十萬貫。明末時，即貴重若此。自來論明瓷者，首宣，次成，次永，次嘉。然宣彩不如成，惟霽紅及丹青家，非成所及。且成窰今已不多見，以其器多係脫胎透釉，不能久傳於世故也。

(5)正窰　正德年造。器質厚薄不一，有青、彩等色，霽紅尤佳。正窰青花，多有佳者。後有牟利奸人，竊售官窰造法於民窰。至嘉靖年間，詔令朱景賢設法禁止，其弊始漸絕。所謂霽紅者，以鮮紅及寶石紅為貴。

(6)嘉窰　嘉靖年間造。當時因鮮紅土絕少，燒法亦不如前，僅以紅礬造器，其紅色遂大不如前。（嘉靖二十六年，官窰燒造鮮紅瓷器難成，御史徐坤，奏請以礬紅代之。隆慶五年，詔造內外鮮紅器，御史徐栻疏請改礬紅。）惟回青盛作，囪（此字照錄原書）青可愛。故嘉窰惟青色尚佳，五彩者遜於宣成二窰多矣。郭紀云：『世宗所用御器，有小白甌，名曰壇盞，其色如玉。又有魚扁盞，紅沿小花盒，足為雅玩。其白小者，即甜白也。（原註：嘉窰甜白最美，自來燒造甜白者，皆不及嘉窰。）』

(7)隆萬窰　穆宗隆慶神宗萬曆年間造。器有厚薄，色有彩青。堆脂者粟起若雞皮，有發棱眼若橘皮紋者甚佳。又有以淫巧為物者，繪祕戲圖於其中，究非雅玩。惟霽紅尚有佳者，然亦非鮮紅寶石紅之霽紅也。萬曆十一年，管廠同知張化霦，報廠倉老坑土膏潮竭，又是年給事中王敬民，奏請禁止民間燒造瓷器，從此燭台屛風，棋盤，筆管等器，日見缺少矣。

(8)周窰　隆慶萬曆年間，有周丹泉者，吳門人也，來昌南造瓷，為當世名手，尤精仿古，四方爭購之。周亦以造瓷自喜。常攜其器至蘇、松、常、鎮

間，售於賞鑒家。有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爐，與獸面戟耳彝，皆能逼真，千金爭市，今猶傳於世。當時人謂之周窰云。

(9)崔公窰　嘉靖隆慶年間，有崔姓者，燒造瓷器，多仿宣成二窰遺法。當時呼其器爲崔公窰，四方爭購之。所造諸器，惟盞式較宣成二窰差大；亦甚精好，青彩花色悉同。

(10)吳窰　明神廟時，有吳十九者，浮梁人。能吟詩，工書畫，隱於陶冶，自號壺隱老人。所製精瓷雅壺，俱妙絕人工。最著名者，有流霞盞，蛋膜盃二種：盞色明如鏡，亮如珠砂，盃色極白可愛，四方不惜重價求之。亦喜製壺類，色淡青，如官哥二窰，惟無紋片，壺底有「壺隱老人」四字。陳曼生之宜興壺，多仿其制。相傳李日華詩云：『爲覓丹砂避市塵，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造出流霞盞，去泛蘭亭九曲泉。』

(11)蝦蟆窰　明末昌南鎮有小街，燒造瓷器獨小，式如蛙伏，當時呼爲蝦蟆窰。其器粗，質薄而堅。惟小者色白帶青。有青花，花朵，芝蘭朵，竹葉等花樣。不畫花者，惟捲口周圍，描一二青圈，名曰飯器。又有擊沿而淺，色全白者，仿宋盌。皆盛行於世。以其窰在昌南鎮之小街，故人又以小南窰呼之。

(12)龍缸窰　是窰專燒大器。魚缸大者只燒一套；較小者可燒二套；餘可以此類推。花樣多雲龍青花，青雙雲龍，寶相花。其式樣，有所謂青雙雲龍蓮瓣大缸，青花白瓷缸，青龍四環戲潮水大缸，青花魚缸，豆青色瓷缸。以花樣多雲龍，故以龍缸窰呼之。

(13)德化窰　在泉州府德化縣（清改爲永春州。）其器多盌諸式，多擎口，世稱白瓷。惟佛像甚佳。今人所謂建瓷器是也。

(14)橫峯窰　在廣信府興安縣橫峯鎮（昔屬弋陽縣之太平鄉。）明代有處州人姓瞿名志高者，來橫燒窰。嘉靖年間，因民饑亂，乃改橫峯鎮爲興安縣。以其地屬古弋陽，又名其窰曰弋窰。所造瓶、罐、缸、甕、缽、盌之類甚粗。

(15)隴上窰　在平涼府華亭縣等處。器皆白色，土描不足貴。蔡九霞云：『古隴東平涼華亭等處，亦產瓷器……云云。』

(16)鄧州窰　在河南許州。以磁州之石爲器，有花素二種，仿宋窰。

(17)兗州窰　在兗州府鄒嶧等處。

(18)懷慶窰　在河南懷慶府。

(19)宜陽窰　在河南宜陽縣。

(20)陝州窰　在河南陝州。

七　清

(1)康熙窰　康熙年間，有督理官臧應選者，管廠務，製器甚佳，故人又以臧窰呼之。臧窰諸色兼備：有蛇皮青，鱔魚黃，積翠，黃斑點四種尤佳；淺紅，淺綠，淺紫，吹紅吹青亦可。後之唐窰，多仿其釉色。唐公風火神傳云：『臧公督窰，每見神人指畫呵護窰火之中，則器必精矣。』其五色，青花，及描金，洋彩，皆精妙入神。康熙時，又有郎世寧者，造霽紅器，最爲貴重，其

分三種：最佳者冰裂紋綠底，次則冰裂紋米色底，再次則冰裂紋白底，俱係鮮紅釉似橘皮，口若燈草狀。其花樣，有珠砂龍，紅藍八駿馬，九蓮燈，大小獨釣，小青龍，罌龍，吉紅，吉藍，吉青，四季花。小罐，有燈草底為證。其精妙可以超越前代。世以郎窰呼之。康熙十六年，邑令張仲舉，陽城人。禁止窰戶於瓷器上書寫年號及聖賢字跡，以免破損時有所污瀆。

(2)雍正窰　雍正年間，督理淮安板閘關年希堯，兼管鎮廠務，故當時又稱為年窰。其器多蛋青色，潔白瑩素，兼青彩，描銀，暗花，玲瓏諸種巧制。仿古無一不精。其花樣，有方十六字，十二蓮，青彩花，九霞魁蓮，錦上添花罐。八寶靈芝，五彩松竹梅蘭，方口圓身，青花五彩。又有江山萬代，海水江牙各種眼樂小罐。燈草底為證。無一不精妙入神。雍正瓷窰，或謂楚撫嚴公希堯監造。誤以年為嚴，又誤稱楚撫；不知年公重修風火神碑記，至今猶存也。

(3)乾隆窰　乾隆年間，內務府員外郎唐英，督造瓷器，最為著名。唐公以雍正戊申，至昌協理廠務。乾隆初，權淮，八年，移理九江鈔關，仍兼理廠務。公深精土脈火性，又能仿效古之名窰，所造之器，無不精美。仿古各種釉色，亦能巧合。進呈御用，頗蒙嘉許。又能製洋紫，凍青，銀洋彩，水墨烏金，琺瑯畫法，洋彩烏金，黑地五彩，藍花，白花，黑花，描金，天藍，窰變等釉。釉色之美，至此可謂集大成矣。曾奉旨編製陶冶圖二十頁，各附以圖說；臨川李成家先生為之作序。唐公又能仿效龍缸均窰，規制絕肖。更出新奇，創造翡翠，玫瑰紫等釉色，皆其獨具之匠心也。康熙年間臧應選，雍正年間年希堯，乾隆年間唐英等，兼督官窰，瓷器最為精妙。所造洋彩，描金，描銀，青花五彩，霽紅，霽藍，霽青，甜白，鬪紅，茶葉末，老僧衣，鱔魚黃，抹紅，黃地，綠地，猪肝，馬肺，盧綠諸色，一切仿古釉色式樣，皆能超越前代，精美異常。乾隆時瓷窰，又有硃砂龍，百子圖，八駿馬，春分四季，秋分九季，鐵銹花，紫砂五彩各種式樣。

(4)嘉慶道光窰　嘉道兩代，無監造瓷器官，故器物不甚精美。如得精妙之器，其價值反高於前代；是以民間多有燒窰製器者，名曰客貨。各種仿燒器物，其胎骨釉色，皆甚粗淺。嘉慶年間，瓷器式樣，尚有可觀者。道光年間，有杏鵲圖，四季花草，得勝圖，娃娃宜興，藍地五彩等花樣。其末年，惟有客貨瓷壺，勝於前代官窰。（此官窰指官家所造之窰，非宋時官哥定中之官窰也。）至於青花五彩等，皆粗而不精，什佰中無一佳者。

(5)王公大臣窰　清代王公大臣，燒造瓷器，多有精美可觀者。其物大都係名家所藏，各有堂名款誌。其種類甚多，不能盡記，僅記數種於下：堂名，有慶宜堂，彩華堂，彩秀堂，敬畏堂，養和堂，致和堂。款誌，有奇石寶鼎之珍，奇玉寶石之珍，及山解主人，幷齋、軒、村等名目。

(6)甌窰　其式仿哥窰，紋片仿均官二窰。顏色甚多。花盤奩架，有紅藍紋釉二種。蓋仿昌南唐窰云。

(7)唐窰　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非乾隆時唐英監造之窰也。（唐英監造之窰，即昌南唐窰。）其器多仿洋瓷。常見者，有爐、瓶、盞、碟、盌、壺、盒等類。其式樣，不免有刻眉露骨之弊。

（8）高麗窰　即朝鮮窰。其造瓷不知始於何代。質頗細薄，釉色與景德鎮燒造者同。有粉青色者，似龍泉窰。有細花者，似北定器。其白花朵者，不甚值錢。價值大約與越器祕色窰埒。惟瓜琖，狻猊爐頗佳。

（9）佛郎嵌窰　又呼為外國窰。以銅鐵為胎，用色藥嵌燒，頗為絢爛可觀。唐氏云：「今之南人在京者，作酒盞，多仿佛郎嵌窰式，俗謂之洋嵌。其器頗可賞玩。」

按上述四窰，原書未註明建自何代。然以詞意度之，決非清以前物，故附於清瓷之後。

結論

統觀上述，是我國造瓷，濫觴於晉，進化於唐，發達於五代、宋、元、明，而清則集其大成者也。晉瓷，以創造之初，不免簡率，花色式樣，均以古樸為貴。至唐，則日見進步，如蜀窰之堅緻，秦窰之花紋，當時即已珍惜，故可謂之進化時代。五代及宋，造瓷既多，且極精美，若柴、汝、官、哥、定、均等窰，胎骨釉色，皆為我國古瓷之冠。元瓷形式，頗多新穎，如樞府，彭窰中之馬蹄，腰角，薄唇，折腰等盌盞，皆能不蹈故常，特開生面者也。明瓷之佳，亦不亞於宋代；若宣之畫，成之彩，周之爐，昊之蕊，蝦蟆之小，龍缸之大，均為古瓷中之精品。是以自五季及明，統可謂之發達時期。滿清初葉，瓷更精妙；若臧之釉色，郎之花樣，年唐之獨出心裁及仿古，黃、[illegible]鬭爭奇，窮極美備，歷代所長，無不逼肖。故可謂為集歷代之大成。在此數代之中，要以宋清二代為最盛。蓋一朝制作，與其學術文藝之盛衰，及其國勢之強弱，俱有密切之關係。我國理學，創自宋代；而其文藝美術等，亦皆妙絕一時。清之學術，如經學，詞章，考據，小學等，無不稱盛；即書畫雕刻等美術，亦俱有極高之價值。此宋清兩代之造瓷所以能優越他代之故。再如北宋之瓷，勝於南宋。清至嘉道以後，造瓷即遠遜於康雍乾三朝。亦即因國勢有強弱，而造瓷所以有良窳也。

歷代諸瓷，大都官窰多而民窰少，民窰且多不及官窰之佳。足見我國著名之古瓷，大多出自一代帝王富有四海之財力，其製造之精良，形色之美備，亦理之所當然者。今之收藏家，不識古瓷之可貴，動輒以玩物視之，甚至以商品售之，詎不深可惜耶！

十六，九，一〇。

商務印書館出版

統計學

統計學原理及其應用（經濟叢書）

王仲武著

一冊　定價三元

本書分二大編：第一編緒論，詮釋原理，分統計之略史、定義、法則、用途、及程序等五章；第二編各論，說明應用，分統計問題之審定、統計單位之選擇、統計材料之來源與搜集、統計圖式等十一章。每章之末附有摘要、問題、參考三項，以便學者之記憶與練習。是書特點除擬定各名詞之定義外，對於統計方法解釋異常詳密，而所附圖表尤十分豐富。

統計通論

孟森譯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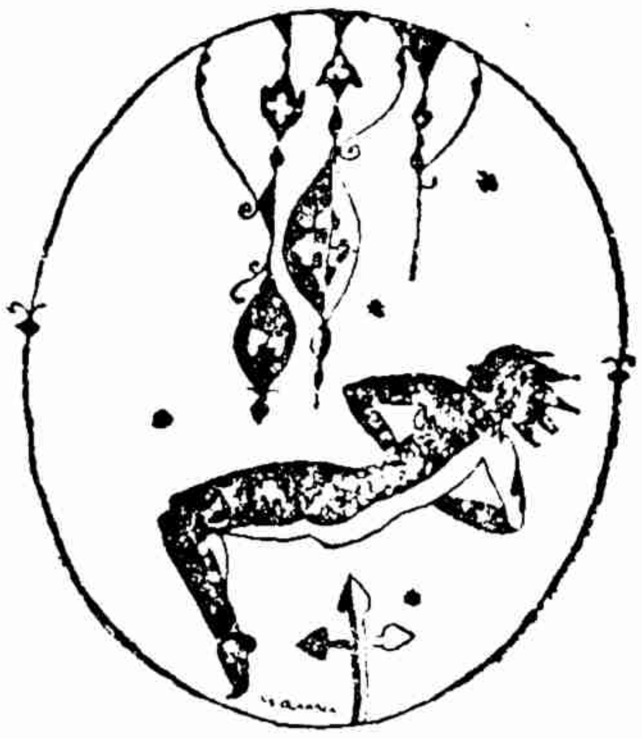
是編言統計之學至精且詳，徵引新穎，編制完善，往往摘採異聞，引人入勝，幾使讀者忘其為沈悶之數字的科學。原本為日本橫山雅男所著，譯筆雅潔，頗能達意。

經濟叢書

統計方法

寗恩承譯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此書目的在以一本簡易統計方法的課本貢獻於學生、行政官員、經濟學家、著作家及一切智識階級。凡統計學上一般的原則方法，盡行羅列，於緒論以外分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及個體的比較三部分述之。所有應用於統計方法的重要算學定理原則均加以引用說明，高深理法方求避免。著者自稱此書簡易完備，在美國亦絕無僅有。譯文明晰，無歐化中文的毛病。



明青與康青之比較

茀庭

著者一病三年，正在病急之時，忽然貫通瓷學，（素經研究四十年）乃敢握筆書之，先從瓷質下手，自宋至明，約八千餘字。嗣因病重，經醫抽血，不准再用腦力，以致終日如癡者七個月。玆見貴社徵文內有瓷一門，遂將明康（即康熙省文下仿此）青花瓷之比較，略說大概以應，至於全書則俟之天假之年。再瓷學發明，前人所未見到處極多，此其一斑耳。

瓷繪青色，自宋有之，至明益甚。青係原子，學名爲鈷（Cobalt），原係黑色，（明瓷器底，間有塗鈷，外罩薄油，現深黑色，乾底亦有，）經氧化而爲青。最初得青，在贛之吉安，繼在浙之嚴衢，俗呼石青。明青先用蘇泥勃青，（不知產地）後青料漸絕，至嘉靖時，改用回子青。（大璫在滇得回青，價比金貴，亦不知產地。）康熙青未聞出處。此瓷青之源流約略如是。（現代本青，仍購自滇，頗得康青之七八。）

明青宣青淡嘉青濃，同一幽倩；康青鮮艷耀人。明青細，染瓷無痕；康青粗，染瓷有迹。明青渾含，康青閃爍。瓷無論明康，先繪青，後加油，油薄則黑，油厚則青。（無油隨火氧化而去。）胡爲一渾含，一閃爍？此則油質爲之。明油玉質多，堅實腴潤，青色渾含於內；康油晶質多，（玉質晶質另有專論）瘦硬明亮，青色閃爍於外；是爲明康青色不同之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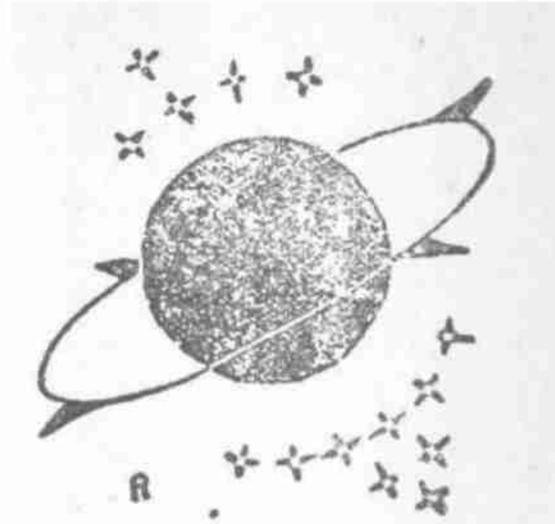
明青與康青大較如前，玆先言明青。明青始於宋青元青。宋碎瓷窯，在贛之吉安縣，當地產青，繪於瓷上，黑中略藍，故人呼之爲青。元時景德窯亦稍稍有繪青者，較宋略鮮，並尙工細。至明宣德時，鑒於青色黑闇之故，改繪淡青，俗呼淡描青，幽倩絕倫，有明一代盛稱之，著書立說者均加以宣青成彩之名。然細按宣青，凡繪畫較深之處，如樹葉，如衣褶，如山石等，悉與渲染青色，略覺灰闇。推其眞正原因，要皆油質肥厚，所繪瓷上之鈷，雖經氧化而不能透達於外。試以宣青就日中觀之，通常視爲灰闇之青，益覺鮮豔無匹，其淡染之青更佳。故一瓷而有七八青色，皆深淺相間爲

之也。降至嘉靖，青色尚濃，（即回子青）比宋略藍，比元較青，鉤廓染色，深淺相同，尤以黃地硃地爽青之器爲然。平常繪青之瓷，大如水甕，小如酒卮，其繪畫與款識，亦復古拙蒼茂。細察瓷油，仍多玉質，略較宣油爲薄，實較康油爲厚，故能鈷化氧渾露於外。隆慶萬曆，相繼輝映，三朝青色所以頓改宣德之舊觀，而啓康熙之特點也。

康熙青色，一種是略閃紅色，一種是略閃碧色。康熙青質，一種是透達油內，一種是貼切瓷上。康熙青花瓷器，不問是繪那一種畫，大致用青色閃紅的居多。尤其是繪畫山水人物花鳥，先行鉤廓，然後染色。有染色濃厚者，有染色適中者，有染色淺淡者。綜其深淺分觀之，自三色至五色七色九色不等。其中不加鉤廓，如俗所謂大筆頭寫意畫者亦有之。但是粗貨甚多，若細貨則屬僅見。此種畫均是山水人物，深處如潑墨，淡處如薄雲，水法顯然，靠近日光視之，其淡染之處，似閃有一種金色光者。繪花鳥更是僅有之事。曾見一器，上繪倒枝牽牛花，花瓣相連，心分五出，深青淺白，閃爍有光，葉亦大筆紛披，濃豔有緻，下繪水草，中有鴝鵒作浴水狀，尤爲特色。此種青色閃紅的，無論火候如何適當，多半透達油內，上染色雖極淺淡之致，亦復顯露痕迹。至於青色閃碧的這種瓷質，均是極細之品，淡描的如畫夜景玉蘭花，青色內含晶油外耀，已足驚人眼目。濃青色如奇獸怪石古木，凡屬鉤廓之青，無不突出油外，以指捫之，歷歷可按。尤以大冰梅礦爲最佳，此種瓷，在國人視爲常物，在西人視同拱璧。其故何在？蓋西人於普通光學盡皆知之，國人大半惘然也。青色既貼切瓷上，外罩透明晶油，已覺閃動有光，加以繪畫冰紋之青，高出油表，則冰紋內所染之青，原已閃光於外，一爲高出油表之青所阻，又將光線折回光上，既已加光，則青上益復加青，更覺煥耀動人。不特此也，此一冰紋內之染青，閃於彼一冰紋內之染青，彼此互相閃光之外，又有前後左右冰紋內之染青複雜閃光，則各個冰紋內之染青，自然幻爲奇觀。試以此礮置於離窗五六尺之間，或適對光線，或移於略前，或移於略後，其青色之煥燿，更自不同。再執於手中，左右搖動觀之，尤爲奇觀之奇觀。倘有鉤廓悉用石青，染稍淡，與極淡之青，用閃碧色的，染稍深與極深之青，用閃紅色的，此種青花，亦復特別動人，是不類純閃碧色的。凡遇鉤廓之處，握之梗手也。京滬市呼閃碧色的與此兼閃紅色的，總名爲寶石藍，並有頭二三等級之分，蓋青已近於藍矣。此外有吹藍，亦分二種：康初如雲斑，摸之梗手；康末則平滑如一。又有天藍色，是將藍色和於油內，上瓷之後又罩白油。上列二端，直呼爲藍，不呼爲青，惟康初之天青色較淺，倘可名青；康末之天青色較深，可名爲藍，此亦青勝於藍之說也。再青色火力大，即發灰黑。

康青名噪數十年，向皆西人重之，若日人則素重明青。按其實際，康青近藍而非青，明青無一而非青，此康青所以讓明青獨占一籌歟！

附記：雍青非青，直名雍藍，特磨練功深，火力大卽浮泛油表，亦有貼切不浮者。其時仿明之器甚多，繪畫極細，不減眞迹，惜一青一藍，識者一見而知之。



中國瓷業之過去與未來

孫福熙

中國藝術是到了極嚴重極危險的歧路上了！實用藝術也在其內。瓷業即其最明顯的一例。

極嚴重極危險的理由是第一因爲中國民族的思想已經硬化而殭死，不再有繼續進展的自信與創造的勇氣；第二是認爲善於打仗的國家的一切總是高強的。從這兩種原因產生兩種事實就是不誇耀過去一切的美善便跪倒在打仗勝利的外國人面前，對於他們的一切都答應一千個「也是。」

自己沒有能力，不但不能創作，連做製古人的所長也不會了，於是只是誇說既往。老年人的誇說既往，還表示現在雖然無能了，但青年時代是有才力的。至於一個民族呢，不論你祖先如何顯揚，與你完全是兩人，實在沒有可以誇耀之理。這樣反表現你的不肖。所以這種心理是實在因爲無能而窮極無聊的聊以自慰。遮掩自己無能的另一種方式是奉迎外國人，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不論好壞都唾棄，因爲他們沒有評判好壞的標準；對於外國的一切不論好壞都奉迎，也正因爲他們沒有評判好壞的標準。兩者雖然相互輕視而且反對，其實只是同樣沒有程度的兩種迷茫而已。可是，必定有人要責罵我，說『像你那樣的說保存過去的好的，又採取外國的好的，而拋棄一切不好的，這種說法，有誰不會說呢？』是的，我也知道這是容易說的；然而這非有辨別好壞的學術力不可，這非有辨別好壞而勇於取捨的骨氣不可。

試問現在的中國藝術是否已上了這兩條黑暗的歧路？只要看現在的中國瓷業，除了做製與贊歎不能做製古瓷當奇貨的收藏或買賣以外，却只有在杯盞上盡量的畫西洋式的玫瑰花而已。此外還有走第三條路的嗎？這是中國瓷業的大問題，也是中國一切藝術的極嚴重極危險的大問題啊！

我於中國瓷器很少研究，但對於他在藝術上價值的大小也有一點意見。此外還看過幾部論瓷的書，很有可以參考之處。寂園叟之陶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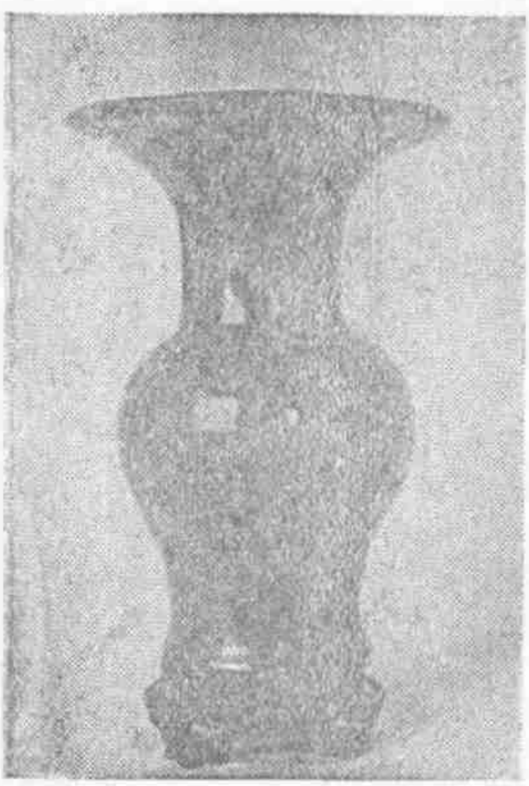
卷，即古瓷彙考，材料很多，但只是瑣屑記錄，沒有系統。許守白之飲流齋說瓷，分章立論，中分概說，說窰，胎釉，彩色，花繪，款識，瓶罐，杯盤，雜具及疵僞十章，較爲清楚。其他尚有陶說，景德鎮陶錄等。然而這種書籍專爲識別古瓷而作，故大體皆說何種形狀，何種裝飾，是何代物品，如何者眞，如何者僞，甚至於寫款的字數與式樣也詳加審別，倒是對於色彩與形狀等等在美術上的價值反毫不注意了。因爲普通的古物收藏家只留意其眞是古的否，卻不管其美醜，我們所謂賞略有不同。一則，如欲求識別古瓷年代的智識，可求之於這類古書。而我們所要的是如何保留中國瓷業固有的優點而創造新的進展。

從新創造自然最好。但我們知道世間創造之不多；所以在已有的成績中還是要擇善採用。所以我們亦當研究中國瓷業之過去。其有關於未來之進展者，便特別討論之。以下先分項討論。

一　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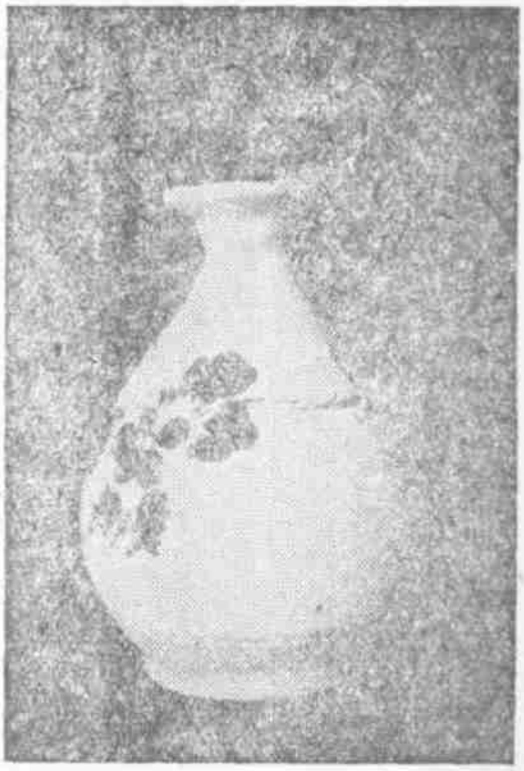
瓷業是實用藝術之一，所以，一件瓷器的形狀，除爲美的條件以外，還要適於實用。本來這種器皿只求盛酒灌水，何必更求形狀的美觀，然而凡經過愛美的人類的手與眼，自然的漸趨美化了，這是不待高深的科學原理發明，人類早已有這眼光與能力的了。有許多模範（即形狀）是很美妙的。（我於瓷業很少研究，但得王玉父先生所授者頗多，本文插圖厚瓷均王先生所藏。）今略論之，以供創造未來的新瓷器者的參考。

尊　這是遠祖們祭祀時的酒瓶。到後來有瓶有壺，灌酒灑酒比較的適於實用，所以多改用瓶壺，而尊變成插花之用了。觀音尊（圖一）大者高二尺，小者數寸，尊口敞，頸短，肩部最寬，以下漸漸縮小，以至脛，又漸大到底，與口同其大小。太白尊口小，頸短，以下漸大，到底已有一尺長的圓徑了。牛頭尊口稍大，無頸，直下，腹較肩寬，旁有兩耳，如牛頭形。如意尊口大體短，而上小下大，有如意形（略如第二圖。）如意尊之口足相等頸脛窈窕者，曰美人肩。蘿蔔尊全體細瘦如蘿蔔故名。全體長瘦，而肩聳起，一直到底者爲棒錘瓶。橄欖尊上下均小而不大，柳葉尊口比體大，頸短身長，愈下而愈小。蘋菓尊口大無頸，形如蘋果，有大到一刻高者。玉壺春口較大而腹更大（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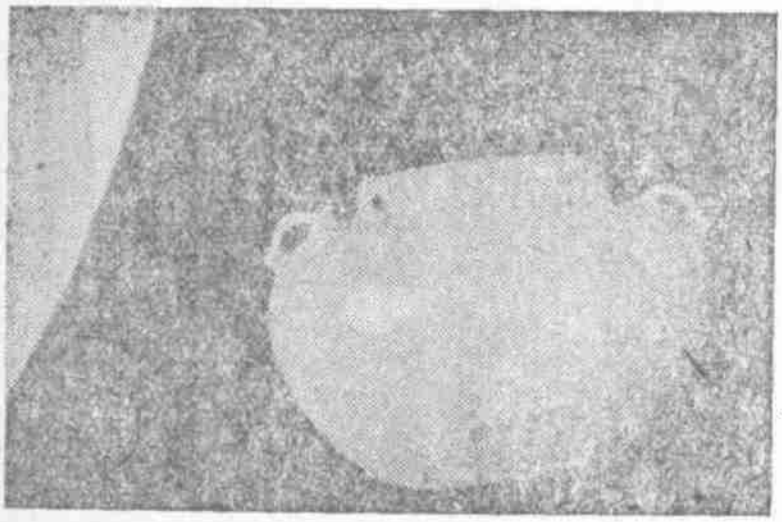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瓶是後來的變名，梅瓶以口小只能插梅枝得名。胆瓶形如掛着的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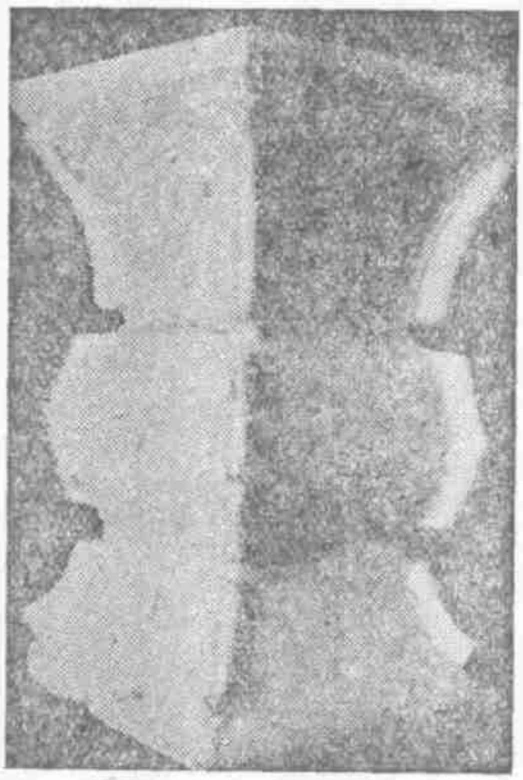
第二圖

胆。鳳尾瓶足長底下斂開，略如鳳尾。海棠瓶上下都是三瓣海棠式樣。荷包瓶（圖三）做成荷包形，是宋定窰出品。葫蘆瓶，以形得名。燈籠罩筒



第三圖

狀而上下口均隆起。方瓶，有如方燈籠者。絡子尊如紹興花雕酒罎之有繩絡，花觚口大腹小（圖四。）



第四圖

罐比尊爲矮壯而有蓋。肩雕日月者爲月日罐。形如花鼓者爲花鼓罐。其餘種類頗多，但大同小異了。

盤盌亦多佳者。康熙時大盤有繪列陣百餘人者，郎窰大盤除正圓外有六角形者，直徑自七八寸至尺餘。此種大盤當爲供置果類之用，有大至直徑二尺以上者，非家室所適用，是宮庭廟殿中非此不足以表其莊嚴也。康熙時大盤有雙足者，就是底圈之內再作一道底足，兩道之間顯一凹痕。我們知道大盤質薄而面積太大，較他器更爲脆弱，倘底足做厚，似說精緻之意，故改爲雙足，是頗具匠心。但乾隆時代以後不再倣行了。

盤的形狀沒有大異，而盌則較爲變化。盌以外有盃，圓形以外尚有六角八角等形。斟酒盃外形式瘦小，底下收縮者爲蓮子盃，肥矮而口底幾

平相等者爲栗子盃但二者均說其用途並不是說他們的形狀像蓮子或栗子。身直而高上下相差不多者爲筒子盃，身短者爲墩子盃。雞心盃底深銳，半圓盃形小而似半球，不是圓形而爲四條弧線如海棠花者爲海棠盃。盃下有一高足如西洋香賓盃之可把握者爲把盃，供佛所用的高足盌爲把盌。

宣德小盃有仰鐘式馬鈴式雞心式之名。

此外筆筒筆架筆洗墨床多用瓷製，歷代重視文人，自然不想也易於發明，不比平民的實用器具之無人顧問也。

形狀最變化者要算是盛紅印泥的印盒。圓形，正方長方而外，有海棠形，荸薺形，桃形，瓜形，果形，還有饅頭，戰鼓，磨盤等式。大者徑七八寸，是宮庭玉璽所用，小者眞比荸薺栗子還小。

至若花盆魚缸亦多美品。橢圓者是種水仙用之。

佛像亦占極大部分。

琖托那茶船，茶碗下所放；盤格即果盒，作七巧板形；粔籹餦餭即糕點，放點心的寒具。還有臂擱鎮紙，是代替竹木金石的作品了。

我們敢說中國瓷品範圍是很廣的，而所作模範（即形狀）也很多美妙。然而我們的敍述古製瓷形決不是要我們照這種古製做造。過去的是過去的，花瓶只是插花之用，印泥盒筆筒墨床已經漸有不用之勢，我們還儘管製造這種東西有什麼用處呢？我們要在已有的寬廣的瓷器用途之外找更寬廣的用途。現在要分食了，應該製作適於分食的盌盌；大家都吃加非了，應該製作比船來品更適用更美麗的中國式加非盃。只要適用，凡以前用竹木製的，用金屬製的，盡力的用瓷製來代替。要知道古人之所以照他們的製作者是限於他們當時的社會；現在社會不同古時了，我們還可仍然照他們的製作嗎？

但是，拘守古法固然不行，完全抄襲外洋製作，亦怎麼可以稱爲藝術呢？科學重在發明，但不能發明時，也須照樣的去學了來，應用到自己裏來。人家開工廠，我也連忙開起來，倘若我的出產能夠勝過他人一點，就是我勝他人了。藝術則不然。照人家的樣子，受人家的影響而創作則可以，若照樣的抄襲，那是只有一個零分的。中國瓷業的只知道臨描西洋瓷的玫瑰花者，就只有得零分的資格。別項實用藝術如此，中國的一切藝術到了這極嚴重極危險的時代都如此。以下先論中國臨描玫瑰花以前的瓷器裝飾。

二　圖案

中國古瓷之可貴，還在於不是以臨描玫瑰花了事，而有種種有意匠的裝飾。裝飾的方法有繪畫雕刻敷色多種。盌內底中畫雙獅畫鴛鴦者爲雙獅心鴛鴦心。外部全體多畫詩句意思，或八仙醉酒五子相戲等神話故事以至於各種人物山水花卉草蟲翎毛，對於瓷器形狀與瓷器用處無甚裁翦，只如在紙上的一樣繪畫而已。有的畫得很工細，使人見蝿以爲是眞蝿而欲驅逐他，此外沒有什麼奇特了。有所謂內外夾花者，則

用於薄瓷，內外花紋相同，在光中照映時，完全一致。另有一種過枝，較有意思，表現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這種過牆花以瓜籐及紫葡萄等籐本及攀援植物爲較自然，但也有畫梅枝者。繪畫以外有飾以文字者，畫上題字不算，所謂捧字者則一人或許多人捧一圓圈中的壽字或「壽山福海」「萬壽無疆」之類。其他也有用滿文回文藏文者，這是一種創作，惜未能盡裝飾之美而已。有的畫劇裝時裝或大隊人馬戰爭者，都是新穎可取，一般人必以此爲流俗，倘有適合藝術的根據，這種俗眼終必立刻屈服。

有以瓷而倣作竹木，倣作象牙，倣作漆器者，這在藝術上很有意味，蓋人慣用竹木象牙漆器的物品如臂擱者，今瓷器奪其功用，卻仍以原形來安慰他，使他驚奇而更加愛好。

在研究古瓷的書中對於標記時代及作者的款印很費研究，我們則沒有什麼應用，不加討論了。



第五圖

繪畫以外有用雕刻裝飾者。雕刻與繪畫同爲飾以花紋之用。雕刻之陽文者爲凸雕，陰文者爲凹雕。凹雕亦名劃花。兩者之外尚有平雕，卽暗花，雕成陰文以後，用釉填補，手指撫之，不覺有高低者。

繡花是以針刺成花紋，與劃花之用刀者同爲凹雕。印花在瓷胎濕時用版印，錐花在乾時用鑿刻，均凹文，堆花則用筆堆塗陽文。

薄瓷之刻出花紋而以釉塗之，照在光中顯出花紋，名爲影青，因多爲青色。兩面穿透沒有釉塗其孔者爲玲瓏花。另以質料嵌在瓷上者爲嵌花。



第六圖

繪畫與雕刻之在中國瓷業多作自在花，與本體形狀不發生關係，這是圖案之幼稚之故。愛好古瓷者看不起幾何形圖案，名之爲規矩花。規矩花也有他的特長，因爲器物爲圓爲方，花紋應該與之相稱，方爲適當。又自在花究竟太少匠心。

同學方勻女士與劉既漂兄均於瓷器圖案有精到的研究，希望兩位給我們高見。

三　色彩

中國色彩很是繁複，就我淺見，與西洋的比較，有獨特之處，而定名的趣味也是值得尋嘗的。

據研究的人說，明代彩色極精，後人不知其祕，故竟不能倣製。康熙雍正時尚有好色料的瓷品產出者，因爲明代彩料存庫所遺留，以後就遠不如了。據說寶石紅一種確係攙和紅寶石細末於釉中，故有此顏色；但綠藍紫等色雖然不說寶綠寶藍，也是和有寶石粉者。今分述各色如下。

紅類　祭紅是祭郊時所用，演而爲霽紅，積紅，雞紅，醉紅了。祭紅之淡粉色者爲美人祭，以示其爲輭色之意。別名爲桃花色，桃花片，桃花浪，娃娃臉，楊妃汗等。胭脂水是雍正時所發明像胭脂的紅色。

紅中帶青者爲茄皮紫，他濃淡介於豇豆雲豆之間，均紫，葡萄紫，玫瑰紫，均深紫色。乳鼠皮，羊肚，豬肝，均偏灰色。

紅中帶黃者爲柿紅，橘紅，杏子衫，珊瑚，肉紅。

紅中帶綠者爲蘋果綠，蘋果青，這是積紅所變，成點者爲苔點綠，成片者爲蘋果綠。

青類　天青遠自北宋柴窰用起。豆青微帶黃色，黃多者爲豆綠。青灰者爲蟹甲青，蝦青，鼈裙，淡者爲梨青，蛋青，西湖水。綠有瓜皮綠，新橘綠，孔雀綠，菠菜綠，鸚哥綠，秋葵綠，松花綠諸種。

黃類　黃色較爲少用，通用者名爲蛋黃，生蛋黃色淺，稍深者爲熟蛋黃。雞肉黃則較混和。黃之帶綠黑色如乾茶葉者爲茶葉末，濃者爲鼻煙，較淡爲榮尾。稍濃而帶斑點者爲鱔魚皮。黃黑紫相間者爲虎斑。尚有鵝黃，蠟黃，魚子黃，金醬，芝麻醬，黃褐，老僧衣等。

黑與白也是主色，有黑彩，烏金，古銅，鐵棕與月白，牙白，魚肚白等。

單用青色繪畫者稱爲青花，三彩五彩均以用色的數目而名。瓷上全體敷色而再畫彩色者稱爲夾彩。開光是畫成圓圈，中繪花紋，而圓外留白或染黑或畫錦紋，或填顏色。

濃色稱爲硬彩，康熙時代作品多硬。雍正時代則用軟彩，即粉色，如淡紅淡綠等。

我們知道中國瓷業的彩色很是豐富，有這種經驗而不能普遍的利用之，真是可惜，同時研究藝術的人對於各種色別沒有確定的名詞，而翻譯西洋人的色名，既不足用，亦不易翻譯，我想任圖畫教授諸君必感此困難的吧？倘能採用瓷學上及各種書中的彩色名詞，彙集成表，而以各個名字附註在各色之下，此後必能便於呼喚，而使大家對於各色有一確切的印象，不但在瓷業上，即一切藝術均得便利了。

研究已有的瓷器上的形狀，裝飾與色彩以後，我們知所取舍，將其適於現在社會者延用之。同時再從過去所有的路徑以外找尋新路，形狀，裝飾，色彩，都求新方法新種類。這就要希望做這事業的人的有眼光了。

四　胎釉

我對於瓷業製造上的實際知道得太少了，這裏還只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一點。

未塗釉的瓷骨稱爲胎。因爲做胎的泥有精粗之分，故胎也有各種名目。用普通瓷泥所作者爲瓷胎。用泥搗水中，取其未沈之細粉澄之而做者爲漿胎，能做極精緻之瓷。粗者爲瓦胎。笨重而堅樸者爲石胎。瓷質現鐵色者爲鐵胎。銅胎是眞銅所做，如景泰瓷的上再塗釉也。

碎瓷稱爲開片，這是年代久遠釉質開裂所成（圖五）；尚有人工開片，則燒胎時使之溫度驟變，坼成碎紋，塗釉以後，手指撫之還覺裂紋裂紋細碎者爲魚子紋，大片者爲牛毛紋，柳葉紋，蟹爪紋。



燒胎以後便加釉。先將釉質配合成功，塗在胎上。有用缸儲釉，放胎釉中，以求勻稱，但釉必厚。精緻者以細管吹在胎上，薄可如紙。厚釉眞爲堆脂（圖六）。有的掛釉至底，尚留垂淚痕。這不到之處謂露胎。垂紋曲折者謂蚯蚓走泥。彩色斑駁者謂霞片。細點謂星點。

此外各種變化都須研究後以適當方法利用之，以求變爲新穎的作品，而有新意義，這不是復古與盲從西洋人者所可比擬的。常見論瓷書中提及日本人以重價搜之，西洋人愛龍花等語，實在太離開學術說話了。

我的討論只能就此停止，但對於中國藝術，中國實用藝術的極危險的歧路或者還能另作專文。本誌之發刊中國美術專號當然不只是要人誇說中國美術而已，也不僅爲考證中國美術而已。研究的是過去，計劃的是未來。想必有志於中國藝術研究的讀者必能對這問題負一部很大的責任。本雜誌不算是無功了。

商務印書館

出版體育用書

最新出版

運動學……吳蘊瑞著　一冊定價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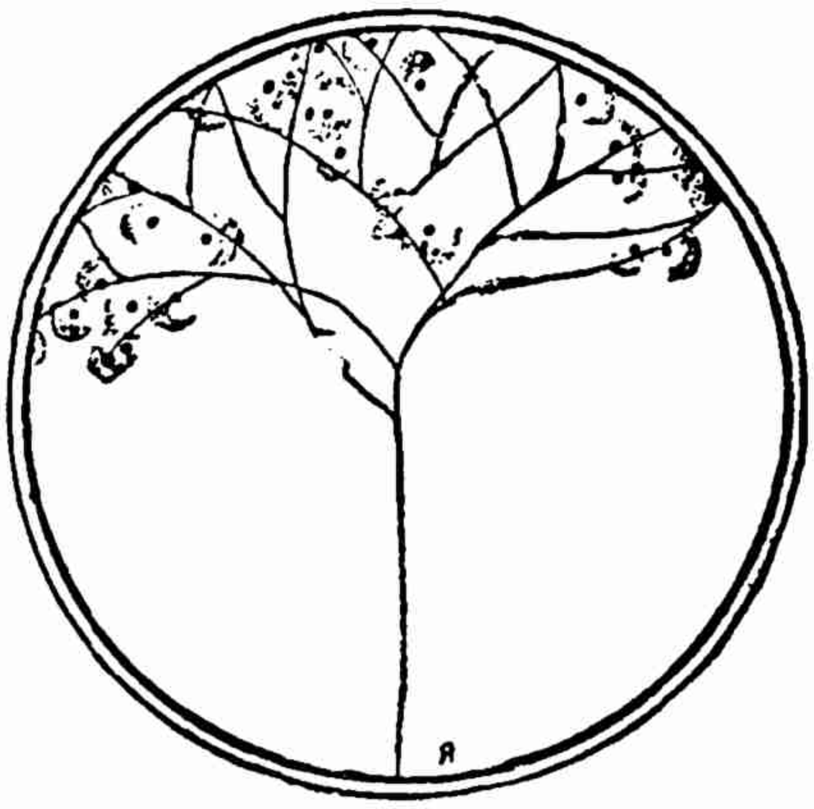
(我能比呀)世界運動會叢錄……宋如海編　一冊定價八角

書名	冊數	定價
運動員指南	一冊	三角
網球	一冊	五角
網球術	一冊	一角五分
檯球	一冊	七角
杖球	一冊	三角
跑冰術	一冊	四角
游泳新術	一冊	四角
冷水浴	一冊	二角五分
實驗深呼吸練習法	一冊	四角
武術匯宗	一冊	二元五角
(中華新武術)拳脚科	二冊	各四角五分
拳藝學初步	一冊	四角
(中國體操)華佗五禽戲圖	一冊	二角五分
應用武學問答	一冊	六角
(新學制)最新遊戲法	一冊	一元
小學遊技	一冊	三角五分
兒童遊戲	一冊	二角
雙人潭腿	一冊	一角五分
(女子機巧運動)堆砌圖案	一冊	六角
(中國舞蹈)八段錦舞	一冊	三角
手巾體操法	一冊	二角五分
童子軍專論	一冊	七角五分
童子軍追踪術	一冊	二角
童子軍(自由車隊訓練法)	一冊	二角五分
童子軍測繪法	一冊	一角五分
少年武士團	一冊	三角
(國音字母)新式旗語方箋	一冊	二角五分

尚有多種不及備載

發售高等運動用品

本館發售運動用品，除設廠自製外，並經售歐美名廠之出品，舉凡網球、足球、籃球、隊球、壘球、手球、杖球等用品，棍棒、啞鈴、球桿、木鎗、木環等團體操器械，及其他田徑賽游泳用品、運動衣帽等，靡不應有盡有，貨質精良，售價克己，早爲全國運動家所公認，如蒙源源　賜顧，無任歡迎！



刺繡源流述略

鄒竹崖

刺繡爲平面美術之一種：以飾服御用具，則列於工藝品；以作屏幅册頁，則入於觀賞品。論其性質，蓋後者爲純美術，而前者則應用美術也。今繡法大別爲二，一以往復經緯之法，排比成之，謂之直紋繡；一以上下結納之法，積疊成之，謂之短針繡：至如平金，戳紗諸法，則爲其別支焉。茲篇述我國刺繡源流，整齊舊事，次爲原始，漸進，昌盛，因襲，改革五期；間參己意，略加論斷；冀以明變遷之迹；著消長之故。特是源流久長，紀載闕略，成法無徵，名家蓋寡；重以譾陋，復疎參稽，敍次所及，尤多未盡；其事固比於鈔胥，斯文亦惟供覆瓿已耳。

一　繡事之原始時代

昔庖犧觀象於天，取法於地，而畫八卦。倉頡沮誦繼作，更察鳥獸蹄迒之迹，而創書契。當其制作之初，咸即物象草思模寫，因文字之孚甲亦圖畫之句萌也。厥後織紝功興，衣裳大備，始以節宣寒燠，繼且取耀觀瞻，於是分章布采，而有繪繡之事。蓋緣情愛美，古不異今，踵事增華，勢所必至。維帛及絺，質皆受采，偶施圖畫，煥然一新，於是始事者矜爲瑰獲，傳觀者競相揣摩；文章黼黻之觀，遂制爲上衣下裳之飾矣。

繡之爲名，始見虞書，與繪並著。（畫爲通名，施於布帛則曰繪。）益稷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從鄭氏說：『會讀爲繪，絺讀爲黹；黹，紩也；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由是知刺繡之事，自有虞氏之世始矣。孔疏謂：『衣畫而裳繡：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爲陰，陰主沈重，故刺之。』然火爲陽而刺於裳，月爲陰而畫於衣，當時果以陰陽爲別，不應舛錯如此；其說難從，是別有故：蓋圖畫之創作，先於衣裳。古人病衣裳之無華，因施采色，畫爲物象，此繪事所由興也。惟繪之采浮，觸磯則污，受濕

則褪，故又病其易敗，而繡事與焉。繡之與繪，難易懸絕，既病繪之易敗，而又恤繡之難成也，則分別施之；衣上裳下，觸穢受濕，裳爲特易，故繡獨施於裳焉。旣見知於是，差覺近理。要之文字圖畫，同出一本，繪爲畫之別支，繡由畫而改進：源流相屬，具可徵也。

刺繡之難，今人猶病。況在上古之世，技巧初萌，器用未備，織殫智力，未易程功；故其制至粗，而爲用至隘。孔疏所稱繡式；火爲火字，黻爲兩已相備，取諸文字，形體單純；宗彝象虎蜼，藻象水草，粉米象米，黼象斧，蓋擬諸物，殆亦初民象形字之亞；大輅椎輪，作始也簡，固無庸爲昔人諱也。其時惟施於裳，且惟天子之冕服，始備諸式，豈云存樸，殆甚病不易就耳。降及周代，時稱尙文。然考工之紀繡事，附庸畫繢，僅有『備五采』之言。而鄭氏周禮司服注曰：『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皆畫以爲繢；藻粉米黼黻，皆絺以爲繡。』繡本六章，且減其一，其專濡滯不進，此足徵矣。更徵之於詩：唐風言『素衣朱繡，』蓋指桓叔；秦風言『黻衣繡裳，』則指襄公；豳風言『袞衣繡裳，』則指周公。詩固數稱服飾，而言繡止此，則知當時衣繡，固猶不下庶人，且即侯國之卿大夫，亦不恆見也。惟周禮小行人之合六幣，儷琥以繡，和諸侯之好；用充庭實，珍若圭璋。繡之得廁觀賞品之列，其濫觴於此乎？

二　繡事之漸進時代

周室衰而禮壞，服飾泯尊卑之分，衣裳競都麗之觀。管子曰：『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說在文繡。』孟子曰：『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由是知春秋戰國之世，女以此殫其力，士以此耀其身，非復昔人之安於樸素矣。抑猶有進焉者：莊子：『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是則文繡之在當時，不僅衣被黎庶，抑且施及馬牛；風尙之成，匪伊朝夕，繡紝斯熾，益信管子言天下寒爲非虛焉。下逮炎漢，其用彌廣：班固西都賦：『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此所稱猶爲天子之宮也。更考賈誼陳政事疏：『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則知當孝文之世，土木被文繡，卽已數見不鮮；特漢帝崇儉，雖韓尙屏此不施，故昭陽之宮，得孝成而後與商賈媲美耳。綜上所述，繡之爲用，初由天子之冕服，進而爲黎庶之常服，繼則被之牛馬，終且被之土木：凡所可施，泛應曲當，可謂盛矣。惟載籍簡略，形象無徵，雖知非復舊觀，末由考其新制，猶不能無遺憾焉。

厥後吳宮有趙夫人者，始以善繡著稱。王嘉拾遺記：『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鍼絕』茲所稱述，其有關繡事之進展甚大：蓋前此繡品，論其位置，祇在錦綺之間；雖爲耀目之資，未與陶情之選。自夫人之繡，獨出新思，而後塗徑別開，聲價百倍，名家繼

起，異采紛呈；後來昌盛之機，固已伏於此矣。

六朝金粉，籍甚聲華，而徵諸簡册，罕言繡事。惟唐陸龜蒙錦裙記云：『侍御史趙郡李君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藹花。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觀其所述，巧奪天工，開唐代之先聲，軼吳宮之往軌。宜乎時異世遷，坼滅零落，而藏弆者視同瓌寶，觀玩者傳之柔翰；豈寸縑之足惜，信尤物之移人也。

三　繡事之昌盛時代

李唐文物，超邁往古，其於繡事，亦呈空前之觀。蓋其取象彌博，初不囿於成規，造道至深，更難尋其故轍；此吾人於考古之餘，不禁悠然神往者也。蘇鶚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繡字之見於紀載者自此始。（上古繡火字已字，視如圖案，非可與此幷論。）杜甫詩：『蘇晉長齋繡佛前，』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繡仙佛士女之見於紀載者自此始。至於繡花鳥者，則又有如杜陽雜編所載：『同昌公主出降，有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即此數事觀之，衡其技術之精，當與陸氏所記錦裙，後先媲美；而論其境域之廣，則自上古以至六朝，未之有也。清姚際恆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唐繡大士像，妙相天然，其布色施采，用線凡三四層疊起，洵神鍼也。簽標曰神鍼大士。』姚氏康熙時人，妙蹟流傳，千載下猶有存者，不獨徵品質之精，亦可見遺留之富矣。

宋世去唐未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故非獨詩文能繼美也，即刺繡亦然。明張應文清秘藏（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爲之。設色精妙，光采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嚵唼之態；佳者較畫更勝，望之生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余家蓄一幅，作淵明潦倒於東籬，山水樹石景物，粲然也；傍作蠅頭小楷十餘字，亦遒勁不凡。』明高濂燕閒清賞箋：『宋人繡畫山水人物樓台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設色開染，較畫更佳；以其絨色光采奪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三趣悉備。』綜觀唐宋繡事之見於紀載者：可知唐繡以精細勝，宋繡以生動勝。精細猶女紅之本色，生動乃畫苑之專長；雖云青出於藍，實乃後來居上。蓋畫之進展，唐先於宋；而畫之傳習，宋盛於唐。宋人嫻繡藝者，不獨粉本益妙，取徑獨高；且熏染於名畫者久，其心思之所冥追，精神之所專注，固已不落恆蹊，別標勝概；用能操矛入室，幾奪畫師之席，而唐繡之退避不遑，更無論矣。繡之於畫，本宜方駕。其伍於錦綺也，雖適用而聲價則卑。迨夫寓巧柔絲，傳神阿堵，奪丹青

之妙，分筆觸之長，由是宋唐妙蹟，得與彝鼎分庭，閨閣傳人，乃使荊關避舍。繡事之演進至此，後有能者，殆幾無以加焉。

四 繡事之因襲時代

由上古以至趙宋，刺繡之術，與時俱進；至元而漸衰焉。燕閒清賞箋：『元人之繡，便不及宋，以其用絨粗肥，落針不密。且人物花鳥，用墨描畫眉目，不若宋人以絨繡眉，瞻眺生動。』以畫代繡，斯爲避難而就易。豈特求工不逮，遂爲藏拙之謀；亦見愛好非殷，因啓欲速之念：此誠繡史之憾事也。清季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楊夏刺繡論：『繡以純潔而不藉鉤描者爲上品，然有時必賴筆墨以輔其不足。見廣東繡華女藝院出品大繡屛，即繡畫幷行，未始非獨立一派也。斯時繡事不振，楊氏殆未欲繩以嚴格，故論此猶多恕詞。然作俑始於元人，而流風乃扇及清季，益以見因陋就簡之習之不可開其端矣。

有明一代，繡事復興。如倪韞珠所繡羅漢，馬湘蘭所繡仕女，夏明遠所繡折枝果，至今尚存。（見婦女雜志第五卷第八號鍼巧錄，作者名守蘇，未著其姓。）此外如王長卿之妻（明胡應麟甲乙剩言：王長卿，新安人，其內人精於紩繡。嘗觀其繡佛，纖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管。余所見宋繡最多，此繡當不多讓。）顧會海之妾（明姜紹書無聲詩史：顧姬，上海顧會海之妾，刺繡極工，所繡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韻，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藏之。）皆稱名家。而訖今市肆相襲，猶以顧繡爲名；則顧姬之在當日，盛名烜赫，萬流景仰，尤可知矣。降及清初，繡人如楊卯君沈關關余韞珠東莊等，亦稱卓爾。而道光間丁佩（長洲人字步珊）著繡譜一卷，（有擇地選樣取材辨色程工論品六篇。）抒其心得，度與金針，較之繡品流傳，尤堪寶愛。惟兩代作者，因循舊制，罕出新思，縱能不失步趨，終亦未[illegible]發展；方之元人之苟簡，雖已足多，而視唐宋之精進，則未免有愧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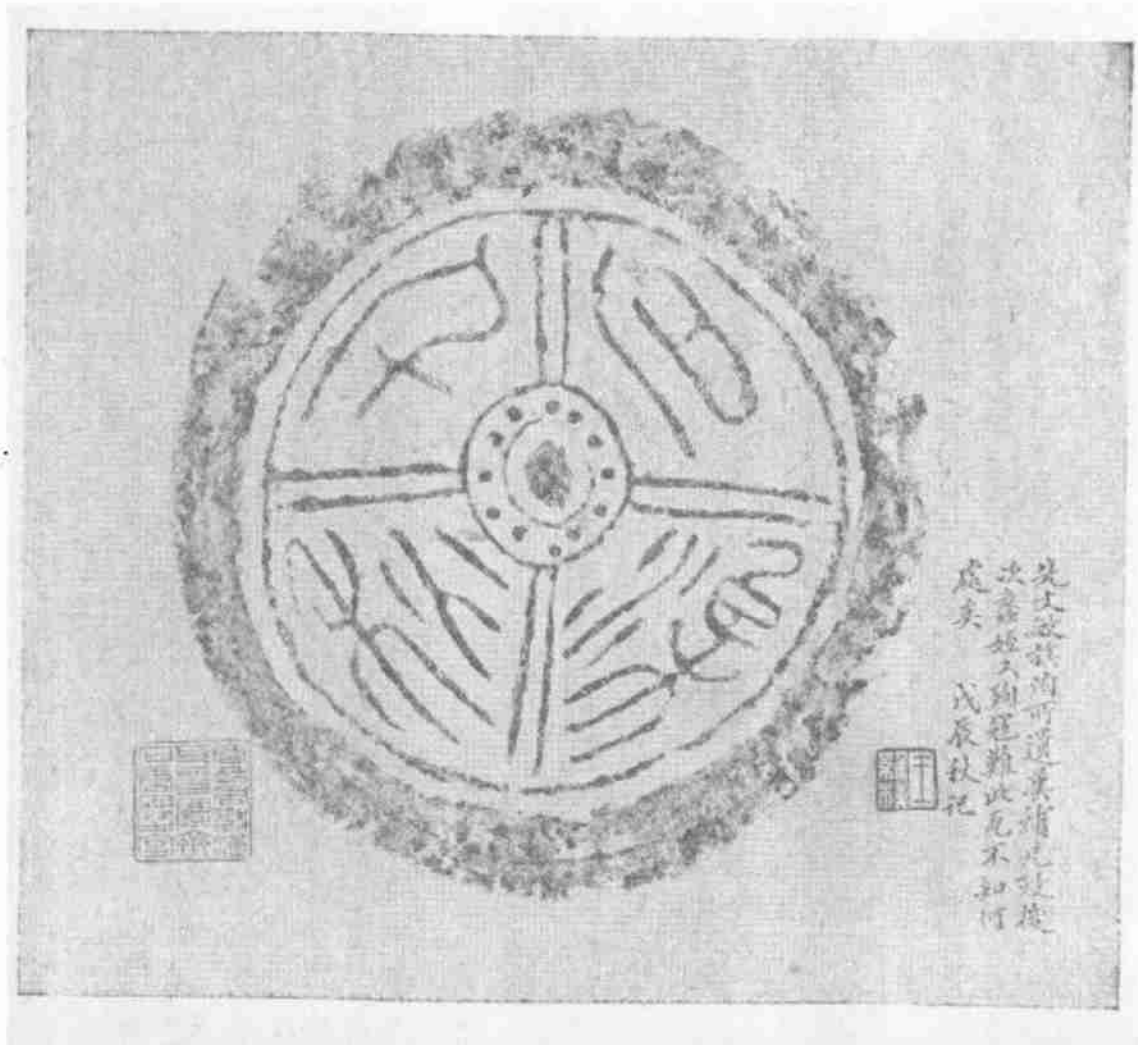
五 繡事改革時代

刺繡之術，創自我國，海通以來，流傳外邦，驚爲絕技。刺繡論：『考明季葡人至廣東，購得繡龍袍片，攜歸本國，受國王上賞，是爲中國繡品輸出之始。由是外人來購者多，數千金一小幅，以爲常事。故西洋數次博覽會，中國繡品，必獲極優褒獎；且視爲地球上第一等物也。』觀此則我國繡品之聲譽，直欲與磁器比隆矣。降及清季，盛名漸墜，考其原因，厥有二端：一則我國繡品，日趨簡陋；刺繡論：『線繡者板滯而難得畫神，更加之設色少學識，花紅葉綠，引爲例規，其呆板形狀，殊堪失笑。』又：『市肆繡品，較之前二三十年，又大退步，新貨之繡法針脚，直至不可補救。』一則日人仿製，已著成效；刺繡論：『日本國本無所謂繡，數十年前，始有仿製者。』又：『日本早已參用西洋畫法，其刺繡皆如凌空直立，適成異物之狀；此實優勝於中國也。』於時我國文物，黯然無光，寖衰寖微，非獨繡事。然盛衰相與倚伏，比較資以磋磨，改進之機，亦於是乎兆也。

時吳縣有沈壽女士者，繡藝至精，名亦最著。沈初任北京某校繡科教習。宣統元年，開南洋勸業會，部委沈審查繡品。於時南通張謇長審查，深重其藝。辛亥後，遂於南通設繡科，延沈主任。已復爲作雪宧繡譜，備傳其法。言繡專著，惟此獨精，較之丁氏之譜，周詳切實，均遠過之；蓋繡藝之見重於世，尤非疇昔之比矣。沈繡義后像，劉致和報告書謂『眞堪稱爲絕繡』；（見南洋勸業會研究會報告書。）張謇繡譜序謂『精絕爲世所未有』。其足睥睨一時，於此可見。繡譜序：『壽之言曰：我鍼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學焉，長而習焉，舊法而已。既悟繡以象物，物自有眞，當放眞。既見歐人鉛油之畫，本於攝影，影生於光，光有陰陽，當辨陰陽。潛神凝慮，以新意運舊法，漸有得。既又一遊日本，觀其美術之繡，歸益有得。久之久之，遂覺天壤之間，千形萬態，但入吾目，即無不可入吾繡。』此其言非止論繡，兼通於畫。我國畫家所重者意味氣韻，而於物態之眞，或乃忽視。至於陰陽向背之理，雖亦有時闇合，要未嘗深致研求。繡以畫爲基礎，畫家之習尚如此，宜乎繡事之進步，至宋而遂止矣。清季西畫既已盛行，東繡又復崛起，改進之資，於焉大備，故沈壽得啓其妙悟，獨闢町畦；此猶宋畫盛而宋繡亦盛，固有所受之也。

同時市肆繡品，則湘繡已露頭角。曩者京繡廣繡蘇繡，幷負重名，然囿於成法，有退無進；其差能維持聲譽者，惟廣繡耳。湘繡晚出，參用西畫之意，而繡工又極審愼，用能革簡陋之習，呈偉異之觀，訖於今日，則上海繡品市場，幾爲所獨占矣。繡本我國獨有之美術，昌明絕藝，發揚國光，責在後人，詎當恝置？今也改進，僅及乎初程，研精有待於繼起；繼往開來之責，孰則承之？不禁延跂以望也！

石渠千秋瓦



諸城王維樸藏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一月份收到者為限

五權憲法創作論及試擬案 金鳴盛著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中學生一至二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新生命三卷一號	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語絲五卷三六至三八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一二八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
新紀元一卷三九至四〇號	上海派克路登賢里
上海貨價季刊十八年第二季	上海漢口路江海關二樓國定稅則委員會
中外評論一五至一七期	南京大石橋石婆婆巷九號
青年友十卷一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綠光六卷五、六、七號合刊	上海寶山路鴻吉坊上海世界語學會
良友四二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明日之江蘇一卷一二號、二卷一號	江蘇民政廳
新月二卷六、七號合刊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醫藥學六卷一二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清華週刊三三卷一〇期	北平清華大學
地理雜誌三卷一期	南京中央大學
眞美善五卷三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一般九卷三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開明二卷六至七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合作月刊一卷一一期	上海四川路北京路口工商銀行轉中國合作學社
軍事雜誌一八期	南京竺橋黃埔路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九集一〇二期	廣州中山大學
工程五卷一號	上海寧波路中國工程學會
民俗週刊八三至九一期	廣州中山大學
世界月刊三卷一期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三〇號世界學會
科學一四卷五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現代僧伽三九四〇期合刊	廈門南普陀
明天二卷一一號	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

原文献残缺